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

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體驗：晚清文學的跨界旅行

Exotic Culture & Modernity Experience:

The Cross-border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指導教授：張雙英博士

研究生：張惠珍 撰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摘要

本論文「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體驗：晚清文學的跨界旅行」，共分為五章十七節。第一章「緒論」，含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論文結構、文獻回顧與探討等。第二章「東瀛行旅：見證日本的轉型崛起」：以晚清派駐考察國外的使臣隨員、失勢流亡海外的民間士人，及其旅行文本為考察對象。第一節，旅行者介紹：生平、旅行及其旅行書寫。第二節，見證日本幕府末期被迫開國的歷史現場，實錄民情風俗和政治教化等文化風景。第三節，觀察日本明治時代的舊俗與新政，反思清國旅人自我及國族命運。第四節，考察旅日書寫中的文化符碼：徐福、朱舜水，不僅成為晚清旅人對於中日民族「同文同種」的共同體想像，也成為日本當權者編修國族歷史和集體記憶，建構新日本帝國想像的操作對象。第三章「航向歐美：體驗列強的現代性展演」：第一節，旅行者介紹：生平、旅行及其旅行書寫。第二節，前進列強首都，體驗西方現代文明的里程碑也是展演帝國威權力量的舞臺。第三節，考察帝國的政教空間，既是銘刻帝國權力和國族記憶的最佳地點，也是展現帝國精神文化的規訓場所。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如英國議會、美國革命發祥地波士頓等；理性與馴化的空間地景，如監獄、學校、蠟像館、博物館、博覽會等。第四節，進入資本主義的消費天堂，體驗西方先進城市生活與物質文化。交通運輸與通訊設施如火車、輪船、郵務及電報系統等，以及西人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與身體文化、娛樂與休閒文化等。第四章「想像新中國：晚清的跨界旅行小說」：以「想像新中國」為核心，採擇六種想像未來新中國的跨界旅行小說，按主題內容進行書寫特色的分析。第一節，「預見新中國：《新中國未來記》與《新中國》」，是小說家寄理想於新中國盛世的國族想像；第二節，「再造新桃花源：《新石頭記》與《女媧石》」，是寄理想於現代桃花源的國族想像；第三節，「開拓殖民樂園：《月球殖民地小說》與《癡人說夢記》」，則是寄理想於海外樂園、月球殖民地的國族想像。「第五章 結論」：縮合晚清跨界旅行文學中的遊記與小說的研究發現歸納如下。第一節，「創作主體的考察：著述背景與創作意識」，歸納分析作者的身分背景、知識結構，以及創作動機與創作主張。第二節，「主題意涵的闡發：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闡述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核心主題，呈現旅行對於個人或集體的意義與影響。第三節，「表現形式的突破：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特色」：從文體、結構和敘事模式等方面，對照傳統遊記和小說以彰顯特色。最後，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發現與侷限。

關鍵詞：現代性、異國文化、跨界、旅行文學、晚清

Abstract

This thesis, “Exotic Culture and Modernity Experience: Cross-border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five chapters and divided into seventeen section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cludes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scope and thesis structu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scussion and the others. Chapter 2 “Traveling in the East: Witnessing Japan's Transformation and Rise”: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the envoys and entourages sent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study abroad, the civil scholars who lost their power and exiled overseas, and their travel texts. The first section in this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to Travelers” which included their Biography, Travel and Travel Writing. The second section is witnesses the historical scene where Japan was forced to found the country at the end of the shogunate, and records the cultural scenery such as folk custom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section, observe the old customs and new policies of Japan's Meiji era, and reflect on the self and national destiny of travel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ourth section examines the cultural codes in Japanese writing: Xu Fu and Zhu Shun Shui, not only became the community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becam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compiling national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ng new operating object of the Japanese Empire's imagination. Chapter 3 is “Navigating to Europe and America: Experiencing the Modernity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first section, Introduction to Travelers: Life, Travel and Travel Writing”. In the second section, advancing to the capitals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experiencing the milestones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also a stage for displaying the mighty power of the empire. The third section examines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pace of the empire, which is not only the best place to engrave imperial power and national memory, but also a disciplined place to show the imperial spiritual culture. Sacred and commemorative spatial landscapes, such as the British Parliament, Boston, the birthpla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others, rational and domesticated spatial landscapes, such as prisons, schools, wax museums, museums, expositions and the others. In the fourth section, enter the consumer paradise of capitalism and experience the life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advanced western citie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such as trains, ships, postal and telegraph systems and the others as well as the

daily diet and physical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culture of Westerners. Chapter 4 “Imagine New China: Cross-border Travel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cus on “Imagine New China”, six kinds of cross-border travel novels that imagine the new China in the future are selected, and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heme content. The first section, “Foreseeing the New China: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and ‘New China’”, is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of the novelist in the prosperous age of the new China. The second section “Recreate a new peach blossom garden: ‘New Stone’ and ‘The Stone of Nuwa’”, It is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of novelists who pin their ideals on the prosperity of new China. The third section, “Exploiting a Colonial Paradise: ‘The Novel of the Moon Colony’ and ‘Idiot Talks Dreams’”,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of novelists who pin their ideals on the overseas paradise and moon colony. Chapter 5 “Conclusion”: Research findings on travel notes and novels in cross-border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section, “Investigation of the Creative Subject: Writing Background and Creation Consciousness”,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author's identity background, knowledge structure, as well as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ideas. The second sec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Theme: Exotic Culture and Modernity”, expounds the core themes of cross-border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presents the meaning and impact of travel on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e third section, “Breakthrough i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aspects of styl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mode, it compares with traditional travel notes and novel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summarize the finding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thesis.

Keywords: modernity, exotic culture, cross-border, travel literature, Late Qing Dynast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論文結構	5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10
第二章 東瀛行旅：見證日本的轉型崛起	17
第一節 旅行者：生平、旅行與旅行書寫	20
第二節 東西交會的衝擊與回應：目證幕府末期的被迫開國	27
第三節 從和魂洋才到脫亞入歐：明治時代的舊俗與新政	34
第四節 旅日書寫中的文化符碼：秦朝方士徐福與明朝遺臣朱舜水	50
第三章 航向歐美：體驗列強的現代性展演	63
第一節 旅行者：生平、旅行與旅行書寫	67
第二節 前進列強首都：想像與現實的帝國印象	99
第三節 帝國的政教空間：帝國權力、國族記憶與精神文化	116
第四節 資本主義的消費天堂：城市生活與物質文化	151
第四章 想像新中國：晚清的跨界旅行小說	175
第一節 預見新中國：《新中國未來記》與《新中國》	178
第二節 再造桃花源：《新石頭記》與《女媧石》	196
第三節 開拓殖民樂園：《月球殖民地小說》與《癡人說夢記》	217
第五章 結論	237
第一節 創作主體的考察：著述背景與創作意識	237
第二節 主題意涵的闡發：異國文化與、現代性	239
第三節 表現形式的突破：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特色	243
參考文獻	247

第一章 緒論

旅行，是旅人在空間移動的一種行動與哲學。本論文將考察對象集中於「跨界」旅行及其衍生的遊記和小說文本。旅行文本涵蓋的空間範圍，除了旅行移動中跨越國界的「真實空間」之外，還包括想像的、夢想的、理想的「虛構空間」，如烏托邦、蓬萊仙鄉、桃源樂園等；以及虛實滲透的、開放的、差異的、混融的「異質空間」，即傅柯所謂「差異空間」或「異托邦」(heterotopias)，索雅所謂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¹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20 世紀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特勞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 在《憂鬱的熱帶》²裡的旅行說法和治學經驗，不僅道出旅行的奧義，還披露學術探險的心路歷程，更可扣合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因此，本節將先分述三項研究動機，再申明研究方法，而氏說將穿梭其間，或許是挪用也或許是誤讀，聊作吾人此趟學術探索旅途中的自言自語。

一、動機一：釐清晚清的現代化啟蒙歷程

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熱帶的香料，人類的原始鮮活性，都已被意義可疑的一片忙亂所破壞變質。一片忙亂迫使我們壓抑我們的慾望，使我們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過污染的回憶。(李維·史特勞斯：31)

學者的使命是不斷從事學術旅行、探險，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在學術研究

¹ 索雅 (Soja, Edward W.) 著，王志弘等譯：《第三空間》，臺北：桂冠，2004 年，頁 187-219。

² 李維·史特勞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 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臺北：聯經，1989 年。李維·史特勞斯，或譯李維史陀，20 世紀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宗師，法蘭西學院院士。出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早年在巴黎大學修習哲學與法律，曾任教於中學及巴西聖保羅大學，爾後取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長於人類社會與文化之比較研究，於血族關係、宗教及神話尤富獨到見解，影響遍及社會科學、哲學、比較宗教、文學及電影。以下有關李維·史特勞斯著作的多次徵引，將於引文後逕以括弧注明作者和頁數，不再另行加注。引文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的浩瀚天地裡，在故紙堆中案牘勞形、心力交瘁；在電腦虛擬世界裡焚膏繼晷、披荊斬棘；在現實人生的講堂裡不斷輸出知識和學理，而探險和旅行的目的地就是真理的所在。隨著文明和時代的進步，解放了時空界限，促進了彼此交流，但是學術旅程中身心俱疲的跋涉卻絲毫未減。作為人類學學者，更得風塵僕僕、親力親為的實地踏查，置身於陌生、不便甚至危險的境地。因此，一代大師也曾在著作中吶喊：「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李維·史特勞斯：1）探險，只是學者研究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障礙之一，唯有把真理本身和追尋過程衍生的廢料加以辨析後，才能彰顯出價值。李維·史特勞斯如是說：做為「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的後裔，意識到所謂「現代文明的雙面性」——既創造出一些「神奇事物」，顯現出「秩序與協和」，也不免製造出相應的病象，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產品」，而它們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個地球。因此，當我們在世界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顏面上。」（李維·史特勞斯：31-32）歐美列強主導的現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創建一種「大眾文明」（mass civilization），一切唯西方是尚，向所謂「第一世界」看齊。複製再複製，彷彿在溫室裡精心培育出一種細緻脆弱的花朵，失去了野生植物的多樣性和頑強生命力。對於這種文明的垃圾、文明的雙面刃，正是揮刀過處血淚紛飛，晚清皇朝治下的知識分子們，可謂痛心疾首、感受深切。

「追尋真理」，恰巧也是晚清大批知識分子前仆後繼地走出國門，走進世界的主要原因。為了追求現代化的真理和道路，以便安身立命、救亡圖存，晚清的知識分子們耗費了 70 餘年，從道光 20-22 年間（1840-1842）中英鴉片戰爭開啟喪權辱國的一頁，到宣統 3 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 年建立中華民國取代了大清帝國。延續這探索救亡圖存的強國之道，其實還延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方才完成階段性任務，終結了老大帝國的傳統文化，迎來了接近現代意義下的少年「新中國與新文化」。

本論文將以晚清（1840-1912），亦即創作於清末民初之際的遊記與小說中的旅行敘事等旅行文本為研究考察對象。透過大量蒐集、細讀並分析卷帙浩繁的旅行書寫，循著清人蹣跚顛簸的旅行步履，筆者也踏上了考察清人追尋真理的旅程。期待在這漫長跋涉中發現晚清士人的心靈躍動、想像迸飛，和旅行感懷與影響。從「想像世界」到「走進世界」的文獻載記與遊記；從標榜紀實的遊記到強調虛構的小說，透過文本的梳理、分析進而釐清知識分子們的現代化啟蒙歷程。

二、動機二：彰顯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特色

探險應該不是單純的走過很多表面上的距離，而應該是一種深入的研究：一

件一閃即逝的小插曲，一片風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旁聽到的話，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釋整個區域的唯一關鍵所在，如果缺少那個關鍵，整個區域可能就是一直不具任何意義。(李維·史特勞斯：46)

人類學家總是被期許能敏銳辨識關鍵所在，清晰揭曉「異國景象」所深藏的特殊文化意義。然而，瞭解一個種族，一個文化，甚至整個人類，談何容易，那是在解造物之謎，得有巧奪天工的本領。李維·史特勞斯坦承徘徊並困擾於一種「雙重的病態」：「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起反感，同時我又一直不停的責怪自己沒有看到那麼多我應該看得見的現象。」(李維·史特勞斯：40) 隨著時間不停的消逝，混亂漸漸的被排除，記憶也開始沉澱。「遺忘把記憶一波波的帶走，並不只是將之腐蝕，也不只是將之變成空無。遺忘把殘剩的片斷記憶創造出種種繁複的結構，使我能達到較穩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較清晰的模式。」(李維·史特勞斯：41) 從思維的混亂、沈澱、無法行動，到結構模式的現形，中間「必須先經過二十年之久的遺忘期」，才可能把兩個不同的世界之間溝通起來。「以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到處追尋那些經驗，可是當時並不瞭解其意義，也不能欣賞其精華本質。」(李維·史特勞斯：41) 中年的李維·史特勞斯，在 1954-1955 年間完成了畢生重要代表作之一《憂鬱的熱帶》，書中回顧並反思個人在 1930 年代以降的人類學踏查之旅，以及結構人類學理論的從醞釀到雛型奠定，而有了上述真切的剖陳。人類學家經年累月地結合旅行探險和學術探討，從來都不該只是單純的走過表面上的距離，而應該對其過程進行綿密入裡的「深入研究」，這段「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治學歷程，人文學者們必定心有戚戚焉。披沙撿金、去蕪存菁是需要時間、體力的消耗以及功力的積累，各人天資有異，成就自然也高低有別。

號稱「清代輿地叢書之最」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 1500 餘種清人地理、遊記著述，間收外國人的旅行譯著。今人鍾叔河所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專收清人 1911 年以前訪問西方國家的載記，以親身經歷、直接聞見者為主，每冊約 40 萬字，第一輯 10 冊，共收書 38 種，合計 400 萬字之譜。晚清小說創作空前繁盛，根據阿英《晚清小說史》的說法：「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實則當時成冊的小說，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種上。」³而晚清小說中的旅行文本，沒有前輩文史工作者們的彙集成冊，全賴筆者蒐羅、檢閱浩繁的小說文本後，再從中檢擇所需。然後，篩選相關研究文獻加以閱讀和消化，經歷過資訊遺漏或遺忘的

³ 阿英著：《晚清小說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2009 年，頁 1-2。

恐慌、貪多務得的焦躁不安，以及怨懟自責於爾後種種身不由己的延滯、消磨甚至無法行動。隨著時間的流失和記憶的淘洗，筆者不斷地扣問自己的「學術旅行」的初衷，不停地回顧歷代遊記中的文學風景，經過多次調整論文結構和內容，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研究議題和架構終於成形，期待藉此彰顯晚清旅行文學的特色。

三、動機三：鑑照晚清旅行文化的特色

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 寫道：「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帶著的那個世界去。」(李維·史特勞斯：41)

從浩繁的晚清旅行文本可以觀察到：晚清旅行人次之頻繁、旅行時空跨度之大，以及旅行動機目的之崇高，在在呈顯出晚清「旅行文化」的諸多特色。誠如上段引文所述，每一個旅行者在旅途過程，除了行囊中攜帶的實體物件外，更無時無刻負載著一個無形的世界。這一個無形的世界，是由感官、情感、意識和無意識等複雜網絡所組成，是結合了生理和心理的文化深層結構，它就盤根錯結的依存在你我的腦海裡，成為我們感受、認識、詮釋和回應世界萬象的根據。

有感於晚清旅行相關文獻和議題的負荷沉重，本論文聚焦於現代性體驗及其相關的跨國界實體旅行、異國旅行小說等旅行文本。透過文本文獻的考掘、梳理後，冀能掌握與解析：旅行者的背景，包括作者生平經歷、身份背景、旅行動機；旅行行為的模式和內容，即動機目的、進行方式、旅程設計等；旅行情懷與旅行意義，即旅行對於個人和集體的影響與價值。透過出國追尋真理的先行者們：官派使臣斌椿、志剛、郭嵩燾、何如璋、張斯桂、曾紀澤、薛福成；出使隨員後來也是使臣的張德彝、黃遵憲、劉錫鴻；洋務機構官員李圭；民間人士羅森、王韜、黃慶澄；海外流亡名士康有為與梁啟超等。探討上述旅行者的文本及足跡，期能有助於追躡晚清士人體驗異國文化與現代性、形塑現代意識的軌跡，並鑑照晚清時期旅行文化的特色。

四、方法：立足傳統基礎訓練，援引西方理論視野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方面，奠基於傳統人文學科基礎訓練的文獻分析法 (documentary research)，透過脈絡式的文本細讀，對研究資料進行蒐整、判讀和論

證分析。有助於梳理晚清時代背景下的國內外局勢與互動過程，晚清士人應對變局之道、世界觀與現代意識的構成內容等晚清現代化啟蒙歷程，進而探討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表現形式和主題意涵等文學特質，以及晚清旅行文化的重要特色。

此外，本論文也將藉助西方跨學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學術成果，援引西方理論對晚清跨國旅行文本進行深度詮釋分析。畢竟，對晚清人來說是遲到的現代性體驗和想像，但對西人而言卻已出現現代性的反省和批判。冀能參酌西方文化地理學、後現代、後殖民、物質文化、消費文化研究等理論視野，透過跨文化和跨學科的對話和省思，彰顯晚清旅人們對於現代性表裡的「看見／未看見」。有助於對晚清旅行文本中異國的現代性展演、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共構的政教空間和都會生活進行分析與詮釋。而美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⁴一書的啟示，將有助於闡述旅行過程中旅人所反思的現代性以及國族問題等。因為，當「自我」與「他者」在旅行歷程中相遇，往往促使旅人鮮明的辨識彼此異同，從而調適、修定「自我」認同。無論是出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抑或是遊歷西方列強殖民帝國，對於晚清旅人來說都是處於權力關係不對等下的旅行經驗，從而將反饋出旅人心理的緊張和衝突狀態。當旅人在重新想像、建構共同體的過程中，常強而有力的激盪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落後與進步的拉鋸和滲透。再者，旅行空間的考察和詮釋，也將成為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因此，援引、運用上述西方理論成為本論文研究方法的必然，冀能透過跨領域的理論旅行、就地調適，⁵以考察、詮釋並彰顯文學作品也是文化文本的特質。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論文結構

本論文題為「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體驗：晚清文學的跨界旅行」，在此先透過論

⁴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新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北：時報，2010 年。

⁵ 阿拉伯裔美籍後殖民理論學者薩依德 (Edward W. Said)，其論文〈旅行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關懷重點在於理論的旅行、傳播過程及結果，及其衍生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他提出任何理論或思想在旅行過程中所共有的階段有四：起始、移轉、遭遇和調適，薩依德再三提醒：「如果未加批判、未加限制地重複使用理論」，那麼理論的突破「可能成為陷阱」。此外，被挪用的理論或思想遭受被分解、被系統化乃至被簡化，這種民俗學上所謂「就地調適」(oicotyping) 的現象，乃理論旅行時所無法避免的跨文化過程。參見：李有成〈理論旅行與文學史〉，《中外文學》(第 25 卷第 3 期，1996 年 8 月)，頁 224-233。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誇語際實際：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7-35。

文釋名以界定研究範圍。首先是時間斷限問題，所謂「晚清」(1840-1912)，泛指清末民初時期。具體的政治性時間斷限，一般指中英鴉片戰爭開始(1840)，以迄於滿清傾覆、中華民國建立(1912)，涵蓋時間約70餘年。惟文學史的分期斷限，卻罕能像朝代更迭般清楚切割、涇渭分明，前朝文學的遺緒往往藕斷絲連地蔓衍多年方才終結。晚清文學的餘波盪漾甚至到民國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⁶，始宣告壽終正寢。

其次，就文本考察對象而言，論文聚焦處理「晚清的跨界旅行文學」。其中「跨界旅行」的空間指涉，除了旅行移動中跨越國界的「真實空間」之外，還涵蓋旅行敘事中所想像、夢想、理想的「虛構空間」，如烏托邦、人間桃源、海外樂土、夢境、地府、月宮等，以及虛實滲透的、開放的、差異的、混融的「異質空間」，如租界、殖民地、船舶、監獄、學校、博物館等。至於考察文本的文類體裁，則以記錄旅行見聞的遊記和小說為主。冀能透過親歷實錄的遊記與虛實交揉的小說，形成對讀對照效果。既能如古人所謂「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溫庭筠〈菩薩蠻〉)的細緻入微、照見局部，又能兼收多角度的參照和對話，藉以彰顯晚清文學中的跨界旅行所蘊藏的豐富內涵。

最後，以「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體驗」統攝論文核心議題。走出國門、置身異國文化現場，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種種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新奇刺激和體驗，最能吸引清國旅人和讀者的目光，也最能觸動國族問題的反思。「現代性」(modernity)做為一組源起於西歐的歷時性、跨領域的複合式概念，實隱含繁複的多義性和多重向度，與現代、現代化、現代主義等詞彙彼此纏繞、共構出一組觀念星叢(constellation)⁷。綜合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等思想家的學說理念，和前輩學者們不餘遺力的研究成果，筆者將就「現代性」的四個剖面，歸納現代性的

⁶ 狹義的五四運動，指發生於1919年5月4日的中國北京，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學生運動及後來包括市民、工商人士等廣大群眾參與的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事件起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踐踏中國主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所謂山東問題。當時代表中國的北洋政府態度軟弱，未能捍衛國家利益，使國人悲憤不平進而上街遊行以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的口號之一即「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至於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泛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間範圍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至1927年北伐期間、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探索強國之路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核心精神為國家主權獨立、個人解放、中國現代化(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參見：丘為君〈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期(民國105年3月)，頁2。

⁷ 關於現代性意涵的歸納和詮釋主要參考黃崇憲：〈「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學術研討會，文化研究學會主辦，臺南：成功大學，2010年1月10日。

內涵如下。首先，做為一個歷史學概念，它與「現代」(modern)指涉的歷史時期相互依存。西方史學家將歐陸自15世紀以降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17至19世紀的啟蒙運動、產業革命，到20世紀二戰結束前後等重大歷史變遷的時代，統稱為現代。其次，做為一個社會學、政治學概念，它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強調的從自然意志主導的農業、鄉村、禮俗社會，轉型為理性意志主導的工業、城市、法理社會的生產模式、物質化進程密不可分。再者，做為一個文學、美學的概念，它與「現代主義」(modernism)凸顯的現代生活中偶然的、短暫的、瞬息萬變的感官體驗，和高度理性、注重效率和利益追求息息相關，也是對於現代社會過度強調工具理性的反思、批判與質疑。最佳代表即現代主義文學先驅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在詩集《惡之華》(1857)中，揭露法國社會的病態、虛偽、媚俗和頹廢。最後，做為一個哲學的概念，它所體現的時代精神、核心價值在於崇尚個人、自由、平等，追求理性、真理和征服自然等觀念，相對於傳統價值觀的強調集體、服從、神權與自然崇拜等。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標舉「知識就是力量」，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強調「勇敢使用自己的理智」。此外，敏銳犀利的先哲們也不忘展開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認為上帝死了之後，過度抬舉科學和理性，失去希臘神話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精神的人們，將喪失本能、熱情和生命力，人類文明終將走向疲軟和墮落。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書中，檢視西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理性最終並沒有帶來預期的自由，卻導致現代社會組織畸型發展成制約人們身心自由的「鐵的牢籠」。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指出現代性是一連串透過空間(如學校、監獄)、知識論述和統治術(權力機制)所共謀共構出來的文化實踐的結果，它並不像人們信以為真的理性、進步和人道。他在《規訓與懲罰》(1975)一書中對於假啟蒙、理性之名，行壓抑多元和差異性之實的現代國家及其衍生的權力機制大加撻伐。

要之，舉凡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會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組織上的科學化、觀念上的理性化，以及市民社會的興起、資本主義的勃發、民族國家的形成等，皆為驗證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亦為現代性的實質內涵。對於飽受「遲到的現代性」之苦的清國旅行者而言，由西方列強定義和收割的現代性果實，儼然和富國強兵之間形成互為表裡的因果關係。因此，透過清人親歷感受或想像虛構的跨界旅行文本的解讀，其中關注並詮釋的西方列強的異國文化和高度現代化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既可再現複雜多義的現代性內涵，並能展現清人對於異國文化的

高度好奇和反躬自省，由此激發出光怪陸離的種種想像和思考，確可擴展並豐富晚清文學與文化的視域。

本論文結構內容，共分為五章十七節。第一章緒論，為論文研究的計畫與準備。二、三章為晚清跨界旅行遊記的文本考察，分別對旅行日本和歐美列強的遊記文本進行爬梳和分析，前者見證日本現代化轉型的歷程，後者觀察西方現代性展演的內容和批判，藉自我與他者的相遇和對照中反思晚清現代化歷程及自我認同。第四章為晚清跨界旅行小說的文本探討，聚焦於「想像新中國」議題。第五章為結論，歸納晚清跨界旅行遊記與小說的研究成果，分別從旅行文學的創作者、文本主題意涵以及表現形式與技巧等，加以總結並彰顯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特色。茲就論文章節名稱與具體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論文結構、文獻回顧與探討等。第一節，研究動機和方法。先分述三項研究動機，即釐清晚清的現代化啟蒙歷程；彰顯晚清跨界旅行的特色；鑑照晚清旅行文化的特色。再闡明研究方法立足傳統文獻分析法，並嘗試援引西方理論視野的必要性。第二節，研究範圍與論文架構。就論文題目「異國文化與現代性：晚清文學中的跨界旅行」，分別定義時間範圍、考察對象，並以「異國文化與現代性」統攝論文核心議題。然後，分就論文共五章與各小節內容架構說明重點。第三節，文獻回顧與檢討。概述本論文參考的主要文獻，並介紹其價值與限制。

「第二章 東瀛行旅：見證日本的轉型崛起」：以晚清士人的旅日遊記為考察對象，見證明治維新前後轉型崛起的日本帝國的諸多人文景觀及清國旅行者寄托的所思所感。前言，先歷時性回顧中日交流的歷史背景和特色，爬梳東亞視域下中日關係及想像共同體的演變。第一節，介紹本章旅行文本的產出者，亦即旅行者的生平、旅行及其旅行書寫。第二節，見證與再現日本幕府末期被迫開國的歷史現場，實錄民情風俗和政治教化等文化風景。第三節，考察日本明治時代的舊俗與新政，反思清國旅人自我及國族命運。第四節，訪察繫連中日文化淵源的「徐福」、「朱舜水」相關地景和載記，凸顯兩國勢力的消長與文化主從的易位。徐福與朱舜水儼然成為文化符碼，不僅成為晚清旅人強調中日民族「同文同種」的共同體想像，也成為日本當權者編修國族歷史和集體記憶，建構新日本帝國想像的操作對象。

「第三章 航向歐美：體驗列強的現代性展演」：本章以晚清之際，受迫於西方列強條約要求而派駐或出訪的官員與失勢流亡歐美列強的民間士人，及其旅行文本

為考察對象。透過殖民帝國的親歷考察，清國旅人感受的自我衝擊和文化驚駭極大，深刻映現於旅行文本中成為反思國族問題的載體。第一節，介紹現身在本章論文脈絡中的旅行者的生平、旅行及其旅行書寫。第二節，朝聖象徵殖民帝國現代化里程碑的首都，既是晚清旅人體驗西方現代文明的必訪之地，也是展演帝國威權與力量的最佳舞臺。第三節，考察帝國的政教空間，既是銘刻、滲透帝國權力和國族記憶的最佳所在，也是展現帝國精神文化的規訓場域。如英國議會、美國華盛頓特區、和革命發祥地波士頓等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還有理性與馴化的空間地景，如監獄、學校、美術館、蠟像館、博物館、博覽會等。第四節，進入資本主義的消費天堂，體驗西方先進城市生活及高度工業化的物質文化。交通運輸與通訊設施如火車、輪船、郵政、電報、報紙等，在清人眼裡簡直是「縮大地促交通的神具」，西人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與身體文化、娛樂與休閒文化等更讓人眼花撩亂。

「第四章 想像新中國：晚清的跨界旅行小說」：本章將以「想像新中國」為核心，採擇六種想像未來新中國的跨界旅行小說，再按小說主題內容進行書寫特色的分析。前言中先檢視中、西烏托邦敘事傳統的脈絡，以及烏托邦進入中國的跨語際旅行歷程，將有助於釐清晚清烏托邦旅行敘事的歷史文化背景與集體記憶。第一節，「預見新中國：《新中國未來記》與《新中國》」，是小說家寄理想於未來新中國盛世的國族想像；第二節，「再造桃花源：《新石頭記》與《女媧石》」，是寄傳統理想於現代桃花源的國族想像；第三節，「開拓殖民樂園：《月球殖民地小說》與《癡人說夢記》」，則是寄理想於海外樂園、月球殖民地的國族想像。上述寫於大清帝國最後十年的跨界旅行小說，囿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因此想像共同體的「新中國」，往往留下未竟的斷簡殘篇以待來者。

「第五章 結論」：縮合晚清跨界旅行文學中的遊記與小說文本的研究發現歸納如下。第一節，「創作主體的考察：著述背景與創作意識」，歸納分析作者的身分背景、知識結構，以及創作動機與創作主張等。第二節，「主題意涵的闡發：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闡述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共同主題，透過不同作者的作品揭示其中的共相與殊相，呈現晚清跨界旅行對於個人或集體所產生的影響。第三節，「表現形式的突破：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特色」：從文體、結構和敘事模式等方面，對照傳統遊記和小說以彰顯特色。最後，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發現與侷限，其中的發現可以拋磚引玉以裨益來者，至於侷限則可以作為筆者和來者開啟下一趟學術旅程的起點。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學術研究工作的基礎總是建立在無數前行者研究成果的滋養和積累上，沒有長期抽絲剝繭的案牘勞形和勞心，就不能結出人文研究的纍纍果實以豐富、陶冶一代代敏於求知的心靈。回首論文撰寫過程，曾經帶給筆者思想啟發和研究滋養的著作誠難一一歷數。在此，筆者將就研究清代地理與旅行不可或缺的兩套輿地史料與旅行文本文獻，從叢書工程浩繁、曠日費時的成書歷程、動機和得失，詳加介紹和檢討。至於論文相關研究論著，如清代小說研究、旅行文學研究、西方理論相關專著等，將另見於相關篇章正文及註腳說明，不再贅述於此。

一、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清人王錫祺（1855-1913）編輯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⁸，為上海著易堂鉛印本，繼而又有補編、再補編、三補編等續編系列的輯成，約出版於1891年至1901年間（光緒17-27年），號稱「清代輿地叢書之最」。《叢鈔》初編共12帙64卷，收書約1200種；補編有12帙不分卷，收書58種；再補編12帙不分卷，收書90種；另有號稱海內外孤本，現存於大連圖書館的三補編，收書96種，取材於清末翻譯西書的江南製造局、京師同文館和教會機構出版的地理文獻。合計《叢鈔》四編，卷帙浩繁，規模龐大，共收錄近1500種清人地理、遊記著述，間收外國人相關譯著。

《叢鈔》內容分類及編輯體例大抵相承，見載於編者自撰的《叢鈔·凡例》中。初編12帙，前9帙「詳載域中，或采國初，或采晚近，廣昭戎索」；後3帙「詳載域外，或由中人，或由西士，迥非鑿空」；各帙先總論後分論，先帝王後各省，先中國後域外，順序編次。《叢鈔》收錄作品的時間範圍，上自清初下至清光緒年間，即編者在《叢鈔·序》所謂：「上溯國初，下抵近代，凡涉輿地，備極搜羅。」收輯之廣，可謂空前，保存豐富珍貴的史料文獻，為研究晚清地理、遊記不可或缺的資料，更是影響晚清士人世界觀的重要著作。因此，清人吳涑（1867-1920）形容為「海內識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壺」，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文學家梁啟超（1873-1929）亦盛譽：「近清河王氏輯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一書，於中國人近著各書，蒐羅頗富，學者亦宜置一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1897）。

⁸ 本論文參考版本為王錫祺編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影印本，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王錫祺編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三補編》，瀋陽：遼海，2005年。

《叢鈔》編者王錫祺，字壽萱，別號瘦髯，江蘇省淮安府清河縣人。王氏18歲考中秀才，捐刑部候補郎中，再試不中乃轉而從商。生平好遊，尤喜輿地、遊覽之書。在同鄉好友、曾任山西巡撫的丁寶銓（1866-1919）等人的協助下編成《叢鈔》。《叢鈔》名「小方壺齋」，取自王氏書齋名，「方壺」原指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海外神山。《列子·湯問》：「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根據王錫祺《叢鈔》諸編的自序所揭示的成書動機，可歸納如下：

其一，喜聞遊事，欣然嚮往：「聞人談遊事則色然喜，聞諸家紀錄與夫行程日記，則忻然而神往。」（《叢鈔》初編序，1891）

其二，藉以擴充見聞，無病寡陋：「內地山海之形勝，外洋道里之情勢，寰宇五大洲之新奇詭詭，靡不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如數掌螺，如睹聚米，無事陸輪水楫，一開卷間，即如身親其境，亦無病寡陋焉。」（《叢鈔》初編序，1891）

其三，有助瞭然國勢敵情，不再昧察形勢：「中間異族攸關，覬覦百狀，……孰紓宵旰之殷憂，振瘡痍之痼疾邪？有志之士，所為撫膺扼腕，長太息者也。」（《叢鈔》補編序，1894），「讀者反覆求索，動然於國勢敵情，成敗利鈍」（《叢鈔》再補編序，1897），「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中國不知之，而日本知之，而歐美各國知之。……若再因循苟且，勢不中瓜分之誓言。」（《叢鈔》三補編序，1901）

隨著時代推移和局勢演變，自道光（1820-1850）歷咸豐（1850-1861）、同治（1861-1874）到光緒皇帝（1874-1908）四朝，大清王朝（1644-1912）非但不能力挽狂瀾反而江河日下：內有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捻亂（1853-1868）、陝甘回變（1862-1873）、義和團之亂（1899-1901）；外有兩次鴉片戰爭（1840-1842、1856-1860）、甲午戰爭（1894-1895）、八國聯軍攻陷皇城（1900-1901）之患。緣此，從1891至1901年期間陸續出版問世的《叢鈔》四編，王錫祺在序文中也應合時局而呈現迥異的成書動機和心情：初編成書之時，對旅遊和寰宇異國猶懷抱好奇與嚮往之情，至補編、再補編、三補編問世之際，則充分顯露出異族叩關、國祚危殆的殷切憂慮。故欲傾一介書生之力，藉《叢編》蒐羅、介紹中國疆域形勢與世界地理知

識，欲國人知己知彼，瞭然國勢敵情，不再昧察形勢，以致自誤誤國，陷於萬劫不復。

此外，參考今人對於《叢鈔》的研究，頗益於掌握《叢鈔》的文獻內容和特色價值。潘光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一文，長約6萬字，詳實精確的全面爬梳、分析《叢鈔》問世過程和編纂用心、作者群、取材、文獻主題及其價值與缺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臺北：2001年11月4日）。陳室如〈想像與紀實的建構——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域外遊記〉⁹則在潘文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闡發。根據潘文整理統計，《叢鈔》計收錄約1500餘篇著述，文獻主題分析：以記述中國地理的文獻為主，約有1055篇，約占73.36%，其餘則為域外國家的地理文獻，其中又以日本、俄羅斯最多。遊記部分，以中國名山大川考述和中國國內遊記，約537篇，比例超過全書50%。域外遊記的地理分布：亞洲173篇，俄羅斯42篇，歐洲33篇，美洲28篇，非洲13篇，大洋洲11篇，其他包含世界39篇、西方通述43篇。所錄域外遊記的編輯分布如下：初編3帙，收錄西藏、俄羅斯旅行記。初編10帙：收錄東亞、南洋、澳洲遊記。初編11帙：收錄歐洲各國遊記。初編12帙：收錄美洲遊記。補編10帙：收錄朝鮮遊記。再補編3帙：收錄西藏、俄羅斯旅行記。再補編10帙：收錄朝鮮、日本、南洋遊記。再補編11帙：收錄歐洲遊記。再補編12帙：收錄美洲遊記。另外，根據賈鴻雁《中國遊記文獻》（南京：東南大學，2005年，頁147-157）整理統計，《叢鈔》所輯中國人的域外遊記共84種，約占全部文獻總數1500種的5%，占全部遊記686種的12%。

關於《叢鈔》輯錄域外旅行文獻的作者群身分分析：以國家遣使外交、考察及其隨行官員為大宗，如奉派出使的斌椿（1866年率團訪歐）、郭嵩燾（1876-1878年充任駐英法公使）、曾紀澤（1878-1886年充任駐英法俄使臣）、薛福成（1890-1894年充任駐英法意比公使）等，隨行官員則有張德彝、黎庶昌等。來自民間的文人，有洋場才子王韜（1867、1879）、從商販遊歷諸國的謝清高（1782-1796）等。另作者不詳者也有17篇。

至於《叢鈔》編者的功過得失部分：王氏雖有搜羅保存文獻之功，但潘文提醒研究者引用《叢鈔》文獻應戒慎為之。其一，《叢鈔》收錄文獻精劣俱陳，不免失之浮濫。其次，編者介入若干文字內容的刪節、增補或改易等加工，未能保留文獻原

⁹ 陳室如：〈想像與紀實的建構——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域外遊記〉，《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26期（2007年3月），頁471-502。

貌，更刪去原書序跋凡例，且受限於當時的編輯習慣，亦未能交代資料出處。即如《初編·序》所言：「或錄其全，或擇其要，務歸簡潔，不使閱者病蕪散淹。」又如《初編》11 帙收王韜《漫遊隨錄》，編者逕自刪去王韜多首詩歌、與西方女性親暱交往的情節及相關遊覽過程與景物描寫。此外，或因編者不察而重複收錄名異實同的作品，如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先收入《初編》第 11 帙，又以異名《使西日記》收入《再補編》第 11 帙。因此，《叢鈔》雖有保存文獻之功，但頗受今日史家訾議。

二、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

《走向世界叢書》¹⁰專收清人 1911 年以前親自訪問、旅行西方國家的載記，將明治維新後全面西化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國家的範圍內。《叢書》總策畫鍾叔河（1931-）寫於 1984 年 5 月的書前〈凡例〉申明：《叢書》收錄之文獻載記，以作者親身經歷、直接聞見者為限。所錄文獻的體裁形式，以散文為主，間收若干詩作。《叢書》出版，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8 種，共計 20 冊，於 1980-1983 年陸續出版。之後移交湖南岳麓書社出版，將已刊各冊重加校訂，新編人名索引及譯名簡釋，並按時間先後和記敘內容，與未刊諸種以類相從而重印出版。第一輯 10 冊，共收書 36 種，已於 1985-1986 陸續出版，計 800 餘萬字。《叢書》由鍾叔河負責主持並率領編輯團隊進行編定，計畫收書 100 種，分為若干冊出版，每冊字數約在 40 萬之間，可一種為一冊，也可若干種合為一冊。編輯體例摘錄如下：「校訂原文，對於明顯的錯字，適予改正；諸本之異文，擇善而從。比較重要的校改、訂正或疑問，用案語的形式略予說明」、「原文均加新式標點和小標題。小標題以邊批的形式，用小字排於書口，以便檢閱」。除了收錄文獻的文字內容外，並附錄人名索引以便檢索。人名索引，按姓氏筆劃排列。所繫數字為單節者，即所屬篇、節、首之序號，如：西鄉隆盛 19，表示西鄉隆盛見於《使東雜詠》第 19 首。所繫數字為三節者，即所屬年月日，如：黃遵憲 3，10，19，表示黃遵憲見於《使東述略》光緒 3 年 10 月 19 日。此套《叢書》編校之文章內容頗便閱讀，美中不足的是：雖於每冊書後附有「人名索引」、「譯名索引」，卻未編附叢書「總目索引」以作者或書名提供檢索，也許是留待叢書計畫大功告成之故。此外，殊為可惜的是《叢書》並未完成原先收書 100 種的出版計畫，而僅出版 10 冊，共收書 36 種，800 餘萬字。

《叢書》編輯群除了對原作審慎擇取版本並嚴謹校訂、編輯之外，總編輯鍾叔河更傾力為遊記作者亦即旅行者撰寫敘論，總論其人、其書並揭示其人「走進世界」

¹⁰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 年。

的意義。除了客觀史料的鋪陳、印證外，亦穿插個人中肯評價，可供採擇並頗富學術價值。至於成書動機方面，則揭示於《叢書》第1冊的〈總序〉，編者鍾叔河提到：「中國人走向世界、接觸西方，既有一個學習外國長處的問題，又有一個抵抗外國侵略的問題，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錯誤的」，「後人的思想和事業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跡總可以留作後人借鑒，先行者總是值得紀念的。」謹將這套叢書「奉獻給愛好歷史與文化、關心中國和世界的讀者。希望它能在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中，起到一點微薄的作用。」（頁3-4）

2010年在一篇題為〈專訪鍾叔河：我的生命是這樣被耗費的〉¹¹訪談文章中，蟄居湖南長沙的鍾叔河，在門首高懸「念樓」（諧音「廿樓」的雙關語，匾額出自周作人手筆）之匾的自宅受訪，直言不諱的懇切道出「共和國」建國以來的前塵往事，也說明了《走向世界叢書》的出版和中輟歷程。

鍾叔河，1931年出生於湖南書香門第之家，雖然「自幼苦讀百家之書」，但編輯、出版和寫作生涯的開啟卻純粹出於偶然。青年時期對考古學和科學頗感興趣，本想繼續念書，18歲時「全國解放」，書念不成才進入《湖南報》接受新聞培訓班的訓練，初步奠定編輯和出版人基礎。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接著被「雙開」後喪失黨籍和公職，淪落在長沙拉板車謀生。197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鍾叔河再被打為「現行反革命份子」而入獄勞改10餘年。「勞改隊是個小社會，在機械製造車間，我搞繪圖，勞動不是很苦。我到現在繪圖的水平還是專業級的。有幾個年輕工人對我很同情，經常拿書給我看。」勞動之餘讓他有大量時間閱讀和思考，直到49、50歲錯案始獲平反，「50歲就是老年人了，我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耗費了」。平反出獄後，鍾叔河奉派到湖南岳麓書社擔任編輯，直到1989年「被停止工作」。9年期間，秉持一貫理念：「研究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就一定要看胡適的著作；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國藩的著作，……為了文化發展的需要，就要印出來。」於是，甘冒禁忌風險，跨進當時被視為極敏感的禁區，出版曾國藩、胡適、周作人的書，並主持、完成《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10冊的編纂

¹¹ 鍾叔河專訪，賈葭撰稿：〈專訪鍾叔河：我的生命是這樣被耗費的〉，《獨立閱讀報告》2010年08月27日，搜狐讀書頻道，<http://book.sohu.com/20100827/n274523534.shtml>，2011年1月23日讀取。文首編者按語敘明訪談時間、地點和對象：「《獨立閱讀》特約撰稿人賈葭，2006年3月前往長沙，拜訪著名出版家鍾叔河先生。這篇訪談整理於該年4月，沒有在國內媒體上刊發，《獨立閱讀》在此首發，以饗讀者。」

與陸續出版（1985-1986），「在文史界引起極大迴響，好評如潮」，被視為「開創性的工作，和現代化息息相關」。然而，鍾氏卻在 1989 年因上級領導的指示下「被停止工作」，《叢書》的後續出版計劃也被迫擱置。他只能逆來順受的淡定承受，「現在還沒有出版者想出，但總會有人出的，我的資料都在。」事隔近 20 年後回顧過往雲煙，76 歲的鍾叔河勇於切中時弊，談及出版工作與領導、體制之間的磨合，他用「笑話」來形容這些往事：「中國糟糕就糟糕在這裡，做事不容易，要消耗大量的無用之功。」並懷抱樂觀和期許的鼓舞來者：「誰不愛國？我們都是愛國的，我是黃皮膚，黑頭髮，怎麼不愛中國呢？愛國就得努力使得國家可愛。……自由民主這個東西，不是什麼理論，而是生活的要求。……人的本性要自由，這便是人情。不能按照指揮棒來發言，生活要多樣性，這是人的內在要求，法西斯是違反人性的。……出版和輿論的現狀總歸是要變的，我並不悲觀。……你們年輕，世界還是你們的，你們要樂觀，向遠處看。」《叢書》編者鍾叔河，在共和國嚴密思想和制度宰制下被迫只能「述而不作」¹²，卻不愧是中國改革開放年代以進步思想而引領文史學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之一。《走向世界叢書》被「領導當局」一聲令下而腰斬，鍾叔河只能恬淡自適，韜光養晦的讀書自遣，安於做一名被共和國放逐的文人，吟遊於楚漢古城屈賈之鄉。

從埋首「小方壺齋」而憂國憂民的晚清士人王錫祺，經歷道、咸、同、光、宣五帝，見證大清皇朝內憂外患頻仍的垂死掙扎，到遭遇民國、共和國的內鬥傾軋而耗費一生在「無用之功」，晚年被迫遁身「念樓」的今人鍾叔河。無論世局如何動盪，世道如何艱險，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因懷憂而喪志，不怠忽知識份子的風骨和使命。那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豁達泰然；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激昂；更是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氣吞寰宇。治學著述，對於知識份子來說，不僅是修身為己更是為經世濟民，造次必於是，顛沛也必於是。從晚清、民國、共和國，在探索國族現代化和富強之道的歷史過程中，知識份子們奮鬥不懈的親力親為和心血結晶，潛藏在一趟趟風塵僕僕的域外旅程和紀錄裡，有待後人繼續考掘、檢討和傳承。感念有這些前行者的肩膀，讓後人看得更遠、走得更穩健。

¹² 鍾叔河專訪，賈鼓撰稿：〈專訪鍾叔河：我的生命是這樣被耗費的〉。鍾叔河談及擔任《走向世界叢書》編輯、出版工作時，因為組織和領導凌駕專業而耗費許多力氣和時間：「開始我還沒資格確定選題，有很多笑話。……一年至少要 20 本才行，但是領導只准我一年出 4 本。……每本書前面，我寫了導言，有人不允許，說你鍾叔河想搭車發表自己的東西。這樣的笑話還有很多。」



第二章 東瀛行旅：見證日本的轉型崛起

前 言

回顧中、日交流歷史，地處東北亞而四面環海的日本列島，和僅隔一水之遙、腹地龐大的中華帝國，形成所謂「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文化交流與互動關係。學者認為：20世紀以前的東亞所展開的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所建立的交流活動；而20世紀前半期的東亞則是以「日本帝國」為中心所建立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¹³

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東漢光武帝中元2年（西元57年），《後漢書·光武帝紀》即有「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¹⁴之說，該書〈東夷列傳〉中詳記當時倭奴王國的山川地理、物產風俗和兩國官方交流情況：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風俗不盜竊，少爭訟。……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¹⁵

東漢光武末年，約當日本彌生時代（西元57-300），部族小國散布日本列島而尚未統一，倭奴王國正處於最接近中國的列島之南。自秦、漢兩朝統一中原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強勢收編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安南，逐漸形成以中國為宗主國，周邊國家、部族為稱臣朝貢的藩屬國，形成以漢字、儒家經典和漢傳佛教為文化核心的朝貢體系，建立東亞區域內的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或東亞文化圈。至隋（西元

¹³ 黃俊傑：〈中日文化交流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類型及其涵義〉，《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4卷2期總第8期（2007年12月），頁88。

¹⁴ 〔南朝宋〕范曄著：《後漢書·光武帝紀1》卷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10正史類第252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2。

¹⁵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東夷列傳75》卷115，頁646-647。

581-618)、唐(618-907)時期,日本(飛鳥、奈良、平安時代)除遣使朝貢外更多次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留學中國並攜回大量經傳文獻,將中、日文化交流推向高峰,使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文化輸入國。

元、明、清三代,則是中、日關係生變的過渡時期。西元1206年蒙古人鐵木真(即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各部落並建立「大蒙古帝國」後,與其繼位者陸續發動三次「蒙古西征」(1218-1223、1235-1242、1256-1260),積極對外進行武力併吞以擴張帝國版圖,遠征勢力達到當時義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國東北部。1271年忽必烈(即元世祖)揮軍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並於1279年消滅南宋,將中國納入版圖,締造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元帝國。元世祖建元前後曾兩度覬覦日本,於1274年(鎌倉時代文永11年)、1281年(鎌倉時代弘安4年)兩度興兵侵犯,受挫於海上暴風鐵羽而歸,即日本史稱「蒙古襲來」、「神風護祐」,中、日外交關係趨於惡化。明朝(西元1368-1644)自朱元璋開國初年,對日本採取「不征」、「不理」態度,「海禁」或嚴或弛,除了官方許可外,禁止民間出洋捕魚或貿易,也拒絕外國商人到本國貿易。明成祖永樂年間(西元1402-1424)積極推動海外交流,派遣三寶太監鄭和(1371-1433)率遠洋船隊七次下西洋,宣揚國威並促進朝貢貿易與文化交流,即所謂「永樂盛世」。惟自明朝中葉起,由日本浪人形成的「倭寇」和豐臣秀吉大軍開始侵擾中國東南沿海並威脅朝鮮王朝,明朝開始實施海禁以杜絕禍亂並防止走私。明神宗萬曆20、25年(西元1592、1597年)兩度因援救藩屬國朝鮮而與豐臣秀吉聯軍交戰。至1598年豐臣秀吉過世,德川家康召回征韓軍隊,退出朝鮮半島、擱置併吞朝鮮的野心。隨後德川家康取得軍政優勢,1603年被日本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實現統一日本、開創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新局(1603-1867),不再積極對明、清兩朝進行朝貢外交。更於1641年起鎖國近兩百年餘年,僅允許中國人、荷蘭人在長崎進行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隨著日本的統一和壯大,民族自信心和認同也大幅提升,不再甘作中華帝國的附庸國。日本江戶幕府初期儒者林羅山(1583-1657)即誇言「本朝文物之隆盛,與中華可以抗衡」。滿清崛起於關外並入主中國後,山鹿素行(1622-1685)甚至以「中華」代指日本並宣稱:「外朝(按:指清朝)之人材更不可抗中華(按:指日本)……高麗者本我屬國,云文云武,又不可比於外朝,沉於中華乎?」¹⁶儼然有凌駕大清帝國並主盟東亞文化圈的自負。中國與周邊藩屬國間的朝貢外交,因滿清的中國代表性備受質疑而漸趨沒落,直到進入大清帝國的康

¹⁶ 黃俊傑:《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序一,收錄於徐興慶編著:《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雍乾盛世始獲改善。而「中英鴉片戰爭」被視為加速日本產生高度危機意識，並積極學習西學的前哨站和催化力量。清國朝野則先是昧於「以華自居，視外蕃不啻犬豕」，既而後知後覺於「知西洋器藝之精，或惜財而弗造，或憚勞而弗習」，復以朝中保守派與洋務派互相傾軋，以致政令「斷之不明，行之不速」。¹⁷因此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中進退失據，錯失奮發圖強的良方與時機，被虎視眈眈的列強諸國和銳意進取的日本視為暮氣腐朽、不堪一擊的「老大帝國」，而致頻啟戰端，予取予求。其中光緒 20-21 年（1894-1895）的「甲午戰爭」（日清戰爭），對於中、日兩國更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關鍵一役。「明治維新」後一舉擊敗大清帝國的日本，從此一新國際耳目而驟然變身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成功的大日本帝國；而原本不可一世，自居天朝上國的大清帝國，自此江河日下淪為列強瓜分的俎上肉。

中、日兩國交流中，無論是個人或國族，身體或國體皆不免烙印時代的印記，而紀錄兩國官民往來、身體親歷的旅行文本，無庸置疑的也成為反映中日文化交流和銘刻歷史印記的最佳載體。本章擬聚焦時代範圍於中日國勢消長、主從易位的轉折時期，即日本幕府末期被迫開國、明治維新脫亞入歐、西化崛起到日清甲午戰爭前夕（1854-1893 年），並以晚清中國人的旅日書寫為考察對象。除了採取傳統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research）進行研究資料的蒐羅、判讀和論證分析外，並以美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像的共同體》¹⁸的主張作為論證基礎。安德森強調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不是先有土地、人民和政府，而是先有「想像」，基於集體的想像而形塑出一套「大敘述」（grand narrative），藉此作為國民對於民族國家產生認同的依附。他將民族（nation）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其中「想像」，更是形成任何群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想像的共同體」不是「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事實」。「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像形式，它源於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modernity）過程的一次深刻變化。為了避免因論述方便而逕行切割歷史，導致過度簡化歷史複雜性的誤解，筆者在進入核心議題論述之前，先透過上述歷時性縱向（diachronic）敘述，爬梳與回顧東亞視域內中、日關係演變史，藉此與即將開展的議題形成背景鋪陳與照應。隨後，進入共時性橫向（synchronic）議題的論述。檢視、驗證置身權力關係不對等背景下，中、日

¹⁷ 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 年 12 月，頁 163-166。

¹⁸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北：時報，2010 年，頁 41-61。

兩國人士的「政治自我」與「文化自我」在交流、互動所產生的緊張關係，以及如何辨識「他者」與「自我」的異同，從而強化彼此對「自我」的身分認同。¹⁹首節，概述本章論文援引文本的旅行者，包括生平簡介、旅行經歷及旅行書寫。二節，透過清國旅人的旅日遊記見證日本幕末從鎖國到開國的關鍵——「黑船事件」的交涉過程、日本官民的反應、中國旅人的日本觀察及中國人和日本文士的筆談互動。三節，揭示中國旅人對於明治維新中轉型崛起的「新日本」現象的觀察和詮釋，及其對於個人和國族共同體的反思與想像。四節，聚焦於頻繁出現於晚清中國人旅日書寫中的兩個經典性的「文化符號」——避秦方士徐福（生卒年不詳）、明朝遺臣朱舜水（1600-1682），藉以窺見中、日兩國想像共同體的演變和角力。筆者期許透過論文議題的逐步開展與剔隱抉微，藉晚清中國士人親歷、考察日本現代化轉型前期的他者樣貌並反思自我，揭示在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况下，個人與集體的記憶、中國與日本的想像共同體之間的微妙關係。不僅能深刻反映歷史現實，更能為了解當代中、日雙方複雜敏感的國民情感與外交關係，提供發人深省的啟發。

第一節 旅行者：生平、旅行及旅行書寫

中、日兩國拜地緣相近和綿遠的歷史文化淵源所賜，自古官民往來斷續而不絕。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蒐錄記述域外國家的遊記和地理文獻以日、俄最多，主要肇因於日本維新成功和俄國政府對大清版圖的野心。因此，當 19 世紀中葉清、日兩國受西力所迫而開國後，清國士人走進世界的首選之國，往往是明治維新轉型成功的日本。本章採擇的晚清旅人及其旅日書寫，按照旅日時間先後分別有：羅森（生卒年不詳）《日本日記》（旅日期間：咸豐 3 年 12 月-4 年 7 月，1853-1854 年）、李圭（1842-1903）《環遊地球新錄》（旅日期間：光緒 2 年 4-5 月，1876 年）、何如璋（1838-1891）《使東述略並雜詠》（旅日期間：光緒 3-6 年，1877-1880 年）、張斯桂（1816-1888）《使東詩錄》（旅日期間：光緒 3-6 年，1877-1880 年）、黃遵憲（1848-1905）《日本雜事詩》（旅日期間：光緒 3-6 年，1877-1880 年）、王韜（1828-1897）《扶桑遊記》（旅日期間：光緒 5 年閏 3-7 月，1879 年）、黃慶澄（1863-1904）《東遊日記》（旅日期間：光緒 19 年 5-7 月，1893 年）等七種。²⁰相關旅人生平、旅行

¹⁹ 黃俊傑：〈中日文化交流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類型及其涵義〉，《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4 卷第 2 期總第 8 期（2007 年 12 月），頁 88。

²⁰ 本章引錄旅行文本皆收錄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 年。以下同出自《走向世界叢書》的引用將採取重複徵引或括弧簡註方式。

及其旅行書寫，茲按遊歷日本順序略述如下。

一、羅森：目擊日本「黑船事件」的歷史現場

羅森，廣東人，生平不詳，只能從羅氏撰述的《日本日記》中得知他的字或號「向喬」，「產廣東」。《日記》自 1854 年 11 月起連載於香港中文月刊《遐邇貫珍》，羅森自述：「搭花旗火船遊至日本，以助立約之事；故將所見所聞，日逐詳記，編成一帙。」從編者奚禮爾（C.B. Hiller）的按語表示，羅森為其友，受邀赴日任務是協助擔任翻譯官的美籍傳教士韋廉士（華名衛三畏，原名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953 年 7 月 8 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海軍准將（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領艦隊強行進駐日本江戶灣 9 天，要求遞送美國總統致日本天皇國書，並宣稱翌年春天將前來領取天皇對美日議立條約的答覆，即日本史稱「黑船事件」。羅森的日本之行，即培里二度赴日議定《美日神奈川條約》之行，起自咸豐 3 年 12 月 15 日，迄於咸豐 4 年 7 月 7 日返抵香港（1854 年春夏之間）為止。

羅森訪日歷程中的觀察，總是留意物產、貿易、市容多而少歷史文化的記述，且《日記》中賦詩撰文的造詣並不高，因此《走向世界叢書》編者鍾叔河推斷羅森可能是「一個略通翰墨的由學入商的人物」。相對於還在想像日本是虛無飄渺的「海外三神山」的中國士大夫來說，《日本日記》的價值正在於羅森的親歷、目擊正在發生的日本黑船事件，並留下第一手歷史紀錄。²¹

二、李圭：首位出席世界博覽會的官派中國代表

李圭（1842-1903），字小池，江蘇江寧人，世居樂豐鄉，為當地巨族。1853 年太平天國占領江寧，1860 年清軍江南大營潰敗，李圭被俘並留太平軍中達 32 個月之久，當了太平軍的「寫字先生」，直到同治元年（1862）才逃脫至上海。李圭好學深思，追求新知並結交西人，是當時中國較早學習洋務者。歷任清朝海關造冊處、寧波海關稅務司的華文文案、浙江寧紹道臺薛福成的洋務委員、浙江海寧州知州。

李圭由清廷官方特派以中國工商業界代表身分，參加 1876 年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為「正式踏足世界博覽會的中國第一人」。當時的中國代表團由擔任清廷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主辦並選派代表與會，代表團幾乎全由外國人包辦，李圭是極少數中國籍代表中職級最高者。行程共八個月（光緒 2

²¹ 鍾叔河：〈日本開國的見證〉，收錄於《走向世界叢書三》，頁 22。

年 4 月-12 月)。²²李圭返國後寫成《環遊地球新錄》一書，分為〈美會紀略〉1 卷、〈遊覽隨筆〉2 卷、〈東行日記〉1 卷。其〈自序〉云：「所得之耳聞目見，一切政治、風俗並與西人言論所及者，亦皆詳為記述」，「以慎重周詳者無他，亦欲敦交誼，廣人才，冀收利國利民之效也。」²³

三、何如璋：清廷首任派駐日本正使

何如璋 (1838-1891)，字子峨，廣東大埔人，光緒 7 年進士，入翰林院授編修。1877 年 (光緒 3 年) 擔任清廷首任特派日本的正使，偕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等一班隨使人員同行。

日本於 1853 年美國黑船壓境，翌年被迫開國。1867 年德川幕府大政奉還天皇，1868 建元明治，明治 2 年 (1869) 下詔維新，日本旋即主動遣使外國 (含中國)。中國雖早於 1840-42 年 (道光 20-22 年) 中英鴉片戰爭因戰敗而被迫開國，卻遲至 1876 年 (光緒 2 年) 迫於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挾條約嚴詞催逼，才向外國遣使。緣於清廷要求出使人員必須將使外日記抄寄總理衙門備覽存查，身為首位銜命赴日本的清朝使臣何如璋於出使日本 3 年期間寫成《使東述略並雜詠》。以散文體循日摘記要事要聞為主，《述略》採散文日記體，《雜詠》以近體詩歌體裁寫成，詩後再附注說明。²⁴

四、張斯桂：清廷首任特派日本副使

張斯桂 (1816-1888)，字景顏，號魯生，浙江省慈溪縣人。根據《慈東馬徑張氏宗譜·張魯生太守傳》記載，張氏考取秀才後即設館授徒。時值五口通商，西風東漸，張氏與丁韞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等傳教士往來密切，藉以習得槍炮、運輸、測量等西方之術。1854 年，為保護商船航行安全，寧波商人集資從英國進口中國第一艘輪船「寶順輪」並延聘張斯桂為商船指揮。張氏

²² 鍾叔河：〈李圭的環遊地球〉，收錄於《走向世界叢書六》，頁 170-174。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生於英國北愛爾蘭亞爾馬郡，畢業於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1854 年 5 月 (咸豐 4 年) 19 歲到中國，隨即派往英國駐寧波領事館擔任翻譯官，歷任香港督署書記官、廣東海關副稅務司，1861 年赴上海代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1863 年起正式接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直到 1908 年因病請假回國，3 年後病逝英國，過世後清廷追賜優卹、加尚書與太子太保頭銜。有關赫德的評價：薛福成認為其人陰鷲專利，常內西人而外中國；恭親王奕訢則說赫德雖係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禮。

²³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自序》，收錄於《走向世界叢書六》，頁 193-194。

²⁴ 鍾叔河：〈甲午以前的日本觀〉，收錄於《走向世界叢書三》，頁 57。

在掌握輪船火炮技術後「撤退西人，自行駕駛護運」，於是「海氣漸清，海運始通」。爾後，聲名大噪，頗受清廷洋務派器重。1861年，被曾國藩延攬入幕以「幫辦營務」，「工於製造洋器之法」。曾協助沈葆楨設立福州船政局，擔任總巡各廠兼管洋務學堂。1864年，美籍傳教士丁韪良為清政府翻譯完成《萬國公法》中譯本，力邀請張斯桂為此書作序。丁韪良盛譽張斯桂「是通儒型的人物，有經世之才，也頗知西學」，「展示了中國人在那個時代非常少見的對國際關係的理解能力」。在沈葆楨舉薦下，張斯桂於1877年奉旨擔任首任駐日副使，期滿回國被任命為直隸省廣平府知府，後卒於任上。²⁵

張斯桂在日本擔任副使期間為中日文化交流貢獻不少，與日本漢學家往還唱和，曾受邀為《皇國名醫傳》、《先哲醫話》兩部日本醫書，以及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的《法蘭西志》作序，並將旅日見聞輯成個人詩文集《使東詩錄》。

五、黃遵憲：晚清最懂日本的外交官員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道光28年（1848）生於廣東省嘉應州的商人家庭。其詩集《人境廬詩》開卷詩：「世儒誦詩書，往往矜爪嘴。昂頭道皇古，抵掌說平治。……古人豈我欺，今昔奈勢異。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道出少年黃遵憲的識見不凡與身體力行。隨後更留意於新學和洋務，遍讀江南製造局所出時務書籍，並遊歷華洋雜處的香港。光緒2年（1876）中舉人後毅然捨棄登進士、入翰林的正途，毅然投身外交界，開啟「遊東西洋十年」、「歷南洋又四五年」的外交生涯。長期派駐國外，使黃遵憲的文化視野和知識構成迥異於傳統文人，更能夠通權達變、與時俱進。可惜光緒24年（1898）戊戌政變後，身為維新派支持者的黃遵憲「劫餘驚憂好頭顱」，被迫遁入家鄉的「人境廬」，落得「窮圖竟何世，餘事作詩人」。²⁶

黃遵憲擔任清廷首任派駐日本公使何如璋的使館參贊人員，旅日近3年（光緒3-6年，1877-1880）。其詩云：「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此處「新詩」，指他在日本寫成由同文館初刊於1879年的詩集《日本雜事詩》，詩分上下2卷，收詩154首。1890年黃遵憲隨清廷使臣薛福

²⁵ 張斯桂生平，參見《慈東馬徑張氏宗譜》第9卷，現存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民國15年永思堂刻本。引自浙江省寧波市官網：

http://www.nbjiangbei.gov.cn/gtb/index.jsp?url=http%3A%2F%2Fwww.nbjiangbei.gov.cn%2Fart%2F2010%2F1%2F20%2Fart_6045_117069.html，2011年1月12日讀取。

²⁶ 黃遵憲詩文及生平，參見鍾叔河：〈黃遵憲及其日本研究〉，收錄於《走向世界叢書三》，頁537-538。

成出使英國擔任參贊，為《日本雜事詩》第9版進行增刪修訂後，定本存詩200首。所謂「明治維新史」，指他在日本完成的史書《日本國志》，是中國人編撰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尤多著墨於駐日期間耳聞目睹的明治維新新政氣象，凡40卷200餘萬言。黃遵憲自道撰成日本二書，「欲以先知先覺為己任」，更是「晚清最早主張向日本學習的第一個中國人」（鍾叔河語）。黃氏把日本二書視為詳略互補之作，常在《日本雜事詩》的詩中作注云「詳見日本國志」。二書影響戊戌百日維新，成為光緒皇帝為變法準備而向帝師翁同龢索閱親覽的書籍。²⁷

黃公度與維新變法核心人士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頗有往來。康有為形容：「公度長身鶴立，傲倪自喜。吾遊上海，開強學會，……公度昂首加足於膝，縱談天下事。……聞公度以屬員見總督張之洞，亦復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其以才識自負而目中無權貴若此，豈惟不媚哉，公度安能作庸人。」²⁸與梁任公尤其惺惺相惜，提攜任公不遺餘力，先後舉薦擔任上海《時務報》主筆與湖南時務學堂教席，並對梁氏寄予厚望：「自吾少時絕無求富貴之心，而頗有樹勛名之念。遊東西洋十年，歸以告詩五曰：『已矣！吾所學屠龍之技，無所可用也。』蓋其志在變法，在民權，謂非宰相不可，為宰相又必乘時之會，得君之專而後可也。既而遊歐洲，歷南洋，又四五年，歸見當道者之頑固如此，吾民之聾瞶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覺為己任，藉報紙以啟發之，以拯救之，……既而幸識公，則馳告伯嚴曰：『吾所謂以言救世之責，今悉卸其肩於某君矣！』」²⁹黃氏不僅申述了有志不伸、報國無門的不遇，更將以言救世的重責託付予同樣懷有才情壯志的後輩梁任公。任公在〈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中云：「以弱齡得侍先生，惟道惟義，以誨以教。獲罪而後，交親相棄，亦惟先生咻噢振勵，拳拳懇懇，有同疇昔。先生前卒之一歲，詒書啟超曰：『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³⁰足見黃、梁二人情誼深厚、肝膽相照。

六、王韜：從落第秀才躍身為洋場才子

²⁷ 鍾叔河〈黃遵憲及其日本研究〉，《走向世界叢書三》，頁538-559。本論文所引黃遵憲日本二書詩文，同收錄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三》，為便讀者對讀二書，鍾氏遂採取二書合編方式，引詩取自《日本雜事詩》，詩下〔廣注〕則取自《日本國志》。

²⁸ 康有為序，引自黃遵憲著，錢仲聯編校：《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2。

²⁹ 黃遵憲著，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京都：日本中文出版社，1991年，頁203。轉引自張永芳：〈略論《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對梁啟超煌煌評價〉，《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1期（2006年2月），頁72。

³⁰ 梁啟超：〈嘉應黃先生墓誌銘〉，收錄於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頁1164-1165。轉引自張永芳：〈略論《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對梁啟超煌煌評價〉，頁70。

王韜（1828-1897），江蘇甫里人，名畹，字立濱，號蘭卿，因上書太平軍被通緝逃亡而改名韜，字子潛、紫銓，號仲弢，晚年自號天南邈叟。1845年（道光25年），王韜以第一名入縣學，此後考運連蹇成為鄉間不第秀才。從此「摒括帖而弗事，棄諸生而不為」，抱持「讀書十年，然後出為世用」的雄心。1848年王韜探望在上海設館授徒的父親，因緣際會下進入出版西書、宣傳西學的「墨海書館」，認識倫敦教會派遣來華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翌年受邀入館參與編校。王韜涉足墨海書館長達13年，直到1862年（同治元年）因上書太平天國事件被清廷以「通賊」緝捕，倉促逃往香港靠英華書院院長、英國著名漢學家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年），協助中國經典（四書五經）的英譯計畫，理氏譯本被視為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

同治6年（1867）冬，理雅各返回英國並偕王韜赴歐，直到1870年春始返抵中國。王韜自詡：「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前路之導，捷足先登。」曾經滄海的王韜，在英國寫信歷數平生思想變化：弱冠時僅「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考試不第，出外謀生，亦「但求得五百金，可做歸耕計」。從抵上海到歐洲又經歷三次變化：初變而為徵逐之遊，直做信陵醇酒婦人想；再變而殉名利，妄欲以虛名動世；最後才認知到土生於世，當不徒以文章自見，「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而「默深先生『師長』一說，實倡先聲」，正式宣佈為魏源（1794-1857）³¹「師夷長技」主張的繼承者。

結束自1867年冬迄1870年春的歐洲之行，王韜返回香港後發憤著書，佐理譯事之餘，編寫出版《普法戰記》及《漫遊隨錄》二書，具體反映王氏旅歐期間對歐洲歷史現況的了解與詮釋。1873年理雅各歸國主持牛津大學漢學講座，王韜也結束「傭書」生涯並集資組織中華印務總局、創辦《循環日報》，宣傳變法圖強。他主張「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以弱中國，正以強中國，以磨勵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歸結於必須「盡用泰西之所長」。一時聲名大噪，躍身為知名報人與政論家。正當日本正銳意求新之際，魏源《海國圖志》和王韜《普法戰記》，成為日本知識份子了解世界大勢的必讀之書。於是王韜受日本文化界盛情邀約而有日本之行。《扶桑

³¹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24年進士，官至高郵知州。晚年隱居杭州，潛心佛法，病逝於杭州。《清史稿》記：「源兀傲有大略，熟於朝章國故。論古今成敗利病，學術流別，馳騁往復，四座皆屈。」，「源以我朝幅員廣，武功實邁前古，因借觀史館官書，參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經緯，成《聖武記》40餘萬言。晚遭夷變，謂籌夷事必知夷情，復據史志及林則徐所譯《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國圖志》一百卷。」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三·文苑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遊記》起自光緒 5 年（1879 年）閏 3 月，迄於同年 7 月，王韜逐日記載此次遊歷東瀛、進行文化交流的盛事。王韜在日本廣泛結交文化界維新派友人如中村正直、栗本鋤雲，以及熱愛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如岡千仞、竹添光鴻、著有《清史覽要》的增田貢、選編《明清八大家文》的星野恒諸人。他以「遙望海外作鵬遊，足遍東西歷數洲」，深得渴望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日本知識界所推重。³²

七、黃慶澄：創辦中國第一本現代數學、史學報刊

黃慶澄（1863-1904），浙江平陽人。原名炳達，後改名慶澄，號源初，亦作愚初。清光緒 12 年（1886）應府試，因學政無禮誣讒學童，不平而抗爭，以「滋事案」被革除生員資格，至光緒 20 年始中舉人。早年師事清末樸學大師孫詒讓（1848-1908）、金晦（1849-1913），兩人在瑞安開設學計館並引進西方算學課程。黃慶澄既飽讀中國經典又涉獵西方算學，在自然科學、革新思想方面頗受啟發和影響。光緒 15 年（1889），任上海梅溪書院教習期間更廣泛閱讀西方科技文獻並結交維新派人士。光緒 17 年（1891），擔任安徽省潛山縣幕僚，積極上書安徽巡撫沈秉成，力陳興利除弊之道而深獲賞識，被沈氏舉薦赴日考察並與駐日使臣汪鳳藻共同資助黃氏考察費用。

黃慶澄東遊日本之行，於光緒 19 年（1893）5 月初出發，7 月初返抵國門，歷時兩個月。期間遍遊東京、京都、奈良、神戶、大阪、橫濱、長崎等城市，參觀各地設施，考察民情風俗，並接觸學者名流。返國後寫成《東遊日記》一書，孫詒讓為書作序並闡述黃氏遊歷動機：「愚初之行也，蓋欲諮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國家安攘之略」。當時日本明治政府維新有成而蓄謀擴張版圖，逕行併吞中國藩屬國琉球王國，並摩拳擦掌以窺伺朝鮮王朝，中日關係正處於劍拔弩張的緊張態勢。黃慶澄在《東遊日記》中針對中國現狀提出剴切建言：「當軸者取泰西格致之學，兵家之學，天文地理之學，及彼一切政治足以矯吾弊者，及早毅然行之。勿以難能而餒其氣，勿以小挫而失其機，勿以空言而貽於執者口實，勿以輕信而假浮躁者以權事。」也對明治維新的諸多舉措提出若干褒貶：稱許日本維新人士、明治政府「豪傑謀國，深思遠慮」、「洞燭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國為孤注而拼付一擲」，「甚至改正朔，易服色，乃是急急於新耳目振國氣者」，「雖貽千萬邦之訕議而不之顧」。

光緒 21 年（1895）甲午戰敗，清廷簽訂「馬關條約」。黃慶澄痛斥列強「直令

³² 王韜生平與引文，參見：鍾叔河〈王韜的海外漫遊〉，《走向世界叢書六》，頁 11-33。

中國不能立國而後已」，竭力主張興辦新式學校、教授自然科學，「一洗數十年虛矯昏憤之氣」，「不通算學，猶如有腦而木」（〈湖上答問〉）。同年，黃氏到溫州積極籌措《算學報》，光緒 23 年（1897）6 月，在創刊號中申明辦報宗旨：「竊惟時局艱迫，外患迭乘，海內之士始知言學。慶澄自慚駑劣，無裨於時，爰竭綿力，特創茲報，冀為格致之權輿，以辟黃人之智慧。」，「專擇近日算學中最切要者，演為圖說，俾學者由淺入深，循序而進，即窮鄉僻壤，無師無書，亦可戶置一編，按其圖說，自尋門徑。」《算學報》為中國最早的現代數學報刊，每月 1 期每期 1 個專題共發行 12 期，聲譽遠揚，開一代風氣之先，後世以溫州數學人才輩出，歸功於黃慶澄的影響。梁啟超編〈中國名報存佚表〉，並列黃慶澄《算學報》和杜石然《中國科學史稿》，譽為「我國科技刊物之肇始」。光緒 24 年（1898），又創辦《史學報》，為中國最早史學專業雜誌，第 3 期起改名《甌學報》增入地理學、算學、哲學、政治學，成為綜合性學報。光緒 27 年（1901），黃慶澄經孫詒讓推薦擔任溫州蠶桑學堂堂長，結合科技實業教育，推廣新式蠶桑技術。光緒 30 年（1904）9 月，逝世於平陽，年 42。《平陽縣志·黃慶澄傳》述其「負所學，銳有用世志」。清道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的樸學大師俞樾（1821-1907），為《算學報》作序並稱許黃氏：「擘精算學，於中西之法皆能貫而通之」，「於天地陰陽之原，與凡占卜星命相諸術家說，無不通曉。」³³

第二節 東西交會的衝擊與回應：幕府末期被迫開國

西元 16 世紀以來，西方航海技術發達、新航路開闢後，積極向東方拓展貿易，開始加入東亞區域的宗教文化傳播、商業競爭和軍事殖民的爭逐行動。葡、西、荷、英等國紛紛對中國明朝政府、日本江戶幕府等東亞諸國，派出使團和商隊要求通商或建交。爾後，拜產業革命成功之賜，19 世紀中葉以降，在歐風美雨挾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狂潮的席捲之下，歐美列強船艦縱橫海上所向披靡，導致東西文明的重大衝突，為東亞諸國帶來嚴重的國族危機，也造成世界秩序的劇變。大清和日本帝國各自採取截然不同的應變之道。

³³ 黃慶澄生平與引文資料，參見鍾叔和：〈甲午以前的日本觀〉，收錄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三》，頁 77-83。《平陽縣志·黃慶澄傳》見溫州市府官網：http://www.wenzhou.gov.cn/art/2011/7/14/art_9835_171918.html，2011 年 7 月 14 日讀取。

明世宗嘉靖 36 年（1557 年）中國開例提供葡萄牙人在澳門開設洋行和貿易，西洋器物開始輸入中國。明神宗萬曆 11 年（1583 年）羅馬天主教耶穌會派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至遠東傳教。他進入中國宣教後積極學習漢文漢語、攻讀儒學、改著儒服，博取當朝要員徐光啟和李贄等名士們的好感和信賴。萬曆 29 年（1601 年），始獲准利瑪竇進京謁見神宗皇帝，進呈自鳴鐘、大西洋琴、《坤輿萬國全圖》和聖經等西洋文物並被允許長居北京。他開啟所謂「利瑪竇規矩」的傳教模式：對中國祭祖祭孔等習俗採取包容態度；用自然科學知識博取中國士大夫和皇帝的信服和尊重；著儒服用漢語傳教，也順利成為貫通中西學的第一位「泰西儒士」，以傳教先導並促成西學東漸、中西方文明交流。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建立大清帝國（1644-1911 年），為了鞏固對中國的統治、封鎖東南沿海殘餘的南明勢力，曾於順治、康熙年間五度頒布禁海令，嚴禁人民出海貿易，直到 1683 年明鄭覆亡才鬆弛禁令。此外，沿襲明代對來華西方傳教士的禮遇模式，先後任命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執掌欽天監，負責觀察天象並推算曆法。此後的一百多年，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擔任。一方面，中國皇帝和士大夫們尊重、禮遇在華傳教士，甚至延聘為官、享有朝廷俸祿，同時也接觸西學，吸收西方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經由在華傳教士將中國儒家文化和物質文明傳回歐洲，使中國風、中國熱蔚為奇觀。可惜好景不長，17 世紀末 18 世紀初，天主教內部產生有關「中國禮儀之爭」問題，最終演變成羅馬教廷下令禁止中國信徒敬孔祭祖，康熙帝下令傳教士必須遵循「利瑪竇規矩」傳教，雙方僵持不下。1723 年雍正元年厲行「禁教令」，不許傳教士入華傳教。1757 年乾隆 22 年，更下令所謂「一口通商」——除廣州之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宣示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時間幾達百餘年之久。直到道光 20-22 年間（1840-1842）中英鴉片戰爭開啟喪權辱國的一頁，被迫結束 1757 年乾隆 22 年以來將近百年的鎖國局面。經過同治、光緒年間曾國藩、李鴻章主導的自強運動（1861-1895 年）；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1898 年）；光緒 33 年慈禧太后因時勢所迫而主導的立憲運動（1906-1911 年）；至孫中山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而成功創立中華民國（1912 年）；復經五四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1919 年）的訴求全盤西化；直到 1945 年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民國政府宣布結束前清與各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列強在華租界和殖民地，始獲得國際承認為具備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從堅持華夷之分的「天朝上國」，到被條約所迫而忍辱銜恨地「走進世界」，歷經改朝換代和日本侵華戰火後，多災多難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竟需耗費百年方得以艱險完成。

日本從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於 1633 年頒布第一次鎖國令開始，「海禁鎖國」是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 年）奉行的對外政策。雖曾開放葡萄牙、荷蘭、英國、西班牙等國至日本通商、傳教，卻因發生多起天主教徒暴動、殉教和處死教徒事件，威脅到江戶幕府的統治，經發布「禁教令」和 5 次「鎖國令」後，終於在 1641 年鎖國完成。在將近兩百年餘年期間，僅允許中國人、荷蘭人在長崎進行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幕府中期社會浮現內憂外患：饑饉天災、財政惡化導致農民暴動，1803 年美國商船要求進入長崎貿易被拒，1804 年俄國使節要求開放長崎通商，1808 年英國商船強行進入長崎港，1853-1854 年美國黑船事件後，宣告日本結束鎖國，先後被迫與美、英、俄、荷等列強簽立不平等條約。幕府為因應外國勢力的威脅而採取系列施政舉措：1845 年成立「海防掛」，做為對外防禦事務的最高機關；1856 年於江戶創設的「蕃書調所」，負責統合洋學教育與研究，透過蘭學和西書日譯汲取世界知識；在長崎設立「海軍傳習所」，負責訓練士人吸收西洋科技新知；1858 年設「外國奉行」，專門處理涉外事務。並廣為校注、翻刻與傳播清人的世界地理書，如魏源（1794-1857）《海國圖志》、徐繼畲（1795-1873）《瀛寰志略》等成為日本朝野爭相購閱的重要讀物。精通漢學兼修蘭學的幕府儒官塩谷宕陰（1806-1867）視《海國圖志》為「武經大典」並主張納為日本對外攻防的參考，更批判清廷主事者故步自封，遲至自強運動才採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塩谷宕陰慨嘆：「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并為清主悲之。」³⁴ 同為儒學和蘭學兼治的信州藩士佐久間象山（1811-1864），其「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觀點被視為明治時代（1868-1912）「和魂洋才」的原型論述，更被認為與晚清「中體西用」論的根本相同。³⁵ 這一連串德川幕府末期由幕府高層、儒官到地方藩士、文士聯合帶動的西書日譯和汲取西學的努力。不僅透過知己知彼以促進東西文明的了解和對話，進而掃除狹隘的世界觀和本位主義；更充實並擴展幕末知識份子的文化視野和知識體系，裨益掌握國際情勢並洞察機先；促使日本被迫開國後迅速改弦更張，至明治時期舉國傾力邁向現代化，後來居上領先清國取消不平等條約，順利完成現代化轉型。³⁶

一、羅森日本行：目擊美國黑船事件與美、日議約過程

³⁴ 轉引自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 年 12 月），頁 165-166。

³⁵ 當代學者鄔國義、薛化元和徐興慶皆持雷同看法，同前注，頁 177-178。

³⁶ 本章有關日本近現代史論述，參見林明德著：《日本通史》第四篇近現代，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149-190。依田熹家著：《日本通史》4 近代、現代，臺北：揚智文化，1995 年，頁 205-292。

1853年7月8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海軍准將率領艦隊強行進駐日本江戶灣並停留9天，要求遞送美國總統致日本天皇的國書，並聲明翌年春天將前來領取天皇對於立約建議的答覆，即日本近代史上的「黑船事件」。羅森受邀赴日的任務是輔佐擔任美方翻譯官的美籍傳教士韋廉士，故從香港「搭花旗火船遊至日本，助立約之事」(羅森：33) 羅森《日本日記》稱美國為花旗國或亞國。培里二度赴日並議定《美日神奈川條約》之行，起自咸豐3年12月15日，迄於咸豐4年7月7日返抵香港(1854年春夏之間)為止。本次培里率領七艘軍艦再次駛進日本是履行去年約定之事，因此雙方皆是有備而來：美方將艦隊泊於橫濱，「共合火船、兵船九只」(羅森：33)；日方則是「官艇亦有百數泊於遠岸，皆是布帆，而軍營器械各亦準備，以防人之不仁。」(羅森：34) 第一天剛開始的海上對陣、觀望的氣氛相當緊張詭譎，畢竟「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次日，日本派出官艇二、三只就近觀察美艦，美方釋出善意而「招之上船，以禮待之」，適時化解了兵戎相向的危機。羅森描寫日、美雙方代表在船上初次會面溝通的情形：

與其玩視船上之鐵炮、輪機等物，各官喜悅。予見其官妝飾，則闊衣大袖，腰佩雙刀，束髮，剃去腦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錦褲外套至腰。不同言語，與其筆談，其亦敘邂逅相遇，景仰中國文物之邦云。(羅森：34)

居中協助日、美雙方翻譯的羅森，先敘寫日方代表對於美艦上的現代化設備和武器表現高度好奇和興趣，繼而描寫日本官員的服裝、佩飾和髮型，他透過漢字筆談與日方代表溝通，交換姓名、簡單問候後，對方亦謙稱「景仰中國文物之邦」。美、日雙方談判代表決定移至橫濱再行酌議通商立約之事，故美方代表團上岸，受日方招待、安置於神奈川縣橫濱市的公館內。「各官於館內俱有饌盆餅食，款待不過鮮魚、蠔蜆、雞蛋、蘿蔔、黃酒而已。其處人民不畜牛羊豚豕，亦不宰生而食客。」(羅森：34) 羅森在日記中羅列日方以禮相待與飲食供應情況後，發表「以言食物，則萬不及於中國」的個人看法。

三月初旬雙方代表再度會面於公館，天氣嚴寒，日方特以饋贈為名，派遣力士90餘名入館，頗有向美方示威，藉以展現日人武勇、不容小覷之意：

饋以粟米數百包，每包約二百餘斤重。遣肥人九十餘名，俱裸體，一夫獲舉二三包，不一時而數百包之粟米盡遷於海畔。再後，復使肥人清服赤體，以武力角於公館之墀，勝者賞酒三卮。……亦足見日本之多勇力人也。(羅森：37)

三月廿五，林大學頭相議條約之事已成，……次日，亞國以火輪車、浮浪艇、電理機、日影像、耕農具等物贈其大君。即於橫濱之郊築一圓路，燒試火車，旋轉極快，人多稱奇。電理機是以銅線通於遠處，能以此之音信立刻傳達於彼，其應如響。日影像以鏡向日照成像，毋庸筆描，歷久不變。浮浪艇內有風箱，或風壞船，即以此能浮生保命。耕農具是亞國奇巧耕具，未勞而獲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綢緞等物還禮。(羅森：38)

美日議約談判過程進入最後階段，日方迫於美艦威脅而應允美方的開港通商要求，條約內容計有 13 款，除長崎之外另「允准箱館、下田二港以為亞國取給薪水、食料、石炭之處。」(羅森：38) 並同於翌年起開放美方至日本進行通商貿易，此即日本與列強簽定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美日神奈川條約》³⁷。簽約完成後，為示「兩國和好，各釋猜疑」，美方由培里海軍准將邀請日方代表團數十人於火船上宴會，雙方載歌載舞，日暮方終。羅森有詩為證：「兩國橫濱會，驩虞一類同。解冠稱禮義，佩劍羨英雄。樂奏巴人調，餽陳太古風。幾番和悅意，立約告成功。」(羅森：38) 次日，雙方再進行互贈禮物，以固邦誼。美方饋贈幕府大將軍的全部是代表西方工業文明的先進機械器具，羅森在《日記》中歷數了奇巧眩目的禮物內容並且附帶解說器物的功用，令現場日人大開眼界，嘖嘖稱奇。至於日本方面則由幕府大將軍回贈以日本傳統工藝品，有漆器、瓷器和綢緞織品等。

二、議約完成後：遊歷下田、箱館，考察自然風物與風俗民情

美日議立條約事已大功告成，羅森陪同美方人員在日方同意下，得以先行遊歷即將開放通商的兩處港岸城市。先乘火船自橫濱航行一日而抵達下田（今靜岡縣下田市），進行考察、參訪。登陸後美方一行人被安排寄宿於法順山的了仙寺。羅森就近觀察到：「其處人民俱重拜佛，雖山邊海旁，多以石刻置佛像，墳墓石碑，多刻南無妙法蓮華經。」(羅森：40) 繼而遊於街市，觀察市井風情。見當地人並不避見外人，時有爭先好奇圍觀者，甚至女子見人並不羞避。只見日本女子的裝束打扮是：「衣長委地，腰後有裙，以紅綢束其髻，顏色亦多美豔。少年則朱唇皓齒，及至生育子女後，則以五倍粉染黑其牙。」(羅森：39-40) 至於店鋪屋宇則是：「或編以茅草，或乘以灰瓦。比鄰而居，屋內通連。」、「婦人多有裸裎傭工者。稠人廣眾，男不羞

³⁷ 《美日神奈川條約》：又稱《日美親善條約》，日本幕府受美國海軍准將培理挾艦威脅所迫而締約於 1854 年（安政元年）3 月，至此突破日本長達 200 年的鎖國體制。條約內容：(1)對美國船隻給必要的燃料和食物等。(2)援遇難船隻及船員。(3)開下田、箱館兩處港口，允許美國設駐領事。(4)給予美國單方面的最惠國待遇。參見依田熹家著：《日本通史》，頁 208-210。

見下體，女看淫畫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於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羅森：40) 日人的身體觀和沐浴習慣大大顛覆了羅森既有的風俗習慣和異國想像，文化差異造成的驚駭和不解充分流露於字裡行間。但羅森對於下田所展現的日本風俗與印象還是予以正面評價，尤其對於日本治安風俗的良善淳樸，深致贊揚和肯定：「門雖以紙糊，亦無有鼠竊狗偷之弊。此見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羅森：41) 穿梭在異國文化的現場，旅行者眼裡最先敏銳覺察到的總是「與眾不同」處，亦即與個人或本國習慣風俗差異最大的部分。因為，自我與他者的差異，總是最能吸引、撼動旅人的心和眼，進而激發出比較、反思與自我調適。《日本日記》也不免俗的總是先述異者多，然後才是補敘同中有異者、或無異者，於是下田之行的最後記下：「女人織布與中國無異。打鐵做木，亦與中國略同。男人女子俱尚扇。予於下田，一月之間，所寫其扇不下千餘柄矣。」(羅森：41-42)

船行5日所抵達的「箱館」即今北海道函館一帶，位於日本列島的北方，氣候風物自然有別於之前遊歷、考察的靜岡縣「下田」市。時當五月而山巔尚有積雪，「僻土偏壤，地多沙漠，生物不毛，故民之食貨，恆取給於別埠。」至於民情風俗則：「婦女羞見外方人，深閨屋內，而不出頭露面。風俗尚正，人民鮮說淫辭。百姓卑躬，敬畏官長。人民肅穆，膝跪路旁。不見一婦人面。」其他如房屋、衣冠、食物等均豐美於下田。「綢緞亦多，但不及中土。惟描金漆器極佳，人多愛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發現「鋪戶多閉，因亞國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於遠鄉者過半。」而必須「溫語安撫百姓，始敢還港貿易」(羅森：43-44)。反映箱館人民多視美船為來者不善而多所顧忌，故半數店家寧可選擇事先逃離家園，以避免遭受生命財產的損失。

(三) 羅森與日本文士交流：日本的國際外交與取士之道

在橫濱等待日方回覆條約意見之前，曾有日本儒者平山謙二郎趨問羅森有關中國治亂問題與萬國交際之道。羅森先示以個人所撰《南京紀事》、《治安策》二冊，對方閱畢、送返後並以書信辨明觀點。日本儒者的國際外交主張以「孔孟之道」為核心並強調「義利之辨」，認為萬國交際應當以義不為利，否則必近乎於「虎狼之交」。以利交爭將導致大併小、強欺弱，唯有以「禮讓信義」相交，才能消弭爭鬥鬥勝的世界亂象。此番立論實可歸宗於儒家本色，足見日本學者受漢學濡染之深。繼而，鑑於列強頻頻挾軍力優勢而脅迫開國通商，以致產生以偏概全的仇外和反商心理：「我祖宗絕交於外邦者，以其利以惑愚夫，究理之奇術以騙頑民。頑民相競，唯利

是趣，唯奇是趣，駸駸乎至於忘忠孝廉恥，而無父無君之極也。……若夫貿易競利以交焉，則爭狠獄訟所由起，寧不如無焉。」(羅森：35) 反對為競利而開國、愛好和平是其基本立場，但平山謙二郎卻認為必須重視「練兵講武」。羅森在《日記》中慎重地逐錄了平山謙二郎書信中的此一特殊見解，並稱許其人「純厚博學」：

練兵講武，代天心以行天討，各國君王，所以不可一日而缺焉者也。升平之久，忽之則所由衰，我邦有深省於此者。近頃練兵講武，演炮制艦，日就月將，不數年馴致乎湯武之正兵，夫然而後始可保萬年不朽之太平。(羅森：36)

筆者認為儒者平山謙二郎有關「繼孔孟之志」而闡述義利之辨與國際外交之道等說法，並無新意也有推論武斷之嫌。值得注意的倒是有關中國治亂問題：文中援引商湯以武力敗桀滅夏、周武王伐紂滅商的歷史典故，實有借古諷今／清的深意。「湯武革命」語出《易經·革·彖傳》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表面上，平山謙二郎以「湯武革命」為日本因應變局而練兵講武，找到中國經典的理論根據。實際上，分明透露了日本以清國為鑑而銳意尚武，批判清國敗於中英鴉片戰爭的關鍵就在於升平既久，廢弛軍務加上輕敵所致，因此「我邦有深省於此者」。難怪羅森不敢置一辭，僅以其人「純厚博學」加以緩頰。再詢於「浦賀府之官」(按：浦賀，位於今神奈川縣橫須賀市東部)合原操藏有關日本「取士之方」時獲悉：日本士人「所讀者亦以孔孟之書，而諸子百家亦復不少」，「多酷愛中國文字詩詞」，但取士不以詩舉官而是以「文、武、藝、身、言」，「所謂讀書而稱士者，皆佩雙劍」。於是，羅森合儒者與官員之言而推論：日本既受外力所迫而致力於練兵講武，也源於民族性使然而尚文兼尚武。(羅森：37) 此外，透過羅森與日本儒者與官員的筆談內容，也反映府開國前日本官方與民間人士對中華文物的孺慕之情與薰染之深。孔孟經典、諸子百家既是官府取士所需，也是日本知識分子學問養成的基礎。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字詩詞的酷愛，更可從羅森所到之處，皆有題扇請託的情況可見一斑：入住橫濱公館後，「一月之間，從其所請，不下五百餘柄」(羅森：38)，「予于下田，一月之間，所寫其扇不下千餘柄」。(羅森：42)

復遇明篤，筆談曰：「子乃中國之士，何歸馱舌之門？」予因寓意吟成七律一首以示之，曰：「日本遨遊話舊因，不通言語倍傷神。雕題未識雲中鳳，鑿齒焉知世上麟。壁號連城須遇主，珠稱照乘必依人。東夷習禮終無侶，南國多才自有真。從古英雄猶佩劍，當今豪傑亦埋輪。乘風破浪平生願，萬里遙遙若比鄰。」(羅森：45)

至於上段引述羅森對日本文士提問的賦詩明志：首聯表達兩國語言不同而溝通費神的狀況，二聯以下則是回應對方質疑羅森既為中國文士，為何學洋文洋語而効力於洋人？此段對談內容實顯現問答雙方對「華夷之辨」的觀點。日人以「馱舌」稱洋人，猶如《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將洋人等同於古代中國人所謂的未開化的蠻夷之邦；而羅森以未開化的「雕題」、「鬻齒」之人不足以辨識人中麟鳳，璞玉和寶珠必須得遇明主才能彰顯價值，實流露懷才不遇的苦衷。至於以「東夷習禮終無侶，南國多才自有真」，仍沿襲中國古代以「東夷」稱呼日人的說法，將日人與中國相比，視為文明開化程度略遜一籌者。因此，也說明了羅森選擇超脫不遇的困境，由士入商而騁志遨遊的心路歷程。

第三節 從和魂洋才到脫亞入歐：明治時代的舊俗新政

德川幕府在外國商船連年逼近要求通商的威脅下，從 1845 年起先後設立海防掛、外國奉行、蕃書調所等涉外機構，負責處理對外事務並大量譯介西書以汲取世界知識，初步奠定和魂洋才的在地養成訓練。在 1853-1854 年美國黑船事件爆發後，正式宣告日本結束鎖國，並開啟被迫與美、英、法、荷等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的國族危機序幕。面對內憂外患且頻仍愈演愈烈的趨勢，德川幕府因無力改善嚴峻情勢，終於導致倒幕成功而被迫走進歷史。1863 年起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西南四藩為主的維新派武士結盟，以軍事武力先後開啟尊王攘夷運動、倒幕尊皇運動。1867 年孝明天皇過世，太子睦仁登基後與倒幕勢力結盟舉兵並下令討伐幕府，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提出「大政奉還」力圖減緩德川派與倒幕派的衝突，但拒絕交出兵權和領地，遂演變成天皇軍和幕府軍激戰的「戊辰戰爭」。最終由倒幕派結合天皇軍而組成的新政府軍取得最後勝利。1868 年 1 月由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政權重歸於天皇並組成新政府。同年 3 月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發布執政綱領《五條御誓文》，7 月把江戶改名東京，9 月改年號為「明治」並於翌年遷都東京。日本正式進入銳意改革的明治時代（1868-1912），全國上下傾力展開雷厲風行的脫亞入歐、追求現代化的維新運動。

明治新政府的國是方針，揭示於慶應 4 年，亦即明治元年的 3 月（1868 年），由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紫宸殿，鄭重向天地神明、日本人民宣誓發表的《五條御誓文》。誓文內容逐錄如下：

-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 二、上下一心，盛展經綸。
- 三、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 四、破除舊有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
- 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業。

我國即將進行前所未有之變革，故朕躬身先眾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國是，立萬民保全之道。盼眾卿亦咸秉此念，同心戮力。³⁸

《五條御誓文》扼要展現了以天皇為首率領全民同心戮力的決心，以大刀闊斧、破舊立新向世界學習的開放精神為綱領，並以保全萬民、大振皇國基業為終極目標。至於明治新政的具體施政內容，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為三大基本國策。中央與地方組織方面：中央實施以天皇為首的君主立憲制度，由大藏省、兵部省、內務省、工部省構成核心行政體系。明治 22 年（1889 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召開帝國會議，更確立代議民主制度的成型。地方則落實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 3 府 72 縣，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財政經濟方面：大舉引入西方工業技術和制度，承認土地買賣合法性和私有財產權，實施新式貨幣、銀行和郵政等金融制度，奠定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國防軍事方面：實施徵兵制，建立新式現代化軍隊，海軍學習英國，陸軍效法德國，並灌輸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思想以強化國家動員能力。外交事務方面：以重新修訂或廢除與列強簽立的不平等條約為當務之急，藉武力擴張海外版圖和國際影響力，以躋身歐美強權之列為改革目標。社會文教方面：大力提倡學習西方文化和習慣，全國改採西洋曆法，洋服、洋食、洋房等西洋物質文明鋪天蓋地的湧現在日本社會和生活中。全面普及新式義務教育、女子教育，選派大批留學生至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並加強宣揚孝道、神道教與忠君愛國思想。

在經歷脫胎換骨、勵精圖治的改革發展近半世紀後，明治政府的具體績效陸續展現在世人面前：日本挾國力日趨強盛之勢，先後廢除了幕府末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諸多不平等條約並奪回國家主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進入工業化，邁向現代化的國家；日本同時也走上擴張、侵奪之路，成功躋身帝國主義強權、資本主義富國之列。虎視眈眈的藉口興兵侵犯臺灣（1874-1875 年牡丹社事件）、朝鮮（1875-1876 年江華島事件）、併吞琉球王國改立沖繩縣（1879 年），更在 1895 年、1905 年發

³⁸ 《五條御誓文》內容與解說，參見林明德著：《日本通史》，頁 159-160。

動日清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精銳的日本帝國海軍艦隊擊敗昔日強權的大清帝國（1644-1911）和沙皇俄國（1721-1917），正式躋身列強之鄰，成為傲視亞洲、志得意滿的大日本帝國。

一、風俗民情與生活習慣

中、日兩國的歷史與文化淵源已論示於前，惟時移事往而關係丕變，在明治政府傾上下之力而革新近半世紀後，兩國國力強弱漸已今非昔比。傳統日本文化固然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然近現代以降卻改弦易轍大舉汲取歐美文化，其中關鍵即在明治時期。因此，赴日本遊歷的中國文人多抱持「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心態，考察日本正如火如荼開展的維新之道，觀察入微的記錄日本由舊入新的諸多現象，舉凡食衣住行娛樂和待客之道等生活細節，一概盡收眼底並載入旅行文本中。

（一）身體文化與性別差異

李圭以中國代表團身分赴美參加費城世博會途中曾有短暫的訪日之旅，自光緒 2 年（1876）4 月 22 日抵達長崎，至 5 月 2 日自橫濱起程赴美為止，約有 10 日之逗留，依序造訪了長崎、神戶、大阪、橫濱和東京等地，期間所歷所思俱載於氏著《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李圭透過當地華商的導覽，對日本民情風俗的印象如下：

亦有陋俗不雅觀。國中船夫、車夫及工作之徒，多赤下體，僅以白布一條，疊為二寸闊，由臍下兜至尻際，直非筆墨所可形容者。聞士商人中，亦不著禪，惟裹帛幅，女子亦然。而性皆好潔，日必沐浴。男女數十人同浴於室，弗嫌也。街旁巷口至盆桶，亦男女輪浴。國家恐貽笑遠人，嚴申禁令。奈習俗已久，僅能稍改耳。（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320）

有關日人「性皆好潔」和「陋俗不雅」兩組正反評價的敘述，頗常出現在中國士人的旅日書寫中。日人的好潔除了表現在街衢的時時掃滌、居家的纖塵不染外，尤其是個人「日必沐浴」的衛生習慣。誠如前文羅森於咸豐 4 年（1854），日本安政元年在下田所見，「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於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羅森《日本日記》：40）李圭在此對於日人的「男女數十人同浴於室」亦覺匪夷所思。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亦有描述日本浴池詩二首：「湘簾半捲綺窗開，帕腹巾頭爛漫堆；道是蓮花清淨土，未妨天女散花來。」、「蘭湯暖霧鬱迷離，背面羅衫乍解時；一水盈盈曾不隔，未銷金餅亦偷窺。」（黃遵憲《日本雜事詩》：709）

日本公共浴池多而允許男女同浴，相去僅咫尺，竟能司空見慣，渾無漸色，此一日常現象，相對於自古奉行儒家禮教傳統「男女授受不親」、「嚴男女之大防」等性別觀與身體觀的中國士大夫來說，誠是觀念極大的顛覆和挑戰。同理，自然更無法接受「船夫、車夫及工作之徒」的當街袒露身體，「多赤下體，僅以白布一條，疊為二寸闊，由臍下兜至尻際」，而直呼簡直是「非筆墨所可形容者」。至於耳聞「士商人中，亦不著禪，惟裹帛幅，女子亦然。」也深覺不可思議。上述種種在日本司空見慣行之有年的日常習慣，在晚清旅人的耳聞目睹之下觸動了「文化自我」與「文化他者」的差異和衝突。同時，對於身處明治政府鋪天蓋地、脫胎換骨式的西化革新現場的日本國族共同體的想像中，也正在上演一場場嚴竣的傳統／落後的「政治自我」與現代／進步的「政治他者」的拉鋸和角力。因此，在國族集體與自我協商、調適後的結果是「深恐貽笑遠人」，故必須嚴申禁令，徹底改易行之有年的沐浴文化，如此方能使嚴重落後西方的日本，快速馴化、進化為現代化國家。只是積習已久已成風俗，日人的沐浴習慣實涵攝日人傳統的性別觀和身體觀，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又豈是一紙令下一朝一夕即可「悉數改正」。因此到了光緒 19 年明治 26 年（1893 年），在黃慶澄遊歷日本兩個多月而寫成的《東遊日記》中，所見所敘仍有依舊如昔的現象：「東俗尚潔，入戶必脫履徒跣而行，房內懸書畫，窗几戶壁纖塵不染。……又有澡池，男女均裸浴，習見不避。」（黃慶澄《東遊日記》：331）

除了上述被清國旅人視為「不雅」，被日本明治政府視為「不安」的男女同浴的「陋俗」外，關於日本男女兩性形諸於外的髮型、服裝等差異，更是外國旅人一目瞭然的異國風情。其中以「修眉皓齒」與「雜眉涅齒」分別未婚女子與已婚婦人的舊俗，看在光緒 3-6 年（1877-1880）清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眼裡深覺「殊為可怪」（《使東述略並雜詠》），相關敘述也另見於隨行的副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參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和後來的黃慶澄《東遊日記》等人的旅日書寫中：

編貝描螺足白霜，風流也稱小蠻裝。薙眉涅齒緣何事？道是今朝新嫁娘。（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12）

犀齒蛾眉鬥曉裝，小姑猶未嫁彭郎；披襟不掩金訶子，曳屐如行響屨廊。如意鴉雲螺不髻，拂胸蝶粉麝無香；等閒親試蘭湯浴，笑向人前卸繡裳。（張斯桂《使東詩錄》：144）

省識東風解語花，容顏皎若散朝霞；嬰兒襁負娘裙屐，宮眷鬟垂俗髻丫。歸妹及期眉顰豹，使君有婦齒塗鴉；客來席地陪郎坐，親捧杯盤跪獻茶。（張斯

桂《使東詩錄》：144)

不環不釧不釵光，鴉頭襪子足如霜；蓬山未至人多少，都道溫柔是婿鄉。駘盪春風仕女圖，妾眉如畫比郎鬚；並頭鸚鵡雙雙語，此喚檀那彼奧姑。(黃遵憲《日本雜事詩》：695、696)

婦女服單衣，長必如其體，腰圍蔽廣帶，雖盛夏不釋，惟下體不著褲。其已嫁者，則必涅其齒。行者多著屐，屐下如兀字。(黃慶澄《東遊日記》：329)

在清國男性旅人的目光凝視之下，日本女子的外在裝扮，從頭到腳可謂鉅細靡遺的被保留在清人的旅日紀錄中。其中尤以黃遵憲的敘述最為細膩寫實，除了以《日本雜事詩》加以記事外，在氏著《日本國志》中再以散文補述其服飾細節、神情容態，並點出西風東漸，新舊俗互見的現象：

女子皆膚如凝脂，髮如漆，蓋山川清淑之氣所鍾也。宮裝皆披髮垂肩，民家多古裝束。七八歲時，丫髻雙垂，尤為可人。長，耳不環，手不釧，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紅珊瑚為髻，出則攜蝙蝠傘。帶寬咫尺，圍腰二三匝，復倒卷而直垂之，若襜負者。衣袖尺許，不縫掖，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盡掩，傅粉如面然，……《志》(按：《三國志》)又言「男女無別而不淫」。今婦女亦不避客，舉止大方，無羞澀態，然不狎昵，猶古風也。……婦既嫁薙眉，男至老無鬚，本舊俗。今效西人，皆眉如遠山髯如戟矣。(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695-697)

看在清人眼裡的日本男女是「人無男女皆裙屐」、「寬衣博袖，足躡木屐」。但清國男性旅人關心、凝視和形諸筆下的文字篇幅與細膩生動程度，有關日本男子的描寫與前述對於日本女子的描寫相較之下著實遜色許多。其關注視野和具體描寫如下：

男兒膏沐首如蓬，鬢髮長留頂髮空；得得數聲高木屐，纖纖一握小煙筒。呼童拍手輕如板，對客低頭曲似弓；畢竟妍媸容易辨，雄風原不及雌風。(張斯桂《使東詩錄》：143-144)

對鏡慚看薄薄胡，時妝孤負好頭顱；青青不久星星出，間引毛錐學種鬚。(黃遵憲《日本雜事詩》：731)

日本男子的頂上頭髮和臉上鬚髯，為同屬男性的清國旅人的關注重點。黃遵憲則進

一步補述明治維新前後在日本男子身體所呈現的變化：本來不尚留鬚的日本男子，因效法西人而改從「以髻為貴」。即黃遵憲《日本國志·禮俗志》所謂：「近學西俗，以髻為貴。年三四十，唇上頷下，離離若竹，輒摩弄自喜。或零星不出，則設法藝之。其形如八字，以手撚之，使其末向上作掀騰之勢。蓋東人西服，所未似者在此。得其似者，超越等流矣。」（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32）足見明治時代的日本東人以著西服、蓄西髻為貴，藉此形諸於外並標示品階高人一等。

（二）居住環境、飲食文化與待客之道

按日本舊俗，傳統和式住居多為木造建築，以木板架高地板後「上加莞席」，即所謂榻榻米；「不設几案」，席地坐臥，以活動紙門區隔空間，可隨意開闔，即黃遵憲所謂「千門萬戶未分明，面面屏風白自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734）。入室則脫鞋於門外而著襪以進，每日必灑掃拂拭，務使潔無纖塵。且日人多好經營庭園造景，無論空間大小或富戶小民，皆尚清靜幽雅。貧富差別反映在：「中人之家，大率湫隘，多茅衣而木瓦；舊藩巨室，則曲廊洞房，畸零而繚曲，每不知東西南北之何向。」（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34）；「巨室必有園林，松、竹、梅而外，多喜植櫻花。貧家亦喜為園亭，留一二弓地，花木竹石，楚楚有致。」（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07）上述大抵為清國旅人遊歷日本文本中所再現的日人居家環境的基本共相。此外，黃遵憲進一步補充西風東漸、上行下效影響下，反映在日人居家環境和居住習慣的改變：即「富貴之家易莞席為地衣」，以鋪地毯取代舊俗的榻榻米；設几案取代席地坐臥；以西式鞋襪取代原本的兩歧襪和木屐，甚至有不再脫鞋入室而有「穿革履者許之升堂，橐橐靴聲時聞於戶內」（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35）等，異於日人傳統的西式居家習慣。

飲食文化方面，日人的傳統尋常菜飯是「落菹蘆菔作家常，飯稻羹魚沁肺涼。踏破菜園新作夢，大餐飽食大官羊。」（黃遵憲《日本雜事詩》：739）引詩上句指出日人傳統飲食以米飯為主食，多菜蔬，喜食鮮魚，尤擅作鮮魚料理「生魚膾」和「江戶香」——即膾炙人口的生魚片和蒲燒鰻。

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姜芥之外，具染而已。入口冰融，至甘旨矣。（黃遵憲《日本雜事詩》：738）

炙鱸魚，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法，浸以美酒，襯以佳醬，芍藥、芥、薑，隨意所適。江戶最工治之，諸國名曰「江戶香」。（黃遵憲《日本雜事詩

〔廣注〕》：738)

上述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引文中，先以視覺摹寫生魚片色澤白裡透紅和薄如蟬翼，再以薑和芥末調味，最後以入口滋味的味覺摹寫作結。藉感官互用、寥寥數語，即實錄了清國旅人嘗鮮生魚片的現場。另外在與《日本雜事詩》詳略互補的《日本國志》裡，則紀錄蒲燒的烹調配分和方式。至於引詩下句「踏破菜園新作夢，大餐飽食大官羊」，則揭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致力於「仿歐羅巴食法」，易日本傳統蔬食為西式生菜沙拉，改鮮魚料理為大啖牛羊豬肉。

日人的待客之道方面，即如駐日公使何如璋形容：「客來席地先長跪，淪茗同圍小火爐」（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12）；參贊黃遵憲描述：「客來必出寒具，或呼酒漿，出妻子跪獻盞，殷殷之意可感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07）；以及甲午戰爭前夕來遊日本的黃慶澄所敘寫：「客至席地圍坐，初至時必叩首甚恭，或有至再者，亦有叩首時喃喃道殷勤片晌始起者。」（黃慶澄《東遊日記》：331）透過細節化、形象化的描寫肢體動作與待客態度，再現日人對來客殷勤有禮的款待文化，相較於住居和飲食習慣而言，似乎未因明治新政的雷厲風行而流失。

（三）娛樂與休閒文化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二書中對於日人的嗜飲食、喜歌舞、俗好遊等著墨頗多，舉凡落語、雜技、隼人（按：相撲力士）、藝妓、茶道、賞花等皆能溯其源流，詳加詮解。甚至有「余聞之，東人大抵弦酒之資過於飯蔬，遊宴之費多於居室云。」（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05）的說法，可見娛樂與休閒對日人生活的重要性。然而，自明治維新以來，官方見西人「善居積，能勞苦」，「始驚嘆弗及」，故屢下詔書頗有意矯正積習，而以「勤儉為務，佚蕩為戒」。對此，黃遵憲也頗為肯定明治政府的作法：

《後漢書》言倭人嗜飲食、喜歌舞，至今猶然。自桓武、嵯峨好遊，賞花釣魚，調鷹戲馬，月或數舉；上行下效，因襲成風。德川氏承戰爭擾攘之餘，思以觴酒之飲，銷兵戈之氣。武將健卒，多賞花品茗，自命風流，遊冶之事，無一不具。二百餘載，優遊太平，可謂樂矣。然當其丸泥封關，謝絕外客，如秦人之桃花源，與人世曠隔；雖曰過於逸樂，而一國之人，自成風氣，要亦無害。及歐美聯盟，西客雜處，見其善居積，能勞苦，當路者始驚嘆弗及。朝廷屢下詔書，兢兢焉以勤儉為務，佚蕩為戒，族長以勉其子弟，官長以教

其人民。雖風氣漸積，難於驟挽，然可不謂知所先務乎？（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05-706）

黃遵憲描寫東人春日賞櫻，但見香車寶馬，士女徵逐。墨江左右植櫻數百，如雪如霞，如錦如荼，使人恍如置身蓬萊。細膩描寫了日人賞櫻舉國若狂的盛況，讓清國旅人置身其中也為之神往：

舊藩華族，或攜婦女，或挾娼妓，各披葵葉藤花，衣杏黃衫，白桑屐，攜榼挈廚，逐隊而行。又有古服儒者，腰佩瓢酒；高品僧官，身掛雨衣；時妝軍士，手搖鞭杖。下至賤商、小豎、村婆、街婦，亦高笠新屐，挈酒行歌，且歌且行，擁塞於道，魚貫蝸旋，莫能展步。……別有高人逸士，於朝霞未升，新月既上，避囂而來者，笛聲簫韻，隔江互和，往往徹旦。（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11-713）

對於花街吉原夜景、冶遊文化方面，黃遵憲則作了源流考究。根據黃遵憲《日本國志·禮俗志》記載：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初期，元和三年（1617），始合江戶地區的散居青樓，萃於一花街，名曰蘆原，後更名為「吉原」。德川氏以來，令各藩諸侯質妻孥於江戶，間歲則會同於京。凡諸侯至京，及其藩臣子弟，縱令遊冶，吉原遂為歌吹海、銷金窩：

每當暮靄抹柳，新月微黃，諸樓銀燭如星，弦聲嘈雜。娼妓列坐於門，其幼少者分坐於壁、於籬欄，近世有懸鏡寫真於楣者。遊人鱗集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樓中例設銀紙屏風、紅氍毹、銅爐、鐵鈔，樓外懸紅燭，燃燭達旦。每歲例於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為三盛會。（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00-701）

相較於具有官方身分的黃遵憲採取源流考察、客觀記述，洋場才子王韜則對日本的冶遊娛樂文化，作了親臨現場的主觀摹寫與實錄。應日本文化界維新士人盛情邀約而有日本漫遊之行的王韜，曾在《扶桑遊記》中自道：日本諸文士皆乞留兩閱月，願作東道主，行李或匱，供其困乏。日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幾不知有人世事。因此，舉凡東京煙花藪澤，如芳原、柳橋，皆驅車過之，遊覽一周。日久則見慣司空，味同嚼蠟，足見日本文士冶遊風氣之盛。王韜詳實記錄了吉原探花、深入花叢的所見所聞，不厭其煩的點校群芳譜內的一班名妓，並援引日本文士說法對東京、大阪和西京（京都）三都婦女品頭論足：

同作吉原之遊……佐田特出《芳原圖》相示，乃知色妓凡七百餘人，藝妓亦二百餘人。日本探花之例，以茶屋為先導。謂之「引手」。先於茶屋中開綺筵，招藝妓。歌舞既終，管弦亦歇，更闌燭地，客意告倦。藝妓乃導之娼樓，擇其美者，解淳于髡之襦，而薦宓妃之枕焉。……是日啜茶處為「東屋」，已佔第一籌。所招之妓，小千代以容勝，阿玉以技勝，富本半平工於弦管。阿玉舞既擅長，而唱流鶯過牆之曲，響遏雲表。酒半書字，塗鴉滿紙，不自知其劣也。綺筵既散，乃至「角海樓」小飲。小紫出見，珠圓玉潤，月朗花妍，固足以冠絕群芳也……。東京為日本新都，壯麗甲他處，尤為繁華淵藪。……真可謂銷金之窟也。煙花之盛，風月之美，以及色藝之精巧，衣服之麗都，柳橋、新橋皆所不逮。余偶從諸名士買醉紅樓，看花曲里，覽異鄉之風景，瞻勝地之娟妍，覽海上三神山即在此間。……石川鴻齋論東方美人各地不同，三都婦女：東京者軀短而腰纖；大阪多豐碩修整；西京則玉立頎長，曲眉豐頰，大抵由水土使然也。（王韜《扶桑遊記》：430-434）

民族的生活習慣和風俗民情，是歷史長河不斷奔流沖積而成的文化風景，並非一道道政府命令就可立竿見影、全面矯治。誠如上述所列舉的種種日人的民情風俗，從何如璋等人初使日本的明治10年（1877），至甲午戰爭前夕黃慶澄訪日時的明治26年（1893），日本的風俗民情和生活習慣都還處於由舊入新、新舊並陳的過渡情形，甚至東京以外的平民百姓，恐怕都還在過傳統日本生活。這從晚清中國旅人的日本遊歷文本中實可尋獲蛛絲馬跡。即何如璋所述：「插綠渾如換舊符，風行西俗遍街衢。村民未慣更除夕，欲飲屠蘇酒懶沽。東人都市效西俗，新歲插松竹葉於門，如換桃符。然村野習舊俗，守舊歲，尚不盡然也。」（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27）再如黃慶澄訪問當地華商，詢及維新以降彼族風俗如何？對於日本開放通商後的負面影響提出反思：「俗素質樸，未通商前人人安份守業，幾乎道不拾遺；近則內地之人，尚有不失廬山真面者，其各口岸人口龐雜，俗漸澆詐，盜竊之事亦間有所聞。世風不古，中外類然。」（黃慶澄《東遊日記》：323）上述清人親歷明治時代對於當時日本民俗民情與生活習慣的紀錄，徵諸當代日本歷史學者依田熹家（1931-）的日本通史著述也可獲得印證。例如：建築方面，從幕末開國開始，通商口岸就出現西式風格的建築。明治時代，政府機構、學校、軍隊、公司、銀行等，都採用鋼筋混凝土建材和西方風格的建築。生活習慣方面，明治初期由城市開始，政府機構、學校、軍隊、公司、銀行等就採用西方生活式，再漸漸影響到地方和平民生活。江戶時代的日本人由於佛教影響基本上不食獸肉，但從明治初期起，以城市為中心，

食用牛肉和豬肉迅速普及。總之，明治時代下的日本人生活，是傳統與現代，日本式與西方式交雜在一起。進口物品被視為舶來品而受到珍視。但受限於交通和通訊不便，農漁村百姓的生活變化較少。³⁹

二、文明開化：銳意學西，脫亞入歐

乾隆 22 年（1757 年），下令除廣州之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即所謂「一口通商」，宣示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時間幾達百餘年之久。日本則從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於 1633 年頒布第一次鎖國令開始，「海禁鎖國」是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 年）奉行的對外政策，鎖國更長達兩百餘年。有感於中、日兩國的長期封關自守，嚴拒與世界溝通，以致錯失與時俱進的主動機會。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鄰交志》中舉西方列強和日本的發展為鑑，強調與列國相交有助國家進取與富強，即所謂「交鄰之有大益」的外交主張：

余聞之西人，歐洲之興也，正以諸國鼎峙，各不相讓，藝術以相摩而善，武備以相競而強，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強……其意蓋謂交鄰之有大益也。余因思中國瓜分豆剖、干戈雲擾，莫甚於戰國七雄。一統貴守成，列國務進取；守成貴自保，進取務自強：此列國之所由盛乎！……日本一島國耳，自通使隋唐，禮儀文物居然大備，因有禮義君子之名。近世賢豪，志高意廣，競事外交，駸駸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競衡。向使閉關謝絕，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開之國耳！則信乎交鄰之果有大益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599-600）

日本自幕末開國、明治維新以降，既知夷不可攘，遂轉而銳意學西法，自改儀制、易服色、治宮室、改正朔，無不煥然一新。因此，當首任駐日大使何如璋偕同副使入東京以遞呈國書時，所見到的明治天皇竟是「西服免冠，拱立殿中」，「其禮簡略，與泰西同」；而參加日本外務省舉辦的公宴，則見「筵饌西式，奏樂亦仿歐洲」（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01），足見明治政府從上而下，貫徹到底的西化作風。

（一）經辦洋務，不假外人手

李圭曾任職於清朝海關造冊處、寧波海關稅務司，也曾兼任浙江寧紹道臺薛福

³⁹ 依田熹家著：《日本通史》，頁 284-292。

成的洋務委員，加上廣交西人對於西學和洋務認知頗早，因此成為清廷特派中國工商業界代表，參加 1876 年美國建國百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清廷由於未諳洋情，又抱持得過且過態度，採取「以夷制夷」的對外政策下，將洋務機關多委交洋人經辦。咸豐 4 年（1854 年）7 月，新制海關正式於上海建立，成為現行海關制度的起源。咸豐 8 年（1858 年）訂定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各口岸統一邀請英國人士幫辦稅務，清國海關大權始由英國人獨攬。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年僅 27 歲，已在上海江海關擔任 4 年稅務監督（Inspector of Customs），並被擢升為首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因跋扈專斷引發風波去職後，改由精通華語、善於協調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繼任總稅務司，赫德上任時年僅 28 歲，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 48 年之久（1863-1911 年）。赫德就任時外籍關員僅 13 位，赫德去世時，海關擴編至 2 萬名員額，其中外籍關員即佔 1,400 名之多。海關轄區除中國外，規模擴及港澳、朝鮮等地，兼辦關務、洋務、外交，海關徵稅、統計、浚港、檢疫、燈塔、氣象等職能。赫德被視為中國首席外籍顧問，死後被清廷追贈太子太保榮銜。中國海關的回歸中國人自主，則須等到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中國海關才停用外籍關員。⁴⁰

舟抵日本之長崎島，……各街設巡捕，若上海然而皆為日人衣泰西服色。即洋商租借巡捕，亦皆日本自為之，非西人也。……至稅關，此關雖西國通商而設，並未延有西人。聞今年春間，始各延一二西人襄辦，亦不過書辦一流耳。至大小塾房、郵政局、電報局、開礦局、輪船公司，皆仿西法，而設官為經理，舉國殆遍。……幾堪與泰西比美。（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318-319）

據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所錄，此次赴美中國代表團主要成員中的東海關稅務司德瑾琳、閩海關稅務司杜德維、奧海關稅務司赫政、前津海關稅務司吳秉文等人，清一色都是洋人。長期從事清廷洋務相關工作的李圭，對於明治以來日本的崇尚西學，效用西法而能卓然有成，雄視東海，自然有所好奇與期待。尤其敏銳觀察到明治政府和清廷對於涉外機構的人才任用和養成方式實相去甚遠：舉凡街頭著泰西服色的巡捕、海關的稅務人員，「皆日本自為之，非西人也」、「延一二西人襄辦，亦不過書辦一流」，恰巧與清廷的本末、主客倒置形成強烈對比。而日本人能夠有恃無恐

⁴⁰ 中國海關史料，參見中華民國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官網：

<http://museum.mof.gov.tw/lp.asp?CtNode=36&CtUnit=15&BaseDSD=18&mp=1&ps=>，2011 年 7 月 21 日讀取。

的主導、經辦各種洋務並勇效西法有成，其源源不絕的人才，正來自破格擢用歸國留學生、革新教育制度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學校系統。誠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所記：「今之當路諸公，大率從外國學校歸來者也。維新以後，一意外交，既遣大使尋覽歐美諸大國，目睹其事物之美、學術之精，亦以崇尚西學為意。」、「既廣開各國語言文字學校，復遣子弟之秀異者、官吏之諳練者留學於外國」。繼而洋洋灑灑列出當今位居維新政府要員的長列名單：伊藤博文、井上馨、鮫島尚信、森有禮、吉田清成等，皆為幕末時期選送出國的歸國留學生。「學成歸朝，值變革之際，咸破格擢用。維新之初，各朝貴侯封，爭遣子弟往學。明治元年，海外留學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餘人。」（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646-649）明治政府既崇西學，於是爭延西人為教師，「外人應募而來，踵趾相接，幾遍於國中」（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650）。

選派、拔擢留學生之外，日本學校教育也大刀闊斧的進行全面西化與革新。日本歷史學者依田熹家在其論著中，談及明治初期以東京為中心而形成一股當時被稱作「文明開化」的新浪潮。隨之大舉傳入西方近代思想和學術，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天賦人權、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等西學西潮，取代過去源自中國的儒教和日本傳統神道而流行起來。繼明治4年（1871年）設立文部省後，翌年又公布以法國學制為樣板的全國統一學制。加強推動小學教育普及，務求達到「村無不受教育之家，家無不受教育之人」的方針。視教育與納稅、服兵役為「國民三大義務」。在高等、專門教育方面，除了幕末江戶時代就有的洋學機構和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興辦的慶應義塾外，明治10年（1877年）創辦了東京大學，在師範教育、女子教育、產業教育等也分別設立了專門學校。加上民間創立的私立學校和基督教系統的學校，對於啟蒙國民思想和培養現代公民產生極大影響。⁴¹ 至此，為和魂洋才、脫亞入歐儲備了源源不絕的本國人才，外交相關等涉外事務自然不需委託外人，更無需受外人事事掣肘。

（二）振興工商，講求時務

正如清廷重臣李鴻章為李圭《環遊地球新錄》作序所言：「泰西諸國，凡可為富強計者，若鐵路、電線、車船、炮械之屬，轉相仿效，務極新奇，而於商務尤所措意，捨是則無以自立其國。」（李圭《環遊地球新錄》：178）講求機械化，振興工商，已是文明進化、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然而這對自古以農立國，工、商列為四民

⁴¹ 依田熹家著：《日本通史》，頁234-237。

之末的中國人來說是極大的觀念挑戰。中國旅人們詳細記錄了領先中國西化、現代化的日本明治政府的施政成果。

氣吐長虹響疾雷，金堤矢直鐵輪迴。雲山過眼逾奔馬，百里川原一瞬來。柔能繞指硬盤空，路引金繩萬里通。一掣飛聲逾電疾，爭誇奇巧奪神工。經緯當機尚未分，蠻箋幅幅遂成紋。任教敗絮翻新樣，過眼空裁一段雲。家書遠寄憑郵便，一紙何嫌值萬金。五嶺極天隔瀛海，鯉魚風緊碧波深。(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26)

上述引詩及其述略，實錄了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親自見證火車（何如璋：118）、電報（何如璋：125）、造紙（何如璋：125）和郵政系統（何如璋：126）的神奇和便捷後，頻頻驚呼「爭誇奇巧奪神工」、「製造之巧，真化腐朽為神奇矣！」。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更懾服於「新聞紙」的講求時務，「不曰文明，必曰開化」，「可謂不出戶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山陬海澨無所不至，以識時務，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藉此以發達。」（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641），並且更進一步申述日本新聞事業的發達情況與鼓吹維新改革的密切關係：

明治十一年計：東京及府、縣新聞紙共二百三十一種……。多者每歲發賣五百萬紙，少者亦二百萬紙云。……明治元年西京始刊《太政官日志》，……四年廢藩立縣，改革政體，新聞論說頗感動人心。……乃至村僻荒野，或爭傳誦，皆謂知古知今，益人智慧，莫如新聞。故數年驟增其數至二百餘種之多。（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641-643）

此外，黃遵憲還透過日本和歐西列強的實例，愷切陳述國家強弱與工商興盛的息息相關，力闢中國自恃地大人滿而可閉關自守的錯誤認知，對於明治政府改弦更張，先行於清廷的振興產業、汲汲求富更是大加肯定。

古之時地利未盡闢，物產未盡殖，天下皆有用之民，故民寡者國弱，民眾者國強。今之時土地不足以容眾，物產不以給人，天下多無用之民，而民之眾寡，乃無與於國盛衰。……惟歐羅巴人知之，故悉驅遊民，使治曠土。惟日本人今亦知之，故力闢蝦夷，廣興農桑。彼不知者，猶拘拘古制，藉口於生聚之謀、休養之德，亦未嘗考古而准今，而欲匠人之以杙為楹，以枘容鑿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68）

物產之盛衰，國民之勤惰繫焉，田野之蕪治繫焉；而國家之貧富強弱，無不繫乎此。宇內萬國，自古迄今，昭然若揭矣。今海外各國，汲汲求富。……日本維新以來，亦兢兢以殖產為亟務，如絲之售於英法，茶之售於美，海產之售於中國，則尤其所竭精敝神以求之者，可不謂知所先務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70-771）

身為清廷駐日外交官員，耳聞目睹日本傾力銳意求新，反思清國上下的苟且偷安，故步自封，何如璋不得不提出諍言告誡：「夫以我土地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有可為之資，值不可不為之日，若必拘成見、務苟安，謂海外之爭無與我事，不及此時求自強，養士儲才，整飭軍備，肅吏治，固人心，務為虛矯，坐失事機，殆非所以安海內、制四方術也。」（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00）此外，更將歐西各國之競強，比附為中國古代的戰國爭雄之勢，認為國無論小大，皆無法置身局外，人無遠慮而必有近憂。尤其是各國爭先恐後，以治攻守之具：製電信以速通訊；造輪路以通輸運；又慮國用難以為繼而開礦製器，通商惠工，不憚遠涉重洋以趨利。身處國際外交現場的清廷駐外官員們，無不身先士卒、力挽狂瀾，發出剴切陳詞以正視聽。

豪富大賈、故家世族、學士文人，亦頭戴犴笠，足踰皮鞋，手執鞭杖，鼻撐眼鏡。若入而居家，不以巴黎斯之葡萄酒、古巴之淡巴菰餉客，輒若有慚愧色。而巨室大家，更且牆被文繡，地鋪毳登毛矣。及下至窮鄉陋邑、小戶下民，偶有餘蓄，亦購猩紅氈為褥，碧琉璃嵌窗，以之耀鄉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20）

在明治政府貫徹崇尚西法的施政原則下，造成日本的漢學與西學、華貨與洋貨嚴重此消彼長的狀況。過去兩百年餘年來所謂的唐館盛況：「鯉魚風緊舶來初，唐館豪商比屋居；棉雪糖霜爭購外，人人喜問上清書。」（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21）曩昔欣慕嚮往的中華文物，如今淪為昔日黃花而光景不再。影響所及，東人交誼也大不如前，旅日華商的感受最為深刻：「三十年前，華人旅居者備承優待，其遇我國文人學士尤致敬盡禮，今則此風稍替矣。」（黃慶澄《東遊日記》：323）取而代之的是日人的熱烈崇尚洋貨，而有「破產爭求番舶物」的情況。

三、評議明治新政得失

明治元年（1868年）大政奉還天皇後，銳意學西、脫亞入歐，就是日本朝野基

本共識與國策。清廷駐日副使張斯桂針對日本明治 6 年（1873 年）通令全國文武官員「易服色」變日俗一事，提出不願苟同的譏評：「椎髻千年本色饒，沐猴底事詫今朝；改裝笑擬皮蒙馬，易服羞同尾續貂。優孟衣冠添話柄，匡廬面目斷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禮，何似從前慣折腰。」（張斯桂《使東詩錄》：145）在野民間文士王韜對此則略帶保留：「余謂仿效西法，至今日可為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驟，而摹之太似也。」（王韜《扶桑遊記》：453）

1892 年繼任清廷駐日本公使，同時也是資助清國寒士黃慶澄赴日考察的贊助者汪鳳藻（1851-1918），兩人曾論及明治政府去舊都西京（即京都）而改遷都東京一事。黃慶澄以日本改行新政，以「遷都尤其最要者」，進而分析日本不得不遷都的原因有二：日本自幕府執政，權在武門，一旦用霹靂手段削奪兵權，歸之朝廷，苟不占其巢穴，斬其根株，少緩須臾，餘焰復燃，蕭牆之禍，伊於胡底？此不得不遷者一也。古之日本，患在西南，今之日本，患在東北。今則地球九萬里履海如平地，輪舶所至，無孔不入。日人自東遷後，便竭力經營北海道。使當日者稍參以迂儒之見，戀戀舊都，苟安旦夕，將見鞭長莫及。此不得不遷者二也。（黃慶澄《東遊日記》：337）黃文中也記錄汪鳳藻大使對於明治政府施政的看法：「維新以來僅二十餘年，雖未能事事盡歸實際，然規模粗具，不可謂國無人也。」（黃慶澄《東遊日記》：340）綜觀明治新政的評價方面，黃慶澄以「日廷謀國，未為無人」，「日本辦外交之事頗得法」，「維新之政，誠為矣」予以肯定。但也提出部分個人不甚認同的看法：

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雖貽千萬邦之訕議而不之顧。予觀維新之治，其下之隨聲逐響洶洶若狂，則可笑。其上之洞燭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國為孤注，而拚付一擲，則既可悲，又可喜。嗟乎！古來國家當存亡危急之秋，其誤於首鼠兩端者，何可勝道，日人其知所鑑矣。（黃慶澄《東遊日記》：338）

自稱「鄉僻下士」的黃慶澄，在東遊兩個多月、細察微勘日本後，頗有自己的的一套觀察和建言。但思及滿朝當軸諸公雖不乏通達洋情、洞曉國勢者，卻對振衰起敝，救亡圖存束手無策，不禁悲憤感慨，於是「手記至此，擲筆而起」：

夫予之東游，雖為時未久，然嘗細察其人情，微勘其風俗，大致較中國為樸古，而喜動不喜靜，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無堅忍之氣。日人之短處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維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國之人，除閩粵及通商

各口岸外，其縉紳先生則喜談經史而厭聞外事，其百姓則各務本業而不出里閭。……中國之士之識則太狹，中國之官之力則太單，中國之民之氣如湖南一帶堅如鐵桶，……為今日中國計，一切大經大法無可更改，亦無能更改。但望當軸者取泰西格致之學、兵家之學、天文地理之學、理財之學及彼國一切政治之足以矯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擴充，勿以難能而餒其氣，勿以小挫而失其機。(黃慶澄《東遊日記》：338-339)

隨著時光推移，被譽為「晚清最早了解日本並主張學習日本的第一人」(鍾叔河語)的黃遵憲，當他在光緒 16 年(1890)以隨使參贊身分在中國駐英使館內，正為舊作《日本雜事詩》進行 9 版增訂時，撫今追昔油生無限感慨。他回顧「遊東西洋十年」前後的情勢改變：明治初期當他隨使日本參贊時(光緒 3-6 年，1877-1880 年)，「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論者謂日本外強中乾，張脈僨興，如鄭之駟；又或謂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旃鳥，紛紛無定論。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充溢於吾耳。」日後調任美國駐舊金山總領事(1882-1885 年)、再歷隨使英國參贊(1890-1894 年)後，覺察歐人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而「彼國穹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斂手推服無異辭。」(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571-572)黃氏以長年關注國際外交的專業身分，見證了日本脫亞入歐、維新成功的轉型崛起過程。目睹日本政府不過花費二十餘年光景，就完成了老大清國望塵莫及的維新成效。不僅對內折服了舊派親中儒士的反對聲浪，對外讓歐陸列強刮目相看，更讓曾經心存觀望甚至不以為然的清國士人，不得不收斂來自天朝上國的傲慢偏見。

地處東亞一隅且鎖國 200 餘年的日本幕府(1603-1867)，自幕末美國黑船壓境(1853-1854)，被迫開放通商口岸並終結鎖國政策，卻始終無法挽救內憂外患的頹勢，導致被維新派武士聯合日本天皇成立的倒幕尊皇新勢力所取代，正式改元並進入明治時代(1868-1911)。此後銳意學西、維新變法成為新日本政府的基本共識與國策。在改元明治，雷厲風行新政之後的 1876-1893 年間，正當李圭、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王韜、黃慶澄等人陸續渡海訪察日本之際，旅行，做為行動的比較文化學，在旅行書寫中自然也留下旅行過程中旅者的觀察、比較和評論。王韜所謂：「邇來與泰西通商，其法一變，前之所謂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從而問津焉。」(王韜《扶桑遊記·自序》，385)一語道破了中日交流、主從易位的嶄新局面。中國曾為日本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化宗主國，中國旅人們對於日本新政的改正朔、易服色、廢漢學、變日俗等和中國淵源深厚的文化制度方面，多持保留和觀望態度。惟在振興工商，講求機器方面，如火車、船舶等運輸工具，鎗、炮、火船等國防武

器，郵政、新聞等傳播事業，在機械化的運作下可大幅提升效能和利潤，有益於接軌國際和富國強兵，故多予以肯定。而深謀遠慮如薛福成（1838-1894）者，甚至不待甲午戰敗辱國前就已經警醒、疾呼：

況以區區之日本，尚知力圖振興，豈中國反不如日本乎？然中國宜為自強之謀，迫矣急矣！……而今之執政者，若不慎措意焉，何也？蓋狃於承平時舊習之過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370）

（明治維新）三十年來，外交之道日益講求，披隙導窾，措注得宜；工藝益興，商務益旺，有蒸蒸日上之勢。蓋日本之地，小於中國不啻十倍；而風氣之開，先於中國則不止十年，斯所以能轉貧弱而漸基富強也。……是故國不在大小，而在人才之奮興；才不限於方隅，而惟識時務者斯謂之俊傑。吾於今之日本見之。（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386-387）

做為一位鑽研傳統經世之學的洋務派官員，薛福成於光緒 16-20 年（1890-1894）奉旨以欽差大臣出使英、法、義、比等國。其隨使參贊正是曾經隨使派駐日本三年的黃遵憲，緣此對於明治維新成績可謂瞭若指掌。薛福成在駐外館期間寫就《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⁴²，日記中無限感慨於中國維新變法之路的曲折坎坷、無法奏效。薛氏扼要剖陳箇中差異懸殊所在，關鍵在於清廷執政者不識時務而「狃於承平時舊習之過也」，唯有知己知彼，應之有道，人才奮興，上下一心方能成事。日本新政之成在此，清廷洋務之敗也在此。

第四節 旅日書寫中的文化符碼：徐福與朱舜水

明治維新以來，推尊西學歐法，斥漢學為拘迂泥古、浮華鮮實，歸於空談而無補於世。明治 4 年（1871 年）日本設立文部省、頒布新學制，學校諸書除西學外，日本書有輿地學、史學；漢學有唐宋八大家，而五經諸子皆不取。至此，漢學幾廢矣。昔日以儒教是尚，孔孟經典取士，如今漢學式微，被束之高閣，故漢學之士多窮愁潦倒不得志。黃公度曾以詩句「五經高閣竟如刪，太學諸生守兔園；猶有窮儒衣逢掖，著書掃葉老名山。」（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649）形容日本儒士面臨時代變遷與淘汰的殘酷現實。筆者發現：在晚清士人的旅日書寫中，經常出現

⁴²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收錄於鍾叔河編著：《走向世界叢書八》。

兩個繫連中、日兩國的文化符碼——避秦方士徐福（生卒年不詳）、明代遺臣朱舜水（1600-1682）。本節將就此現象進行探討，透過歷史文獻和旅行文本的參照閱讀，勾勒徐福、朱舜水的文化形象，解讀兩人的符碼意涵，並彰顯其人對於中日文化交流的影響與價值。

一、避秦方士徐福：中日「同文同種」的共同體想像？

中國古來傳聞秦朝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訪藥而避秦不還。《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 28 年，西元前 210 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⁴³《後漢書·東夷列傳》：「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⁴⁴二書說法大抵相承，惟後者將徐「市」名字改為徐「福」，「市」、「福」二字音同字異。雖然年代久遠而不可考，唯中、日雙方從古迄今皆留存為數甚多的徐福傳說和紀念地景。在中國方面，徐福東渡的傳說和遺址遍及浙江、江蘇和山東等省的沿海縣市；而日本九州一帶也留有甚多徐福墓、祠、廟、宮、社和傳說故事。作為文化符碼的「徐福」，儼然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有趣的是，揆諸日本國史文獻，隨著時移世變、國力消長，從多方附會到急欲抹消，在在為徐福傳說添加豐富的文化意涵。

周秦以前，東海群島，皆蝦夷所居。中土人泛海東渡，九州始有流寓。迨徐君房來，挈男女數千，生聚繁殖，遂成郡邑。逐蝦夷，立君長國於日向。其傳國之器曰劍、曰鏡、曰璽，稱君曰尊，臣曰命、曰將軍、曰大夫，皆周秦之制也。其立教者，首重神祇，則方士之遺規也。（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96-97）

童男卅女渡三千，鏡璽流傳遂萬年。滄海茫茫新樂府，詩人猶自笑求仙。自注：距長崎百餘里，有熊趾山，山有徐福墓。紀伊國亦有徐福祠。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其立教首重敬神，亦方士法門。（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14）

⁴³ 〔西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編撰：《史記會注考證·秦始皇本紀 6》卷 2，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 年（昭和 31 年），頁 40。

⁴⁴ 〔南朝宋〕范曄著：《後漢書·東夷列傳 75》卷 115，頁 646-647。

上文為清廷駐日大使何如璋連結中國史傳的徐福傳與日本國族歷史的相關說法。引文前段文字內容與中國史傳相仿，如「方士」、「徐君房來，挈男女數千」、「童男男女渡三千」，比照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漢書·東夷列傳》相關記載即可得知。惟其後敘「逐蝦夷，立君長國於日向。其傳國之器曰劍、曰鏡、曰璽，稱君曰尊，臣曰命、曰將軍、曰大夫」，實為日本神話傳說中第一代神武天皇的軼聞故事。日人自視為天照大神、神武天皇後裔，並以神道教為國教。何如璋將秦朝方士徐福嫁接於神武天皇立國事跡之前，儼然將日人先祖視為徐福和三千童男女等「秦人之後」。至於詩歌雜詠的自注文字，更以日本保存的物質文化遺產為佐證，「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其立教首重敬神，亦方士法門。」、「距長崎百餘里，有熊趾山，山有徐福墓。紀伊國亦有徐福祠。」如此舉證歷歷，似乎不容置疑。惟文中並未言明其說法是否有來自日本文獻的根據，抑或只是日人的道聽途說，口耳相傳。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有別天。鏡璽永傳笠縫殿，倘疑世系出神仙。〔廣注〕：崇神立國始有規模，史稱之曰御肇國天皇，即位當漢孝武天漢四年，計徐福東渡既及百年矣。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皆周、秦制也。自稱曰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禳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三國志》、《後漢書》既載求仙東來事，……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亦有徐福墓，其明徵也。……總之今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寬文中作《日本通鑑》，已謂周吳泰伯後。源光國駁之曰：「謂泰伯後，是以我為附庸國也。」遂削之。至賴襄作《日本政紀》，並秦人徐福來亦擱而不書。是皆儒者拘墟之見、闕疑之例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585）

比較何如璋、黃遵憲有關徐福東渡事蹟的記載，兩者敘述脈絡和內容實大同小異。咸以為日本立國之際約當徐福等人東渡百年之時，無論是傳國重器、官制稱謂等，皆有因襲周、秦舊制之跡；再根據保留紀伊國徐福祠、熊野山徐福墓等徐福相關文化遺產佐證，故推測日人先祖應該與徐福等人關係匪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說法似乎都是來自年代久遠而不可考的口耳傳說，即黃遵憲所謂「總之今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的論斷，更循此發展而「想像」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實為一脈相承、同文同種的「共同體」。此外，黃氏更嘗試推斷日本官修歷史書對於民族起源持有異說的原因。亦即《日本通鑑》記載日人為「周吳泰伯後」，保留了日

本先祖為先秦時吳國泰伯後裔的另說；至江戶幕府時代水戶藩二代藩主源光國（即德川光圀，1628-1700）在修定國史時，對於徐福來日一事大筆削落，隻字不提。對歷朝主政者藉修撰日本史而調整大和民族起源說的現象，黃遵憲推論理由應該是一一日本國屈就為中國「附庸國」。筆者認為：如此針對日本國史進行歷時性縝密考察的功夫，實彰顯黃遵憲不同於其他晚清日本遊記作者的可貴處，也更突出黃氏日本二書的價值。另外，日本歷朝藉修史而「適時調整」民族起源的不同說法，實日本國為促成想像共同體、凝聚民族向心力而必須採取的政治策略。其演變過程也呼應了自古以來日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以及兩國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消長趨勢。

余少時即有海上三神山之想，以為秦漢方士所云，蓬萊諸島在虛無飄渺間，此臆說耳，安知非即徐福所至之地，彼欲去而迷其途乎？顧自此東瀛始通，文字書籍由漸流入，其人之容貌音聲、性情風俗，固有與中土相彷彿者。邇來與泰西通商，其法一變，前之所謂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從而問津焉。余多日東文士交，每相見，筆談往復，輒誇述其山川之佳麗，士女之便娟，謂相近若此曷不一遊？又言：「至東瀛者，自古罕文士。先生若往，開其先聲，此千載一時也。」聆之躍躍心動，神已飛於方壺員嶠間矣。（王韜《扶桑遊記》：385）

上述王韜序文中透露的訊息有二：其一，王氏出發前與親歷後的日本想像。出發前的日本想像建立在中國史傳書籍，令他將「徐福」和「海上三神山」之說視為不可盡信的臆說；待接觸日東文獻與文士後，始悟日人的容貌音聲、性情風俗，「固有與中土相彷彿者」，故從民族種性和風俗文化落實了中日同文同種之說。其二，王氏受邀遊歷日本的動機目的。日本維新改制有成，正契合王韜宣傳中國必須變法圖強、「盡用泰西之所長」的主張，故興起問津於東瀛的念頭。復以日東文士的盛情邀約，故欣然前往。

熊野洋隸紀伊境，其地有熊野山，徐福所謂海上有三神山者即此處。徐氏《瀛寰志略》云，福所居之地名徐家村，冢在熊指山，今不知何地。據日人云，福墓在新宮舊城故隴中，前有老樟二株，碑題「秦徐福之墓」五字。……又云，距福墓二三町有小壠七，係福從者墳。……又距小壠東數里，有秦棲村，土人省曰秦村，蓋即福初至時所居處也。福初至時，在日本孝靈帝年間，所賚鞍轡今猶藏熊野社神庫中。……惟所云從者僅七人與史不合，想彼國土人必有所受，殊不可解。日人又云，徐福，秦時一大豪傑也，際秦之亂，思得

土而王。其攜童男女航海而來，意蓋將大有所為者。史稱其畏誅不敢還，為福所欺矣。又云，彼國神代之人多壽，考如神武帝、孝安帝、孝靈帝，壽皆百數十歲。周秦諸子傳聞以為得仙術，因附會而為三神山之說……（黃慶澄《東遊日記》：329-330）

黃慶澄日記交代徐福東渡傳聞主要來自「據日人云」，除了與何如璋、黃遵憲相同的「紀伊國徐福祠」、「熊野山徐福墓」，還增補了徐福及其從者所居的「秦棲村」、「福從者墳」，與其所用鞍轡「今猶藏熊野社神庫中」。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具體實指徐福初抵日本的年代為「日本孝靈帝年間」。根據日本史料文獻《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神武天皇為日本開國始祖第一代天皇，為天照大神後裔，孝靈帝（即孝靈天皇）則為第七代天皇，在位 76 年（約當西元前 342 年至西元前 215 年），享壽 127 歲。因此，黃慶澄引述日人聲稱彼國神代之人多壽考，如神武帝、孝安帝、孝靈帝，壽皆百數十歲，藉以印證古來傳聞海外有三神山的附會之說。雖然傳說中孝靈天皇的在位時間，似乎暗合徐福東渡的秦皇年代，惟上述日本史料記載神武、孝靈兩位天皇事蹟，多涉半人半神的神話傳說色彩，因此未能確認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

至於散布在中、日兩國的所謂徐福東渡傳聞的相關遺址，其產生年代和真偽問題一直眾說紛紜、有待考證。目前據傳較為可靠的徐福遺址如「熊野山徐福墓」、「福從者墳」等，多保留在日本本州中部紀伊半島南部和歌山縣新宮市的徐福公園內。徐福公園，其實是 1994 年和歌縣政府為了「推動觀光」而整理徐福遺址，並踵事增華擴建完成的。園中有建於 1736 年（元文元年），由紀州藩主德川賴宣（1602-1671）題有「秦徐福之墓」的徐福墓碑與相傳是徐福親信的「七塚之碑」。在中國方面，關於徐福東渡傳說的遺址遍及浙江、江蘇、山東等省的沿海縣市。2008 年由國務院公布的徐福東渡傳說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列名首位和次位的所在地分別為浙江省象山縣和慈溪市，其中經過考古調查認定的「歷史遺址」則僅有慈溪市達蓬山徐福文化園內的唐代「摩崖石刻」一處。⁴⁵

誠如本章前言所述，早自蒙古入侵事件就已促成日本民族自覺，德川幕府中葉

⁴⁵ 詳黃耀能：〈徐福其人與山東、日本〉，臺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20 號（1994 年 12 月），頁 1-17。〈歷史學家破解秦朝徐福東渡日本三大謎團〉，原載於《北京科技報》（2004 年 8 月 26 日），轉引自中國經濟網，http://big5.ce.cn/gate/big5/europe.ce.cn/hqbl/zt/rb/qwsh/200612/13/t20061213_9751805_1.shtml，2011 年 11 月 12 日讀取。

起即有學者輕視外族入主的中國元、清朝，抱持日本文化本源論和優越論。或如歷史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主張日本文化的起源儘管是中國，也無損於日本文化的價值。他將中日文化關係比喻成做豆腐：「豆漿中確實具有豆腐的素質，可是如果不加進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漿，中國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鹽鹵。」⁴⁶筆者考察晚清旅日文本中頻繁出現的徐福東渡傳說後發現：「徐福」彷彿成為繫聯中、日兩國民族淵源的文化符碼。縱使內容雷同、互有詳略的徐福故事，其根據往往來自證據薄弱又缺乏考古科學驗證的民間傳說，且史料文獻記載與傳說又有殊不可解的出入。卻又異口同聲、有志一同的導向黃遵憲所謂——「總之今日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的論斷，更循此發展出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實為「同文同種」的共同體想像。此說證據薄弱卻成為明治時代兩國文人所津津樂道之事，事關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又與志在「脫亞入歐」的基本國策相衝突，其背後的歷史脈絡值得推敲與深思。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明德指出：一般盛行的中日同文同種之說實為謬見所惑，以為語言文字相近，易於瞭解，殊不知其實既不同文更非同種。「明治時代即有『同文同種』之論，其目的乃在推展其大陸政策，建立亞洲同盟，甚至夢想創設『大東亞共榮圈』，足見其提倡同文同種，實有將侵略中國予以合理化的趨向；而中國之倡言『同文同種』，則有藉此涵蓋日本文化，甚至期待日本提攜，共同對抗歐美列強侵略的意向。」⁴⁷日本現代化的驚奇之旅，確實為「前之所謂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從而問津焉」（王韜《扶桑遊記》：385）的晚清士人帶來極大心理震撼與刺激。中、日兩國的文化與民族關係，簡直是剪不斷理還亂，背後更埋伏微妙的權力關係。

二、明代遺臣朱舜水：翼助維新，揚儒教於東瀛

明室遺臣朱舜水，浙江餘姚人，生於明萬曆 28 年（1600 年），卒於清康熙 21 年（1682 年）。為明末貢生，本名朱之瑜，字楚嶼、魯嶼，流亡日本後，以故鄉「舜水」為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人稱「舜水先生」。博通經史，最喜《資治通鑒》、《春秋》，論學以經世致用是尚。明亡於清後，不認同滿清異族入主中國，不願「辮髮髡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⁴⁸，三度拒絕順治皇帝的徵召而流蕩海外 10 餘年，籌資覓餉、苦心經營以支持南明政權反清復明。直到南明降清，復明無望、歸路已絕，才托身日本，講學東瀛 20 餘年。清順治 17 年日本萬治 2 年（1660 年），在日

⁴⁶ 內藤湖南著，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3-14。

⁴⁷ 林明德：《日本通史》，頁 2。

⁴⁸ 朱之瑜著：〈上長崎鎮揭〉，見《朱舜水全集》卷 3，北京：中國書店，1991 年，頁 8。

本柳川藩儒臣安東省菴⁴⁹（1662-1701）的奔走、接濟下，突破德川幕府的鎖國禁令，獲准定居長崎講學。日本寬文 5 年（1665 年）受常陸國水戶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又名源光國）禮聘至江戶講授漢學，直到病逝於大阪為止。死後葬於歷代水戶藩主墓地龍山（今茨城縣太田市），享年 83 歲。其遺稿由水戶藩主德川光圀及朱舜水門生整理成《朱舜水先生文集》28 卷，於正德 5 年（1715 年）刊行於日本。誠如他在〈答釋斷崖元初〉一文中所道：「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逋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麤茹藿，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非為明儒教而來。」⁵⁰孰料，最後卻意外的以「亡命儒者」之姿，播揚儒教而終老東瀛。

朱舜水前後旅居、講學於長崎、江戶（今東京）和水戶（今茨城縣中部及北部）達 22 年（1660-1682）之久，受江戶幕府德川家康之孫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以國師禮聘，親執弟子禮。時日本儒者以師承「舜水先生」為榮，比擬為「七十子之事孔子」，頗有繼承中華文化餘脈，發揚光大於東瀛之勢。水戶學派始祖德川光圀視其為翼輔藩政與興學育才的上賓，水戶學派經世致用的實學觀與忠君愛國思想，舜水實為先導。此外，對於鼓吹「尊王一統」的《大日本史》⁵¹影響尤鉅，甚至啟迪了幕末與明治維新時期「廢幕尊王」的主張。有關朱舜水於明朝覆亡後東渡日本的講學活動、影響研究及其文學和思想的闡發，隨著中日臺三方學者專家的努力，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績。本論文將進一步揭示晚清中國旅人，如何表現並詮釋在日本遇聞「亡明遺臣」朱舜水的相關地景和生平事跡。

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廣注：朱之瑜，字魯瑛，日本稱曰舜水先生，浙江餘姚縣貢生。明亡走交趾，數來日本，遂家焉。水戶藩源光國執弟子禮甚恭，年八十餘卒。源氏為題其墓曰：「明徵士」，從其志也。舜水善講學，一時靡然向風，弟子多著名。鄭芝龍客台灣，曾寄書舜水，欲乞師圖復明。魯監國之臣曰王翊，在餘姚大嵐

⁴⁹ 安東省菴（1662-1701），生於日本筑後國（今福岡縣南），名守正、守約，字魯默、子牧，號省庵、恥齋。為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的著名儒學家，專攻程朱理學。師事松永尺五與明末遺臣朱舜水，主要著作有《省庵文集》、《恥齋漫錄》等。另見於朱舜水遺著中有〈安東守約上朱先生書〉及〈祭朱先生文〉等多篇。

⁵⁰ 朱之瑜著：〈答釋斷崖元初〉，見《朱舜水全集》卷 4，頁 18。

⁵¹ 《大日本史》是一部以漢字編撰而成的日本紀傳體史書。起稿於江戶時代的 1657 年，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於江戶設史館開始，初稿由續任藩主完成於 1715 年，定稿於明治時代的 1906 年，前後長達 250 年。史書內容起自日本神話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終於南北朝時代的後小松天皇 1392 年。全書共分本紀 73 卷、列傳 170 卷、志 126 卷、表 28 卷。參與編纂工作的安積覺、今井弘濟、栗山潛鋒等皆是朱舜水的門生。

山敗亡者，亦其友也。亡國遺民，真能不食周粟者，千古獨渠一人耳。《餘姚縣志》無傳，余囑沈梅史采其事歸補之。（黃遵憲《日本雜事詩》：668）

黃遵憲身為清廷派駐日本使館的參贊，具有官方身分卻能毫無顧忌的肯定前朝遺臣朱舜水的忠肝義膽和高超志節。有感於其人冒九死一生、乞師復明，終老海外、播揚儒教於東國卻未聞見於本國，行文間不勝唏噓與惺惺相惜之情溢於言表。不僅將朱舜水遺事載入其作《日本雜事詩》，更囑咐採錄其事以備歸補於朱舜水故鄉的《餘姚縣志》，足堪告慰朱舜水之堅持全節並弘揚其人的高風亮節。

除了堪稱晚清最了解日本且有功於中日文化交流的黃遵憲之外，王韜也算得上是緊隨在後的第二號的人物。黃遵憲於隨使駐日長達 3 年之久（光緒 3-6 年，1877-1880 年），期間撰成日本二書《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影響中國知識界尤多；王韜則因擁有難能可貴的歐洲長駐與遊歷經驗，著有《普法戰紀》、《漫遊隨錄》二書，而見重於銳意革新的日本士林，故以民間文士身分應邀訪日（光緒 5 年閏 3-7 月，1879 年），並寫下《扶桑遊記》以記錄此行。

繼同登車至「後樂園」，園在砲兵廠內，今為陸軍省所管理；以名賢遺跡，不敢毀也。……時明遺老朱之瑜以避難航海來此，源光國方為水戶藩侯，特以師禮事之。園之甫建，朱君實為之經營，引水成池，廣袤無際，彷彿「小西湖」。池畔為山，盤旋而上，有「得仁堂」，以祀孤竹二子伯夷、叔齊者也。源光國讓國後，多居西山，亦以自號，蓋有慕於孤竹之高風歟！……舜水為程朱之學，一時靡然風從，弟子多著名者。鄭芝龍客台灣，嘗寄書舜水，欲乞師圖復明。魯監國之臣曰王翊，在餘姚大嵐山敗亡者，亦其友也。《餘姚志》無傳，應補之。……朱舜水始勸侯建學宮，規模一如中土，諸藩並起而效之。是舜水實開日本文教之先聲……（王韜《扶桑遊記》：417-418）

王韜親自走訪建園於江戶幕府時代，由一代水戶藩主德川賴房（1603-1661）開始興建，1669 年於二代藩主源光國與舜水先生協助下完工的「後樂園」⁵²。是一座饒富中國人文風情與日本造園藝術的庭園，呈現的不僅是園林建築和造景藝術，更

⁵² 後樂園，即今東京都立小石川後樂園。庭園面積約 7 萬平方米，為東側毗鄰的東京巨蛋的 1.5 倍。由江戶時代水戶藩一代藩主德川賴房下令興建，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持下完成。從 1669 年完工後成為水戶藩主的私人庭園，1869 年（明治 2 年）由末代藩主奉贈給明治政府。明治時代於園內設造兵司，後改成砲兵工廠。1923 年（大正 12 年）後樂園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史蹟和名勝，1938 年由東京都整修後向一般民眾收費開放。1952 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家特別史蹟和特別名勝。詳：公益財團法人東京都公園協會，<http://tokyo-park.or.jp/teien/hk/koishikawa/index.html>，2011 年 11 月 17 日讀取。

留下傳為佳話的人文風景。庭園採取以池泉仙島為中心的迴遊式結構：迴遊式，是指結合舟行與步行雙重遊賞樂趣的庭園型式，置身其中可以移步換景，可以端坐冥想；池泉仙島，則是受中國先秦兩漢神仙傳說影響，以假山泉水為中心並作為蓬萊仙島的投射；池泉周圍的園林中，則設置許多模仿中國名勝的縮景和亭榭。在朱舜水指導下加入了中國意象的園景和想像：東南入口處的「唐門」上懸掛的匾額「後樂園」是由朱舜水命名和題字；湖上築有「西湖堤」；「小廬山」北方有祭祀讓位出奔的吳太伯與伯夷、叔齊的「得仁堂」。如同朱舜水在〈遊後樂園賦〉中錯落有致的並置中、日人事風物，挪借了〈上林賦〉的漢武盛世意象，以比附源光國的功業勳績並賦予興隆盛教的期許。鄭毓瑜教授在〈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論文中，結合朱舜水身世遭遇與晚歲心境析論：身在中國時期既以世亂而拒絕出仕，初至日本又充滿憂憤而閉門掃跡，直到六十六歲以後，知遇於源光國而竟可以面對這樣趨近文化盛世的處境，對朱舜水可說是一生絕望中所沒有預料的轉機。因此，作於七十歲（1669年）的〈遊後樂園賦〉，於是歡欣快意地模擬宮廷大賦的頌美文體，援引漢武上林的歷史典事，應該就是這逐步朗現人生出路，貼切心境的自然寫真。於是朱舜水為源光國這座園邸題名為「後樂園」，明顯出自范仲淹（989-1052）「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句，表露一種先憂後樂、苦盡甘來的實踐過程。⁵³誠如朱舜水在〈元旦賀源光國〉文中說：「瑜居恆讀此書（大同篇），慨然興嘆……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⁵⁴凡此種種朱舜水在東瀛得遇明主並共創文化盛世的佳話，王韜藉由日本文士之引介而了然於心。故其詳述後樂園中朱舜水留下的中國園景和文化記憶，呼應其人以亡命遺臣之姿，建立文教盛世於東瀛，可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因此文末以「舜水實開日本文教之先聲」而盛譽之。

「朱舜水」、「徐福」，這兩個繫聯中、日兩國的文化符碼，在透過史料文獻和旅行文本的參照閱讀後，兩人的文化形象與符碼意涵昭然若揭，對於中、日文化交流的影響與價值卻迥然不同。身為晚清中國旅人和文士的黃遵憲和王韜，皆肯定朱舜水能全志守節並以亡明遺臣之姿，揄揚儒教於異國而居功厥偉。就江戶幕府時期水戶藩主源光國、日本儒學家和朱舜水往來書信來看，大抵從輔佐興學、修史而開創文化盛世，建立文化上的由夷入華，改附庸國為宗主國的自信，並且啟發維新政府尊王斥霸、忠君愛國思想而予以正面評價。誠如前輩學者徐興慶教授所指，朱舜水

⁵³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漢學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頁8-19。

⁵⁴ 朱之瑜：〈答安東守約〉、〈元旦賀源光國〉，見《朱舜水全集》卷12、7，頁161、41。

以一人之力而對一國之官、學界產生舉足輕重的力量，在渡日中國文人當中，實屬罕見。⁵⁵明治政府重要官員，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東京市長、外務大臣和內務大臣等要職後的藤新平（1857-1929）。在 1912 年（明治 45 年）為稻葉君山編纂的《朱舜水全集》所作序文中，明白指出：「明季徵君朱之瑜，隣邦所貢之至琛又至寶也。道義則貫心肝，學術則主王業，不得行懷抱於故國，而卻傳衣鉢於我邦。……乃至翼成維新之大業，以致國運今日之蔚興，我之所得於之瑜也固大矣！」⁵⁶這番話語，出自己入主殖民地臺灣並放眼中國的日本官員、政治家口中，看在後人眼裡顯得格外諷刺，也為「朱舜水」的符碼意涵增添另一層新義。

至於中、日兩國眾多紛繁的徐福東渡傳聞和紀念地景，誠保留了秦朝以降中日文化交流的訊息，堪稱為東亞區域內的共同文化財。徐福相關傳聞及遺址文物的真偽，實衍生出中、日兩國想像共同體與集體記憶等議題，事關國族及文化源起的歷史，更涉及知識與權力主導權的爭奪和拉鋸。其間強化或抹消的種種詮釋所透露的訊息，不單純只是物質性的真偽判別，隱藏在背後的個人和國族集體的的心理動機更饒富深意。從晚清中國人的旅日書寫與日本人歷史文獻的互涉參照之下，映現出中日雙方對於「徐福」此一文化符碼的意義詮釋和態度演化的強烈對比。晚清的中國旅人傾向強化和肯定，藉以強調中、日民族實同文同種的大中華文化圈的共同體想像。然而，從德川幕府統一大日本王國後，不再甘於作中國的「附庸國」，故有抹消日人為秦人徐福之後或吳太伯之後的文字紀錄。至明治維新成功，一躍為國際列強之林的大日本帝國，踴躍用兵於琉球、臺灣、朝鮮甚至中國，儼然已有取代中國而為主盟東亞文化圈的「新宗主國」之勢。從德川幕府迄明治時代，逐漸從史書中抹消「徐福」傳聞的相關記錄，進而重新編修集體記憶，實透露出當權者在建構新日本帝國想像共同體的集體焦慮與政治訴求。

結 語

經由本章前言對於中、日兩國史料的爬梳與詮釋，可補充所謂「二十世紀以前的東亞所展開的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所建立的交流活動」的論斷，因為證諸中、

⁵⁵ 徐興慶：〈朱舜水對東亞儒發展定位的再詮釋〉，收錄於徐興慶編著：《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3。

⁵⁶ 稻葉君山編：《朱舜水全集·後藤新平序》，東京：文會堂，1912 年，轉引自徐興慶編著《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自序》。

日兩國歷史發展，在元明清以前可能適用上述說法，至於之後則顯非歷史事實。因為，自中國元明清三代以來，日本已經統一壯大並逐漸發展出具有民族自覺的大和文化與主權獨立的「萬世一系」的國家，不再甘於做為「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附庸國。元世祖兩度派兵染指日本（1274、1281年「蒙古襲來」）卻受挫於海上暴風、鎩羽而歸，兩國關係趨於惡化，日本不再對中國朝貢。滿清亡明入主中國後（1644年），日本江戶時代在德川幕府治下，儒者林羅山宣稱「本朝」文物可以抗衡「中華」，山鹿素行甚至以「中華」自稱本朝，乘勢逆轉了文化上「華夷之辨」的主從對象，排斥滿清為未開化的蠻夷，質疑滿清做為「中華帝國」的代表性。因此，東亞區域內中華帝國與日本帝國之間，政治上國家勢力消長、文化上主從易位的問題，改變的關鍵時期並不待於晚清而已埋伏於元明清。

16至18世紀進入東西文明交流時期，以傳教為前導而西學東漸，也以傳教風波而畫下休止符，中、日兩國皆因而宣告鎖國；19世紀中葉以降，則轉成西力競逐，中、日被強迫開國的階段。清人羅森於1854年隨美國黑船赴日協助議定「美日神奈川條約」，現場目擊美國領艦脅迫日本幕府開國，雙方談判交涉的過程、日本官民的反應，保留了珍貴的國際外交實錄與日本遊歷、交流文本。其中日本官員對於美國贈予的西方文明器物表達高度興趣和熱情；日本官民雖崇尚中華文物，但主張以尚武自保為當務之急。相較於後來明治政府的施政原則與民間好尚，皆產生了由舊轉新的過渡痕跡。

考察晚清中國人的旅日書寫，揭示、析論了晚清士人對於明治新政的觀察和印象：包括日本民間的風俗民情與生活習慣；日本政府銳意學西、脫亞入歐的文明開化氣象；清國旅人對於日本新政的評議與反思。種種日本民間司空見慣、行之有年的風俗習慣，輕易觸動了晚清旅人「文化自我」與「文化他者」的差異和衝突，其中「華夷之辨」的思維不時浮現字裡行間。同時，在雷厲風行、崇尚西法的明治政府治下，在重新建構、想像新日本共同體的過程中，屢屢出現官與民、新與舊、城與鄉不同調的落差和拉鋸。政治考量的結果是「深恐貽笑遠人」，故必須「嚴申禁令」，只是風俗民情本是歷史發展、積累的結果，自非一朝一夕可悉數改正、斷然斬絕，因此在民間留下了「依舊如昔」的現象。至於官方強力推動下的新政成果，在培育本國人才、振興工商事業、講求機器文明等方面，明治政府確實交出了令人驚艷的成績。對於著意考察日本維新變法，思考個人和國族命運的晚清旅人來說，多肯定明治維新在振興工商、講求時務方面的成效，但是對於易服色、改正朔、變日俗、廢漢學等制度改革則多所遲疑，甚至頗有訾議。

避秦方士徐福、明代遺臣朱舜水，這兩個繫聯中、日兩國的文化符碼，透過史料文獻和旅行文本的參照閱讀後，兩人的文化形象與符碼意涵頗耐人尋思。晚清的中國旅人傾向接受「今日本人與我同種」的日本民間說法，肯定「徐福」與日本民族起源的淵源，藉以強化中日「同文同種」的共同體想像。然而，從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不再甘作中國「附庸國」，故有從日本史書中抹消日人為「秦人徐福之後」、「吳太伯之後」的文字紀錄，進而重新編修集體記憶，透露當權者在建構日本想像共同體的集體焦慮與需求。殊不知明治時代死灰復燃的中日「同文同種」論，背後實埋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合理化進軍中國的野心；而中國士人之附和「同文同種」說，實有藉此拉攏日本官民、抗衡歐美列強的意圖。解構「徐福」的符碼意涵，竟然伏藏如此複雜算計，著實令人匪夷所思。同樣出身漢族知識分子的黃遵憲和王韜，皆肯定亡明遺臣朱舜水能全志守節，揄揚儒教於東瀛。再就江戶幕府角度來看朱舜水，大抵從輔佐興學、修史而開創文教盛世，建立文化上的由夷入華、改附庸國為宗主國的自信，並且啟發維新政府尊王斥霸、忠君愛國思想而予以正面評價。此外，明治政府官員、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他肯定朱舜水是「隣邦所貢之至琛又至寶也」、「有功於翼成維新之大業以致國運今日之蔚興」。這番話語出入主臺灣並放眼中國的日本官員、政治家口中，顯得格外諷刺，也為「朱舜水」的符碼意涵增添另一層新義。



第三章 航向歐美：體驗列強的現代性展演

前 言

從 15 世紀揭開大航海時代的序幕開始，就預告了人類歷史新時代的一面倒向西方。以歐陸為主的西方列強，如火如荼、爭先恐後地進行資本主義結合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對內、對外雙管齊下的現代化競逐。經歷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洗禮後的歐美諸國，挾經濟貿易的蓬勃發展與海外殖民地的開疆闢土，城市與帝國並肩崛起，一鼓作氣地創造「人類文明奇蹟」。不僅快速拉近時空差距，更大舉降服自然險阻和人為障礙，大幅度挪動固有的民族國家疆界，一躍為世界舞臺的中心，揭開西方文化主導世界發展的新局面。西方國家儼然等於現代和進步的代名詞；西方文明幾乎成為代表人類世界的高度文明；西方人則彷彿是「世界的主人」。

晚清之際，既是國內時局動盪、民心思變時期，也是中國在西方列強恫嚇威逼下，被動從傳統邁向現代化、西化而紛擾不安的劇變時期。發生在清朝道光 20-22 年（1840-1842）的第一次中英戰爭，以鴉片貿易糾紛而引發兩國武力衝突，進而躍登國際舞臺、締造歷史紀錄。它強而有力的宣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開拓海外市場、成為世界霸權的野心，不惜以帝國的船艦槍砲作為海外商業及殖民競爭的先鋒和後盾。爾後，紛至遝來的列強諸國，張牙舞爪的對大清國進行鯨吞蠶食的宰割行動。如果說道光、咸豐年間是以「想像世界」為時代特點，那麼同治、光緒年間則是以「走進世界」為時代風會。很遺憾的，清廷的派員出洋考察和遣使駐節外國，由「天朝上國」而走向「地上國家」，仍然是受迫於列強威迫而非出於主觀意願。

中國的派員出洋考察，始於清同治 5 年（1866 年），總其事者是二次中英戰爭後，於咸豐 11 年（1861 年）為辦理外交事務和洋務而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始倡其議者則是英籍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同治 5 年（1866 年）春，清廷終於派出滿族近臣斌椿父子，率旗人出身的同文館（清廷於 1862 年為培養西方語言人才而設）學生一行五人，隨總稅務司赫德返國休假省親之便而遊歷、考察歐陸諸國。此行目的意在了解外國國情、化解中外隔閡，俾便辦理外交事件。

誠如同年 2 月，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1833-1898）所奏稱：

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茲因總稅務司赫德來臣衙門，談及伊現欲乞假回國，如由臣衙門派同文館學生一二名，隨伊前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語。……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⁵⁷

中國與外國正式互派常駐使節之請，早在大清乾隆時代即由英國來華使團首開要求之例。1793 年，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銜英王之命，率使節團以祝賀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為由而正式訪華。訪華期間（1793 年 8 月-1794 年 3 月），英國使團拒行中式三跪九叩大禮而堅持行英式單膝下跪禮，頗令乾隆皇不悅。英使遞呈國書和賀禮後，提出中英簽訂條約，開放貿易口岸、減免貨物課稅、允許英國傳教士入華傳教，以及在北京設常駐使館、兩國互派常駐使節等要求。結果被清朝「天子」以與「天朝」體制不合而斷然拒絕。爾後，英法美等國數度提出互派使節要求也均遭駁回。清廷一味抗拒在外交平等的基礎上互換使節，執著於世界以天朝為中心的自我想像，直到 1860 年二次中英戰爭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才勉強接受外國公使駐京的要求，卻仍視為奇恥大辱而拒絕遣使駐外。至於清廷首度正式派員出使駐節外國，則是迫於光緒元年（1875）英國翻譯官馬嘉理事件後，駐華英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⁵⁸強索條約並簽訂「案結後即派員出洋」的威逼⁵⁹。光緒 2 年（1876 年），終於派出第一位奉旨出使的欽差大臣——郭嵩燾（1818-1891）為派駐英、法兩國的首任中國公使（光緒 2-5 年，1876-1879）。當時

⁵⁷ 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頁 68-69。斌椿：《乘槎筆記·詩二種》，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

⁵⁸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生於英國倫敦。1838 年加入英國陸軍，1842 年隨軍抵達中國，至 1883 年返回英國，居留中國達 40 年之久。自 1847 年退伍後，歷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中文副使、英國駐上海副領事、上海海關首任稅務司、英國駐華使館參贊、英國駐華公使。在華期間，多次參與中、英條約簽訂，擴大英國在華特權，發明以拉丁字母為漢語拼音的方式，即威妥瑪式拼音而廣泛流傳於國際。1883 年退職返國，1888 年起擔任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詳威妥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datawiki.pl?if=gb&res=115848>，2011 年 2 月 1 日讀取。

⁵⁹ 光緒元年（1875）春天，英翻譯官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雲南遇害事件發生後，英國駐華大使威妥瑪強索條約，內容有八條：一、寬免李珍國以下處分；二、以後遇有案件，皆應派員觀審；三、出示曉諭；四、案結後即派員出洋；五、宜章〔昌〕通商，派員駐紮夔州；騰越通商，派員駐紮大理；六、賠銀二十萬；七、即速派員先開雲南口岸並開宜章〔昌〕口岸；八、添口岸十三處。江西省城並湖南岳州皆准通商。引自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四》，頁 10。

光緒年幼，朝政由慈禧太后把持，朝中守舊派勢力頑固非常。身為洋務派朝臣的郭嵩燾，出使前曾直言不諱的分析時人洋務觀：

方今十八省與洋人交涉略少者，……吾每見士大夫，即傾情告知，而遂以是大招物議。為語及洋情，不樂，詬毀之。……但以詬毀洋人為快，一切不復求知，此洋禍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慮所以日趨於浮囂，而終歸於無用也。⁶⁰

清帝及清廷朝臣長期封閉又昧於國際現勢和外洋情況，無知造成的偏見和固執又加深了敵視新事物的病態心理，以致士大夫諱談外國，故步自封。直到 1840 年、1860 年兩次中英戰爭的敗績，部分朝臣開始主張了解外洋情況、積極培養外事人才，因此才有 1861 年成立總理衙門，1862 年開辦同文館，1866 年派員出國游歷等中國洋務史上的開創之舉。

有別於清廷守舊派諸公的蒙昧無知和夜郎自大，清末被迫開國危機卻也促成了一批志在洞悉洋情、關心世局並試圖力挽狂瀾的知識分子，進而開啟了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如鴉片戰爭爆發前奉命為欽差大臣去廣東禁煙的林則徐（1785-1850），早在開戰前即已未雨綢繆，蒐羅在華洋人編譯的西洋地理著作而纂輯成《四洲志》一書。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徐繼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也相繼問世。三書內容皆「以圖為綱領」、「專詳域外」各國地理、歷史，以及民情風俗概況，以知己知彼、變革圖強為著書動機和要旨。魏源在鴉片戰爭交戰之際，悲憤填膺而慨然投身兩江總督幕府，至前線參謀戰事並寫成《海國圖志》一書。其序文中即揭示著書旨在「師夷長技以制夷」，先取《四洲志》為基礎，再徵引歷代史志 10 餘種、中外各家史地著述 70 餘種並佐以朝廷奏摺等，力圖系統性的介紹世界各國，給予閉塞固陋的晚清中國人全新的世界知識。《海國圖志》50 卷本初刊於 1842 年，幾經擴充為 1848 年的 60 卷本和 1852 年的 100 卷本。此書影響晚清洋務派知識分子相當深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即稱：「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實為先驅。」而現代日本學者井上靖在《日本現代史》書中也指出：「幕府末期日本文化人等，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⁶¹ 曾任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的徐繼畲，後因「神光寺英人租屋事件」（1852 年）被彈

⁶⁰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四》，頁 1。

⁶¹ 參見魏源：《海國圖志（百卷本）》，湖南：岳麓書社，1998 年。張秀平、王曉明：〈影響中國的一百本書之六十三：《海國圖志》〉，策略出版社官網，<http://bookstrg.com>，2011 年 2 月 5 日讀取。

劾而遭革職返鄉後，主持山西平遙超山書院，將改革思想付諸教育實踐，1865 奉命入朝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管理京師同文館。初刊於 1848 年的《瀛寰志略》共 10 卷：卷 1 至卷 3，記述亞洲各國，卷 4 至卷 7 記述歐洲各國，卷 8 記述非洲各國，卷 9 至卷 10 記述美洲各國。⁶²

本章論文將藉法國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1902-1985）的理論視野與啟發，深入瞭解 15 至 18 世紀歐美列強諸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及歷史脈絡。法國年鑑歷史學派大師、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布勞岱爾，主張歷史研究應從地理時間、人文時間、個別時間三個層次來探討。認為歷史可區分為短、中、長時段，歷史學家的要務是從數 10 年的中時段的週期探討中，找出百年甚至數百年以上長時段中整個文明的發展趨勢及其社會經濟文化等基本結構。他將研究理論與方法落實在費時 25 年完成的三卷百科全書式的經濟史鉅作《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e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1979）中。研究範圍涵蓋資本主義發軔地西歐，再隨著海外殖民地開拓而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明等各方面。先以第 1 卷《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與不可能》探討社會底層日常生活中的生產與交易等物質生活；再以第 2 卷《形形色色的交換》探討再上一層，較具規模的區域性商業體系的經濟活動；最後則在第 3 卷《世界的時間》再把範圍推展到國際、洲際等跨國層面，探討由西歐向世界幅射而出的資本主義式經濟的動態發展過程。論述過程中也將視需要參酌、援引相關歐陸學術成果，如文化地理學、後現代主義、消費文化、物質文化等學說（詳後），深入詮釋近現代歐美社會及文化現象。然後，回到清代史料文獻，參酌刊行於道光、咸豐年間而深刻影響晚清士人世界觀和地理觀的《瀛寰志略》、《海國圖志》，進一步掌握晚清旅人「走進世界」前的知識準備。再歸納分析同治、光緒年間，晚清中國遊記、出使日記等旅行文本，循著旅人腳步和空間移動而遊歷歐美列強的生活現場。藉此重現列強諸國所展演的現代性，並感知旅人們的文化衝擊與深度省思。章分四節，首節，介紹本章論文援引文本的旅行者，包括生平、旅行經歷及旅行書寫。二節，跟隨旅人們前進列強首都，捕捉帝國神貌和榮光，對照清人想像與現實的帝國印象。三節，深入帝國的政教空間，感受現代精神文明的脈動，以及帝國權力與國族記憶的銘刻。四節，置身歐美城市庶民的生活現場，觀察資本主義消費天堂的日常生活，及其高度發展、迅猛蓬勃的物質文化。

⁶² 參見徐繼畬〈自序〉、〈凡例〉、宋大川〈延伸的地平線：徐繼畬與《瀛寰志略》〉，收入徐繼畬編撰，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第一節 旅行者：生平、旅行及旅行書寫

本章選介的清國旅人及其旅行文本合計有 10 人 16 種，按出訪歐美次序先後有：斌椿《乘槎筆記》、詩集《海國勝游草》、《天外歸帆草》3 種（1866 年）；張德彝《航海述奇》（又名《一述奇》，1866 年）、《歐美環遊記》（又名《再述奇》，1867-1870 年）、《隨使法國記》（又名《三述奇》，1870 年）、《隨使英俄記》（又名《四述奇》，1876-1879 年）4 種；王韜《漫遊隨錄》（1867-1870 年）；志剛《初使泰西記》（1868-1870 年）；李圭《環遊地球新錄》（1876 年）；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1876-1879 年）；曾紀澤《使歐日記》（1878-1886 年）；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890-1894 年）；梁啟超《新大陸遊記》（1903 年）；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905 年）、《法蘭西遊記》（1907 年）2 種。⁶³其中王韜、李圭已介紹於前章首節故不再贅述，其餘旅人及其旅行文本略論於下。

一、斌椿：清廷首位特派出洋考察團代表

出身漢軍正白旗的斌椿（1804-1871）⁶⁴，在主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訢眼中，是個「和藹可親，頗具詩才的滿人」。當過山西襄陵縣知縣，後稱病回京賦閑在家。斌椿中年到外地作官，頗好遊事，自稱「平生遇迍邅，所如不快意。惟有山水緣，頗為天所畀。弗生半馳驅，游觀聊自慰。每於行役時，逢山輒留憩。蠟屐笑阮生，登山嗟屢敝。九州曾歷七，廣見堪傲睨。」（斌椿《天外歸帆草》：189）。同治 3 年（1864 年），被總稅務司赫德延攬為華員文案而開始接觸洋人與洋務，因「辦事敏捷有才幹」被英籍上司赫德暱稱為「斌老爺」。後來結識美國駐北京使館參贊衛廉士（S.W.Williams，1812-1884）、同文館美籍總教習丁韞良（W.A.Maetin，1827-1916）等在華西儒而修正了若干地理知識。即斌椿詩云：「衛公來京師，贈我

⁶³ 本章論文徵引遊記文獻，收錄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1-10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 年）。論文採擇的清國旅人的旅行文本計 10 人 16 種，茲列示編錄叢書冊數、作者、書名如下：冊 1 斌椿《乘槎筆記》、詩集《海國勝游草》、《天外歸帆草》3 種；冊 1 張德彝《航海述奇》、冊 1 《歐美環遊記》、冊 2 《隨使法國記》、冊 7 《隨使英俄記》4 種；冊 6 王韜《漫遊隨錄》；冊 1 志剛《初使泰西記》；冊 6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冊 4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冊 5 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冊 8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冊 10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冊 10 康有為《意大利遊記》、冊 10 《法蘭西遊記》2 種。引文文字加深部分為筆者所加，以示重點強調。

⁶⁴ 有關斌椿生平，參見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與斌椿：《乘槎筆記》及詩集《海國勝游草》、《天外歸帆草》，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另見楊智友：〈斌椿：東土西來第一人〉，新浪專欄，<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2-11/1030116513.shtml>，2015 年 2 月 15 日讀取。

《聯邦志》；才士丁瑋良，著書講文藝。初如井底蛙，開編猶憤憤。書云地形方，主靜明其義；豈知圓如球，晝夜如斯逝……。」⁶⁵

同治 5 年（1866 年），在總理衙門所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建議下，經恭親王奕訢首肯並奏請皇上同意後，終於促成了史上第一個清廷派遣出洋遊歷的考察團。然而，當總理衙門準備選派赴歐遊歷人選時，大小官員無敢應者，只有 63 歲的斌椿「慨然願往」。有詩自道：「久有浮海心，拘墟苦無自；每於海客來，縱談羨無已。……采風至列邦，見聞廣圖史。」⁶⁶於是，斌椿因「老成可靠」而被總理衙門指派為考察團的主事者，並要求「身之所至，目之所見，排日記之」、「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⁶⁷

斌椿率同其子廣英（總稅務司華員文案襄辦）和同文館學生 3 人，在海關出資、派員隨行充任翻譯、總管，以及總稅務司赫德的全程主導、隨行下，所謂「斌椿考察團」正式出訪。斌椿一行訪問倫敦時，英太子問斌椿：「倫敦景象較中華如何？」斌椿答：「中華使臣，從未有至外國者。此次奉命游歷，始知海外有此勝境。」（斌椿《乘槎筆記》：117）維多利亞女王問：「敝國土俗民風，與中國不同，所見究屬如何？」斌椿答：「來已兼旬，得見倫敦屋宇器具，製造精巧，甚於中國。至一切政事，好處頗多。」（斌椿《乘槎筆記》：118）在斯德哥爾摩瑞典太后接見斌椿等人時，斌椿說：「中華官從無遠出重洋者，況貴國地處極北，使臣非親到，不知有此勝境」（斌椿《乘槎筆記》：128）。

按《乘槎筆記》所記，斌椿考察團於同治 5 年（1866 年）正月 20 日由北京出發，在上海搭乘客輪後，於 3 月 18 日抵達法國馬賽並開啟歐洲旅程。計遊歷馬賽、巴黎、倫敦、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柏林、漢諾威、比利時等地，同治 5 年 7 月 10 日由馬賽登船返國，8 月 21 日抵達香港換船、途經上海並於 9 月 18 日返抵北京。斌椿此次遊歷所得，回國後整理刻印成《乘槎筆記》1 卷和詩集《海國勝游草》、《天外歸帆草》2 種。

鍾叔河提到對於斌椿遊歷歐洲及其記述，過去史家評價並不高，如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 1935 年《大學叢書》本），即謂：不通外國語言，不明其思想制度，自無深切了解同情之可能性。其所著筆記，偏重於海程、宴會，固無影響

⁶⁵ 引自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頁 73。

⁶⁶ 同前註，頁 72。

⁶⁷ 同前註，頁 68-69。

於國內。⁶⁸雖說斌椿不通外國語，不明其思想制度誠屬事實，但有關歐洲物質文明和工業產品等實況，書中並非毫無反映。關於升降機、煤氣燈、傳呼機、自行車等描寫固然幼稚樸拙，但出自中國人親歷親筆介紹工業時代的機器產品，可謂「破題兒第一遭」，自有其史料價值。可惜雖經親身體驗、考察歐陸文明，斌椿「我族中心論」思想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當西人向他「詢問大中華，何如外邦侈」時，他還是避重就輕的答以「我聖教所重在書禮，綱常天地經，五儒首孝悌，……不尚奇巧技」。⁶⁹

二、張德彝：同文館首屆學生，歷任八度出洋隨員、外交官員

隸籍漢軍鑲黃旗的張德彝（1847-1918）⁷⁰，原名張德明，字在初，生於北京沒落旗人家庭。同治元年（1862年）6月考進中國第一所官辦外語學校，即成立於同年的京師同文館。為同文館首屆畢業生，學成後被奏保為八品官。

同治5年（1866年），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首次出洋，隨斌椿、英籍總稅務司赫德組成的出訪團，奉旨考察歐陸各國。當時才19歲的張德彝，返國後寫下遊歷見聞《航海述奇》（《一述奇》）。翌年（1867年）張德彝二度出洋，隨剛卸任美國駐華公使、被委任為中國首任全權使節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所率外交使團訪問歐美10餘國，返國寫成《歐美環游記》（《再述奇》）。同治9年（1870）張德彝三度出洋。因天津教案而派欽差大臣崇厚率團赴法國交涉，張德彝擔任隨團翻譯，返國寫下《隨使法國記》（《三述奇》）。光緒2年（1876）張德彝四度出洋，隨清廷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至倫敦使館擔任譯員，期間曾奉調使俄，返國寫成《隨使英俄記》（《四述奇》）。光緒13年（1887）張德彝五度出洋，由公使洪鈞奏調充任出使俄、德、奧、荷隨員而駐節德國柏林使館，寫成《隨使德國記》（《五述奇》）。光緒22年（1896）張德彝六度出洋，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羅豐祿的參贊，寫成《參使英國記》（《六述奇》）。光緒27年（1901）張德彝七度出洋，隨清廷專使那桐出使

⁶⁸ 引自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頁78。

⁶⁹ 同前註，頁79-80。

⁷⁰ 有關張德彝生平及相關引文，見張德彝：《航海述奇·自序》，頁440；鍾叔河：〈航海述奇的同文館學生〉，頁407-408。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張德彝《述奇》諸作最早於1980年代由鍾叔河據保存於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書庫中的手稿校注、句讀後，收錄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而陸續出版（1984-1987）：《航海述奇》（《一述奇》）、《歐美環游記》（《再述奇》）收入《走向世界叢書一》；《隨使法國記》（《三述奇》）收入《走向世界叢書二》；《隨使英俄記》（《四述奇》）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七》。後來因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出版計畫被腰斬而未能續錄其餘五、六、八《述奇》之作（《七述奇》手稿已亡佚）。本論文所引張德彝文本即出自鍾叔河點校本。後來1997年再由北京圖書館將所藏張德彝《述奇》七種全部影印出版，書名《稿本航海述奇匯編》10冊。

日本擔任參贊，寫成《七述奇》（稿本已佚，不傳）。光緒 28 年（1902）張德彝八度出洋，授二品官銜任清國出使英、意、比大臣而駐節倫敦使館，至光緒 32 年（1906）任滿回國，寫成《使英日記》（《八述奇》）。

從同治 5 年（1866）到光緒 32 年（1906）為止，張德彝一生共八度出洋，歷八品譯員、隨使參贊至二品出使大臣，40 年的外交生涯共留下 8 部記錄「駭人聽聞」、「足為大觀」、「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述奇》之作，共 70 卷 200 萬餘言。張德彝的《述奇》諸作，歷記橫跨公職生涯 40 年（1866-1906，19-59 歲），從少年、青壯年至中年的出洋考察遊歷與公職經驗的種種實錄，在在可以看出時代的印記。筆者認為：正是這放眼晚清既獨特且絕無僅有的經驗，形成張德彝遊歷諸作的特色所在與不足之處。張德彝出洋考察始於同文館學生時期，正值年輕、好奇心強的少年之際，且充任使團隨員、翻譯等旁觀者而未肩負交涉重任，因此出國遊歷諸作之撰述要旨，誠如書名《述奇》所標榜及其自序所言：

所聞見之語言文字、風土人情、草木山川、蟲魚鳥獸、奇奇怪怪，述之而若故，駭人聽聞者，不知凡幾。明年甫弱冠，躬此壯遊，不敢云即是足為大觀，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即得集錄成篇，即願以公諸共識。（張德彝《一述奇》：440）

凡事徵實，不厭其贅，非敢率爾操觚，亦茶前酒後聊持此破睡魔云爾。」（張德彝《二述奇》：615）

既有此奇，不即其奇而志之，斯世或未盡知其奇也。不擇其奇而述之，後世或未傳其奇也。……非以矜奇，正以述實。識者其知錄之非奇而誠奇歟？（張德彝《三述奇》：313-314）

因奇志奇，凡前三次所未見未聞之奇，此次復逐日記之。願海內士君子共聞此奇，得知天下時務之屢變，風景之日新，不誠愈出而愈奇哉！（張德彝《四述奇》：271-272）

以日記體將海外遊歷見聞足以矜奇者加以如實描述、記錄，既說明張德彝的撰文動機與筆法，也應合書名自題為「述奇」。既然旨在細緻觀察並捕捉日常生活中可資標新立異與炫奇處，故時有大小不捐甚至流於瑣碎。例如：詳記客輪上西人飲食習慣，從餐食內容、餐具、飲料等鉅細靡遺（張德彝《一述奇》，455）。又如介紹西

文標點符號用法：「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如果句意已足則記『。』；意未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於句之前後記『“”』……」（張德彝《再述奇》，777）。此外，如輪船、火車、自行車、電報、鋼琴、燈具、臥具、縫紉機、照像機等，甚至服裝、郵票、錢幣、保險套等日用品也都入述奇之列。此外，難免有因文化差異、主觀偏見或理解不足而致評論失當者。例如：評西人使用保險套：「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張德彝《一述奇》：498）

雖然擁有豐富的海外遊正經驗，出身基層譯員到登上職業外交官晉升頂點，也在 1891 年任總署英文正譯官並侍德宗光緒帝讀英文。張德彝對於自己是「同文館英文學生」出身而非循科舉正途入仕，始終懷有強烈的自卑感且見斥於清廷同僚。他在《寶藏集》自序中，仍不忘諄諄教導兒孫：「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余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⁷¹既是出身中國第一所外國語學校京師同文館的第一批外語人才，也是中國本土培養的第一代專業外交官，張德彝一生中留下許多前所未有的，令人「稱奇」的「第一」紀錄。其病逝北京享年 71 歲，有輓聯一幅可謂道盡其一生：「環遊東亞西歐，作宇宙大觀，如此壯行能有幾；著述連篇累牘，闡古今真奧秘，斯真名士不虛生。」⁷²

三、志剛、蒲安臣：在西方升起第一面大清龍旗的中國使節團代表

同治 6 年（1867）11 月 2 日，恭親王奕訢上了一道奏摺開啟了中國首度派出外交使團的契機：

遣使一節，本係必應舉行之事。止因一時乏人堪膺此選，且中外交際不無為難之處，是以明知必應舉行，而竟不敢舉行。惟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以致遇有該使崛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蒲安臣於咸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

⁷¹ 引自鍾叔河：〈航海述奇的同文館學生〉，頁 412。

⁷² 同前註。

相同。⁷³

由上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摺內容可知，大清迫於國際情勢對中國大不利而焦頭爛額應接不暇，卻苦尋不到具備國際外交素養又足堪托付重責大任的滿族近臣。故尋求甫卸任美國駐華公使而即將返美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以其「權充」首任中國對外專使，代表中國出訪和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有別於英、法、俄等駐華公使的傲慢狂妄和強勢專橫，美國對華採取合作政策以維持國際均勢，使中國循序漸進的向西方開放。緣此，駐華美使蒲安臣對華態度相對溫和友善。⁷⁴在蒲氏慨然允諾下，總理衙門奏准以「軍功花翎記名海關道總辦章京志剛，篤實懇摯，器識閎通，保奏奉旨派充使臣，與本衙門章京候選知府孫家穀，並賞給二品頂戴，偕同美國欽使蒲安臣、英國協理柏卓安、法國協理德善等，恭齎國書，前往西洋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件。」⁷⁵於是，由總理衙門二品官員滿人志剛（生卒年不詳）、漢人孫家穀（生卒年不詳）和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組成清廷第一個外交使團。雖然不願面子、裡子通輸的大清總理衙門，在朝廷奏摺中只是輕描淡寫寥寥幾筆帶過「美國欽使蒲安臣」，史家卻以蒲氏為此行靈魂人物而命名為「蒲安臣使團」。

「蒲安臣使團」第一個交涉的議約國就是蒲氏的祖國——美國。志剛《初使泰西記》記錄初抵美國紐約時對新興國家的觀察：「聞其地有公局招徠各國謀食之人。有願為之氓者，問其所能之業，農則授之田，工則居之肆，商則納諸廬，其秀者則使之就學焉。蓋米里堅立國才數十年，猶患土滿，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後富庶有加。……見其街市喧闐，樓宇高整，家有安居樂業之風，人無游手好閒之俗，新國之氣象猶存。」（志剛《出使泰西記》：頁 268）同治 7 年閏 4 月 13 日，志剛拜會美國外務部大臣華爾特後，對西方盛行的外交會面和國際交涉活動有了嶄新的體會和理解：

因思此等聚會，雖係西國之俗而實具深意。蓋總理各國事務者，時與各國親信大臣聚首言歡，融為一氣，無論潛消釁隙，即偶有抵牾，無不可盡之言，

⁷³ 有關志剛和蒲安臣使節團出訪說明，參見鍾叔河：〈西方升起的第一面龍旗〉，頁 233-234。與志剛：《出使泰西記》一併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

⁷⁴ 蒲安臣擔任美國駐華公使期間（1862-1867 年），美國對華政策以合作政策取代武力外交。參見美國官方外交檔案：「我們必須牢記我們身處其中的是一個特殊的民族，他們的文化是多麼古老，他們是多麼驕傲，他們對我們是多麼無知……」（《致國務卿》，1863.4.18，美國《外交函件集》）、「中國……已經睜開了它的眼睛。……（西方應該）讓它自行其是，讓它保有獨立，讓它按照它自己的時間，按照它自己的方法，發展它自己。」（美國《參議院檔案》58:28-2）引自鍾叔河：〈西方升起的第一面龍旗〉，頁 235。

⁷⁵ 引自志剛：《出使泰西記》，頁 249。

言無不可輸之情；而連環交際，無非排解調處之人。是以各國之勢，易於聯屬。此與人臣無外交之義，其用不同。」（志剛《出使泰西記》：269）

「人臣無外交之義」，本是《春秋》首揭的君臣大義。《春秋·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是周天子之臣，天子派遣使節，應該用「使」或「朝」字，《春秋》竟用「來」字，這一字褒貶實意在貶抑祭伯未奉王命而私會諸侯。在中國歷史語境中，「人臣無外交之義」係指臣子事君不貳，最忌背君而務營朋黨私交。顯然，志剛在親歷並觀察國際外交活動後，隱約覺察在中、西方歷史、時空迥異的語境下，西人所營國際使節的外交活動非可率爾比附、拘泥於中國定義下結黨營私、私相收授的外交，且透過國際交涉確實較能發揮化干戈為玉帛的作用。亦即志剛《出使泰西記》所云：「使天下皆知與各國交際，所以籌國計而保民生者，實實出於事勢之不得不然。而國是可定，人心可定，從此以求自強之人，行自強之道。庶不撓於局外而可捍災患於無形矣。」（志剛《出使泰西記》：頁 305）

「蒲安臣使團」赴美國交涉議約的目的，在於「咸豐八年（1858年）五月初八日定約之後，因事有宜增條款之處，是以議定條款……」。在蒲安臣以美國政要兼中國使臣雙重身分的居中協調下，中國使節團順利在美國外務部議定於原約後續增八款並完成簽約儀式，此即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雙方對等條約《中美續增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條約內容大致符合國際法兩國平等互惠原則和尊重中國主權的精神。舉其要者如第四條：「美國人在中國不得因美國人民異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後中國人在美國，亦不得因中國人民異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第六條：「美國人民前往中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中國總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常住之利益，俾美國人一體均沾。中國人至美國，……美國亦必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第七條：「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所准外國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以在美國一體照辦。」、第八條：「凡無故干預代謀別國內政之事，美國向不以為然。至於中國之內政，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即如通線、鐵路等機法，於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志剛《出使泰西記》：271-274）

隨著大清使團的拜會美國之行，也讓代表中國的黃底青龍國旗首度正式飄揚在國際外交場合。志剛在出使日記中記載外交宴會上：「燈燭輝煌，正面高懸大清龍旗與合眾花旗，左右則英法各國彩旗，隨風飄漾，綺浪疊翻」，「蒲使製大黃旗一

面，藍鑲邊，中繪龍一，長三尺，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這一面從清廷水師官船採用的斜邊三角龍旗所改造的大清國旗，爾後也出現在 1876 年清國代表團參加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的大清國展場，和 1877 年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率領的中國使團船駛進日本港口時，按國際慣例接受 21 響禮砲和升起清國龍旗的禮遇。

志剛、蒲安臣一行在美國之行達成議約使命後，隨後與英、法、普、俄等大國展開的議約過程卻每況愈下。維多利亞女王主政下的英國政府，雖同意對中國實行以和濟事、修約緩進政策，取代慣行的對華武力壓迫政策，但僅願意以外交部發表兩國「照會」文書而非循美國模式逕行修訂條約。法王拿破崙三世正陷內有巴黎大革命蜂起，外有普法交戰連戰連敗的混亂政局中而自顧不暇，大清使節團無功而返。普魯士（志剛譯作「布路司」）首相俾斯麥在柏林接見使節團，也僅同意發表類似英國官方的外交聲明，對於議約一事不了了之。接著使節團在俄京聖彼得堡覲見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俄方竭力避談中俄領土糾紛。中方使節團代表蒲安臣卻在協商過程中染上肺炎，於 1870 年 2 月 23 日以 50 歲盛年溘然病逝。中國代表團因損折交涉大臣蒲安臣而被迫無功折返。外交使節團從同治 6 年（1867）12 月 2 日啟程，至同治 9 年（1870）10 月 26 日返抵京城，共歷訪歐美十餘國，志剛有《初使泰西記》記述使節團出訪經過。

四、郭嵩燾：鍛羽而歸、身敗名裂的首任清廷駐外公使

郭嵩燾（1818-1891）⁷⁶，生於湖南湘陰，字筠仙，號筠軒，別號玉池老人。出身湖南富商家庭，曾祖父「善居積，富甲一邑」，祖父「然諾一語，千金不惜」。郭氏雖循科舉正途入仕卻主張「商賈可與士大夫並重」，與傳統士大夫的抑商思想截然不同。道光 15 年（1835 年）考取秀才（18 歲），次年入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深受強調經世致用，摒棄浮誇，不尚玄虛的湘學傳統薰染，並與曾國藩切磋學問，換帖訂交，後來更結為兒女親家。中英鴉片戰爭期間（1840-1842），郭嵩燾在浙江學政羅文俊幕中，「年二十二，即辦洋務」，「親見海防之失，相與憤然言戰守機宜」。道光 27 年（1847 年）進士入仕，歷任曾國藩幕下佐建湘軍以軍功授翰林院編修、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等。同治 5 年（1866 年）與兩廣總督瑞麟不合而罷官回籍，講學長

⁷⁶ 郭嵩燾生平及相關引文，參見鍾叔河：〈論郭嵩燾〉，頁 1-58，連同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一併收入《走向世界叢書四》。另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三，郭嵩燾本傳。郭嵩燾出使日記《使西紀程》奉命毀版後終其一生禁止刊行。今鍾叔河所編《走向世界叢書》所收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係據郭氏日記手稿內容編次印行，書名《倫敦與巴黎日記》亦由鍾氏所加，內容錄自光緒 2 年 10 月 17 至 5 年 3 月 15 日（1876-1879）出使期間的日記約 50 萬字，另節錄出國前和歸國後與出使、洋務有關的部分約 5 萬字，合計約 55 萬字。

沙。光緒元年（1875年）經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舉薦，授福建按察使、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光緒2年（1876年），清廷派出第一位出使大臣——郭嵩燾奉旨擔任派駐英法兩國的首任中國公使（光緒2-5年，1876-1879）。郭嵩燾性情剛烈、才識出眾，與洋務派重臣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李鴻章（1823-1901）等人相知相交至深。卻屢遭非議、宦途連蹇，最終因出使風波而身敗名裂、終老鄉野。

（一）前瞻務實的洋務觀

郭嵩燾的洋務觀，不僅被抱持「我朝政教為天下先」的守舊派視為大逆不道，也與洋務派健將曾、李等人不盡合拍。

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儘多事，彝（夷）人儘強，〔當〕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撓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⁷⁷

郭氏這段出使西洋前的日記內容，是針對道光（1820-1850）、咸豐（1851-1861）年間清廷對外交涉不當，致開啟連串列強不平等條約的直白批評。道光22年中英鴉片戰爭英軍兵臨南京，簽訂南京條約；咸豐8年，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大沽炮台，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咸豐1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攻佔北京，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郭氏以直言不諱的字眼「怕、詐、蠻、蠢」，批評當時中國主政者、當權者，如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權臣琦善和僧格林沁等人。

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彼之所長，循而習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捨富強之本圖，而懷欲速之心，以急責之海上，將謂造船製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轉弱為強，其餘皆可不問，恐無此理。⁷⁸

上述是光緒元年（1875年），郭嵩燾以〈條議海防事宜〉陳述中國興辦洋務的重要觀點。當時洋務派自強運動的倡議者曾、李等大臣，礙於保守勢力的難以撼動而採取迂迴緩進策略，以船堅炮利為中國積弱而首當急起直追的要項，未敢貿然主張政

⁷⁷ 郭嵩燾：咸豐11年7月20日記，轉引自鍾叔河〈論郭嵩燾〉，頁16。

⁷⁸ 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同前註。

教革新。郭嵩燾卻大膽提出異議，直言：西洋立國之本在政教，商賈製器為其末，捨本而逐末恐無此理。徵諸歷史的後見之明：郭氏此等甘冒大不韙的先見之明，必須等到 1894 年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方能驗證，並得等到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在光緒帝的支持下方敢冒險一搏。

(二) 赴英通好謝罪，出使駐節英、法

光緒元年（1875 年）春，發生英國駐華使館翻譯官「馬嘉理（A.R. Margary，生卒年不詳）雲南遇害事件」，按條約內容中國當派大員赴英「通好謝罪」。⁷⁹年近六十而頗傷老病的郭嵩燾臨危受命，光緒 2 年（1876 年）擢兵部侍郎、充任駐英國使臣兼使法國。此為中國派遣駐外使節之始，孰料也是郭氏宦途終結之始。當在京友人多勸他辭謝使命，或嘆息他「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或同情他「費力不討好，亦苦命也」。郭氏「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理」，遂以望六之年，多病之軀而毅然赴命。郭氏在奉詔出洋前，三度蒙慈禧太后召見和期勉。他深知此行內外交迫的艱難，表達代表交涉的立場與作法：

洋患已成，無從摒絕。惟其意在通商為利而已，……應付之法，在先審度事理，隨機以應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得步進步是洋人慣技，然要須是有隙可乘。……洋人性情在好勝，在辦事快便，在辯論有斷制。得此三層機要，未嘗不可使受範圍。……大約凡事必爭先一著，是辦理洋務第一要義。（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2-3）

問：「到英國一切當詳悉考究。」對：「英國無多事可辦，專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緊事。」……問：「汝心事朝廷自能體諒，不可輕聽外人言語，他們原不知什麼。」對：「不知事小，卻是一味橫蠻，如臣家於此已是受驚不小。」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20-21）

郭氏駐節英、法，就地觀察、親身體驗、詳悉考究後，在倫敦致友人書（光緒 3 年 9 月初 5 日）中，慨然有「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自信自得：

⁷⁹ 馬嘉理遇害事件始末：「英國翻譯官馬嘉理，領總署護照，往緬甸迎印度派來副將柏郎等。既得遇，折回雲南。正月十七日，行至騰越廳屬蠻荒地方，馬嘉理被殺。英人據探，以為雲貴總督岑毓英實主使之。朝廷特簡湖廣總督李瀚章、前侍郎薛煥會同查訊，奏言係因野匪索過山禮不遂，起意殺害。駐京英公使威妥瑪不服……。（光緒）二年七月三十日，始由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山東煙臺與威妥瑪籌結議平。」劉錫鴻：《英軺私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七》，頁 47。

往常論近日考求洋務之人，合肥（李鴻章）能見其大，沈尚書（葆楨）能得其實，丁中丞（日昌）能致其精，吾無能為役，……（今）體察各國之情偽，……自信於此確有所得。孟子曰：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誠亦無所多讓。⁸⁰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民人周旋，一從其實，不為謙退詞讓之虛文。……而又嚴為刑禁，語言文字一有詐偽，皆以法治之，雖貴不貸。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深矣。世安有無政治教化而能成風俗者哉？西洋一隅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434）

郭嵩燾心急如焚的再三上書朝廷主管機關，更向洋務派重臣李鴻章大發牢騷，直陳：「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一聞修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倫敦致伯相〉）長於審時度勢的李鴻章，只能據實以告：開礦築路等事「無人敢主持，已絕口不談矣」，「數百年積弊，未易一日更新」，「以後此等文字可以不做。聞樞（軍機處）、譯（總理衙門）友人均嫌尊處條陳過多，直道之不行久矣。」（光緒3年6月初1〈復郭筠仙星使〉）。無奈，郭嵩燾最終還是直言冒進，以文賈禍。

（三）「奉旨毀版事件」、「劉錫鴻密劾事件」致黯然返國，終老鄉野

光緒2年（1876）冬，清廷派令郭嵩燾為駐英正使率副使劉錫鴻等隨員30餘人出洋。按總理衙門初議：「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為之」。隨後，郭嵩燾將從啟程出發到初抵倫敦駐節（光緒2年10月17日-12月8日）的海程日記鈔寄總理衙門，以《使西紀程》命名並刻版印行。此為中國駐外使節出使日記之始。光緒3年（1877年）6月，郭氏因出使日記初稿內容，竟招致謗訕滿天下，漢奸、貳臣罵名四起，爆發「奉旨毀版事件」⁸¹。湖北翰林何金壽（1834-1882）嚴詞奏參斥責「記道里所見，極意誇飾」、「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王闈運《湘綺樓日記》光緒

⁸⁰ 轉引自鍾叔河：〈論郭嵩燾〉，頁40-41。

⁸¹ 轉引自鍾叔河：〈論郭嵩燾〉，頁1-58。有關奉旨毀版事件始末，據王闈運《湘綺樓日記》光緒3年6月12日記：「何金壽本名何鑄，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有詔申斥郭嵩燾，毀其《使西紀程》版。」郭嵩燾：「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為之；得何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郭嵩燾〈致李傅相〉，收錄於《養知書屋文集》）。

3年6月12日記)。翰林院士張佩綸(1848-1903)疏稱：「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於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國體而已。」(張佩綸〈請撤回駐英使臣郭嵩燾片〉)。朝廷遂諭令將《使西紀程》毀版以禁其流傳。郭嵩燾辯白無效後乞病請退，在李鴻章居中力保、全力勸慰且朝廷苦無替代人選下勉予留任。

不料，爾後又發生郭嵩燾隨行副使的「劉錫鴻密劾事件」⁸²。當初郭嵩燾奉命為駐英公使時，力舉劉氏為參贊官隨員，總理衙門卻破格擢用，遽以劉氏為駐英副公使，後來甚至還充任駐德公使，鑄下郭、劉兩人的嫌隙在先。加上洋務觀的嚴重分歧：郭氏主張「先通商賈」、「循用西法」，劉氏認為「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以致兩人出洋共事後，不僅漸行漸遠甚至針鋒相對。據郭嵩燾記：「近接友人書，謂其致書當事，言鄙人於洋務迂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禮，至不願與共事。此言必當一與理論。」(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368)劉錫鴻密劾、指控郭嵩燾，「共奏參十款，指為十大罪」：摺奏列銜，副使上不加欽差字樣，為蔑視諭旨；游甲敦砲臺披洋人衣；議論大清國旗；效洋人尚右，效洋人用傘，不遵國制；無故與威妥瑪爭辯，實為啟釁；怨謗朝廷；違悖程朱；學洋語、聽戲、握手為禮，壞亂風俗……等，甚至「以為交通之實證」，「直欲見誣以逆謀」(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809-811)。郭嵩燾上疏辯解，請求查處劉錫鴻、何金壽勾通誣陷，朝廷反責備他「固執任性」、「所見殊屬褊狹」(《德宗實錄》卷六十)。

光緒4年(1878年)8月，清廷因郭嵩燾、劉錫鴻兩位駐外正副使臣關係決裂、勢同水火且相互攻訐不休，郭氏又萌生退意幾度請辭，故下令召回兩人，改派曾紀澤、李鳳苞接任英、德使臣。光緒5年(1879年)，郭氏黯然返國後即稱病回籍，從此蟄居鄉野未再起用。光緒17年(1891年)郭嵩燾病逝(73歲)。援例疆臣奏上學行政績得請立傳賜謚，郭氏卻因《使西紀程》毀版舊案而遭上諭裁示：「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不准行。」

⁸² 劉錫鴻(?-1891)，廣東番禺人，原名錫仁，字雲生。道光28年(1848)中舉人，授刑部員外郎，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將其延攬為幕僚，「愛其才，憐其不遇」。王闓運云其「欲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以為率真，故所至受詬病」(《湘綺樓日記》)。光緒2年(1876)冬奉命擔任副使隨郭嵩燾駐英、法，3年10月起改派為駐德公使。出使期間，爆發劉錫鴻密劾事件，導致互相參奏彈劾、針鋒相對，最終演變成兩敗俱傷，光緒4年(1878)8月，清廷令郭、劉同時調職召回。返國後劉錫鴻擔任光祿寺少卿，後因妄加批評李鴻章「跋扈不臣」而遭革職。劉錫鴻不見於《清史稿》列傳，《番禺縣志》載有其生平事蹟。詳鍾叔河：〈「用夏變夷」的一次失敗〉，與劉錫鴻：《英軺私記》，一併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七》。

胞弟崑燾曾言郭嵩燾性格急切：「心直口快，往往面責之處，直與人以難堪。」洋務派同儕、至交曾國藩認為：「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曾國藩〈復李少荃〉，《曾文正公書札》）。年齒略低但老成持重的李鴻章，曾舉薦郭氏有「文武幹濟之才，廉正敦愨之品」、「學識宏通，志行堅卓」（李鴻章〈奏保郭嵩燾片〉）。接替郭氏駐英法使臣重責的曾紀澤，也在慈禧面前頻頻力保與說情：「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褻急，是其短處。此次亦是拚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係一個忠臣。」⁸³

英籍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稱郭嵩燾「為一誠實君子，識見明達，具有決心，但終為一中國人。」當郭氏因誣陷受挫而被調職召回時，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寫道：「郭去曾繼，吾人深為惋惜。郭氏已獲經驗與良好之意見，此種更調實無必要，對於其國家將為一大損失。」上海英商外報《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報導：「熟悉歐洲政情者，均知郭氏對其政府確已盡職。……郭氏已樹立一高雅適度榜樣，與外國相處無損於其影響與威儀。」

檢視郭嵩燾所遺出使日記，寫主客對答，則聲情兼備；論中外形勢，則洞徹清晰，感慨萬千；考察政教文化，則中肯通達，頗能展現其「著述之才」。郭嵩燾在晚年〈自題小像〉詩云：「流傳百世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⁸⁴所幸，歷史終究還給郭嵩燾應得的評價。《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三郭嵩燾本傳論曰：「中國遣使，始於光緒初。嵩燾首膺其選，論交涉獨具遠識。」⁸⁵

五、曾紀澤：派駐英法俄，締造奇蹟的中國外交官

曾紀澤（1839-1890），生於湖南湘鄉，字劼剛，為晚清重臣曾國藩之子。同治9年（1870年）由二品蔭生補戶部員外郎，光緒3年（1877年）襲封一等毅勇侯爵入京，光緒4年（1878年）派充駐英、法使臣並補太常寺少卿，光緒6年（1880年）奉命兼任駐俄公使。持節駐外期間（1878-1886）長達八年半，代表清廷斡旋中俄伊犁問題而成功締造不朽紀錄。後因中法越南問題違逆上意而被迫卸除兼任駐法使臣。光緒11年（1885）清廷諭令改派英國、俄國使臣，翌年八月曾紀澤離英返國，

⁸³ 引自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五》，頁115。

⁸⁴ 上述時人評價郭氏文字，除另注外，皆轉引自鍾叔河：〈論郭嵩燾〉，頁3-5、51-55。

⁸⁵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全文檢索系統，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105505>。本論文所引清史稿人物評述皆取自此電子檢索系統，將不再逐一加註。

改任兵部侍郎入總理衙門，再調戶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卒於任上，得年 51，追贈太子少保，賜諡惠敏。

(一) 學通中西再經辦洋務

曾紀澤幼承父親曾國藩課子甚嚴的調教，尤以讀書明理和勤儉刻苦為庭訓：「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至於為學之道，曾國藩強調先窮經讀史，文史並治，再旁及天文地理之學。曾國藩與李鴻章等首辦洋務，歷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主張「馭夷之道，貴識夷情」，「師夷智以造炮製船」，「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建議「另立學館，以習翻譯」，「蓋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並奏請選派子弟出洋留學：「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⁸⁶曾紀澤隨侍父親督辦洋務，對中外交涉時有所聞，耳濡目染下對西學略有涉獵。考其學習英國語文，約始於同治 13 年（1874 年）為父守喪期間。光緒 3 年（1877）入京後，結交在華西儒：「僑寓禁城東南，與泰西諸國朝聘之使，館舍毗鄰。於是，英國漢文正使梅君輝立，偕副使璧君利南聞聲見訪，縱談竟日。而績學之士英國艾君約瑟、德君約翰、美國丁君韙良，亦先後得訂交焉。」⁸⁷因此，曾氏在出使前蒙太后召見時自道：「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係從書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臣雖能通識，究竟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翻譯。」（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113）

檢閱曾紀澤光緒 4 年元月起的日記，批閱英國大字典、溫英語韻編、批英國話規、寫西字請帖邀宴西友小宴、寫西字函致在華西儒或外館官員（如撰聯送德國公使巴蘭德並用英語翻譯字義）、看英國經書、看西洋新聞紙、看英人小說等不勝枚舉。足見，曾紀澤在洋務派父親曾國藩的悉心調教與勤奮力學下，奉旨出使前已累積深厚的國學素養，並具備基礎程度的西學素養與英國語文能力。

(二) 務實開明的洋務觀

光緒 4 年（1878）7 月曾紀澤奉旨派充駐英法使臣。8 月蒙太后召見，談及經辦洋務之難處：其一，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其二，辦理中外交涉事件，竟須拼得將生命和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其三，能通洋務而深可信任之人難尋。（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112-115）9 月，曾紀澤在派充使臣途中，為同文館英文科出身的汪鳳藻《文法舉隅》一書作序，提到講求西學與洋務

⁸⁶ 有關曾國藩課子之法與洋務主張，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走向世界叢書五》，頁 28-35。

⁸⁷ 曾紀澤：〈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頁 35。

人才養成的重要：

蓋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則考求各國言語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諉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自同文館設，而英才輩出，……生徒斐然有成，或以干濟聞，或以文藻顯。中國聲名文物，彝倫道義，先聖昔賢六經典籍之教，未始有損也，而復益以海國人士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⁸⁸

曾紀澤身為站在第一線折衝樽俎的外交官，深受繁劇沉重、內外交迫的現實壓力所迫。他質疑一班虛矯空談，昧於情勢的士大夫們，而平心持論，苦口婆心的規勸，主張知己知彼，考求諸國飲食衣飾、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異，「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更強調培養優秀洋務人才，實為刻不容緩之事。稱許同文館之設，中西學並濟，英才輩出，大有匡助中外交涉之利。

(三) 外交生涯的成敗

光緒 4 年 (1878)，曾紀澤從曾國藩、郭嵩燾等父執輩手中接掌洋務，奉詔接替郭嵩燾持節出使英、法，其後更兼使俄國。他以中國外交官身分，投身險惡的國際政治現場八年有餘 (1878-1886)，始終堅持交涉之道：「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為威力所絀；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即許，不可許者始終不移。」⁸⁹茲就曾紀澤出使期間所承辦中外交涉事件，其中動見觀瞻、影響深遠的中俄伊犁問題與中法越南問題加以說明，以彰顯其人見識與才幹。

1、重議伊犁問題，另立「中俄改訂條約」

俄國蓄意和英國爭奪亞洲霸權，見清廷全力經營東南海防而無遐顧及西北邊疆，乘隙以「代為收復伊犁」為藉口，「權宜派兵駐守」，後來更拒絕交還伊犁並裁撤當地中國政府機構、監禁官員，不惜爆發中、俄衝突。光緒 3 年 (1877 年)，清朝派出頭等欽差大臣崇厚 (1826-1893) 為全權代表，奉詔前往俄國談判。光緒 5 年 (1879 年) 簽訂「喪權辱國」的「中俄伊犁條約」：中國同意修改中俄國界，割讓伊犁西境和南境若干地區；繳付俄國代收、代守伊犁軍費五百萬盧布；俄商在蒙古、新疆貿易一律免稅；俄國得在新疆各地設立領事……等。俄國始允交還「險要盡失、無法可守」的伊犁城。崇厚帶回如此條約內容，不僅舉國譁然，更見笑於國際。清

⁸⁸ 同前註，頁 25-27。

⁸⁹ 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頁 16。

廷迫於輿情而拒絕批准條約，將崇厚革職查辦，先論罪判處「斬監候」，再加恩開釋於後。光緒 6 年（1880 年），清廷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兼使俄國大臣，將崇厚所定約章再行商議。曾紀澤獲總署電報通知崇厚訂約窒礙難行，旨派使俄再行商議。在致總署回函中即有「須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一語，表達此一任務的極端艱鉅。在〈與總署電報密商情形片〉中，向皇太后、皇上則直陳赴任之決心：「當恪遵奏定准駁之條，硜硜固執，不敢輕有所陳，不敢擅有所許，嚙雪咽旃，期於不屈而已。」再從他寫給同僚友人丁日昌信中，更慨然剖陳內外交迫，處境艱難：「夫全權大臣與一國帝王面訂之件，忽欲翻異，施之至弱極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順從，況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屈者乎？」⁹⁰

光緒 6 年（1880）6 月底，曾紀澤抵達俄都聖彼得堡後，旋赴外交部拜會，展開重啟談判任務。俄國外部尚書吉爾斯倨傲刁難，詰難良久。最後乃允代奏國君，請示呈遞國書。爾後，外部更誘卸與曾紀澤談判，提議改日自行遣使赴北京商訂。俄方甚至明指崇厚是「特派頭等使臣，全權便宜行事」，「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乎？」曾紀澤也義正詞嚴、不甘示弱的反駁：「使臣無論頭等二等，均無可以故違其國家之意而專擅自便者。訂約必候批准，自是天經地義！」（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358）無論是「面冷詞橫」的外部尚書吉爾斯、「陰柔狡狠」的駐華公使布策，抑或是怨責曾紀澤「操之太蹙，不為俄少留餘地，憤懣不平」的外部總辦熱梅尼等，最終還是在「疊次厲色爭辯後」，與曾紀澤重訂條約內容。其要者如下：一，交還伊犁問題：俄方將伊犁連同南境一帶全數歸回。二，重定中俄國界問題：改為照兩國現管之地勘定，取消崇厚原議界址，保住蘇約克山口等領土。三，償付俄方代收、代守伊犁軍費問題：俄方獅子大開口提高將原議金額五百萬改為一千二百萬盧布，更恃強恫嚇：「俄正欲一戰，以補糜費！」殊不知深諳國際形勢和外交手腕的曾紀澤，早已運籌帷幄在先。獲悉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殫力竭不欲再啟衅端，俄國皇帝與外部丞相實有和平了結伊犁問題之意。況且中國方面，左宗棠手握重兵鎮守西陲一帶，取回伊犁事猶可為。因此，曾紀澤強勢反擊：「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俄國亦須償我兵費！」俄方代表只能知難而退。

光緒 7 年（1881 年）12 月 18 日，42 歲的曾紀澤在接獲總署電報批准「中俄改訂條約」後，日記中寫下：「已奉溫旨俞允，深以為慰。」原先俄方代表輕視的「二等公使」曾紀澤，以不卑不亢的態度與國際外交長才而奇蹟的「探虎口而索已投之

⁹⁰ 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頁 18-19。

食」，創造清代外交史上空前的勝利。不僅讓虎視眈眈的歐美列強刮目相看，也讓恃強凌弱的俄國官員覺察：「對於這些中國老爺們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們十分傲慢，並且熟悉世界政治。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⁹¹

2、對越南問題主戰，法國要求撤換公使

法國基於爭霸遠東的戰略布局而覬覦越南，將據此而長驅直入中國腹地。法國從 19 世紀 60 年代開始軍事入侵越南，1883 年強迫越南簽訂「順化條約」，以「保護」之名，行「吞併」之實。身為英法公使的曾紀澤，數度上疏朝廷、致函大員們，呼籲早作未雨綢繆而未獲回應，不禁一腔憤血，寢饋難安：「公務不甚如意。法蘭西欲吞併越南，蓄謀已久。余為未雨之綢繆，亦四年於茲矣。始也，樞廷、譯署諸公暨合肥相國，均於鄙說不甚措意。事已發動，而後圖之，未免遲晚。……余終日焦灼，百事頹廢。」（光緒 9 年 1883 年 7 月初 9 日，曾紀澤給外甥郭氏兄弟信函）

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我若為彼所懾，遽如其願，豈非互古之大恨事？且非一戰即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御之？……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嘆。（光緒 10 年 1884 年 1 月初，曾紀澤倫敦致陳俊臣）⁹²

曾紀澤對中法越南問題的情報掌握和形勢分析堪稱精闢。法國可用於遠東的軍力有限且外交處境孤立無援，確實無力與清廷久戰。無奈，清廷一味懼戰，咸以「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而主張犧牲越南，對法妥協。有鑑於越南落入法人之手，將危及中國東南邊防，主戰派的曾紀澤「惟向英法紳民及新報館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張我之聲威，冀以搖惑法紳，傾其執政。」（光緒 9 年 1883 年初，曾紀澤〈倫敦復左中堂〉）。此舉激怒法國執政當局，強烈要求中國撤換駐法公使。光緒 10 年（1884 年）4 月，清廷下諭免除曾紀澤兼使法國之職。李鴻章代表清廷在天津與法國進行和談，並簽訂「中法簡明條約」，同意自越南撤兵且不過問法國與越南任何已定、未定條約。果然，曾紀澤的預言成真。同年，法國派兵「接收」與雲南相鄰的越南諒山、法國船艦進犯福建馬尾軍港。清廷「嚴諭水師不准先行開炮」，結果清艦全數被

⁹¹ 以上俄國外部總辦熱梅尼於議約期間（1880 年 10 月 24 日）寫給外部尚書吉爾斯的信，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頁 22。

⁹² 以上引錄疏文、書信內容，轉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頁 23-26。

法艦砲火擊沉。8 月清廷始下令抗法，從陸、海迎擊法軍而取得全面勝利，導致法國內閣垮台改組。清廷卻決定「乘勝即收」，與法國達成停戰協議。光緒 11 年（1885 年）6 月，中法簽署「會訂越南條約」，重申「中法簡明條約」並承認法國為越南保護國，中國雖勝猶敗！同時，清廷改派劉瑞芬出使英國俄國，曾紀澤受命「回京述職」，結束外交生涯。

曾紀澤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⁹³，因使期漫長（八年半）、公務繁劇，或許礙於前任使臣郭嵩燾的前車之鑑，為避免落人口實而招惹非議，故其文字質樸簡略，扼要羅列例行公事，罕見交涉細節、馳騁議論或情感流露。因此，旅外駐節期間的交涉歷程與考察心得，須縮合其公文、私函方能一窺原委。

六、薛福成：持節英法義比，鞠躬盡瘁報國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生於書香宦宦家庭，父親終老始考取進士，後升任湖南安福縣令。薛福成自幼苦讀，21 歲考取秀才後屢試不第。父子兩代深受科舉之惡，遂棄八股試帖之學。其後，遭逢時代巨變，太平軍擊潰清朝江南大營，家業瞬間傾蕩於戰亂之中，遂潛心廣覽博學，鑽研經世實學，決意另闢報國之路。

（一）從曾、李幕僚躍身為洋務新星

薛福成以洋務陳條而受洋務大臣們高度賞識，先後被曾國藩、李鴻章延攬入幕。1865 年起在曾國藩幕中學習兵事、餉事、吏事並協辦洋務，頗受曾侯器重，被保舉為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並賞加知府銜。1872 年曾國藩病逝，薛福成轉赴蘇州書局，操持筆耕維生。1874 年底同治皇帝駕崩，新帝光緒 4 歲登基，垂簾聽政的東、西兩宮太后頒布懿旨，諭令廣開言路以安定政局。薛福成應詔振筆而完成萬言書，概括為整頓內政的〈治平六策〉，和辦理洋務的〈海防密議十條〉。其辦法易曉易行，文筆撼動人心，兩宮諭令吏戶禮兵四部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一時爭相傳抄，備受矚目。洋務派領袖、直隸總督李鴻章，立即延攬薛福成為重要幕僚，隨辦洋務長

⁹³ 據鍾叔河先生考證、編訂後，先取名為《使西日記》（起自光緒 4 年 7 月 27 日迄於光緒 12 年 11 月 19 日），合計 5 萬字；後取名為《出使英法俄國日記》（起自光緒 4 年初迄於光緒 12 年底），合計 48 萬字。分別收錄於《走向世界》叢書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 1981 年版、岳麓書社 2008 年新版。新、舊版本日記篇幅懸殊的主因：舊版係根據既存於中國的四種刪節本而來；新版則依據現存於臺灣的曾紀澤日記手稿原件影本《曾惠敏公手寫日記》八冊（吳相湘主編，臺北：學生書局，1965）。鍾叔河輾轉取得影本後，將八年多的日記全部標點排印，新取名為《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作為對這位「待憑口舌鞏河山」的前輩外交家的永久紀念。詳見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頁 10-39。

達十年。光緒 5 年（1879 年），薛福成洋洋灑灑完成一部兩萬餘言的《籌洋芻議》，成為名符其實的洋務新星。長達 17 年運籌帷幄於洋務領袖曾、李幕府，薛福成潛心鑽研新學、累積豐厚的洋務和海防實務，等待機會發光發亮。光緒 10 年（1884 年），薛福成終於不再隱身幕後，被朝廷實授為四品浙江寧紹臺道而正式邁入宦途。

入幕李鴻章麾下期間，薛福成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功勞為：計阻英籍中國總稅務司赫德兼任中國總海防司之議。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為保證能取得中國賠款，強迫中國接受英國人擔任中國總稅務司一職，以便管理中國海關，控制關稅收入。光緒 5 年（1879），時任總稅務司的赫德，數度上呈籌建中國海軍的陳條，清廷為便宜行事而不察其居心，應允由赫德兼任中國總海防司，負責採購艦艇、訓練海軍、總管中國海防。眼光洞徹，識見卓越的薛福成，深感清廷此舉之不智，故力阻此議。薛福成先對李鴻章力陳：清廷將海關財權、海防軍權，一概委由英國人赫德包攬，恐如虎添翼，貽患無窮。說服李鴻章和清廷同意後，再提出補救之策：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文，要求赫德親赴海濱現場實際督辦練兵。將可迫使赫德為保住海關大權，而自願放棄總海防司要職。此計謀成功奏效，中國總算保住海防大權，薛福成居功厥偉。

時值中法戰爭期間（1883-1885），光緒 10 年（1884 年）8 月，法國遠東艦隊總司令孤拔將軍（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1827-1885）率領艦隊，擊沉福建水師、南洋水師兩艦隊，並佔領臺灣、取得臺灣海峽制海權。原本心存觀望，畏戰求和的清廷，被迫向法國宣戰。光緒 11 年（1885 年）2 月底，所向披靡的法國艦隊駛向薛福成防守的浙江鎮海海口，浙東戰役就此展開。薛福成以嚴密的防務和凌厲的炮火，成功擊退法國艦隊。薛福成在中法海戰中以籌辦海防有功而加布政使銜，光緒 14 年初再擢為湖南按察使。

（二）出使駐英法義比大臣

博學多通，識略閎深的薛福成，屢獲保薦擔任駐外公使。光緒 15 年（1889 年）奉詔改派為出使英法義比大臣。光緒 16 年（1890 年）1 月啟程赴任，至光緒 20 年（1894）5 月底，使期屆滿束裝返國。歷經月餘的海程勞頓，7 月抵達上海後，未及二旬，即以積勞得疾，薨於出使行台，終年 57 歲，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李鴻章聞知痛惜，遺憾未盡其才，奏稱：「出使外洋，著有勤勞，惟薛福成奉使績效，亞

於曾紀澤，過於洪鈞、劉瑞芬」。⁹⁴《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三，薛福成本傳論曰：「福成任使事數年，恆惓惓於保商，疏請除舊禁，廣招徠。」，「福成好為古文辭，演迤平易，曲盡事理，尤長於論事紀載。」⁹⁵

旅歐駐節期間，薛福成因公務之便，透過公開拜會和遊歷參訪，廣為結交歐陸名士與政要，親炙歐美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洗禮，也完成個人洋務思想的調整和躍進。茲就其出使期間的外交成績和洋務思想述要如下：

1、設領事、廢歸禁，積極保護華僑權益

南洋諸島各埠林立，商務工務均賴華人為骨幹，……統計約有三百餘萬，而尤以新嘉坡、檳榔嶼為要衝。……豬仔館之人，半由拐賣。荷之園主虐待華工，往往終身為奴，……。園主弊端有四：一違例虐毆；二令工頭縱賭誘工人輸銀；三縱賭為害，年年借欠永無脫工之日；四官定條例亦尚平允，園主不肯張掛。華工出口，每歲十餘萬人，由汕頭來者十居七八，由廈門來者十居二三，而總會之區實在香港。然關係南洋地方利源不淺，所以英人在新嘉坡，特設護工司衙門，以衛護華工。（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日記》：180）

鑑於海外華工受騙受虐情形普遍嚴重，卻苦於申訴無門、孤苦無援。薛福成護僑心切，積極謀求改善之道。遍查中國與列強所簽舊約，發現「但有彼在中國設領事之語，而無我在外洋設領事之文，蓋因未悉洋情，受彼欺蒙。」根據 1869 年中英新定條約，內有英國允許中國可派官員駐紮英國及其屬地各口約定。援例，中國有權要求歐美各國一體適用，比照辦理。經過外交折衝後順利取得中國在海外華僑集中地區設立領事館的權益，再向清廷上呈〈通籌南洋各島設立領事保護僑民疏〉，表達在海外設立領事館的迫切性。

此外，薛福成還從領事稟報中了解僑胞飄零海外的另一重痛苦，即華僑回國會受到本國人欺凌迫害。中國土豪惡霸，任意污蔑歸國華工是「漢奸」、「海盜」，而地方官員卻不能主持公道，保護歸僑的合法利益。薛福成詳參清朝律例沿革：順、康

⁹⁴ 李鴻章評述薛福成之說，引自鍾叔河：〈從洋務到變法的薛福成〉，頁 56。

⁹⁵ 薛福成廣覽博學，著述甚豐，有《庸齋文編》、《庸齋續編》、《庸齋外編》、《籌洋芻議》、《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傳世，後收入《庸齋全集》。《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初刻本（1890-1892）6 卷 17 萬餘言，由薛福成生前自編，死後由三子薛瑩中續刻 10 卷（1892-1894）。今本《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由鍾叔河據《庸齋全集》編校而成。日記始自光緒 16 年正月 11 日奉詔出使自上海啟程，終於光緒 20 年 5 月 28 日，自法國巴黎啟程返國。光緒 23 年冬 10 月，薛瑩中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續刻·凡例》，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八》，湖南：岳麓書社，2008，頁 347-349。

兩朝曾立下嚴厲「海禁」：凡「通海」而後回國者立即「正法」；後來康熙帝曾於 1717 年特准以前出洋的華人返回原籍；雍正帝又重申前禁，視羈留海外者皆是「莠民」；乾隆年間還發生對海外貿易的華僑「嚴予懲治」的「案例」。這些法源和案例，全都成為地方劣民肆意迫害歸國華僑的藉口。薛福成於 1892 年 11 月函請總理衙門奏請朝廷廢除歸禁，總理衙門不願承擔「妄議祖宗舊制」風險，薛福成遂自行起草〈請豁除舊禁招來華民疏〉，獲得光緒皇帝同意並下諭令：商民無論出洋久暫，一概允許回國謀生置產，和內地人民享有同等權利。

在薛福成堅持不懈和努力奔走、交涉周斡旋下，終於解決了曾紀澤擔任駐外公使時，誤判事態嚴重性的疏失，「始終以多設領事為無益，未免意存推諉，此其過聰明之失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827）；也徹底改善了華僑飄泊無依、控訴無門的悲慘狀況，實現了僑胞們落葉歸根的宿願。⁹⁶

2. 主動促成中英滇緬界務、商務談判

薛福成在駐倫敦使館，披閱前任公使曾紀澤在駐英法公使任上的舊檔時發現：光緒 11 年（1885 年）英軍侵占緬甸全境，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曾紀澤奉命與英國交涉，雙方曾初步達成三項協議共識。其一，英方不會占領靠近中國邊境的緬甸地區。其二，滇緬邊境的大金沙江，為兩國均可行船的共有處；其三，允許中國在大金沙江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設稅關。惟中、英兩國代表後來在北京簽訂「中英緬甸條約」中卻未將此三條列入。薛福成判斷英國此舉，實為日後侵奪滇緬邊境中國領土埋下伏筆。為防患於未然，薛福成特照會英國外交部，重申五年前中英雙方的三條協議。並於光緒 17 年（1891 年）上疏朝廷陳說利害，建議由中國主動向英國提出滇緬界務與商務談判，以免日後權益受到侵害且自薦為中方談判代表。

翌年年初，始獲清廷同意，並正式對英方提出談判要求。2 月下旬英方送來一份劃界的備忘錄中，不僅否認三條協議並且擅自將中緬界線劃在中國境內。薛福成堅決主張大金沙江兩岸綿延數千里的荒野山林，是屬於不緬不華的中間地帶，按「國際公法」理應由兩國平均分配。歷經兩年反覆談判後，英國終於同意中國的「合法」要求。光緒 20 年（1894）3 月，中英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終結半世紀以來，英方一慣恃強逼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惡夢，並藉國際公法保障中國邊界領土與商務活動的權益。

⁹⁶ 夏寅官：《薛福成傳》，轉引自鍾叔河：〈從洋務到變法的薛福成〉，頁 50-52。

(三) 從洋務派過渡到維新派

光緒元年(1875年),薛福成應詔陳言,向朝廷提出的〈海防密議十條〉:「擇交宜審,儲才宜豫,製器宜精,造船宜講,商情宜恤,茶政宜理,開礦宜籌,水師宜練,鐵甲宜購,條約諸書宜頒發州縣」。集中表現薛氏當時的洋務思想,大抵未能突破洋務派「堅船利炮」之說的窠臼。光緒5年(1879年),薛福成提出《籌洋芻議》14篇,再度引起關注。尤其是〈約章〉、〈商政〉、〈船政〉、〈礦政〉、〈利權〉、〈變法〉諸篇的觀點,較之〈海防密議十條〉,薛氏的洋務思想已有了變化和發展。鍾叔河認為:《籌洋芻議》的精華尤在〈變法〉篇,這是洋務派人士首先將「變法」這個詞標示在自己的旗幟上。〈變法〉說明天下已不是「華夷隔絕之天下」,而是「中外聯屬之天下」,「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薛福成慎重反駁時人視效法西人為「用夷變夏」的說法,大膽承認西人得風氣之先,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將洩之秘,而為西人獨擅之乎?又安知百數十年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已能突破洋務派「船堅利炮」的框限,進而提倡效法西人商政礦務、考工制器、火輪舟車、兵制陣法,以掌握西人「富強之術」。〈商政〉篇指出:「西人之謀富強者,以工商為先。」⁹⁷

洋人借經營商務,闢荒島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於商務最精也。……夫商為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為創國、造加、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恃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蓋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閉關獨治,老死不相往來;若居今日地球萬國相通之世,雖聖人復生,豈能不以講求商務為汲汲哉!(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82-83)

上文引自薛福成以公使身分駐節歐陸後,眼界和胸襟為之大開,既有的洋務思想受到強烈刺激和全面挑戰。文中顛覆中國四民說,援英國實例反對商為四民之末,主張「握四民之綱者,商也」。薛福成見西人商務殷盛,察覺「歐洲立國以商務為本,富國強兵全借於商,而尤推英國為巨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210-211)因此,積極強調中國必須講求商務的迫切性。此外,他的效法西人富強之

⁹⁷ 本節所錄薛福成〈海防密議十條〉、《籌洋芻議》原文及鍾叔河說法,引自鍾叔河:〈從洋務到變法的薛福成〉,頁17-21。

道也產生驚人轉變：由「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順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已然丕變為欣然嚮往其「養民教民之功」與「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之政」了！因此，鍾叔河指稱：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6卷，「實記錄了一位洋務派學人向維新派人物蛻變的痕跡」。茲另舉日記數則，以印證薛福成洋務思想的遞變軌跡：

昔郭筠仙侍郎，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此次來遊歐洲，由巴黎至倫敦，始信侍郎之說，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徵之。（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24）

歐美兩洲各國勃焉興起之機在學問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絕大關鍵皆在近百年中……。今之議者，或驚駭他人之強盛而推之過當；或以堂堂中國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擯絕而貶之過嚴。……中國綴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糜於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奮其智慧，各以攻其專家之學，遂能直造精微。……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諱疾忌醫也。若謂學步不易，而慮終不能勝人，是因噎廢食也。……蓋相師者未必無相勝之機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32-133）

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矣。（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802-803）

從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所附〈凡例〉，即可清晰掌握其體例和內容特色：其一，中外遣使，本系創舉，日記為出使而做，揆之體例，並無成式可循。其二，日記雖排日編纂，然一歲之中，或值酬應繁冗，公務緊要；或積數日並無見聞，亦無新義。若必按日勉為纂記，非失之贅，即失之虛。其三，述事之外，務恢新義，兼網舊聞。凡瀛寰之形勢，西學之源流，洋情之變幻，軍械之更新，思議所及，往往稍述一二。然中國所以遣使之故，在默察西國之情勢，亦期裨益中國之要務也。必於洋務關涉者，始筆之於書。⁹⁸自前文引錄數則日記內容，可見其長於論事紀載，能曲盡事理的筆力。至於馳騁想像，曲盡摹寫之妙而寫成的巴黎油畫院觀普法交戰圖，允為清末出使日記的代表名作。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之寫作成就，在出使大臣間可謂卓犖出眾者。

七、康有為：流亡海外，尋找醫國良方的保皇派領袖

⁹⁸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日記·凡例》，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八》，頁63-65。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晚號更生。生於官宦家庭，自幼誦讀經史，不好八股應制之文。受業於粵中大儒朱次琦（1807-1882）門下凡六年，以經世致用為主，奠定理學、政學之基礎。光緒 8 年（1882 年），赴北京應鄉試不第。南歸途經上海，悉購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書而盡讀之，至此學力別開境界。其後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南遊江漢，東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荊、襄之間。考察風土人物，廣交士大夫，學乃益進。光緒 14 年（1888 年），赴北京應試不第，首度上書請求變法，因受阻未成，乃歸粵講學於廣州。光緒 17 年（1891 年），梁啟超（1873-1929）等從學，即任公所謂：

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蕩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其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⁹⁹

任公譽其師為「大教育家」，上文生動揭示康氏講學宗旨、內容及授業方法，頗有謀合中西古今以為世用之志。進而透過極具渲染力的文字，以大海潮、獅子吼誇飾形容康氏講學善於鼓動人心、激刺腦力。還強調講學莫要於合群，以得智識交換之功、養團體親愛之習，故提倡學會，以鼓勵士氣。

（一）委身國事，變法維新

康有為以一介書生，凡七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以圖強，「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流俗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為熱中或斥為病狂。」（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光緒 21 年（1895 年），康、梁師徒時年 38 歲、23 歲，相偕入京會試。適逢甲午戰敗後清日議和締結「馬關條約」，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千餘人上萬言書，請求拒和、遷都、變法，即所謂「公車上書」，仍未獲代呈。同年，康有為會試及第賜進士出身，授工部主事。三度上書清帝，始獲上覽而善之。有為繼而在北京囑門生

⁹⁹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收錄於《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文約兩萬言，共九章分別為：時勢與人物、家世及幼年時代、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委身國事時代、教育家之康南海、宗教家之康南海、康南海之哲學、康南海之中國政策、人物及其價值。初刊載於橫濱《清議報》，約成於西元 1901 年底，記於日本橫濱飲冰室。

梁啟超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於京、滬設「強學會」，引領士林風騷，列名會籍者除康、梁外另有袁世凱、黃遵憲、章炳麟、楊銳、譚嗣同等。一年之間設會百數，於是「先生所欲開之學風，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1901年)。

光緒 24 年(1898 年)，康氏立「保國會」於京師，尚書李端棻等上疏舉薦，有為始獲清帝召對。力陳：「四夷交侵，覆亡無日，非維新變舊，不能自強」、「就皇上現有之權，行可變之事，扼要以圖，亦足救國。唯大臣守舊，當廣召小臣，破格擢用，並請下哀痛之詔，收拾人心。」(《清史稿·康有為本傳》卷 473 列傳 260) 光緒帝命為總理衙門章京，並特許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於是詔定科舉新章，罷四書文，改試策論，立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興農學，獎新書新器，改各省書院為學校，許士民上書言事，論變法，史稱「戊戌變法」。惟百日新政，卻以流血慘烈結束。「余與其役」的梁任公評述：「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1901 年)

(二) 戊戌變法失敗，出逃海外十六年(1898-1913)

「舊臣疑懼，群起指責有為，御史文悌復痛劾之。上先命有為督辦官報，復促出京。上雖親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變法圖強，用有為言，三月維新，中外震仰。唯新進驟起，機事不密，遂致害成。」(《清史稿·康有為本傳》卷 473 列傳 260)。光緒 24 年(1898 年)八月，太后復垂簾聽政，盡罷新政。以有為等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大逆不道，構煽陰謀，遂頒諭宣示：褫職逮捕楊銳等「戊戌六君子」、下獄並處斬。康有為星夜出逃南下，由英國兵艦迎至吳淞。後亡命日本，流轉南洋，遍遊歐美各國。

康有為出亡日本期間，曾撰成自編年譜一冊，取名《我史》¹⁰⁰，自述生平、學說及政治活動，著力於張揚個人與維新變法、戊戌政變的關係。結合梁任公撰文〈南海康先生傳〉、〈戊戌變法記〉等，旨在加強康氏為維新派領袖的合法正當性，俾能

¹⁰⁰ 康有為自撰年譜《我史》，初稿約成於康氏流亡日本之初，即戊戌年(1898)底，其後迭經康氏修改、增補，以康氏最後添加注語的 1927 年為最後定稿時間。惟康氏《我史》生前未曾刊行，1927 年 3 月康有為逝世後，曾以抄本形式流傳，直到 1950 年代初才由中國史學會據康同璧藏本、趙豐田藏本對校後取名《康有為自編年譜》出版。歷來學者研究發現年譜稿本頗有增刪、修改痕跡，致有前後矛盾、倒填年月、製造迷誤之嫌。見馬忠文：〈康有為自編年譜的成書時間及相關問題〉，《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274-288。

名正言順的鼓吹君主立憲、號召保皇救國運動。光緒 25 年（1899 年）6 月，康有為於加拿大創設「保皇會」（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以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為宣傳報，擴大向海外五百萬中國僑民宣傳、募資，以持續推動會務。保皇會的運作組織和規模，儼然已有政黨雛形，康氏更宛如保皇黨黨魁。保皇會總會設於香港和澳門，康有為任總會長，梁啟超、徐勤任副總會長。身為康門弟子兼保皇會核心幹部的梁啟超形容：「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Victoria，今譯維多利亞）則殆過半，……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康有為頗知華僑棲身海外，無國可依、備受欺凌之苦，演說中大力鼓吹捐款救國，日後皇帝復位將論功行賞：

若海外五百萬人，扯算計之，每人能以煙酒之餘，人捐美洲銀五圓，合中國銀十圓，則有五千萬矣。先開銀行，……以三千萬辦輪船，以三千萬開礦，以五百萬辦雜業。他日礦路輪船有股份者分利無窮。以三千萬辦一切救國事，以養才能之士、忠義之士，立國體以行之，則中國立可救矣。……苟救得皇上復位，公司中帝黨諸臣，必將出力捐款之人，奏請照軍功例，破格優獎。……凡救駕有功者，布衣可至將相。¹⁰¹

康有為以補臣之姿亡命天涯，也開始了他的歐洲十一國旅行。1904-1905 年，康有為遊歷意大利、法蘭西，不改慷慨激昂和雄心壯志的風格，在自序中豪氣干雲的放言自誓：汽船、汽車、電線三者，乃縮大地促交通之神具。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於我生百年內外。俾康有為肆期雄心，縱其足跡，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餮而吸飲。天之厚我如斯，正因天之哀中國病甚。於是慨然以神農遍嘗百草自誓，將遊歷、流亡海外以考察政治，視為上天所賦予的代尋神藥妙方，以療救中國沉疴的天責大任。¹⁰²此外，康氏《歐洲十一國遊記》的「總目錄」置於第一編《義大利遊記》（1905 年）中，共列義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但實際上只發表了第一編《義大利遊記》（1905 年）、第二編《法蘭西遊記》（1907 年），其他各編並未與問世。康有為自稱「考政治，乃吾之專業也。」¹⁰³這兩編遊記，實際上是康有為的兩篇政治考察記，也是他不斷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兩篇心得。

¹⁰¹ 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引自秦素菡：〈戊戌政變後康梁在海外的活動述評〉，2009 年 9 月 25 日貼文，<https://m.aixiang.com/data/30584.html>，2011 年 3 月 15 日讀取。

¹⁰² 康有為：《意大利遊記·序》，同氏著《意大利遊記》、《法蘭西遊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十》，頁 56-57。

¹⁰³ 引自鍾叔河：〈尋找真理的康有為〉，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十》，頁 11-12。

民國 2 年（1913），康有為因母喪始返中國，結束長達 16 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後定居上海，主編《不忍》雜誌，繼續宣揚尊孔復辟。康有為身為保皇派領袖，始終堅定君主立憲立場，反對共和制並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民國 6 年（1917 年）6 月，康有為與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旋即在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民國 12 年（1923 年），康有為舉家遷居青島，題自宅為「天游園」後漫遊各地，超脫世外。民國 16 年（1927 年）病逝，得年 70。《清史稿·康有為本傳》：「有為天資瑰異，古今學術無所不通，堅於自信，每有創論，常開風氣之先。初言改制，次論大同，謂太平世必可坐致，終悟天人一體之理。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大同書、物質救國論、電通，及康子內外篇，長興學舍、萬木草堂、天遊廬講學記，各國遊記，暨文詩集。」

八、梁啟超：維新變法推手，過渡時代的善變豪傑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號飲冰室主人。梁氏〈三十自述〉（1902 年）¹⁰⁴文中自稱「余鄉人也」、「余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數百年棲於山谷，且耕且讀，如桃源中人。梁氏早慧，為學之道迭經變化：四五歲由祖父、梁父課以經史子書，父慈嚴，常訓勉「汝自視乃如常兒乎？」，「八歲學為文，九歲綴千言」。九歲至十二歲入學新會塾館，「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十三歲至十七歲肄業於廣州學海堂，「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梁氏應試無往不利：九歲應縣試、府試為案首，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並獲主考官內閣學士李端棻青睞而許以其妹李蕙仙，儼然已平步青雲入仕之梯。十八歲（1890 年）入京試，下第而歸。梁氏取道上海，購讀《瀛寰志略》而始知有五大洲各國。同年秋，始謁康有為，「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生平知有學自茲始。」梁氏描述康梁初識的傳奇性一幕：

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廓陷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其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竟夕不能寐。

¹⁰⁴ 梁啟超：〈三十自述〉，寫於 1902 年 12 月，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71。

翌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及史學、西學梗概。（〈三十自述〉，1902年）

辛卯年十九歲（1891年），梁氏等延請康氏講學於廣州萬木草堂，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以諸同學日札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三十自述〉，1902年）師從康有為後，梁氏捨無用舊學與科舉正途漸行漸遠。

（一）康主梁從，協力推動維新變法

甲午年（1894年），清廷戰敗、簽訂日清馬關條約。康有為聯合在京舉人上書請求變法，時年23歲的梁氏偕同奔走效力，鼓吹維新變法、救亡圖存。於北京、上海成立強學會，籌辦《萬國公報》（1895年）、《時務報》（1896年）並擔任主筆、發表〈變法通議〉（1896年），翌年改任湖南長沙時務講堂講席。戊戌年（1898年），回京協助推動變法：成立保國會推動保國、保種、保教；連署上書請求變通科舉、廢八股取士制；請求皇帝頒佈實施新政。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1871-1908）頒佈〈明定國是詔〉，表明改革決心，宣示變法開始。召見梁氏，呈〈變法通議〉，帝授賞六品頂戴敕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七月二十八日，光緒遭慈禧軟禁，六君子遇害，康梁受英日外館協助、流亡海外，百日維新宣告失敗。身與其役、死裡逃生的梁啟超視戊戌維新為「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認為戊戌變法之可貴在其精神，若其形式則殊多缺失。其精神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為主，精神既立則不憂其後之不改良。至於形式之失，在於舉國能知歐美政治者既無幾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事者，未能親歷歐美也未能讀西書，故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1901年）

（二）亡命海外十四年（1898-1912），創「新文體」引領風騷

八月政變，六君子為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捨此更無求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惟於今春為《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報

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道鐸之一助。(梁啟超〈三十自述〉，1902年)

自戊戌政變、落難棲身日本以來，去國四載的梁啟超已邁入而立之年，藉〈三十自述〉以略記行誼經歷。1898年12月於橫濱創辦《清議報》，以「飲冰室自由書」為題發表專文。序文提及：「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取《莊子·人間世》典故以名其室為「飲冰室」，自號為飲冰子、飲冰室主人。置身明治維新後國力雄飛的日本，任公大量接觸東文東人及西學譯書後，「思想也為之一變」。「犬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¹⁰⁵，「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¹⁰⁶因此，任公積極籌辦報館、報刊，作為宣傳維新救國根據地。1902年春、冬再辦《新民叢報》與《新小說》，重申報館功能與責任：「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¹⁰⁷直至1912年結束流亡歸國後，任公在演說中猶表示：「敝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¹⁰⁸

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竟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

黃遵憲盛讚梁啟超才識卓犖，筆力萬鈞：「以公之才識，無論著何書，必能風靡一世。」¹⁰⁹胡適(1891-1962)指梁啟超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魔力也最大。並分析梁文「魔力」約有數端：「(1) 文體的解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線；(2) 條理的分明，梁啟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3) 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 富於刺

¹⁰⁵ 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359。

¹⁰⁶ 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敘言〉，《梁啟超全集》，頁358。

¹⁰⁷ 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梁啟超全集》，頁476。

¹⁰⁸ 梁啟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頁2508。

¹⁰⁹ 黃遵憲：〈致梁啟超函〉，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457。

激性，『筆鋒常帶情感』。」¹¹⁰上述時人對梁啟超報章體、新文體的評價與分析，頗能呼應梁氏自道的追求文體解放與平易暢達，「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

梁任公曾自忖個人思想的矛盾與衝突：「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¹¹¹黃克武教授指出：從思想、發展的軌跡來說，嚴復、梁啟超都經歷了從激進到穩健、保守的過程。¹¹²筆者也認為：梁氏政治思想轉趨激進的轉捩點在甲午一役（1895年）的刺激，而轉為保守穩健的關鍵則在新大陸考察遊歷（1903年2-9月）。筆者將就任公爭議性較大的「善變」問題條析如下。

其一，任公質疑其師康有為學說：任公自述對康有為學說的質疑：「啟超治偽經考時復不憚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駁之。」¹¹³對照康梁初識及受業萬木草堂三年時對康有為其人學說的嚮慕，變化可謂劇烈。

其二，任公對「革命」的釋義與主張：筆者以為康梁師生分歧點尤在政體國體的主張——康氏始終堅持溫和保守的君主立憲制，梁氏則猶疑折衷於激進革命的民主共和制與前者之間。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孫文往來日密，梁氏更有意促成倒滿、勤王兩派合作，甚至大膽勸退康有為：「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致康有為書〉，1899年）¹¹⁴梁氏更致書孫文進行遊說：「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也。……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皆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自劃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致孫逸仙書〉，1900年）¹¹⁵此舉令康有為震怒，遂令梁氏往檀香山辦理保

¹¹⁰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17-222。

¹¹¹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書局，1974年，頁142-143。

¹¹² 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6期（2002年5月），頁29-68。

¹¹³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61、63。

¹¹⁴ 梁啟超：〈致康有為書〉（1899年），引自龍騰世紀電子書庫梁啟超作品集，<https://millionbook.net/mj/liangqichao/000/098.htm>，2011年2月25日讀取。

¹¹⁵ 梁啟超：〈致孫逸仙書〉（1900年4月28日），引自龍騰世紀電子書庫梁啟超作品集，<https://millionbook.net/mj/liangqichao/000/102.htm>，2011年2月25日讀取。

皇會事宜，藉此中斷他與革命派的聯繫。¹¹⁶任公後來更發表〈釋革〉（1902年）析論「革」字之義：「革」含有 Reform 與 Revolution 的雙面意義，日語將 Revolution 譯為「革命」並非確譯，導致不少人以為 Revolution「必與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為敵」，建議 Reform 譯為「改革」；Revolution 譯為「變革」。更進一步說明「革」的合理正當性：「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恆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¹¹⁷（〈釋革〉，1902年）藉此為「革命」去污名化，推究人聞「革命」二字則駭，只是「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並順勢鼓吹文界革命（1899年12月）、詩界革命（1899年12月）、小說界革命（1902年11月）等爾後影響文壇尤鉅的主張。

三，任公對「善變」的釋義與主張：誠如上文梁公致孫文書中屢以審時度勢、變通之詞加以勸說，謀求攜手合作共入中原。又如〈善變之豪傑〉（1899年）文中，先舉幕末長州藩武士，明治維新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吉田松蔭（1830-1859）生平事蹟為例。「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為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再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又舉義大利開國三傑之一、領導改革義大利有功的第一任首相加富爾（Camillo Benso Conte Cavour, 1810-1861）為例：「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的尼亞王為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復變節也。……見撒王之可以為善而乘時借勢，可以行其所志，為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弦以應之。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再對讀任公另文〈過渡時代論〉（1901年）¹¹⁸倡言：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是政治、學問、風俗之過渡時代。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青年者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過渡時代之人物必備德性有三：冒險性，忍耐性，別擇性，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而政治家之魂者，別擇性是已。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足見任公總以善變與時勢並舉，並以今日中國正當過渡時代，進而召喚全體國民亦即過渡時代的英雄豪傑們——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至此，梁氏因應過渡時代的終極主張即：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所志必求至而後已。至

¹¹⁶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81。

¹¹⁷ 梁啟超：〈釋革〉（1902年），引自龍騰世紀電子書庫梁啟超作品集，<https://millionbook.net/mj/liangqichao/000/038.htm>，2011年2月25日讀取。

¹¹⁸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1901年），引自龍騰世紀電子書庫梁啟超作品集，<https://millionbook.net/mj/liangqichao/000/019.htm>，2011年2月25日讀取。

於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斯變而非變。徵諸任公結束 14 年海外流亡生涯，於民國元年（1912 年 40 歲）返國定居後，從政論家丕變成政治家：先入袁士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1913 年）、幣製局總裁（1914 年），知袁不可合作而萌生放棄從政改入學界之意；不滿袁士凱稱帝而參與蔡鍔護國運動倒袁（1915 年）；袁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與總理段祺瑞不和。其師康有為與張勳聯手擁立宣統復辟，梁啟超則加入段祺瑞政府討伐張勳，事後出任財政總長（1917 年）。1918 年歐戰結束，46 歲的任公於年底赴歐洲考察，返國後出版《歐遊心影錄》，自此淡出政壇，變身為專事研究、著述的學者；1926 年，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合稱清華國學四大導師），成功轉型為國學大師；至 1929 年，病逝北京，年 57。才華洋溢、論著宏富的梁任公，最終以學者身分從人生舞台「光明磊落」地謝幕。誠如時人胡適所譽：「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文）黃（興），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又如鄭振鐸（1898-1958）所評：「他的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¹¹⁹

光緒 29 年（1903 年 2-9 月），任公由流寓海外的根據地日本橫濱起程，前往「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美國，進行以考察政治為目的的遊歷。梁啟超以期間所觀察、調查而「有所感觸，不能不筆之」者，寫成《新大陸遊記》，並逐篇發表於海內外華文報刊中，藉以發揮「以其所知者貢於祖國，亦國民義務之一端也。於吾幼稚之社會，或亦不無小補」的功效。在此撰文動機主導下，其遊記的題材內容自與傳統迥異，即〈凡例〉所言：「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¹²⁰文體方面展現對於傳統遊記的顛覆，落實文界革命與新民救國等主張。遊記內容反映梁氏所見美國民主共和政體下的社會政治、城市文明，及其詳加考察後的精闢評論。任公不僅察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和種族問題的方興未艾，更能洞悉並預言美國霸權崛起的野心，也不乏感時憂國情懷下對我族展開金剛怒目式威猛可畏的自我批判。而梁氏新大陸政治考察之旅的影響，誠如黃克武教授所言：任公在光緒 29 年訪美歸來後，思想產生從激進到保守的重大轉變。「任公思想重大變化的主要方向其實就是向調適型的「嚴復模式」靠攏，企圖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的現代國家。嚴、梁代表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調適傳統（accommodative tradition），他們與當時社會主流主張激烈變革、暴力革命的「轉化傳統」（transformative tradition）相抗衡，卻不幸地在近代史上成為「一種

¹¹⁹ 胡適與鄭振鐸評述梁啟超之說，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258。

¹²⁰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序》，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十》，頁 419。

被放棄的選擇」。直到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受到肯定。」¹²¹

第二節 朝聖列強首都：想像與現實的帝國印象

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世上一切繁華，莫不在西方臻於鼎盛。西方城市的盛況在別處極為罕見。城市造就了歐洲這塊狹小大陸的偉大。」¹²²城市普及了市場的存在和社會分工，既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又是發展的產物，甚至歐洲歷史的重大發展無不表現為城市的擴張。城市在義大利遍地開花，其豐收的成果便是文藝復興。強大的城市還具有把遼闊空間吸納為自己經濟生活範圍的能力，於是大城市得以成為遠程貿易的工具，甚至活躍了世界經濟的極限，本身再從中謀利而變得更壯大。因此，無庸置疑的，城市正是觀察和體現這種相輔相成關係的最佳瞭望臺。更何況城市往往還是它們所從屬的那個文明的產物。最後，也是最迫切的理由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和城市實際上是合二而一的。」（布勞岱爾，卷 1：669）新興的資本主義用新的商業貴族的權力取代了封建主和行會市民的權力，國家和城市變成命運共同體，兩者的命運不可分割。「葡萄牙的財富集中到里斯本，荷蘭的精華全在阿姆斯特丹，而英國的霸權就是倫敦的霸權。」（布勞岱爾，卷 1：669）它們在發揚文化、推動學術以及傳播革命方面有著巨大作用，它們肩負建立現代國家的艱巨使命，標誌著世界歷史的轉折點。總之，作為西方列強爭逐海外市場和殖民利益的根據地，就是城市，尤其是代表殖民帝國的心臟——首都。

以征服者自居的歐洲，在一座座超級城市崛起的同時，第一批現代國家的隊伍也宣告形成。布勞岱爾指出代表殖民帝國的首都所具有的共性：首先，它們全以五方雜處、開放寬容為特徵。既是萬物輻輳之地，也是萬國子民匯集之處。其次，過早而突出的社會階級分化。大城市聚居著擁有權勢的王公貴族、財富傲人的資本家、新興崛起的中產市民，和沒錢沒勢的無產者與勞動者。它激勵人們的逐利之心，在生活水準和物價水平快速成長的同時，富者更富，窮者益窮。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是，它們都是被其他城市所供養、效力和服務，因為它們是占據了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城市。

¹²¹ 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頁 7-8。

¹²²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等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臺北：左岸文化，2006 年，頁 663。

布勞岱爾還提醒：能構成空間範疇的文化版圖和經濟版圖，並非呈現簡單的重疊關係。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濟形態、政治體制皆可被更替或摧毀，「但文明則繼續走自己的路。羅馬帝國崩毀於西元五世紀，但羅馬教會則延續至今。」（布勞岱爾，卷 3：86-87）文化是由眾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透過歷史不斷積累、篩選後留下的。文化和經濟可以相互匯合、相輔相成，文化統一有助於擴張經濟版圖，但經濟版圖和文化版圖可以各有中心城市，彼此存在差異，甚至對立。歐洲歷史可以雄辯地證明這個事實：阿姆斯特丹的經濟成果在 17 世紀春風得意，但席捲歐陸的巴洛克風格卻以羅馬為中心。18 至 20 世紀初作為世界中心的英國倫敦，卻無法抗拒義大利和法國文化的強烈滲透和影響；經濟上遠遠瞠乎其後的法國，卻是西歐文化（文學、藝術、繪畫、時裝等方面）不容置疑的中心；而在歐洲經濟實力並不具優勢的義大利和德國，在音樂表現方面卻能首屈一指；甚至在 20 世紀初即取代倫敦成為世界中心的超級強國美國，它巨大的經濟和科技進步足可傲視全球，卻始終未能使它在世界文化版圖中一執牛耳。¹²³

一、倫敦 (London)：大英帝國首都，歐洲、世界最大城市

英國僻處歐洲大陸西北的不列顛群島，卻在 18 世紀領先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大英帝國在最強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在 1922 年達到巔峰，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陸地，成為人類史上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同時也是大英帝國強大生命力的體現者。位居大英帝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商業繁榮顯然是促成倫敦人口畸型暴增的動力之一，不可忽視的還有王公貴族聚集而發揮的加成效應。「實際上維持倫敦市面的主要是王室以及從王室領取俸祿的大小官員。」¹²⁴「貴族、在城裡定居的鄉紳、下議院議員和國家債券持有者也為倫敦的繁榮出力。」（布勞岱爾，卷 1：688-689）由於帝國的國運昌隆，府庫豐裕，高級官吏的薪俸優厚，富人和貴人紛紛遷居首都，為提供這些人過剩的錢財消耗而創造眾多炫耀性的假性需求。既刺激了市場交易的活絡與物資的繁盛，也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養活不少商人、工匠、僕役和勞工。此外，到首都倫敦揮金的還不僅是位居消費頂層的達官顯貴，作為大英霸權最佳現代化展演的舞臺，更匯集來自世界各國的淘金客和獵奇旅客。

¹²³ 費爾南·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時間·卷三》，頁 28-90。

徐繼畬《瀛寰志略》逕取音譯而稱英國為「英吉利國」，所記英國印象稍顯簡化和浮泛，多著眼於殊異於中國之處：男女婚配先自擇定再告父母，男不得娶妾，男女皆得繼承父母財產；賓主相見以脫帽為恭，握手為禮，除了跪拜上帝和耶穌外，見君主亦無叩首之禮；英人身材高大白皙，鬚髮與睛或黑或赤黃。上述說法大抵為歐洲人之共相，所論英人獨特處主要在於：「英吉利本國，地形褊小，可耕之土，不足供食指之什一。……移民於八萬里之外，其為生聚之謀，亦可謂勤且勞矣。」、「其心計精密，作事堅忍，氣豪膽壯，為歐羅巴諸國之冠。」（徐繼畬《瀛寰志略》：259-263）前者在解釋英人不惜跋涉數萬里，飄洋渡海殖民的簡單推想，後者則為道光以降，中英兩國交涉經驗的想像。

入暮，燈光輝煌如晝，真如不夜之城，長明之國。……地中亦設有長渠，以消污水。至於汲道，不事穿井，自然利便，各街地中皆鑄鉛鐵為筒，長短曲折，遠近流通，互相接引。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啟閉，用時噴流如柱，不患不足，無穿鑿綆級之勞，亦無泛濫之慮。每夕燈火，不專假膏燭，亦以鐵筒貫於各家壁內，收取煤氣，由筒而管，吐達於室，以火引之即燃，朗耀光明，較燈燭之光十倍。……肆中各物，類皆精巧絕倫，列置玻璃窗中，表裡透徹，歷歷如繪。……都中橋梁之制，多高華瑰瑋，有石砌者，有鐵鑄者，然最奇莫如懸橋，互空飛渡，遙望之如長虹之環天而遠勢，工制獨創，尤為中土所稀。（王韜《漫遊隨錄》：91-92）

王韜先加入上海墨海書館，協助編校西書漢譯與出版長達 13 年，後因上書太平天國事件被清廷以通緝而投靠香港英華書院院長、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並參與中國經典的英譯計畫。1867 年冬至 1870 年春（同治 6-9 年）理雅各返國，王韜隨同赴歐並長駐英國，《漫遊隨錄》¹²⁴即其旅居英國、漫遊歐陸兩年多的記錄。長期置身華洋雜處的上海租界和香港殖民地，並加入西人主持的文化團隊，王韜的知識結構與文化視野已然迥異於傳統士紳階級。加上有西人引導、解說的可貴經驗，王韜對於英國的觀察和體驗自有一般旅人走馬看花所不能及的獨到處，與前引清人糾合西人文獻而想像的英國印象，繁簡差異頗大。上述所引片段，對於倫敦大都會的公共建設不僅能具體而微地陳述觀察印象，更是能言簡意賅地說明原理，甚至暗中較勁並揭露中、英基礎建設的短長。例如：燈火輝煌的不夜城，是拜煤氣燈照明系統所賜；街道能夠長保潔淨，是下水道系統發揮功能所致；家戶

¹²⁴ 王韜：《漫遊隨錄》，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六》。

用水不患不足，則是歸功於自來水供水系統發達；精巧絕倫又陳列得當的商品櫥窗，既是刺激消費也是鼓勵生產的互動循環；至於道路橋樑的四通八達，其高華偉奇不僅具備便利運輸的實用功能，更代表卓越高超的工程技術和設計美學。凡此種種市政建設的發達和便利，俱為中土罕見卻為帝國專擅，充分展現現代化的優越成果，使王韜心生欽慕而盛譽英倫為「風景清美」、「風俗淳良」、「洵樂土也」。

李圭曾任清朝海關造冊處、寧波海關稅務司、兼任浙江寧紹道臺薛福成的洋務委員，頗具結交西人的經驗，西學和洋務的認知頗早。《環遊地球新錄》即其接受清廷委任為中國工商業界代表，參加 1876 年美國建國百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的考察紀錄。倫敦市容的規模宏富，在李圭的遊記中也可獲得極為詳細的印證：

英國京城，泰西第一大都會也。……見其人煙之稠密，市肆之繁富。屋宇之高聳奇崛，街道之斜直紛歧，誠乃名不虛傳。……居人約四百萬，外來士商，無國無之。……城中狹而四隅廣，悉皆平坦，潔淨無穢氣。……電線通達各處……輪車鐵路若蛛網……。衛城兵五千名，衣紅衣青褲或黑衣，帽制以黑熊皮，高大如斗。凡宮殿、衙署、兵房、局廠，派令巡守，終日持槍無倦容。巡捕八千名，衣黑衣，纏革帶，帽用黑氈，持短杖，各街巷分段鵠立，勤謹安分。行人往來，肩摩踵接，安靜無嘩。……此城則於地底穴道，以行火輪車。……下石階四五十級，至地底車房搭車而行。旁亦有貨攤小舖，以便行客，恍惚又一世界。是緣地狹人稠，諸國交會，街衢行人車馬已不勝擁擠，乃創為地道，庶便往來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78-280）

李圭筆下的倫敦市容壯觀繁富，誠不負泰西與世界第一大城的盛名。映入眼簾的果然是人煙稠密，樓宇整齊，街道潔淨，尤其可貴的是摩肩擦踵的行人居然安靜無嘩，巡守街衢的衛兵更是衣著新鮮，精神抖擻地恪盡職責。除了地面上四通八達的鐵路網和車馬絡繹不絕外，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為紓解地面交通擁塞而打造的地下世界——1863 年通車運行的倫敦地下鐵及其商店街。凡此種種充分展現高度現代化的秩序、紀律和技術，以及帝國政府卓越高超的行政和管理效能。

然而，李圭還是敏銳的覺察倫敦的美中不足之處：首先，自然氣候多霧導致能見度低而不便，家用和工業燃煤產生的煤煙更造成嚴重空氣汙染而有礙衛生。「煤煙雲霧，合而為一，都作黃色。雖新建屋，不數年已黝然。」（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79）其次，晝夜馳驟的車馬，產生惱人的噪音汙染，「聲若雷鳴，屋為震動。車中人並坐語不聞，夜間尤覺擾人清夢。」（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79）對於物質文明

相對落後的中國人李圭來說，現代化的體驗並非一面倒的令人艷羨，噪音干擾和空氣污染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而著實令人無福消受。甚至慨嘆：「居其間者，誠有所甚不堪矣。嘗宿寓居四層樓上，屋亦可謂高大堅固矣。其車聲震撼，豈惟不能成寐，直是床塌動搖，夜息之謂何？……然而，西人則尤厭囂樂靜者也，視之殊若燕然，此其理果何若？曰，是乃所謂事與心違，情因境易，要亦不得已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311）在此，李圭就大英帝國首都倫敦普遍存在的空氣和噪音汙染等負面問題，提出客觀反思和詰問，已能初步探觸到西人現代化的雙面性。

參照西人觀察和紀錄的倫敦發展史，偉大的帝都並非始終偉大，光明的背後總是隱藏著陰影。1666 年的倫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¹²⁵，將倫敦的心臟地區化為焦土，卻也促成倫敦的浴火重生。18 世紀的倫敦，被時人熱情歌頌和禮讚：「厭倦倫敦就是厭倦人生，因為倫敦具備人生所能提供的一切。」（布勞岱爾，卷 1：712）其實早在災難發生以前，倫敦儼然已形成兩個世界：資本家和權貴為了遠離東邊的工業濃煙、蒸汽和垃圾散發的臭味，倫敦的財富悄悄向西邊轉移和集中；無產階級、貧窮飢餓的英國農民、愛爾蘭和猶太人則落腳於東邊，刻苦耐勞地出賣勞力賺取微薄的生活費。17、18 世紀正當倫敦大力擴張的同時，窮人的蜂擁而入與隨之湧現的陋屋和工廠，盤踞在市區邊緣而形成污穢沉悶的新貧民區，與興高采烈、風光追逐享樂的城中富人住宅區，形成強烈對比。一個倫敦分割成兩個世界，東邊與西邊，城中與城郊。既華麗又污濁，既富饒又貧窮，既優雅又猥瑣，但肯定是生機勃勃、躍躍欲試。原來兩面性或複雜性才是現代性的真貌，不僅存在於海外的殖民地、租界，也存在於現代國家內部。只是帝都倫敦陰暗悲慘的另一個世界，總是不存在外國旅人的遊歷視野而淪落為被遮蔽的現代性。

二、巴黎 (Paris)：法國首都，世界花都

巴黎是法國首都，法國最大城市，也曾經是世界最大的城市（16 世紀至 19 世紀之間），直到 19 世紀大英帝國崛起後，巴黎才讓位於倫敦而屈居第二位。巴黎，總是給人壯觀、高雅、奢靡、富麗等印象。大城市集中了財富和物資，也匯集了消

¹²⁵ 英國倫敦歷史上最嚴重的火災，發生於 1666 年 9 月 2 日凌晨普丁巷（Pudding Lane）的一間麵包鋪，火勢隨後蔓延至 9 月 5 日方才撲滅。大火延燒了整個倫敦城，包括 87 間教堂、44 家公司以及 13000 間民房盡被焚毀，歐洲最大城市倫敦大約六分之一的建築被燒毀。重建的工作由英國天文學家和建築師克里斯多佛·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所主導，後來在起火點普丁巷附近立了高 61.5 公尺，共 311 階的紀念碑，頂端為火焰圍繞的圓球。詳賀利思（Leo Hollis）著，宋美瑩譯：《倫敦 1666：一座偉大城市的浴火重生》（*London Rising: The Man Who Made Modern London*），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 年。

費金字塔頂端揮霍無度的上流消費者，以及金字塔中下層為富豪權貴提供服務的生產者、供給者。然而，這並不足以說明巴黎的特色。經濟史學家、社會觀察家說：「巴黎不是一個真正的商業中心，它用全副精神為自己尋求供養。巴黎的地位來自它的書籍，它的藝術品、時裝，來自那裡流通的大量金錢以及人們從事的匯兌投機，……全部工業都用於生產奢侈品。」(布勞岱爾，卷 1：690)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在小說《愛彌兒》(*Emile*) 裡，曾藉小說人物發出激烈斥責：「大城市耗盡國家的活力使它衰弱；大城市創造的財富是表面上的、虛幻的財富；……巴黎在許多方面由外省供養，……如果巴黎不存在，法國將比現在強大得多。」(布勞岱爾，卷 1：724)

從 17 世紀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時代，崇尚藝術，奢華成風，將巴黎營造成令人留連忘返的花花世界、成人遊樂園。1852 年拿破崙三世 (Napoléon III, 1808-1873) 登基，進入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 (1852-1870)。法王宣布進行「巴黎大改造計畫」(*Transformations de Paris sous le Second Empire, 1852-1870*)，任命塞那省省長奧斯曼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 主持和執行。法王允諾要為巴黎開闢新道路，完成運河和鐵路網，改善空氣和光線缺乏問題，「要讓陽光照射到全城每個角落，正如真理之光啟迪我們的心智一般」。¹²⁶然而，奧斯曼的巴黎都市更新計畫，終究成為毀譽參半的歷史公案。

不可諱言的，改造計畫大幅改善了巴黎的都市景觀和生活品質，使巴黎脫胎換骨、傲視群倫，成為時尚、藝術之都和現代性都會的典範。以平行於塞納河東西向主軸線為核心，週邊許多林蔭大道呈太陽光放射狀次序開展，使巴黎革命性地成功脫離中世紀古城風貌。被形容為：「彷彿使徒摩西的神蹟，大刀闊斧地將渾沌紛雜的區域一分為二，又有如串珠魔法般，從羅浮宮、杜勒麗花園、協和廣場、香榭麗舍大道、凱旋門、新凱旋門，把一座座精美的空間景點聯繫在一起，貫穿了巴黎的城市街道。」¹²⁷然而，奧斯曼與舊巴黎全面決裂的改造神話，至今仍不免受到許多責難。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拱廊街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 稱重建後的巴黎是「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因為奧斯曼執著於線條，講究對稱，為取悅路易·拿破崙，而在巴黎處處留下英雄主義式的冒進、帝國主義美學的痕跡。哈維 (David Harvey, 1935-) 《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指

¹²⁶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臺北：群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23。

¹²⁷ 李志銘：〈城市巴黎：時空軸線的永恒和變異〉，<http://blog.yam.com/jxjbooks/article/10192708>，2012 年 5 月 18 日讀取。

重建後的巴黎所再現的核心經驗就是「斷裂」(break)。巴黎，不再是「遊牧者」擁擠群聚，閃耀中世紀古老光輝，滄桑而迷人的老巴黎，而搖身一變為充斥寬闊康莊大道，高貴風雅店面林立，悠閒遊逛顧客的消費天堂。消失的無數歷史建築和古老街道，使懷舊的巴黎人形同喪家之犬，迷失在自家街道。當代城市規畫和建築學家夏鑄九認為：奧斯曼的林蔭大道，是軍事有效調動鎮壓窗口躲藏的狙擊手，是資產階級房地產投資的市場激動元素，再現的是資產階級城市權力控制的政治美學，是一種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的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ion)。¹²⁸

至於道光、咸豐年間成書的晚清地理書中所記載的「佛朗西國」的形象則是：「歐羅巴用武之國，以佛朗西為最。爭先處強，不居人下，遇有凌侮，必思報復。其民俗慷慨喜戰，有小戎鐵駟之風。其用兵也，仗義執言，不似諸國之專於牟利。故千餘年中，侮亂迭生，而虎視泰西，國勢未嘗替削。至拿破崙之百戰百勝，終為降虜。則所謂兵不戢而自焚，又可為黷武者之殷鑑矣。歐羅巴各國，皆以販海為業，……獨佛朗西商船最少。……蓋其國物產豐盈，製作精巧，葡萄酒、大呢、綢緞之類，售之歐羅巴各國，即已利市十倍，不必遠涉數萬里而謀生。其航海而東來也，意在於耀聲名，不專於權子母。」(徐繼畲《瀛寰志略》：226-227) 徐文強調英法兩列強海外經營的動機有別：英倫三島的國土面積狹小，資源有限而不足以養民，故不得不移民於數萬里外；法國則物產富饒，製作精巧，不必涉險渡洋而謀生，其海外經營實非意在謀利而在宣耀國威。

巴里，法國京城也。……居人約二百萬。街衢闊大潔淨，兩旁多植樹木，綠蔭蔽道。列肆若蜂房，整齊華麗。屋皆六七層，每層戶戶護以鏤花鐵欄，塗金彩，異常美觀，英、美皆不及也。無晝無夜，車馬往來不絕。居人喜遊宴，衣尚鮮華。他國之人來此，亦遊玩居多，無不艷羨之，甚有樂而忘返者。與英京倫敦並論之，倫敦為天下財貨薈萃之區，巴里為泰西第一名勝之所。(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95)

李圭對於巴黎的描寫頗接近世人印象中的巴黎，巴黎的市政建設與倫敦的進步程度無異，唯市容的異常講求美觀和整齊，則為英、美所不及。尤其是巴黎街頭流動的美麗風景，最是引人側目。巴黎人喜好遊宴，衣著華麗而講求流行，使巴黎成為各國遊客樂不思蜀的玩賞聖地。然而，玩物適足以喪志，巴黎顯然不符合懷抱先憂後樂、匡世濟民之士的期待。肩負清國駐歐使臣重任的曾紀澤即認為：「各國富人巨室往往遊觀於此，好虛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盡能專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

¹²⁸ 夏鑄九：〈作為現代性神話——創造性破壞〉，收入大衛·哈維著《巴黎，現代性之都》，頁 1-3。

也。」¹²⁹

因戊戌政變而流亡海外的康有為，自稱「考政治，乃吾之專業也」，因此《意大利遊記》（1905）、《法蘭西遊記》（1907）兩編遊記，是康有為的政治考察記，也是他不斷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心得。甲午戰役（1894）中，大清帝國規模最大、投資最巨、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天朝上國的酣睡大夢總算驚醒，舉國譁然、悲憤莫名。在自強運動的慘烈敗績下，康有為適逢其會成為戊戌變法的旗手。他以尖銳犀利而富於煽動性的言辭激勵年少的光緒帝（1871-1908）：

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藐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為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為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為聾瞶蠢冥矣！……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¹³⁰

雖然轟轟烈烈的揭開維新變法的序幕，百日新政最終以流血政變結束。康有為被迫亡命天涯、組織保皇會，也開始他的歐洲十一國考察旅行。1904-1905年，康有為遊歷意大利、法蘭西，不改慷慨激昂和雄心壯志的作風，他在自序中豪氣干雲的放言自誓：汽船、汽車、電線三者，乃縮大地促交通之神具。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於我生百年內外，俾康有為肆期雄心，縱其足跡，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餮而吸飲。天之厚我如斯，或因天之哀中國病甚。於是慨然以神農遍嘗百草自誓，將遊歷、流亡海外以考察政治，視為上天賦予代尋神藥妙方，以療救中國沉痾的天責大任。¹³¹光緒31年7月（1905年），康有為親履名聞遐邇的巴黎，卻是大失所望的認為：「巴黎博物院之宏偉繁夥，鐵塔之高壯宏大，實甲天下」，除此之外「無可驚美」、「無可羨無可愛」，甚至是無可動心、無可觸懷，「厭極而去。乃嘆夙昔所聞之大謬，而相思之太殷」。（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07）

往聞巴黎繁麗冠天下，傾親履之，乃無所睹。宮室未見瑰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比倫敦之湫隘，則略過之，……且不及柏林之廣潔，更不及紐約之瑰麗遠甚。……法有繁麗盛名，乃自路易十四以來，世為歐雄。而路易十四欲以隱銷封建，乃特盛聲色之觀，園囿之美、歌舞之樂，俾十萬諸侯，樂而忘返，皆沈醉於巴黎，……而不欲還其荒山之宮壘以練

¹²⁹ 曾紀澤：《使歐日記》，臺北：黎明文化，1988年，頁61。

¹³⁰ 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兩種：意大利遊記、法蘭西遊記》，收入《走向世界叢書十》，頁25-26。

¹³¹ 康有為：《意大利遊記·序》，收入《走向世界叢書十》，頁56-57。

兵治民。所謂此間樂不思蜀，柔肌脆骨，非復能以雄武抗叛。……而路易十四不折一矢，得以統一王國。……至今遊其市肆，女子花裳之新麗，冠佩之精妙，几榻之詭異，香澤之芬芳，花色之新妙，凡一切精工，誠為獨冠歐美。然此徒為行樂之具，而非強國之謀。路易十四以收諸侯，則誠妙術也；今延其故俗，欲以與天下爭，則適相反矣。人豔增之，法人亦以自多，則大謬矣。……巴黎市人行步徐緩，俗多狡詐；不若倫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顧，而語言較篤實，亦少勝於法焉。……以吾人民之多，變法後之富，不數十年必過巴黎，無可羨無可愛焉！（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03-207）

康有為以亡命孤臣之身而考察各國國政良窳，對於巴黎不僅觀察入微、評議犀利，更試圖探求並詮釋巴黎逸樂成風的歷史成因，卻以「巴黎無可羨無可愛」作結。歸納康有為的巴黎觀感和評價：首先，就巴黎都市規模與建設。康氏認為放眼歐美列強國都，巴黎實屬平常甚至有所不足——其廣潔不如德國柏林，瑰麗不如美國紐約，湫隘則有過於倫敦。其次，就巴黎的時尚精品。康氏認為巴黎衣冠服飾香水等一切精工誠然獨冠歐美，卻貶為行樂之具，非強國之謀。最後，就巴黎人的俗尚逸樂。舉凡聲色之觀、園囿之美、歌舞之樂，看在救國心切的康有為眼裡更是「惡極」、「厭極」，只是徒耗國力、削弱民力、助長狡詐風俗。甚至認為巴黎人行步徐緩、言語狡詐，不若倫敦人篤實。作為法王中央集權、統一王國、強幹弱枝的治國妙術誠可，但視為舉國矜誇相尚的風俗則是大錯特錯。此外，康有為認為巴黎甲於天下的可觀之處，僅有博物院和鐵塔二者。尤其是建於 1889 年巴黎世博會的巴黎鐵塔，更被康有為視為百聞不如一見、「奇偉冠大地」的「天下之大觀偉制」（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08），甚至三度登臨鐵塔，飲酒放歌而讚嘆不已。人在世界花都巴黎，卻心懷救亡圖強「天責大任」的康有為，完全無法欣賞巴黎的繁麗和逸樂，只對巴黎道路規畫完善、植栽綠化美輪美奐，因「唯路政關乎國體」故可供中國改革取法之用。

開隧道於地中，導水使行，日夜滾滾不休，人行其上者不知也。司水管者引燭導余入隧中觀之。隧旁別有弄，僅可行人。視其隧，則水清如碧，滔滔汨汨，其水約深二尺五寸，廣二三丈，……數百里相續不絕，此其中層也。其下尚有一層行水，亦與中層相等；而石柱更巨，因其壓力更重故也。導者請余觀下層，余恐火之滅也，遂出隧。既出而平地青草，蔥蒨可愛，蓋隧積之上層也。大抵此處為水之總管，由此引入巴黎，分為十管百管千萬管以供闔

城之飲焉，工程可謂巨矣。問公司用費幾何？曰九千萬佛郎，蓋幾及中國之白金二千萬兩矣。然如此巨工，僅以一叟思其啟閉，月支薪工一百四十佛郎，殊覺簡便之至，亦可謂神妙不測云。（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941）

薛福成於光緒 16-20 年（1890-1894 年）銜命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以官方使節身分，由專人引導、參觀巴黎下水道工程。短短數行白描，既能分進、層遞說明下水道三層空間的功能；又能扼要點出參觀者入隧、出隧心情的對照；更能藉主客問答，慨嘆下水道工程的神妙難測、簡便至極。足見巴黎並非徒務富麗浮華而虛矯無實，巴黎不僅地上風景可觀，地下更是別有洞天，城上城下又是兩個世界。

作為市政建設的巴黎下水道工程以及自來水供水系統，這些隱匿於地面之下、牆壁之間的異質空間和科學技術，其實才是巴黎都市現代化中的無名英雄，於利用厚生可謂居功厥偉。拜奧斯曼巴黎大改造計畫之賜，1878 年修成長達 600 多公里的巴黎下水道排污和自來水供水系統，已成為聲名遠播、領先各國的現代化標誌。它使巴黎總算能夠擺脫泥濘城市的汙名。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在小說《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1861）中，對幾世紀以來惡名昭彰的巴黎下水道進行了政治經濟學、人文地理學的觀察和詮釋。文中提及「下水道，就是城市良心，一切都集中在這裡對質」，「人類文明中一切的骯髒東西一旦沒用了，就全掉進這真相的陰溝裡，這裡是社會所有墮落現象的歸宿」。在雨果的歷史爬梳下，下水道成為巴黎城市、人類歷史的照妖鏡和醜惡淵藪。至於改造後煥然一新的巴黎下水道，變得清潔、規整、明亮，「下水道有了官方的面目」，污泥濁水也都「溫文爾雅」，連描述它的字眼也都是「高雅嚴肅」的。¹³²敏銳機警的文學家，總能見微知著地洞悉、揭露掩飾在現代化管線間人類文明的本質與真相。自 1867 年巴黎世博會起，巴黎下水道系統已成為世界第一座可供參觀的下水道博物館，曾經接待俄國沙皇和葡萄牙國王等光臨。可惜，當時若非官方代表考察必要，一般遊客實無緣親眼目睹其工程偉大與機關巧妙。

三、聖彼得堡（Saint-Peterburg）：俄羅斯帝國首都、西化改革的窗口

聖彼得堡，由俄國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於 1703 年下令建城，是僅次於莫斯科（Moscow）的俄羅斯第二大城市。彼得一世在 1682 年加冕為帝，

¹³² 雨果著，李玉民譯：《悲慘世界（經典全譯本三冊）》（新北：野人文化，2019 年），頁 1302-1316。雨果在費時 30 年，成書出版於 1861 年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第 5 部第 2 卷〈利維坦的肚腸〉中，細數巴黎下水道的演進史，揭露異質空間巴黎下水道的暗黑祕密與歷史。

和異母兄伊凡五世一起共掌國政，1696年伊凡五世過世，彼得一世開始以西歐國家為標竿，力行邁向現代化的國家改革。1713年彼得大帝遷都聖彼得堡——地處俄羅斯國土西北部，位於波羅的海的芬蘭灣沿岸。使毗鄰歐洲諸國的聖彼得堡，取代位於遠東的莫斯科，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首都及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鎮。

在歐洲人看來，莫斯科公國是世界的盡頭。一位旅行家1602年……進入俄國的領土，他認為莫斯科公國是個「遼闊和廣大」的國家，那裡不是「泥坑遍布、荊棘叢生」的荒地，便是古木參天的森林，「通過沼澤地的道路是利用砍下的樹幹鋪成」，這是個一無所有的空曠地區。（布勞岱爾，卷3：35-36）

聖彼得堡，秉承沙皇意志建立的嶄新城市，再好不過地顯示現代世界早期的大城市在結構上如何反常、失衡，近乎畸形。」（布勞岱爾，卷1：695）

彼得大帝選定了聖彼得堡的奠基之地——彼得保羅要塞，設想以此為中心向南、北發展城市規模。全靠他堅定不移的意志力，這座城市方能從涅瓦河邊星羅棋布的島嶼和陸地間「凌空」崛起。這一切都是為了貫徹彼得大帝的信念和夙願：聖彼得堡擁有涅瓦河帶來的優勢，涅瓦河河面比巴黎塞納河寬，流速比倫敦泰晤士河快，河面風光優美，舉世無雙，不僅提供不虞匱乏的水資源，尤其重要的是它讓聖彼得堡成為「開向西方的窗口」，讓這個現代化的文明窗口徹底改變俄國及其子民。果然，改變正在發生。聖彼得堡變成熱鬧非凡的工地，它吸納了來自俄國、德國、芬蘭的年輕男性移民，同時也帶來了各民族本來的生活方式和語言文化。一份寫於1765年的文獻記載：「世界上找不到別的城市和這裡一樣，人人都能講許多語言。最卑賤的僕人也會說俄語、德語、芬蘭語。」（布勞岱爾，卷1：701）一種聖彼得堡人的性格特徵於是形成：「喜愛新奇、變化、頭銜、舒適、奢侈、花費。說明白了，這些都是首都居民的癖好。」（布勞岱爾，卷1：702）於是，標誌俄羅斯現代化的帝都聖彼得堡「凌空」崛起：帝國的金錢和物資大量湧入王侯府第、富人豪宅，繁榮了市場交易；銘刻多元民族印記、人滿為患的首都居民，既圍繞、仰望、供養著宮廷，又不同程度地模仿宮廷趣味；一個先天不足、面積龐大、街道泥濘、冬季日照短促的人工城市。聖彼得堡，在貫徹彼得大帝意志下毅然改頭換面、變身轉型，誠如披上現代化容貌的新俄羅斯國民——脫下笨重長袍，剪去長鬍子。

魏源《海國圖志》引錄歐洲人撰述的俄羅斯國印象是：「近數百年始盛，疆域甲於諸洲，有在阿細亞洲者，有在歐羅巴洲者，有在墨利加洲者。……人猶雄悍，未諳西洋技藝。及至比達王（按：即彼得大帝），聰明奇傑，離其國都，微行遊於岩士

達（按：Amsterdam，即阿姆斯特丹）等處，覽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於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按：Catherine II 或 Catherine the Great，今譯凱薩琳二世或大帝）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所居之屋，惟王宮、官署、廟宇以磚瓦，此外民居多用材木。衣則長與足齊，夏衣麻布，冬披羊裘，貴人衣皆飾以寶石、金剛鑽。」¹³³該書又引《瀛寰志略》說法，為俄國雖擁有號稱國土面積稱冠全球，卻未能定霸一方提出解釋：

宇內疆土之恢闊，無過於峨羅斯者，宜其強大莫與京矣。然在歐羅巴諸國中，亦不過比肩英、佛，而未能定霸於一方者。……彼所有者，多北裔窮荒之土，其東部層冰積雪，草不繁，牲不育，不可游牧，……所謂人棄我取。……較之英、佛諸國總覺土滿，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計之密，又遠遜於諸國，逐鹿海隅，往往瞠乎其後。特因其疆土之廣，究係海內大國，故諸國亦未敢輕視之。（魏源《海國圖志》：1560）

上述《海國圖志》、《瀛寰志略》所引歐洲人視角和觀點下的俄羅斯印象，固然承認俄羅斯為世界國土面積最大國的事實，但因多屬窮荒之土加上現代化技術和程度遠遜英法諸國，故於國際競爭中仍瞠乎其後。卻也以其疆土廣闊、民風雄悍而有所忌憚，因此西人也未敢輕視。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到十月，時年 63 歲的滿族官員斌椿銜命、成為「中土西來第一人」的清廷出訪考察團的官方代表。連同其子及同文館學生張德彝等三人，在擔任中國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率領下，赴歐遊歷考察十餘國。冀能「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¹³⁴斌椿此行留有遊歷文獻《乘槎筆記》，以及詩稿《海國勝游草》、《天外歸帆草》二種。斌椿在遊歷俄國的文本中，先概述俄國幅員廣漠，俄都聖彼得堡的都市景觀，「人煙輳集，街衢寬闊」、「樓閣高峻，宮殿輝煌」，大致與歐洲列國大城比肩。接著以寥寥數語，簡單交代彼得大帝費時 20 年奇蹟般奠定現代俄羅斯基礎的歷史。即：「康熙四十四年，彼得羅立，卑禮招賢，國以大治。又以俄人不善使船，嘗變姓名投荷蘭舟師為弟子，盡得其術。乃歸治舟師，與瑞典戰勝，割其芬蘭，建新都於海濱，俄始強矣。」（斌椿《乘槎筆記》：129-130）

¹³³ 魏源：《海國圖志》卷 54，頁 1479-1481。

¹³⁴ 1866 年 2 月 20 日，主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訢等人上呈奏摺內容，引自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連同斌椿：《乘槎筆記·詩二種》，收入《走向世界叢書一》，頁 67-69。

至王宮，殿宇闊大，陳設寶石器皿極富麗。……樓上貯禮冠二，非大典弗服也。一冠，正中大金剛鑽石一粒，大如龍眼，云值千百萬，百年來未能定價，……亞此者數十粒。……冠前紅寶石一，大如鴿卵，藍寶石一，如雀卵，皆透明無纖滓。……宮宇大者六百餘間，長巷複室不記。又有金孔雀立樹上，金雞、鷓鴣繞其下，按時飛鳴。各國宮殿，皆曾游覽，而規模闊大，瓊瑤碧玉，布置幾遍，無出其右。……往彼得爾行宮。殿宇高峻，鋪陳華麗。園中水法三十一處，每處用鐵管八十埋地中，激水上騰，高十餘丈，如水晶柱，濺玉跳珠，池中滿而不溢。有如玻璃罩下垂者，有如匹練懸崖者，有如珍珠簾掛於方亭四隅者，巧甲天下矣。（斌椿《乘槎筆記》：130-131）

自云居平至俄都，兩旬之中，夜半天色尚明，聞仲夏終夜見日光，信乎半年為晝不虛也。詩云：才看夕照掛樓尖，倏見晨霞映畫檐。繡幄不須燒絳蠟，長空何處覓銀蟾（夏間月行南陸，北地不見也）。抱衾誰詠宵征肅，擊柝無勞夜禁嚴。惟有冬來愁晝晦，可能天日總曦炎（冬至前後半年為夜，不見日光矣）。（斌椿《乘槎筆記》：177）」

引文先藉摹寫、譬喻極力形容俄國皇宮的富麗堂皇、規模宏大，允為舉世罕敵，及其典藏禮冠、珠寶的稀奇無價。及至行宮（即彼得大帝夏宮）見「園中水法三十一處」（即噴泉庭園），誠變化多端而譽其「甲巧天下」。最後，則因親歷俄都半年永晝半年永夜，為中土絕無僅有的自然異象，故賦詩咏嘆。對照於俄羅斯現代化成功的歷史經驗，銜命成為「中土西來第一人」的滿族近臣斌椿，其下筆時似乎比較傾心力於令其眼界大開的皇宮建築、宮廷珍寶，以及匪夷所思的永晝永夜自然奇觀。

光緒 2 年（1876 年），同文館畢業的張德彝擔任譯員，並隨中國首位派駐外國的使臣郭嵩燾出使英、法兩國，光緒 4 年（1878 年）8 月再奉調隨崇厚出使俄國簽定「中俄密約」，至光緒 6 年（1880 年）歸國。《隨使英俄記》，即此行駐外期間的見聞記錄。關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崇厚和俄人的談判情形，張德彝謹遵：「一切密勿，闕而不書」（張德彝《隨使英俄記》，274）的信條。事實證明，崇厚在俄國歷經「三十一次」會談方定妥條約內容並簽定的「里瓦幾亞條約」，是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連力求妥協求和的清廷，也不得不降旨切責崇厚，將其拘禁並定為「斬監侯」之罪。

一路在德界田地肥腴，樓宇整潔。入俄則遍地沙漠，雪厚尺餘。居民多結草為廬，累碎甃為短垣。……將近都城，見有木建重樓，而門堂固有整潔者，

然亦僅矣。土人服飾，多與蒙古人同，白羊皮襖，頭護氈毯，足登皮靴。……
俄都樓高五、六、七層不等，式如西貢、新嘉坡之洋房，較英法不能相埒。
土人除官紳大商外，多蠢笨愚魯似新疆人。(張德彝《隨使英俄記》：643-644)

張德彝從先進工業化、現代化的英、法等國，改派任務到現代化程度、國力相對不及的俄國，眼前景象相形見絀自可理解。然而，文中若干形容比附之語，以俄國土人比附蒙古人、新疆人，充滿令人不快的膚淺印象和歧視用語。加上又是此行外交談判的敵對國，對俄國並無好感的張德彝，日記中屢屢記錄俄人的種種不如英法處，歸納有下：

一、俄人不守時：「西人每事訂時，無論何等人，毫不爽約。至俄京則不然，如赴宴會他約，皆晚到一小時不為遲。工役尤甚，苟訂明日某時，必逾一日或二日，……或因醉未醒，諸多推諉。雖大僚訂期會晤，尤有如是者。每一點鐘，必延至四、五點鐘始至焉，亦風俗之使然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738) 二、官員貪腐虧空公款：「三大僚管理通國功賞世爵，……被官查出虧短五十萬盧布」、「三大信局共人五十餘，……妄報信數含混錢財者三十九人」(張德彝《隨使英俄記》：755) 三、紳富男女，氣焰囂張：「俄京紳富男女之乘單雙馬車、雪床者……，御者隨行呼喝，氣焰頗盛。平民之馬車、雪床聞而避路，英法則否。」(張德彝《隨使英俄記》：770) 四、治安敗壞，恐怖攻擊頻傳：「聞邇來俄人新立一黨，意欲改易國政。……俄皇接一匿名帖云：『不弑汝，必殞各大僚之命』。……俄京自巡捕提督被恐後，各街巡捕以及本署差官，隨時訪察，遇有談論國事、形跡可疑者，即捕獲入監。聞已拘繫一百六十餘名，原犯尚未追出。……夫俄皇被驚，此第四次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681-687) 諸如此類俄京的亂象，加上歷經 31 次會談、被迫簽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最後，張德彝在臨行前引述泰西諺語一則並深表認同：

按泰西有總論美、英、義、法、俄五國一節，略云：美人無話不言，英人無物不食，義人無曲不歌，法人無式不跳，俄人無所不貪。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歷歷詳查，名實似符，故錄之。

由於品階低、年紀輕、非科舉正途出身，張德彝因公務旅外而有述奇諸作，內容少了任重道遠的沈重而多了採風獵奇的輕快。誠如其書序自言：「凡事徵實，不厭其贅，非敢率爾操觚，亦茶前酒後聊持此破睡魔云爾。」(張德彝《隨使英俄記》：615) 惟上述幾則引述內容，率爾直書俄國種種「較英法不能相埒」，倘若徵實，自無可厚非；惟以歧視性、失之偏頗的字眼貶抑「土人除官紳大商外，多蠢笨愚魯似

新疆人」，則有輕佻不遜之嫌。以英、法諸國之強盛，對海內大國俄羅斯猶未敢輕視，而與俄國疆界毗鄰的中國，上自頭等外交特使崇厚、下至隨團譯員張德彝，卻昧於國際現實而傲慢輕敵。自彼得大帝成功帶領俄羅斯帝國進入現代化後，圖謀發展、擴張版圖已成基本國策，也爭先恐後地加入帝國主義海外爭逐之列。進入 20 世紀後，俄國不僅是地跨歐亞兩大洲、東西兩半球的領土面積最大國，且國家實力儼然有與霸權崛起的美國並駕齊驅之勢。

四、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 美國首都、新大陸最閒雅大公園

1588 年大英帝國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後，穩固了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經營。1620 年來自英國的一百名清教徒想要脫離英國國教派，搭乘五月花號帆船 (Mayflower) 移民北美洲，建立麻薩諸塞殖民地。嚮往宗教自由的英國移民者急遽增加，陸續建立了北美洲十三個殖民地。1776 年英國與北美殖民地，因課稅問題導致關係決裂，最終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1776-1783)。北美殖民地宣示脫離英皇統治而發表《美國獨立宣言》，並由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領軍向英國宣戰，又獲得法、西、荷等國奧援，遂於 1783 年與英國簽訂《巴黎條約》，正式宣告獨立建國，國號「美利堅合眾國」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因「船插星旗，廣東人謂之花旗」(魏源《海國圖志》：1666)，又稱花旗國。建國後，歷經美墨戰爭 (1848)、南北內戰 (1861-1865) 的勝利，開始投入海外帝國主義的冒險，搖身一變為殖民宗主國，在 20 世紀初躋身強權之列。

作為晚清士人世界觀、列國觀等知識的主要來源，《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對於美國建國歷史與民族民情介紹，可歸納如下：

首先，美洲本為土人所據，後由歐人航海探險發現並成為歐洲諸國移民墾殖之地，其中尤以英、法、荷為多。「三國之中，英吉利又居大半，故語言文字與英同。……其人馴良溫厚，無驚悍之氣，謀生最篤，南舶通行四海。眾國皆奉耶穌教，好講學業，處處設書院。」(徐繼畲《瀛寰志略》：319)

其次，原為英國管轄的北美十三州，因不堪母國苛稅而群起抗拒，經華盛頓統領向英國宣戰，終於勝利而獨立建國。即「由是血戰八年，屢蹶屢奮，頓志氣不衰，而英師老矣。佛朗西舉傾國之師渡海，與頓夾攻英軍；西班牙、荷蘭亦勒兵勸和。英不能支，乃與頓盟。」(徐繼畲《瀛寰志略》：300-301)。

其三，華盛頓功成不居，被譽為奇才、人傑。「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徐繼畲《瀛寰志略》：301），「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俗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徐繼畲《瀛寰志略》：319）

此外，《海國圖志》就美國多元民族現象頗多著墨，可補《瀛寰志略》不足：

國人多由外域遷至，……種類各別，品性自殊，因地制宜，教隨人便。故能聯合眾志，自成一國。……國中黑人居六分之一，……黑奴子孫分屬下等，凡事不得擅專。至千七百九十八年，禁止買賣奴僕……惟南隅產棉之部尚有使用奴僕者。凡奴僕之例，重罪始經官治，小過家主自治，不得私置產業，學習文字、往廟拜神，必須白人帶引。（魏源《海國圖志》：1663）

因底阿（按：Indians，即印第安人）土人種類蕃多，屢因爭戰，被戮大半。……散處各部中間，自成村落。下窟上巢，有同鳥獸。疾則倩師巫歌跳，刺血誦咒，間用草木作藥餌。信鬼好鬥，行陣則佩符咒。獷者食人，尤嗜犬肉。其頭目服牛皮，飾以羽毛，頸懸熊爪，履白皮，握羽扇。……散處各部，不受約束。近漸導以教化，招徠其黨，給以房屋、耕織器具，……各立界限，不得逾越。（魏源《海國圖志》：1665）

上述有關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沿革介紹大抵屬實，惟有關美國少數民族印第安人及非裔黑人的敘述內容，顯然深受白人中心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影響。對於歐美白人挾種族優越感以凝視印第安人、黑人，並視為野蠻、落後的次等民族；既掠取、侵占其土地在前，復宰制、剝奪其自由和生存權在後；甚至採取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違反人權和人道等作法。可惜作者幾乎全盤接納西／白人觀點而無反思或質疑。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設置於 1790 年的新興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首都所在地，為表彰、紀念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而命名。範圍包括：喬治城鎮（Georgetown, D.C.）、華盛頓市（Washington City, D.C.），以及華盛頓郡（Washington County, D.C.）三個行政區，簡稱「華府」。¹³⁵不同於倫

¹³⁵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
<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washington-dc>，2013 年 8 月 25 日讀取。

敦、巴黎、聖彼得堡的薈萃一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光環於一身。華盛頓雖為美國首都，而美國經濟中樞則非歷史悠久、商業鼎盛的紐約（New York）莫屬。紐約先由荷蘭人於 1624 年建城，並命名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英國驅逐荷蘭勢力而代有之後，改名為「新約克」（New York）。美國獨立建國後，繁榮富庶的紐約一度成為首都（1785-1790 年），並成為美國最大城及第一大港。將首都頭銜讓予華盛頓後，紐約的風華絲毫未減。因此，華盛頓可以少去工商大城過度喧囂和人口暴增的紛擾，而單純定位為聯邦政府的政治中心。參加 1876 年美國建國百年費城世界博覽會的李圭，即敏銳察覺作為首都的華盛頓特區的與眾不同：「車馬不甚多，行人和藹謙遜，無遽聲疾言，迥與費城異。蓋費為貿易之區，五方雜處，市肆繁盛，車馬擁擠。此則宮殿、官署、民居而外，園林最多。……雖有河通輪舶，而大商巨賈罕至其處。」（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55-256）而貴為美國大總統的辦公處及官邸的總統府——白宮（White House），雖然規模宏巨，花草繁盛，卻是「一應陳設，悉從儉約。」（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57）

光緒 29 年（1903 年）夏，梁啟超由流亡海外根據地日本橫濱起啟，專程赴美進行政治考察，以旅美十個月間觀察、調查的心得寫成《新大陸遊記》。任公的北美之行，既是以光緒皇帝之名向旅美僑眾宣傳，以促進北美「中國維新會」的建立；更志在考察世界共和政體始祖——美國的政治及社會制度，作為中國變法革新參考。

正如哀絲豪竹之後聞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餘嚼鱸莖之味，其愉快在不能以言語形容者。全都結構皆用美術的意匠，蓋他市無不有歷史上天然之遺傳，而華盛頓市則全出於人造者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1）

全都中公家之建築最宏敞者為國會，最湫隘者為大統領官邸。民主國之理想，於此可見。觀此不得不嘆羨平民政治質素之風，其所謂平等者真乃實行，而所謂國民公僕者真思乎不敢自侈也。於戲！侷乎遠矣。（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2）

梁氏以「新大陸上一最閒雅之大公園」，極力稱許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形容從紐約、波士頓、費城等「煩濁之區」而忽到此地，「其愉快在不能以言語形容者」。至於「全都結構皆用美術的意匠」一句，則精準標舉出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的出類拔萃處：它既是一座貫徹國家權力、象徵美國精神而精心擘畫打造的城市，更是一座開放、露天的美國歷史博物館。它集合許多美國政治、歷史相關的人文景觀，存在許多「以國家之名」而規畫、興建的空間地景，例如：美國國會大廈、白宮、華盛頓紀念碑、

林肯紀念碑等。任公先是對華盛頓特區人工規畫之美，傾力謳歌和頌揚；既而觀察宏麗堂皇的國會，對比總統府邸的渺小湫隘，更肯定美國平民政治、民主理想的真正平實和平等。才寥寥數語，就道盡了任公的無限感慨與欽慕嚮往，更隱含對於中國現行帝制與美國民主制度的強烈對比與批判。

各國首都，以國家光環之所聚，總是能吸納豐富的資源，以穩坐一國首要之都、超級城市的寶座。幾乎都是集一國政治、經濟和人文之薈萃，貴為該國領導文明和優雅品味的城市，卻往往也是一座只事消費、不事生產，為人詬病的畸形的城市。然而，它畢竟是無可倫比的首都，往往是該國現代化的里程碑。誠如倫敦的象徵大英帝國工業革命成功和海外爭逐的榮光；新巴黎的彰顯法王拿破崙三世的最高皇權，也象徵巴黎作為現代化城市的典範；聖彼得堡既象徵彼得大帝的偉大功勳，也是俄國西化、現代化的根據地；而華盛頓特區的異軍突起，避開了首都總是喧囂紛擾的宿命，居然是新大陸最閒雅的大公園，並成為落實民主政治理想的象徵。首都都是一國的政治權力中樞，既是政治現實也是符號象徵，更是銘刻、展現政教信念的重要空間。它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既是動見觀瞻之所在，又是民心向背之所繫。因此，它自然是清國旅人們出洋遊歷、考察列強諸國的必遊處，它最能代表該國現代性的里程碑，更是該國精神和物質文化的指標。

第三節 帝國的政教空間：帝國權力、國族記憶與精神文明

旅行，既是空間的移動，也是接觸、體驗文化差異的行動。任何文化都是一片混亂，充斥各種顏色和刺耳噪音，直到瞭解它的規則、掌握它的脈絡。文化的表現，可以是無形的精神文明，通常基於共同祖先的信仰或經驗傳承而形成相同的特徵，進而鑲嵌在集體價值、信仰、風俗、禮儀或制度中；文化也可以是有形的物質文明，它滲透於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和休閒娛樂中，也可以被保存在文學、繪畫、雕塑、戲劇等作品裡而被賦予意義。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關注並探討群體文化如何散佈於空間並賦予空間意義，以及這些文化如何形成認同，讓人得以辨識自我和他者之間的差異。追蹤文化地理的開端，可以上溯到 16 世紀的地理學和人類學所關注和研究的新世界的空間地理和民族風俗。來自西方世界的航海家、地理學家和旅行家們，透過旅行、再現的現實和想像滲透的異國文化文本，充實了地理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材料，而二者的交匯正是文化地理學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地理學和人類學這兩門學科，恰好都與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 生物學和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密切關聯。達爾文認為，較具「活力」的物種，會積極拓展「生存空間」，並逐漸控制、取代和淘汰較無「活力」的物種。此說被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所挪用，甚至替殖民者的殘暴行徑開罪，後來更被納粹意識形態所變本加厲的吸納，而為人類歷史留下一頁頁殘酷而恥辱的記憶和紀錄。¹³⁶ 法國思想家、後現代理論學者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瘋癲與文明》(Folie et deraison, 1961)、《規訓與懲誡》(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 等系列著作中，持續開展空間、權力、身體和知識的探討，時空跨度涵蓋西方中世紀、古典時期到現代時期。他強調空間的存在讓權力得以縱橫其間，透過空間的形式與佈局，使權力有了實踐和展示的可能。而人的「可見性」(visibility)，正是身體作為權力運作空間的關鍵。透過特定空間的設計，在「權力之眼」的凝視下，主從關係與權力運作遂得以確立。¹³⁷

本節論文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準備：筆者嘗試接納前述法國年鑑學派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的研究成果，廓清近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脈絡；導入文化地理學的觀察視野，探討群體文化如何賦予空間意義並形成認同與差異；借鑑傅柯有關空間與權力的論述，揭示空間中的權力展演及意義。研究對象與範圍：將以同治、光緒年間，首批從「天朝上國」親臨「地上世界」的清廷外交官員、知識分子的身體移動和遊歷書寫為研究對象，並以清廷首派公使駐節的英、法兩殖民帝國與新大陸崛起的美國等，清人出洋必訪的國族政教空間——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理性與馴化的空間地景為探討範圍。研究問題聚焦：本節將集中探討帝國的政教空間，詮釋國家權力和國族記憶等意義如何被寫入地景 (landscape)，並發展成以西方觀點為主流的現代精神文明。透過晚清旅行文本，闡述清國旅行者對空間地景的體驗和再現；探討列強諸國所展演的空間意義；剖陳旅人感知的文化衝擊與自我反思等心理機制。

一、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

本節所謂的「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意指「以國家之名」而建立的空間地景，亦即國家歷史地標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如國會、皇宮或總統府、開國紀念地或英雄紀念碑等。法國後現代理論學者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強調，我們必須批判好幾個世代以來對空間的低估，空間被當成死寂的、非辯證的、僵滯

¹³⁶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2003年，頁1-16。

¹³⁷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頁375-379、385-397、399-409、411-422、540-541。本文有關人文地理學的理论認知和詮釋深受此書內容啟發。

的；相反地，時間則被認為是富饒的、多產的、有生命的、辯證的。權力的操控是經由一個不斷擴張的社會制度複合體而運作，進而在不同建築和空間展開中達成。西班牙社會學家、人文地理學家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 1942-）也在其論著《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中揭示：空間裝載了意義，空間的形式與空間的佈局在象徵結構中彼此結合。¹³⁸ 以下將跟隨清國旅人的步履和視野，遍覽散布在歐美諸國的神聖與紀念的政教空間，探究政教空間的權力展演與豐富意義，以及中國旅人置身其間的表意實踐與幽微心理。

（一）英國議會：國會之母、大英帝國的最高立法機關

英國在 1801 年通過聯合法案，合併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議會，成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國會（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在 19、20 世紀初進入國力登峰造極階段的大英帝國，雖然實施君主立憲政體而漸進開放民主，但女王仍然擁有完整君權，國會的首領仍為英國君主。與現代英國以女王為精神領袖，國會為主導國家事務的權力中樞迥不相侔。19 世紀的大英帝國，作為國力遙遙領先列強的世界霸主，不僅是高度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更是以武力叩關，迫使大清開放國門的始作俑者。此外，英國也是西方議會制度的發源地，英國國會遂有「國會之母」的稱號。因此，大英帝國，尤其是英國議會，既是象徵英國最高立法權力的神聖地景，自然也是晚清旅人必遊的朝聖地景。

英國議會分上下兩議院，上議院為世襲的貴族、爵紳代表的議政之所，下議院為地方推舉的平民代表（富商居多）的公議之所。議會制度的設立，旨在疏通上下，俾使無隔閡。會議期間，上下議院的議員群聚倫敦開院集議，「蓋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375），庶民可登記參觀會議之進行。休會期間亦開放參觀議院，甚至「雖尊如君座，亦任人周視弗禁。」（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82）

英議政院即會堂，曰豪騷拍拉蠻（按：即 The House of Parliament），分上下二院。上院稱曰豪騷皮爾斯（按：即 The House of Lords），……皆英格蘭所命官爵……，共計五百。下院稱曰豪騷考門斯（按：即 The House of Commons），……共計六百五十四。蘇、愛二地之議院紳額少於英者……。紳士由眾公舉，富者居多。下院紳士為英國最要之選，號令政事，每由此出，

¹³⁸ 夏鑄九、王志弘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傅柯論述見：頁 375-379、385-397、399-409、411-422；科司特論述詳：頁 540-541。

再上院核定。亦有倡議自上院，而交議於下院者。然必下情胥協，然後奏聞君主，以見施行，否則飭下再議。……總之，凡事紳主之，官成之，國君統之而已。……每年自開堂之日始，爵紳皆集倫敦，至七月乃散。每日官紳士庶赴院商辦一切，惟每禮拜六與禮拜兩日不往。各國公使及本城人民，願者往聽。……其各抒見以議時政，常至連宵達旦，務期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張德彝：《隨使英俄記》，374-375）

同文館英文科出身的隨使譯員張德彝，年輕又富好奇心，總是不憚其煩、不避瑣屑的將其興趣所在的事物詳加描述，能捕捉異國新鮮的人文風景，也能與西人以英語溝通互動。因此，述奇記遊之作，頗富個人特色。上述引文詳述英國議會的組成、議會運作期間與議會功能，能顯示英國議會制度有傾向英格蘭及富人的趨勢。議員們有權責代表人民開會集議，庶民百姓也有義務登記參觀以落實民主監督。此外，以漢字音譯英語專有名詞（括弧按語為筆者所加），也可反映張德彝能操英語的譯員身分，惟其志在「述奇」，因此文中少見個人感懷與見解抒發。

至於議論雄放，恢宏恣肆，感情浮誇激昂，正是康有為遊記文字的特色。在跨國界、跨文化移動中，在不對等權力的國際政治現實下，康氏最常透過遊記文本進行個人、民族的自我協商與表意實踐。慨然以神農遍嘗百草自誓，將遊歷、流亡海外以考察政治，視為上天所賦予的代尋神藥妙方，以療救中國沉疴的天責大任。他在《意大利遊記》裡指出，世界大地必行議院政體，而議院政體始於西方，乃拜地形所賜，以下正是康有為的空間政治學論述：

中國互古乃無議院政體、民舉之司者，國民非不智也，地形實為之也。蓋民權之起，必由小國寡民。……惟歐洲在地中海、波羅的海之中，港島槎桠，山嶺錯雜，其險易守。故易於分國，而難於統一，乃歐洲之特形也。……吾嘗經希臘矣，群島延迴，峰巒秀聳，日有海波相激。生其間者，民必秀出；而又集各國之長，有富族智士之多。……此民立議院之必開於希臘者，地形為之也。（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40-141）

（英國）成為立憲最堅之政體而大地立憲政體皆法之。此為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絕無而僅有之事。……地僻海隅之一島，則羅馬及東方之制度亦不廣播，故能傳其舊俗而不至滅絕。及文明大啟，則國會已堅，而又有希臘、羅馬議會舊事以會合之，則國會益堅。……若在歐洲大陸，則早為羅馬大國之政制所束縛君權久定，國會悉從發達焉？……歐洲數千年時之有國會者，則以地

中海形勢使然。以其海港汙汙紛歧，易於據險而立國土故也。分立故多小國寡民，而王權不尊，而後民會乃能發生焉。……古舊文明之國，則必廣土眾民，而後能產出文明。既有廣土眾民，則必君權甚尊，而民權國會，皆無從孕育矣。（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43-144）

亞洲皆大陸廣海，凡有小國，無不併吞，無從容蕞爾之希臘，得有文明而自為政。……中國之勢，無從生希臘、羅馬之議院者，實地形為之也。（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47）

經過上述層層申論，康有為藉遊歷驗證、完成了他的空間政治學論述，歸結議院之制始於西方乃地形受限使然，非中國人智之不及，不能為罪責先民。完成了上述推論後，他還大膽論斷：「今大地既必行此政體。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強。歐美得其播種之先，故次強。……及今移植而用之，人下種而我食之，豈不便宜乎，何必怵他人之先我哉！……天道後起者勝也。」（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47）康有為鼓舞、安慰了有強烈現代性遲到感和自卑感的中國知識分子，也肯定了他主張的君主立憲政體才是可以延年益壽的「救國良方」。然而，他猶試圖修正清人對歐美揶揄太過的觀念，順勢推銷自己的孔子三世說：認為此時正大行春秋之道，「至今未能盡其升平之世，況太平世、大同世乎。今歐洲新理，多皆國爭之具，其去孔子大道遠矣。」，「孔子於今日尤為大醫王，無有能易之者。而病者乃欲先絕醫，殆死矣」。（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25-126）最後，更發揮自負和犀利本色，代聖立言，教訓後生小子：「夫故妄人者，自以為能知新，實則尚未能審時也。而謬發非聖之論，以毒後生、害風俗，此其罪不在洪水猛獸下。……今之少年，求新太過，躡等而馳，亂次以濟，故宜無所不有。十年後，必講保國粹之義。」康氏對於西方議會制度及政體的詮釋，實承載了個人政治主張與意識型態，頗能展現自我、大清與他者、西方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及其協商斡旋之道。

（二）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精神和價值的象徵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一座貫徹國家權力、精心擘畫打造的城市，一座象徵美國精神、開放、露天的美國歷史博物館，更是一座值得深入探究的神聖與紀念的政教空間。它集合許多美國政治、歷史相關的人文景觀，存在許多「以國家之名」而規畫、興建的空間地景，例如：美國國會大廈、白宮、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碑、二戰、韓戰及越戰老兵紀念碑等。其中國會大廈（United States Capitol，別稱國會山莊），為美國國會參、眾兩議院的所在地，是美國民主政治的象徵。建築物始建於

1793 年，由開國國父華盛頓親自奠基，從 1800 年以來就是參、眾兩議院的會議召開地，更是制定聯邦法律、總統宣誓就職、宣講年度國情咨文所在地。建築外觀為一典型的新古典式建築，風格巍峨挺拔，以一個突出的圓頂及兩翼作為標記。¹³⁹被 1876 年隨中國代表團赴美參加美國建國百年費城世博會的李圭，稱許為「奇麗無比，通國衙署，推為巨擘。」（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59）而梁啟超則譽為「都中建築最宏麗莊嚴者」（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1），可謂推崇備至。

光緒 29 年（1903 年），梁啟超費時十月，赴美考察政治社會所觀察、調查而「有所感觸，不能不筆之」者，寫成《新大陸遊記》，並逐篇發表於海內外華文報刊中，藉以發揮「以其所知者貢於祖國，亦國民義務之一端也。於吾幼稚之社會，或亦不無小補」的功效。因此，任公遊記的題材內容自與傳統迥異，亦即：捨去「無關宏旨」的風景、宮室描寫，惟詳「歷史上有關係之地」。（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19）緣此，梁任公對於華盛頓國家歷史建築群的情有獨鍾，及其細膩描述及深刻感懷的抒發，於晚清旅人遊記中格外突出。

（華盛頓）都中建築最宏麗莊嚴者為「喀別德兒」（按：即 Capitol）……中央一高座為聯邦法院，其左右兩座次高者為上議院、下議院，其後一大座為圖書館，合稱為喀別德兒。喀別德兒之前，置華盛頓一銅像。其中央高座、中門、櫺楹、楠壁，蓋皆美國歷史紀念畫，其技或繪或雕或塑，其質或金或石或木，自殖民時代、獨立時代、南北戰爭時代以至近日，凡足以興國民之觀感者，無中不備，對之令人肅然起敬，沛然氣壯，油然意遠。甚矣，美術之感人深也。……華盛頓之圖書館，世界第一美麗之圖書館也。……其衣牆、覆瓦之美術，實合古今萬國之菁英云。……數千年來世界上著名之學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對嚴師。其觀書堂中常千數百人，而悄然無聲，若在空谷。觀書堂壁間以精石編刻古今萬國文字，凡百餘種。吾中國文亦有焉，所書者為：「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二十一字，寫顏體，筆法猶勁，尚不玷祖國名譽。（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1-482）

上述引文傾力描寫美國國會大廈，文章結構井然層次分明，先敘外觀的宏麗莊嚴，繼寫內部空間的配置及內部擺設，字裡行間並寄托個人感懷和評述。就建築物外觀而論，國會大廈作為華盛頓特區最雄偉壯觀的建築，其實已經強而有力的宣達它的

¹³⁹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
<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washington-dc>，2013 年 8 月 28 日讀取。

空間意義，即標舉美國民主政治的象徵。以內部空間配置而言，建築物中央高起的基座為聯邦法院，左右次高的兩翼分別為參、眾議院，空間被賦予的意義為：美國價值即是以法治為核心，並以民主為翼助。再就國會大廈的陳設而論，大廈前置華盛頓銅像，即展現美國對於開國英雄的崇敬之意。接著中央高座內部陳列美國歷史紀念畫，透過繪畫一一呈現美國開國前至開國後各歷史階段的重要史事。表面上是藉由美術作品感動人心的力量，以施行美國歷史教育。其實，其用大矣！此舉既能在空間展示中彰顯國家權力，也能統合國族記憶，更能達到凝聚認同的效力。甚至連外國旅人梁啟超也能感受「足以興國民之觀感」的作用，而「對之令人肅然起敬，沛然氣壯，油然意遠。」

緊鄰國會大廈之後另設有圖書館，即 1800 年成立之初為「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目的為服務美國國會，後來又被賦予法定書庫的角色，陳列在美國出版的書籍複本，以彰顯智慧財產權與版權的保護。隨著歷史推移和美國國力的日趨強盛，「國會」圖書館逐漸演變成「國家」圖書館，成為全美最大的珍稀書籍的館藏地，館藏之雄富更躍升為全球第一。¹⁴⁰梁任公更推尊為「世界第一美麗之圖書館」。值得注意的是：令梁氏感動的既非藏書之富，也非「徒眩其金碧」的裝飾，而在於空間布置環繞古今世界著名學者的造像，營造「人之如對嚴師」的氛圍，復以館內聚集觀書者雖有千數百人，卻又能悄然無聲。該空間所展演的對於知識的禮敬以及紀律感森嚴的氛圍，才是讓任公肅然起敬、感佩不已的關鍵。此外，從「國會」圖書館到「國家」圖書館，其空間意義也被不斷擴大和提高。作為全球最大館藏量的國家級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不只是一座偉大的知識殿堂，其蒐羅古今萬國珍稀圖籍外，更收編古今萬國文字百餘種，明白宣示美國國家權力對於全球知識掌握的強大實力。因此，置身其間的梁任公也不禁對於館中編刻的中國文字投入高度注意，從文字意涵到書法字體一一檢視、確認，方才鬆一口氣的肯定「尚不玷祖國名譽」。

喀別德兒之莊嚴宏麗如彼，而還觀夫大統領之官邸，即所謂白宮 (White House) 者，則渺小兩層垂百之室，視尋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遠甚。觀此不得不嘆羨平民政治質素之風，其所謂平等者真乃實行，而所謂國民公僕者真思乎不敢自侈也。於戲！侷乎遠矣。全都中公家之建築最宏敞者為國會 (即喀別德兒)，最湫隘者為大統領官邸。民主國之理想，於此可見。(梁啟超《新

¹⁴⁰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
<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washington-dc>，2013 年 8 月 28 日讀取。

大陸遊記》：482)

白宮，作為美國總統的辦公室和官邸，外觀是一幢白色石制的新古典風格的建築物，於 1792 年奠基動工，1800 年竣工並揭幕啟用。¹⁴¹白宮內外空間和景觀所展現的平實儉約風格，強烈吸引了梁啟超的目光。文中對於國會大廈和白宮的外觀對比和詮釋，充分展現梁氏的深具慧眼和用心良苦，對於空間展演的權力和魅力也頗能領會。透過兩組建築群外觀的湫隘和宏敞，遂使代表民主殿堂的國會大廈，和作為國家公僕的總統辦公和居住處所的白宮，二者在空間展現和權力掌控方面，表現出孰重孰輕的對比效果，藉以強烈宣示美國以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空間意義。此外，筆者認為梁文中尚有一組隱藏的對比意涵埋伏其間——大清皇宮與美國白宮，才正是令梁氏既嘆服不已又自嘆弗如的關鍵。無庸置疑的，曾經輔弼光緒帝改革國政的梁任公，對於北京皇宮建築群所代表的空間意義理當心知肚明。地處北京城中心的大清皇宮，建成於明永樂 18 年（1420 年），既是明、清兩代（1368-1912）的皇宮，也是中華帝國最高權力的象徵，至今仍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築群。建築依照中國古代星象學說法，以紫微星象徵帝星，至高無上的天帝居於中天，天人對應觀的落實下即為地上天子的皇帝居所。自然位居權力中心並且嚴禁庶民接近，遂稱「紫禁城」。北京皇宮建築群採取中軸對稱方式，空間布局嚴謹而秩序井然，寸磚片瓦皆遵循封建等級禮制，映現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¹⁴²因此，以美國總統親民簡樸的白宮，對比中國皇帝富麗崇高的皇宮，從建築規模、布局、裝飾和總體風格所展演的空間意義，正是民權抑或皇權優先的強烈對比。是故梁任公油然而起自嘆弗如的感慨：「所謂國民公僕者真思乎不敢自侈也。於戲！侷乎遠矣。」、「民主國之理想，於此可見」。

華盛頓紀功華表構造時，徵石於萬國，五洲土物，鳩集備矣。各國贈石，皆繫以銘，用其國文泐之，以頌美國國父之功德。吾中國亦有一石焉，當時使館所饋。……其文乃用《瀛寰志略》所論載，謂華盛頓視陳勝、吳廣，有過之無不及云。嗚呼！此石終不可磨，此恥終不可湔，見之氣結。（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3）

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竣工於 1884 年，為紀念美國國父華盛頓而

¹⁴¹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

<http://www.towngoodies.com/place:us-washington-dc-white-house/comments/us-midwest>，2013 年 8 月 28 日讀取。

¹⁴² 北京故宮，北京故宮官網，<https://www.dpm.org.cn/Explore.html>，2013 年 8 月 29 日讀取。

建造。以白色大理石打造成拔地而起的方尖型石碑，內部中空，內牆鑲嵌 188 塊來自世界各國捐贈、刻有該國文字的紀念石。碑體高度 169.294 公尺，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最高地標。美國政府於 1899 年宣布：華盛頓特區任何建築物的高度都不得超過華盛頓紀念碑，以示對於開國英雄的最高致敬。¹⁴³相較於梁啟超對於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內陳列的中國文字「尚不玷祖國名譽」的肯定，上文則對華盛頓紀功表內的中國贈石文字，深不以為然而氣憤斥責：「嗚呼！此石終不可磨，此恥終不可湔，見之氣結。」刻石內容引自徐繼畬《瀛寰志略》中對華盛頓建國功不可沒的評述，全文內容為：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徐繼畬《瀛寰志略》：301）

對於徐繼畬將華盛頓率領北美十三州州民抗英成功而獨立建國，比附於中國史事，梁氏頗以為不倫不類而視為國恥大恨。筆者認為：徐文對華盛頓的評價甚高，亦能彰顯其人膽識和器度之奇傑。梁任公是否反應過度，尚屬見仁見智。然而身處強烈暗示美國足堪擁抱世界、俯視寰宇的政治空間中，或許被他者以高姿態凝視和辨識，才是最令身為「弱國」子民的清國旅人戒慎恐懼又悲憤莫名的主因。

（三）美國波士頓：英國清教徒移民北美、獨立建國的革命聖地

波士頓（Boston），美國獨立建國的革命發祥地，現為美國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首府和最大城市。為 1620 年百名清教徒從英國搭乘五月花號登陸北美洲所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即普利茅斯殖民地），與 1630 年另一批來自英國的清教徒移民所建立的麻薩諸塞灣殖民地，合為波士頓建城初期的所在地。亦即 1776 年美國宣示脫離大英帝國、獨立建國的革命發祥地。因此被梁啟超稱為「美國歷史上最有關係之地，而共和政治之發光點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74）梁氏稱許英國清教徒移民墾殖北美、不辭千辛萬苦的冒險精神，更贊揚美國先民堅持理想，不惜八年鏖戰的膽識和毅力，「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

¹⁴³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washington-dc>，2013 年 8 月 28 日讀取。

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75）這段美國移民史和獨立戰爭史，令向來關注國民身體（新民國說）與國家政體（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的梁任公寄予無限傾慕與嚮往。

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吾夢想此境者有年，吾今乃得親履其地，撫其遺跡，余欣慰可知矣。善利摩士（按：今譯普利茅斯）距波士頓僅汽車五點餘鐘，……觀所謂「新世界石」者，即彼百有一人初至時登岸所立之地也。……往觀拋棄英茶之港口，街角牆上嵌一銅碑，銘曰：一七七四年拋棄英茶處，下復紀其事略。……斯事與林文忠在廣東焚毀英人鴉片絕相類。而美國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獨立，而吾中國以彼役啟五口之通商，則豈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國民實力強弱懸絕之為之也。余徘徊久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74-477）

「從夢想此境有年」，到親履其地，撫其遺跡，欣慰不已；從普利茅斯的「新世界石」到拋棄英茶的港口，這些美國建國的神聖紀念地景，在在令梁氏流連忘返，徘徊不去。究其原委，無非是它們可與清國痛史相連結：林則徐（1785-1850）廣州查禁英人走私鴉片，焚燬禁煙卻莫名開啟喪權辱國的戰爭。而美國何其有幸，不僅能有奇偉豪傑如華盛頓的領導，更能擁有如此「百有一人」的堅定響應，其中關鍵實在於「國民實力強弱懸絕之為之」，故令梁氏唏噓不已而直呼：「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梁任公藉由親歷他者國族的神聖紀念地景，進而反思自我國族的沉痛歷史，重新檢討和發現失敗的原因，也促使他走上積極辦報、譯介新學的道路，冀能開化民智，健全國民素質，提升國民實力，進而達到強種強國的終極目標。

1903年梁啟超在美停留十個月期間，深入觀察美國社會，再對照、反思自我國族後，從國體的發達與否反思國民實力的強弱，愛深責切的提出嚴正評議與警告，也正式宣告中國不適用美國民主共和政體的國體主張：梁氏認為「吾中國人」無市民資格、無國家思想、無高尚目的，故「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若貿然採行西方的多數政體，則「無異於自殺其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55-562）。更批評中國人不及西人者多端：做事沒效率，不講求整潔衛生，無秩序之極。再從行走比較：西人行路，腳步無不急者，若不勝繁忙者然；中國人則雅步雍容，鳴琚佩玉，「真乃可厭」！（梁啟超《新大陸遊記》：頁562）。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人則一命而

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至於言談方面：西人坐談，甲語未畢，乙無攙言。中國人則一堂之中，聲浪稀亂，「真可謂無秩序之極」。最後，梁任公引「吾友徐君勉」說法，作為吾中國人和西人兩相比較後的沉痛結論：「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62）。筆者認為：任公所以發出此一金剛怒目式的怒吼，毫不留情地以嚴厲標準檢視中國人的身體言行，透過「自我否定」的機制，不留餘地的全盤否定中國人的言行舉止與觀念思維，敢於道人所不忍道。推其故，實鑑於「國民之體魄，即一國強弱所由基」。故以幾近振聾發聵的「怒吼」，力圖喚醒昏病不起的國人。梁氏的呼籲實已開啟五四國民性檢討之先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對於世界共和政體的發軔國美國的移民與獨立戰爭史雖多稱揚，對美國政體和國家發展的疑慮與忌憚卻也不少。梁氏認為：美國共和政體的特色建立在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間的合作與制衡關係。然而，美國政黨政治的流弊尤在選舉制度造成的舞弊與浪費。美國選舉頻繁較歐洲各國年平均數多達四、五倍之多，不僅勞民傷財更使高才志士不肯從政，更導致官員異動頻仍甚至廢弛政務。而選舉費用浩繁非黨派支持不可，則造成大黨獨霸政界現象，以致「美國政治家之貪瀆，此地球萬國所共聞也」，「此實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78、580）。

門羅主義之本相，則所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及其變形，則所謂「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矣。而孰知變本加厲，……自今以往，駸駸乎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請觀盧斯福之門羅主義演說。……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5-488）

梁任公針對美國外交政策 80 年來的演變和剖析，可謂精闢中肯、頗具洞見。這番發表於 20 世紀初的論述，驗證於 20 世紀百年間美國和世界歷史的發展更是若合符節。美國在一、二次大戰之際，儼然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晉身為所向無敵的世界霸權國家，已然實踐「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國家願景且至今方興未艾。

二、理性與馴化的空間地景

相對於舉目可見、置身其中即可感受其政教意義的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作為理性與馴化的空間地景，其政教意義與空間意涵往往趨於隱微滲透。一方面，國家透過訓育技術與權力實踐的運作，將作為文化象徵的物質文明予以收編，透過蒐

集、分類、保存於圖書館、博物館、博覽會等社教展示空間，藉以達成理性和教化目的。另一方面，代表國家權力、國族記憶和現代性的精神文明，則被滲透進組織規章、示範教材、操作流程和標準化的空間設計裡，成為學校、醫院、監獄等身體與精神的馴化空間。把被迫可見性原則強加給客體，透過空間設置對身體進行安置、控制及操練，並達到矯治、改造和教化目的。傅柯提醒：現代社會裡最高明的訓育技術和權力實踐已逐漸放棄壓制性、暴力性作法，反而透過開放性的傳播方式訴諸公開討論，使人自律地承擔控制自己身體的責任，同時也造就人的從屬性格（*subjection*）而自我馴化。¹⁴⁴

此外，傅柯透過所謂「異質地誌」（*heterotopology*）的論述，將人類社會的空間大別為三：除了「真實的空間」（*real space*）外，另有「虛構的空間」，如烏托邦（*utopia*）以完美形式呈現卻非真實存在的空間，還有一種存在於真實空間中卻又非常另類的「異質的空間」（*heterotopia*，或譯為異托邦）。傅柯嘗試對異質空間提出六個概念性的描述和舉例：第一，所有文化、所有人類群體裡，異質空間的存在是普遍化的，但它們的形式多變而沒有絕對的模型。第二，異質空間會依據它所處的文化共時狀態（*synchrony*）而改換其功能和意義，例如墓園。第三，「偏差性」的異質空間，用來安置並矯正行為偏離社會主流規範的人，例如精神病院、監獄。第四，它容許在一個真實地方，同時並置、累積與傳統時間或空間觀完全決裂的時空及其相關人事物，例如博物館、動物園、世界博覽會、遊樂園。第五，異質空間總是預設了開放和關閉的系統，不同於能夠自由進出的公共空間，例如學校、醫院、旅館。第六，它是「兩極化」的，被賦予既真實又完美的想像但同時又是補償性的幻想，例如殖民地往往並存進步和落後的反差，妓院和船舶總帶給使用者無邊無盡的美好夢（幻）想。¹⁴⁵

本節所謂「理性與教化的空間」，正坐落於傅柯所謂的異質空間內，以下即將展開存在帝國內部的理性和馴化空間的探索。透過晚清域外遊記的再現，詮釋殖民帝國如何透過空間設計和布署，滲透權力實踐以達致訓育和教化的效用，並掌握晚清旅人們在親歷那些理性和教化空間後，又會產生何種身體和心理、思想和感情的連動效應。

（一）監獄、學校

¹⁴⁴ 蘇碩斌：〈傅柯的空間化思維〉，《臺大社會學刊》第 28 期（2000 年 6 月），頁 155-187。

¹⁴⁵ 索雅（Edward W. Soja）著，王志弘等譯：〈與米歇·傅柯同在第三空間〉，《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圖書，2004 年，頁 207-219。

監獄與學校，兩者皆是國家對人民施行理性馴化教育的規訓場所，也都預設了開放和關閉的系統的異質空間，置身此間的人也必須釋出身體自主性和自由度，不同於能夠自由進出的公共空間。關於清國和西方國家所施行的獄政和學制，從觀念主張、實施辦法，再落實到空間的布署、權力的操作，都存在著相當大的歧異。因此，監獄和學校，也成為清人遊歷西方國家，尤其是官方代表的固定訪察之處。

1、監獄

監獄，是導正行為偏離常軌、觸法犯刑者的異質空間，也是國家對人民施行理性馴化教育的規訓場所。它設計了專人控制的開放和關閉系統，置身此間者必須釋出身體自主性和自由度。從觀念主張、實施辦法，再落實到空間布署、權力操作等，大清帝國和西方列強所施行的獄政都存在極大的歧異。遊記以寫實見長的張德彝，果然鉅細靡遺、不避瑣碎的將考察監獄的情形一一再現，頗能揭示監獄如何透過空間布署來執行權力運作：

空間設置方面：「樓高四層，內外光明，毫無塵垢」。每屋各居犯人一名，屋設有窗可見天空，「不以湫隘閉鬱其氣」。樓頂有高台矗立，登三百級始至，可憑眺甚遠，以追看犯人行跡。「樓極下一層而入地者為黑牢」，凡有觸犯監律者，收此數日，以為懲治，夜不給燭且飲食稍次。「另有鐵房作梅花形者」，為凶惡犯人所居，每犯各居一瓣之中。花心設高屋一間，供獄官立而四望。另設有一室，以備親屬探視，中間以鐵柵隔開親屬與罪犯，獄官則與犯人並坐，藉以監視言行以杜絕私弊。

受刑人作息安排：初入獄則去其舊衣，改換囚服，以便識別。每日三餐，麵包、湯肉、咖啡與茶皆足給。「每日卯初即起，躬為灑掃，料理衣服，梳髮洗面，務令整潔。」早飯後，同入講堂聽經，以一小時為度。此後作工，至午餐前。餐畢，令犯人「在院按序而行，以舒筋脈。」散步後，觀書二刻，而後作工。晚飯後少息，同時滅燈令寢。

管理犯人要項：「凡入獄，各就其所能，使執一藝。」待期滿釋歸，有技藝，有資蓄，可為謀生養家之用。「凡操作之時，與食息相間，以調其勞逸，故獄人無論老少，莫不氣體充實也。」至於態度惡劣，不服管教者，「毆官者，以麻鞭責之，其次則捶以木棍。非不施鞭撻也。越獄者，以火槍逐擊之。由此獄移彼獄者，以鐵索繫其右手，加以鎖鑰，犯人兩兩相連。非不施鎖銬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368-371）

上述西人的監獄設施和管理制度，也令李圭感到匪夷所思而印象深刻：「竊謂外國監獄，迥異中華。第一務取潔淨；第二飲食調勻；第三作息有節；第四可習技藝；第五則其總管、司事，一切體貼人情，處若父兄之於子弟。故凡遊覽其中者，非特不覺其為監獄，及犯人監禁日久，亦忘其身在此監獄也。殆將真以囹圄為佛堂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45）因此，當西人詢問李圭對外國處理罪犯的看法時，李圭不禁提出質疑：「誠法良意美矣，然夫乃涉於過寬乎？」西人的答覆是：

是固然，然吾西人尚舒適，畏拘鬱。若人之在獄也，吾儕視之，已不勝其苦。且彼非死罪者，故但拘其身體，鬱其志氣，使仍於拘鬱中有樂生之心，而後可冀其悔罪遷善也。又吾西人性多激烈，倘使加以敲撲桎梏，則必有自殞其生者矣。（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46-247）

筆者以為：李圭以西人性多激烈，故對待罪犯誠不得不寬的說法，其實並不能根本解釋中西監獄設施和管理制度的迥然不同，關鍵在於清律和西律的觀念懸殊所致。中國舊律因倫理關係形成的身分秩序而呈現刑罰的差別對待，與西方法系以權利法為特色而講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制法和判刑截然不同。從鴉片戰爭後，清廷對外陸續簽定不平等條約，十八個國家獲得了領事裁判權的特權，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前所未有的侵害。即便這種裁判權的擁有並不符合正常的國際法與國際條約。例如：英國或法國人在中國發生犯罪行為時，歸英法官員查辦。英法人民與各國人民之間的爭執，中國官員則無權過問。甚至演變成受雇於外國人的華民，中國官員亦無權單獨審訊的狀況。各國所以不願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的主因，除了維護本國利益外，清律本身殘酷的身體刑罰、缺乏辯護制度、沒有民法與刑、民訴訟法的制定，以及獄政的腐敗和暴虐等，都是導致各國不願放棄這個特權的原因。

在不能改變既有條約的情況下，唯有自行修訂大清律例中不合理的重法酷刑，和採行較為人道的方式來對待人犯的拘禁和處罰。這個為了廢除領事裁判權，取回國家司法主權而發動的清末修法行動，其結果宣告了以「倫理法」為特色的中國法系，必須被西方法系的「權利法」所取代。光緒 27 年（1901 年）兩江總督劉坤一（1830-1902）和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所提的「江楚會奏三摺」，可說是發動清廷變法的開始。其中訴求「恤刑獄」和「採西法」為兩個最重要的制度性訴求，而採西法的十一項前置行動中，也包括了「廣派遊歷」。¹⁴⁶

¹⁴⁶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2001 年，頁 127。

2、學校

學校，是國家透過公權力對國民進行集體理性開發和馴化教育的規訓場所，藉以施行「正確」觀念、人格陶冶、知識教育。施教空間中也預設了開放和關閉系統，置身其中的學子必須釋出部分身體自主權和自由權。從戊戌變法時康、梁等人的呼籲變科舉、興學校，到 1903 年清末新政由官方主導的「癸卯學制」，引進西方學校和學制以改革教育，一直是洋務派訴求的首務，同樣也成為清人遊歷西方的關注對象。

成立於同治元年（1862 年）的京師同文館，是晚清自強運動下政府官辦的外語學校，也是中國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機構。目的是為了回應西人要求未來條約需以英語、法語為正本的規定，必須培育本國外語人才來應付外交事務。然而，相較於科舉正途出身，它始終不受士大夫們的青睞。以同文館英文科出身的張德彝，雖然從 1866 年以同文館首屆畢業生身分隨斌椿、赫德游歷歐美，經歷隨使譯員而拔擢至倫敦使館參贊，1901-1906 年更出任英、義、比國大臣，登上清國外交官晉升的頂點。卻始終對於自己「同文館英文學生」的出身抱持強烈自卑感，他在《寶藏集·序》中不忘諄諄告誡兒孫：「余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人之子孫，或聰明，或愚魯，必以讀書（按：指應科舉考試）為要務。」¹⁴⁷

1876 年李圭赴美參加美國建國百年的費城世博會時，參觀紐約學校的上課情形：美國學校按表操課，出入有節，起居有時，課程鐘點有定，應對進退有法。「尚默識不尚誦讀。……教法精詳，課程簡嚴，而不事夏楚，師徒情意洽貫。況以次遞升，不致有躐等幸進。此所以專心力學，不虛糜歲月而可因材成器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68-271）這種按鐘點排定身體作息而實施規格化的教育方式和制度，實與中國學傳統教學制度和方式迥不相侔。中國塾學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統一的學制，也沒有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全憑塾師一手掌控並透過個人經驗決定。因此，教學空間、塾師資格、學費標準，甚至連入學和修畢學業的時間、教科書和教學方式等方面，官方並無制定統一標準。學塾教育往往因低成本經營和規模小，基本上不採取分級教學，在學生差異性高的情況下，學塾對學童身體的管束通常十分嚴謹，師生關係也相對嚴肅緊張得多。塾師只能像語言學家趙元任（1892-1982）所回憶的：「自清晨而日暮，時與小兒畫虎圖鴉，時與高材生講經論史」；或者是作家蕭乾

¹⁴⁷ 鍾叔河：〈航海述奇的同文館學生〉，收入《走向世界叢書一》，頁 412。

(1910-1999)所說的：「從早到晚我們就扯著喉嚨唱著四書經文」，「老師動不動就用煙袋鍋子敲我腦袋，板子也越打越重」。¹⁴⁸

按英規，凡幼童子女已屆五齡者，官即令之入塾習讀。初學教以語言文字。年逾十歲，教以算術、勾股、開方之法，是謂小學。年至十五，其愚魯不能深造者，即令就工謀食；其資稟特優者，令之學天文、地理、化學、光學、格物、醫學，以及機器、畫工等藝，是謂大學。大學院有二：一曰堪蔔立址（按：Cambridge，今譯劍橋），一曰教克斯佛（按：Oxford，今譯牛津）。堪蔔立址以光、化各學為主，教克斯佛以各國語言文字為主。國大小文武各員，其出身必由此二學中試者，謂之正途。（張德彝：《隨使英俄記》，545）

張德彝所描述的英國學制和教育概況，與歐美諸國大同小異。從小學到大學，一樣有標準化的學制，分門專學而循序以進。凡是幼童已屆入學年齡（五歲至八歲，各國不等），官府即令入學習讀，違此則懲罰父母。故不分男女，教育普及，無論貧富，無不識字，且鮮有不閱新聞廣見聞者。張德彝在考察英國學校教育時，格外留意並強調劍橋、牛津大學各專擅於科學和語言文學，英國大小文武官員，「出身必由此二學中試者，謂之正途。」其實，未嘗不是遊歷過程中，因自我與他者文化相遇而意外勾連的身世之痛——同文館「英文科」畢業、非科舉「正途」出身，而在官場備受歧視。

李圭則特別關注西方各國女學的興盛和普遍，及西人無重男輕女觀念，藉此反思並批判中國的女學不彰與性別歧視問題。見英國大學無分男女一律考試入學，美國女師、女徒多至三四百萬人。他認為：西方各國女學日興月盛而無地無之，乃欲盡用天下之才所致。天下男女數目相當，婦女靈敏並不亞於男子，倘終歸埋沒豈不深負大造生人之意。因此，「外國生男喜，生女亦喜，無所輕重；若中國則反是。」李圭甚至抨擊中國俗語「女子無才便是德」，簡直是誤盡天下女子。而中國輕女重男，甚至有溺女惡俗，勸不勝勸，禁不勝禁，實為女學墜廢所致。其實，先秦至漢代，中國本有女學傳統：「考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女之於學，往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宮內職，德、言、容、功，所賅甚廣，原非若後世只以文辭為學也。……是三代之時，女學甚隆。降及後世，此事漸廢。」因此，他呼籲唯有重興女學，輕視婦女之心方可改易，而一國風俗之良窳，教育影響甚大。

¹⁴⁸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 218。

李圭也參觀英國牛津大學，並拜訪旅華多年、博覽群書並執教於此的英國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理君遊華多年，博覽群書。學以《學》、《庸》、《論》、《孟》、《詩》、《左傳》譯為英文者，現充書院講解華文官教習。」也在文中為 1876 年的牛津大學校園生活留下生動紀錄：

年自十七歲至二十一歲。……其課程分別天文、地理、格致、文藝、算學、化學、醫學、軍政。逐日督課有「丟德」（按：即 tutor），譯即院師。分期講解有「補非色」（按：即 professor），譯即官教習，若舉人。……院中師長衣黑色長袍，若華人斗篷，上加黑色紅裡披肩。帽亦黑色，為平頂四方式，頂心有黑穗一綵。生徒之帽相同，衣亦如之而長僅半截，若華人背褸。課餘之暇，各穿號衣，出而划船鬥勝，以暢血脈。平時衣冠往來街衢，則彬彬然。若值鬥船而回，則又稍涉赳赳矣。（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91-292）

李圭細節摹寫牛津大學師生戴方帽、博袖長衣的雍容文雅，並以中國院師、舉人為喻以說明大學師資的各司其職。歷史悠久、優美怡人的校園裡，有聰穎出眾、動靜得宜的學生，有博學多聞、溫文儒雅的師長，無一不是營造牛津大學文明風雅形象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李圭也敏銳察覺到一切看似美好的英國高等教育，其實也隱藏貧富懸殊、機會不平等的遺憾：「生徒中名門巨室居多，貧素者少，……惜乎歲需千元，寒素不免向隅，要當有以善籌之，斯舉無遺才矣。」（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37-238）

早在同治元年（1862 年），王韜即在香港英華書院和當時擔任院長的理雅各共事，並參與中國經典的英譯計畫。1867 年理雅各返國主持牛津大學漢學講座，順邀王韜同往，計停留歐陸達兩年多之久。當清國朝廷諸公和士大夫們仍昧察形勢，猶把西方諸國視為夷狄之邦而諱忌洋務時，他則每日出遊，遍歷各處。「嘗觀典籍於太學，品瑰奇於各院，審察火機之妙用，推求格致之精微」。訪問牛津、愛丁堡大學後，更貼近的了解英國教育注重「實學」、「弗尚詩賦詞章」的情況。自稱「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前路之導，捷足先登」的王韜，旅歐期間曾兩度受理雅各之邀，分別於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以華語講論漢學時，現場與聽者的熱烈迴響：

哈斯佛，有一大書院，素著名望……。監院者特邀余往，以華言講學，余備論中外相通之始。……一堂聽者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墻壁為震。其中肄業生之年長者，多由國家銓選，授以職官，遣至印度、中國以備翻譯人員之用，特來問余「中國孔子之道與泰西所傳天道若何？」余應之曰：「孔子之

道，人道也。……泰西人士論道，必溯源於天，然傳之必歸本於人。……由今日而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觀，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不云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諸問者俱為首肯。（王韜《漫遊隨錄》：97）

理君邀余詣會堂，宣講孔孟之道，凡兩夕，來聽者男女畢集。將畢，諸女士欲聽中國詩文，余為之吟白傅〈琵琶行〉並李華〈吊古戰場文〉，音調抑揚宛轉，高亢激昂，聽者無不擊節嘆賞，謂幾於金石和聲，風雲變色。此一役也，蘇京士女無不知有孔孟道者。（王韜《漫遊隨錄》：145）

王韜審慎論事，直言不諱的挑戰並糾正清人偏頗的洋人觀，歸根結柢的指出：歐洲諸國不僅富強更能持盈保泰，主要在於「英國學問之士，俱有實際，其所習武備文藝均可實見諸措施」，「其國以禮義為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為基，而不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王韜《漫遊隨錄》：125-127）

1876 年李圭赴美參加費城世界博覽會時，順道造訪設於康乃狄克州（State of Connecticut）首府「哈佛」（Hartford，今譯哈特福），由清國駐美副使擔任副監督、主辦的「幼童出洋肄業局」（簡稱出洋總局）。文中詳實記載了留美學童的生活作息和學習狀況，可見課程設計務求西學和中學並治的良善用意：

哈佛在美土東北隅為甘那的格省之會城。……風俗純正，無巨富亦無極貧。我國幼童肄業於此，設出洋總局焉。……容公甚為西人敬服，慶我國任得其人。嗣後豈惟華人在外者舉有依賴，而中外交涉、通商諸務，益暢達悠久。……幼童現僅一百三十人。以二人一班，分住各紳士家，隨其子弟就傳習洋文。……局內延中華教習二人，幼童以三個月一次來局習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為滿。逾期，則此十二人復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次輪流，週而復始。每日卯時起身，亥正就寢。其讀書、寫字、講解、作論，皆為一定課程。即各人寫寄家信，亦有定期，每月兩次。可見雖細端，亦即周至矣。嘗觀其寓西人紳士家，頗得群居切磋之樂，彼此者若水乳交融，則必交相有成。……無此得彼失之虞，是其法之良善者也。他年期滿學成，體用兼備，翊贊國家，宏圖丕烈，斯不負聖朝作人之盛意也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62-264）

李圭支持、肯定幼童學習成效並寄予厚望。¹⁴⁹當時負責這項中國學童官費留美計畫的駐美副公使，正是 7 歲入西塾，19 歲赴美深造，28 歲取得耶魯大學學位，「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¹⁵⁰的容閔（1828-1912）。同治十一年（1872 年）起，清廷選送 120 名年齡 12-15 歲的幼童，分 4 批逐年赴美留學，原定 15 年學成回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童們逐漸習染美式生活而行為日趨西化，少數學童有剪辮、改裝、改信基督教行為而備受譴責；加上美國物價高漲，留學經費短缺；中美關係生變，拒絕中國學童入軍校求學，未能符合清廷自強運動亟需現代化軍政人才的殷切期望。凡此種種不利留學計畫的的憂患迭生。而駐美公使兼「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1816-1895）更奏稱：「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個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¹⁵¹，並力主全數撤回學童。復以朝中保守派官員群起抨擊該計畫將使中國學童美國化、成為大逆不道的洋鬼而不復為大清子民。因此，光緒七年（1881 年）6 月 8 日總理衙門奏准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中國學童官費留美計畫在施行 9 年後正式宣告腰斬。無端被捲入清廷大臣的政治角力中，淪為中美文化衝突下的犧牲品而被召回的幼童黃開甲，曾在信中形容半途而廢，黯然返抵「上海一監獄」時的悲憤心情：「當你跨進（上海）求知書院的門檻時，立刻霉氣熏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著我們的命運。……這種侮辱刺痛著每一個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些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¹⁵²而當初被指責剪辮、易服、改信洋教等行徑情殊可惡、浪費公帑，前功盡棄、後患何可勝言的兩位美國高中畢業的大清幼童容揆（1861-1943，容閔的侄子）與譚耀勳（1859-1883），因分別已被哈佛、耶魯大學錄取而毅然選擇抗旨、逃跑、拒絕遣返。留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二人也各自獲得駐美公使館和紐約中國總領事館職位並效力祖國。¹⁵³事實勝於雄辯，以童稚之年遠適異國、習染異文化，爭取改服易教的身體和信仰自主權的留學生們，其實從未背棄中國。

英國的基礎教育養成，其課程設計按部就班、按表操課，能使百姓備足工商社

¹⁴⁹ 有關大清學童在美學習的出色表現，另見本論文「博物館、世界博覽會」一節。

¹⁵⁰ 鍾叔河：〈容閔與西學東漸〉，與容閔《西學東漸記》，收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2 冊。容閔（1828-1912）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廣東澳門。7 歲時因家貧被母親送進西塾學習，準備日後為西人服役。因聰敏伶俐，深得美國教師勃朗（Rev.S.R. Brown，?-?）喜愛，於 1847 年（19 歲）被攜往美國深造，1854 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1855 年返國效力並投入曾國藩主持的自強運動，積極引進西學，興辦中國第一座機器廠江南製造局，歷任駐美副公使兼辦中國學童官費留美計畫。後因參與康梁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遭清廷通緝，於 1902 年取道臺灣、流亡美國直到病逝，得年 85。容閔晚年以英文寫成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1909）。

¹⁵¹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香港：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24。

¹⁵² 高宗魯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年，頁 9-16。

¹⁵³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頁 150-155、145-149。

會謀生無虞的基本技藝，「其教術則工商，其教規則禮樂也」，則能使英人自幼年入學起，即納入國家權力實踐所布署的異質空間中，進學校接受「規矩森肅」的規訓教育。「不徇其教令，雖三尺童子猶拘諸改過房」，透過體力勞動並學習製作器物。因此，在「監牢亦學塾」的制度運作和師長監督下，被有形和無形的力量所制約，毋需施以暴力對待身體的體罰，就能被理性馴化為自我管理和監視。其馴化教育普及的成果，使「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民力即國力，現代國民的教養有成，實國家致富的根本。而從學校畢業並進入社會的國民，其實或多或少仍受到國家權力的制約，它潛伏並滲透在眾多日常生活的空間裡，在釋放身體自主之時，以保護之名，行監視之實。

(二) 美術館、蠟像館、博物館、博覽會

1、美術館

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為一大闢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進光明。人入其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放槍者、點炮者、擐大旗者、挽炮車者，絡繹相屬。各處有巨彈墜地，則火光迸裂，煙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情景靡不逼真，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為壁也，畫也，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畫之巧妙，則幻者可視為真；然普法之戰逾二十年已為陳跡，則真者亦無殊於幻矣！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眾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11-112)

被李鴻章推尊為奉使績效卓著，並為古文名家的薛福成，於光緒 16 年（1890 年）春，因參觀巴黎畫院名畫〈普法交戰圖〉而留下遊記名篇〈觀巴黎油畫記〉。油畫內容為 1870 年普魯士和法國交戰的戰爭現場。該場戰役由法皇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1808-1873）為阻撓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鐵血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的統一德國而發動。結果卻由普魯士攻進巴黎而大獲全勝，法國吞下敗戰，拿破崙三世宣布投降並簽下割地賠款的法蘭克福條約。戰爭影響：造成法國發生政變，推翻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普魯士威廉一世宣告統一德國並建立德意志帝國。薛福成先以參觀者

置身於油畫院的圓形展示空間裡，四周被巨幅油畫所包圍，日光由屋頂投入而使人不禁凝神屏息，彷彿人在畫中；繼寫人在室中極目四望，由遠而近，先簡筆勾勒遠處自然景致的「森然布列」，再將目光逡巡在兩軍人馬交戰的現場並傾力摹寫情狀，細膩描畫死傷慘狀之「令人目不忍睹」；再適時將視野挪移至天地，寫「明月斜掛，雲霞掩映」和「綠草如茵，川原無際」，把戰地緊張凝滯的氣氛稍作紓解。至此觀者方能回神並意識到：「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身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為壁也、畫也、皆幻也。」走筆至此，既能呼應文首譯者所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也能將文思抽離油畫畫面，並轉就問答而抒發議論、點出文旨。先由薛福成提問：「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答以：「所以昭炯戒，激眾憤，圖報復也。」薛福成再以一語「則其意深長矣」扼要作結，文盡而意未盡，予人無盡思量。既明褒法人好勝而不忘前恥、發奮圖強，又寄託大清屢敗屢戰、喪權辱國尤甚於法國，更應痛定思痛、一雪國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譯者斬釘截鐵的回答以及異國旅行者觀畫後的反思，清楚揭露的事實：藝術作品的魅力加上適當的空間布署，可以成功傳達國家權力所欲彰顯的理性馴化功能，進而透過集體記憶而凝聚認同、團結力量。再者，油畫院、美術館不僅是並置、陳列不同時代的畫作和藝術品的真實空間，更是製造如真似幻、滿足人們夢想的異質空間。

2、蠟像館

相對於西人的油畫絕技，另一種藝術震撼的現場，更令晚清旅人目眩神迷、真假難辨，即蠟像館（Waxworks Museum）。仿真蠟像的製法，約可追溯到西元前 4 世紀的馬其頓王國，在古埃及、古羅馬的殯葬文化中，也把蠟像置於墓穴或用於出殯隊伍裡；17 至 18 世紀更是擴展到醫學領域，用來製成人體解剖蠟像。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 1761-1850）¹⁵⁴年輕時師從歌德施（Philippe Curtius, ?-?）醫師學習蠟像技術，並繼承其巴黎蠟像館。1802 年杜莎夫人攜帶大批人物蠟像從法國移居英國並持續舉辦蠟像巡迴展，始將蠟像從小眾的專業技術，推廣成家喻戶曉的大眾藝術。1835 年在倫敦貝克街成立全球第一座永久性的蠟像館展覽館「杜莎夫人蠟

¹⁵⁴ 杜莎夫人，原名瑪麗，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年輕時跟隨母親的僱主歌德施（Philippe Curtius, ?-?）醫師及蠟像工藝師學習蠟像製作技術，以製作名人頭像著稱。1789 年歷經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1794 年歌德施醫師過世後其名下巴黎蠟像館及館藏蠟像由杜莎夫人繼承。1802 年杜莎夫人從法國移居英國並持續舉辦蠟像巡迴展，並於 1835 年在倫敦貝克街成立全球第一座永久性的蠟像館展覽館。2000 年杜莎夫人蠟像館香港、紐約分館開幕，至今展館已遍布全球多達 12 個展館。詳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https://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zh-hant/%E9%97%9C%E6%96%BC/%E9%97%9C%E6%96%BC%E6%88%91%E5%80%91/>，2015 年 2 月 14 日讀取。

像館」(Madame Tussauds London)。即薛福成所謂：「凡人之髮膚、顏色、態度、長短、豐瘠，無不畢肖，殆所謂神妙欲到秋毫巔者。聞其法，係一老嫗創之，今盛於歐洲各國，未百年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11)

其衣冠、容貌、神情，以至頰上之三毫，眉間之一痣，一切逼真。正在游觀，則見立像六人中，忽走其一。諦觀之，走者生人，立者蠟像。不異乎其假者逼真，尤怪其能使真者疑假，而竟莫之能辨焉，其作俑之尤者乎。林少穆先生，雖未謀面，而心儀其人，不意於此遇之。其身不長，其貌則揚。顴平面圓，存我冠裳。惜覲面不能共語，以問安邊之方。(志剛：《初使泰西記》，298)

甫入門，即見有華人男女各一侍立門側，若司閽然，男則衣冠翎頂，女則盛服朝裙。余驚詢何人，以林文忠公對。蓋焚煙啟釁雖始於林，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紀其始。……直與生人無毫髮異，洵推絕技哉。室後別有幽邃之地，則皆古之叛人戮民不得其死者，藉以垂示尚戒。(王韜《漫遊隨錄》：111)

無論是志剛或王韜皆對蠟像的逼真尚似、以假亂真佩服不已。講究「仿真」效果的蠟像館，無視於真實的、正確的時間和空間，錯置、混雜了古今中外人物於館中，充分突顯異質空間的特徵。筆者分析清國旅人筆下的蠟像館，實具備下列功能：其一，它藉助名人偶像的光環，滿足觀者「近距離」接觸名人的好奇心和夢想。其二，它能透過「古之叛人戮民不得其死者」，藉以垂戒並教化觀者。其三，它能扭曲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以崇高自我並貶抑、馴服他者。如最令晚清旅人震撼的林則徐蠟像，堂堂大清名臣身著翎頂朝服，居然被矮化成「侍立門側，若司閽然」，還被挪用為紀念中國開放五口通商的「大英功臣」。心儀其人的志剛以「惜覲面不能共語，以問安邊之方」，可謂道盡無限悵惘的家國之恨。

3、博物館

博物館(Museum)的英文字源為 Muse，意指「繆思的神殿」。希臘神話中的女神繆思掌管思考、記憶、文學和藝術，因此希臘神殿裡會陳列藝術品、戰利品以崇拜繆思女神，同時提供人們觀賞。考察現代博物館的前身，約可溯及歐洲中世紀擁有財富和權力的教廷與教會，以教會名義收藏宗教聖品、聖人遺物以及美術品，並由神職人員研究和保管。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梅第奇(Medici)家族以雄富的財力和鑒賞力，積極贊助藝術家並收藏藝術作品，1580年成立「烏菲茲美術館」(Uffizi

Gallery)以展示梅第奇家族累積數代的藝術珍藏。進入 15 世紀大航海時代後，探險、征戰世界各地所得的戰利品蜂擁而入，王公貴族們紛紛成立私人的珍品特藏室以爭相誇奇炫富。18、19 世紀工業革命成功後帶動工商繁榮，促進資產階級新勢力的崛起，王公貴族相繼沒落，遂由國家建立館藏制度，接手保存並管理大量私人收藏品。1759 年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的正式開放，可歸功於皇室御醫漢斯·史隆恩 (Hans Sloan, 1660-1753) 過世前的慷慨捐贈。1793 年以共和國美術館名義而對外開放的「羅浮宮博物館」(Louvre Museum)，其中不少館藏也來自舊時代的王公貴族的捐輸。¹⁵⁵

晚清旅人在造訪歐陸時，幾乎必遊的博物館即大英博物館及法國羅浮宮。王韜和李圭在遊記中稱許空間建築的廣袤高敞和規模閎巨，尤以羅浮宮的「棟宇巍峨，崇飾精麗，他院均未能及」(王韜《漫遊隨錄》：70)。其中館藏制度以及館藏的宏富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所謂：「院中藏書最富，所有五大洲輿圖、古今歷代書籍不下五十二萬部」(王韜《漫遊隨錄》：101)，「皆三千年前古物，自埃及、猶太、希臘等國地內挖得者。」(李圭：286-287)，「洵可謂集天下之大觀」(王韜《漫遊隨錄》：71)。而清國旅人們皆能欣然領會並極力推崇設館的立意深遠：「博采旁搜，綜括萬匯，悉備一廬」，「英之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異，悅目怡情也。」、「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用意不亦深哉。」(王韜《漫遊隨錄》：103)、「非有所矜侈也，其廣識見、益智巧，亦正欲與眾共之，制甚善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85-287) 凡此種種無不彰顯西方博物館的設立，隨著皇權式微、共和國崛起，也從皇族貴胄炫富好奇的社交工具、權力象徵，轉型、開放為代表國家形象、滲透政治教化、落實理性規訓的權力展演空間。

相對於中國皇家珍品的藏諸宮中府庫，外人既無緣一飽眼福，更無由增廣見識，中國旅人對於歐陸殖民帝國皆置國家級完善博物館，以陳列來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文物，其嚮慕之情溢於言表。而經由他者以對照自我之後的相形見絀感，更令康有為直言不諱的指斥中國人不保存古物，不如西人；西人對於古物皆知愛護，皆知嘆美，皆知效法，皆能保守之，並引為國榮。反觀中國：「中國數千年美術精技，一出旋廢」，「致使歐美今以工藝盛強於地球。此則我國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

¹⁵⁵ 博物館的起源和發展，詳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徐純：《文化載具：博物館的演進腳步》，臺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2008 年。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物館研究，詳謝先良《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物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 年；楊湯深：〈文化符號與想像空間：晚清域外遊記中的西方博物館〉，《江西社會科學》2012 年第 3 期，頁 109-113；陳室如：〈晚清海外遊記的博物館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 54 期(2016 年 9 月)，頁 133-166。

也。然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則真野蠻人之行，而我國人乃不幸有之。」（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16-117）康氏慷慨激昂的列舉古代中國人高度物質文明的種種發明：張衡(78-139)地動儀，諸葛(181-234)的木牛流馬，南齊祖沖之(429-500)的輪船，隋煬帝(569-618)的圖書館能開門掩門、開帳垂帳的金人等。「雖有千萬文明之具，皆不能傳於後，雖有文史流傳，而無實形指睹。使我國一無文明實據，一任付之虛無，遂令西人輕我為無文，真可憤也！」，「古物雖無用也，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興不朽之大志，觀感鼓動，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遊歐洲之都會，觀古董之多寡，而文野之別可判矣。」（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19）顯然可見，康有為已視博物館之有無，為國族文野判別的文化象徵。

西方博物館對於中國旅人的「殘酷教訓」還不僅止於此，它更強而有力的宣示「勝王敗寇」的道理，以及殖民帝國操弄下的權力遊戲。當中國人在「他鄉遇故知」，目睹西人長驅直入中國後，將掠奪自中國皇宮的皇家瑰寶當成戰利品而公開展示時，身為清國首任駐歐使臣的郭嵩燾，身分的動見觀瞻使他「異常謹重」的留下一句沉痛評述：「凡此未嘗不咎當時諸臣誤國之深也！」（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569）。而隨行譯員張德彝則是「睹之不勝恨恨，乃辭出」（張德彝：《航海述奇》：506）。康有為以孤臣之姿流亡異國，卻睹皇帝遺璽流落絕域而故痛心疾首、悲憤難抑：「來遊此乎，則傷心處矣！吾睹此傷痛。數千年之珍寶，乃至祖宗之傳授玉璽，皆不保而流於敵國。中國幾亡，黃種幾滅絕，為此故也。吁！嗚呼！」（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14-218）

正室有各國戎衣，吾國御用甲冑及將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繡龍，銅片蔽足，二玉如意夾之，咸豐十年法、英聯軍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寬袖掛、背心、博褲，直非武服。置之各國兵服比校中，非止慚色，亦覺異觀；蓋不倫不類，真非尚武之國也。……意本朝綠營無用已二百年，故兵武久不聞戰事。其入伍也，以家居常服為之。湖南地近南方，至熱，故多寬袍博褲。曾、左草草招練，因而不改。以此內戰則無礙，若投之萬國競爭之世，則為一笑具矣！（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45-246）

當康有為遊法國武器博物館煙佛列武庫時，各國古今兵杖甲冑皆在其間，其精粗之比，得見武具進化之跡。取自中國戰場的中國戎衣武具，忝列帝國武庫間而公開陳列，徒顯不倫不類、徒淪為笑具，直令中國旅人無地自容、汗顏不已。環視周覽之後，又是一聲錐心泣血的痛：真中國之大恥也！

其實，博物館和考古學也參與了 19 世紀西方對於他者文明的命名和定義。這些取自他者的戰爭掠奪或考古盜取文物，框限並臣服於帝國主導的知識建構和霸權論述中。被武斷的貼上原始或落後的標誌，任憑帝國的占有和解釋；被用作證明現代性的合理、西方的優越，以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攜手共謀結構的正當性。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薩依德 (Edward W.Said, 1935-2003) 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皆反覆論證、精闢透析了從 16、17 世紀文藝復興晚期，以至 20 世紀初期西方文明走上世界霸權的發展過程中，有關文化身分、帝國權力和知識論述之間的結構關係及發展演變。¹⁵⁶透過上述清國旅人遊記文本的耙梳，可以清楚印證「展覽」的教育和規訓功能，既是建構社會集體認同的有效模式，更是將他者邊緣化的重要機制。因展覽而引起的凝視裡，實滲透著權力的泛視之眼。

4、世界博覽會

世界博覽會 (Great Exhibition) 創始於殖民霸權大英帝國，在 1851 年的倫敦世博會展場水晶宮 (The Crystal Palace) 立下典範。將舉辦世博會藉以宣揚國威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隨後也掀起了「世博會時代」。¹⁵⁷以「世界」為主題的萬國博覽會，通過壯觀的展覽空間的布署，民族文化的身分透過展出的物質而被清楚的分類和辨識。以「原始」手工藝品為代表的是低階文明，來自被殖民的非洲、中南美洲和日本除外的亞洲；以「先進」工業製品為代表的則是高階文明，來自歐美殖民帝國。世界博覽會被暫時性的設立在一個真實地方，同時並置、累積了來自不同時間和空間以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兩極化」的物質文明，強烈展現作為異質空間的特性。在此異質空間裡，原始的他者文化被遠從海外絕域引見給參觀者，活生生的社會進化論在此展演，參觀博覽會的觀眾，可以如癡如醉、目眩神迷的在此完成了民族和文化身分的辨識，而渾然不覺帝國之眼的全面凝視以及權力實踐。有「資格」爭取主辦的國家似乎總是「強國」：它可以宣示國力並營造良好國際形象、宣傳先進商品並提升產業競爭力、凝聚認同並激發愛國情操。因此，進入 21 世紀的今天，這

¹⁵⁶ 西恩·赫迪斯 (Sean Hides)：〈物質文化和文化身分的譜系〉，收入孟悅、羅鋼主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20-232。

¹⁵⁷ 有關博覽會的起源和發展，詳陳占彪編：《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覽會研究，詳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於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421-475；陳室如〈晚清域外遊記的博覽會書寫〉，《輔仁國文學報》第 38 期 (2014 年 4 月)，頁 125-147。

股由強國爭奪主辦世博會的旋風仍然方興未艾。

檢視「弱國子民」的清國旅人們親歷世界博覽會現場的實況記載，以及對於自我的衝擊和回應。1876年隨赫德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參加美國建國百年費城萬國博覽會的李圭，先是花費不少筆墨在辨證世博會之多利，以說服舉國滔滔的反對聲浪：「竊嘗謂美國創是會也，若似乎徒費。今而知其志在聯交誼，獎人材，廣物產，並藉以通有無，是有益於國而不徒費。」，「則創是會，要當為謀國之遠猷乎！」（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02-204）接著描述會場情況：各國遊人皆有，男女參半，日以數萬計。肩相摩，踵相接，林林總總，熙熙攘攘。「圭遊此中，如入五都之市，萬寶雜陳，已覺心目俱駭。」繼而寫身著清朝服飾的中國代表，竟成為被會場的他者凝視、圍觀的對象：「此間華人絕少，洋人習見者，又皆短衣傭工之流；若衣冠整肅，動止有常者，則是見所未見。無不以得一見，交一言為幸；而嘖嘖嘆美，敬禮有加。因之每至一處，竟若深入重圍，幾不可出。」（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05-206）

陳物之地，小於日本，頗不敷用。……布置有法，愈覺華美可觀。物件悉遵華式，專為手工製造，無一借力機器。……悉為他國遊覽官民目未經見，無不讚嘆其美。且云：今而後，知華人之心思靈敏，甚有過於西人者矣！……物產以絲、茶、瓷器、綢貨、雕花器、景泰器，在各國中推為第一。銅器、漆器、銀器、藤竹器次之。若玉石器，幾無過問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06-207）

日本陳物之地，較中國大可加倍，位置亦甚井井。櫥櫃悉仿西式，器物亦間用西法製造者。……管理會務官等皆泰西裝束，……倘非髮黑面黃，幾令人東西莫辨矣。……其有實用者，則惟印書活字板甚精，皆日人仿西法自制。……觀其國邇來於泰西制度、器藝造作，悉能用心窺其深。（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08）

上文分述清、日兩國商品的參展現場，一舊一新對比強烈而相映成趣。大清國堅持傳統本色，大日本國則求新求變，全力效法西人而精益求精。李圭洋洋灑灑揮筆臚列日本明治新政的成效：開掘五金、煤礦以裕國；更改水陸軍政以強兵；建立機器局、造錢局、電報局、郵政局、火輪舟車局以利國利民；四民中有留心洋務，或能作外洋語言文字者，皆羅致錄用，不遺一人，以獲其效。最後，還語重心長的以日本反證清國，並歸結日本能夠舉重若輕地完成維新富強的根本原因「則在其任豪俠，競智巧，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09）

接著登場的是主辦國美國，它的商品展出空間約占全館的十分之三、四。李圭形容：「美國地大物博，金碧爭輝，遊觀者幾至目眩。」（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12）其中較吸引他注意的美國商品：首先，是「質白潔而工精細，價值亦不甚昂」的瓷器，特別的是「初西國無瓷器，乃至在中國訪求，回國潛心考究，始得奧妙。今則不讓華制，且有過之無不及之勢。」（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13）其次，另有一物則是「婦女束身物，用以使乳凸而腰細，以美觀也。……另有物如二碗，束胸際焉。」當對方轉詢中國是否也用此物時，李圭答以「腰細，我中國昔亦尚之，所謂楚宮腰是也。若乳凸，則正與華俗相反。」答畢，李圭還不禁感嘆：「噫！此殆與華俗纏足同一意，而患處且有甚於纏足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16）19世紀歐美婦女的受束縛於胸部，和中國婦女的長期遭受纏足所苦，皆彰顯了女性地位的普遍受到不平等壓抑，因此被李圭等同並視。此外，讓李圭出乎意料、印象最深刻、描寫最繁細的美方參展物件則是：「列通國學校、書院教習各法程，並生徒課稿。」（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12）李圭認為此法可使「勤者有以勸，惰者有以警，益自勉奮，日進於學，鼓勵人材，洵是法良意美。」而最讓李圭驚艷的是清國官方選送赴美留學的一百二十位幼童的課程習作也赫然陳列其中，成為美國教育成果的另類展示品。漢洋並陳的策論洋洋灑灑，其中漢文堪稱通順而洋文更令西人稱讚。留美幼童也受邀組團參與此次費城世博會，親身體驗人類文明的競賽和最先進的科技發明，如現場展出的火車、蒸汽機、縫紉機、打字機等。李圭對於參觀博覽會而備受矚目的大清留美幼童們，談吐舉止落落大方而心甚愛之並給予讚揚和期許：

兩館接待頗殷，屋頂升黃龍旗，進出有樂人鼓吹，極盡冠冕堂皇。數日前，各處新報早已播傳其事……。幼童聰敏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言談彬彬然。……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單短褂，仍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吐屬有外洋風派。……因擇其年較長者，詢以此會究有益否？則云：「集大地之物，任人觀覽，增長識見。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聯各國交誼，益處甚大。」……言皆簡捷有理，心甚愛之。西學所造，正未可量。（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98-299）

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曾持續追蹤報導大清公費留美學童的新聞，同治十一年（1872年）9月15日當第一批選送赴美幼童方抵達美國時報導：「昨天到達的三十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紳

士。」¹⁵⁸此則報導與事實頗有出入——當時中國選派留美幼童鮮少來自世族巨賈，七成來自留美學生副監督容閱的故鄉廣東香山。年齡在 12 至 15 歲之間固然年輕無疑，但其實都是男童。由於蓄長辮、著長袍，在西人眼中自然雌雄莫辨。「他們機警、好學、聰明、智慧。像由古老亞洲帝國來的幼童那樣能克服外國語言的困難，且能學業有成。吾人美國子弟是無法達成的。」（《紐約時報·社論》）¹⁵⁹大清留美學童的出色表現，可謂備受美國媒體的稱揚和肯定。

最後，李圭還是殷切地再三肯定世界博覽會的舉辦：西人萃天下古今之物於一所，其意良美，其心良苦，蓋欲推格致之學於舉天下。顧各國設會之意，原以昭友誼，廣人才，其著重猶在擴充貿易。李圭受命為中國工商代表而參加美國慶祝建國百年、首次主辦的費城世界博覽會，最大的挑戰竟是顧忌國內保守派勢力而必須反覆申辯世博會立意。但是對美國志在透過主辦博覽會，向世界宣示美國作為新興工業國家的強勢崛起，及其會場的空間布署、參展物件擇取及權力滲透等，礙於代表立場的遮蔽與參觀現場的擁擠而難以參透箇中奧祕，實亦無可厚非。

三、借鏡與反思

1、政治制度

同治七、八年（1868-1870 年）張德彝隨蒲安臣、志剛所率外交使團訪問美英法等國，考察英國政俗而獲悉選舉制度的流弊：「竟有具帖挽人保薦，約定奉銀若干，以酬其勞」、「設法愚弄其民，以便牢籠人心，俟舉時自然口碑載道」，凡此虛假悖進的行徑，使張德彝大嘆：「大功無我之權，變為假公濟私之舉」，「鄉舉里選之政，適資沽名釣譽之私」。（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13-714）

光緒 29 年（1903）夏，梁啟超由日本橫濱起程，前往「蓄志遊美者既四年」的「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21）美國考察政治，旅美十月之間，盡其所能的觀察與調查，對於美國政治感觸頗多。他評析美國政治的特色及得失利弊，眼光頗為獨到而犀利。首先，發現美國共和政體的獨特：

美國之政治，實世界中不可思議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國者，有兩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兩重之愛國心者也。美國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國而為一共和國

¹⁵⁸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頁 59。

¹⁵⁹ 高宗魯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頁 52。

也。……他國之國家，皆以國民之一原素組織而成。美國之國家，則以國民及國民所構造之小國家，凡兩原素組織而成。故美國國會之兩議院，各代表此兩原素之中。其下議院，則代表國民也。其上議院，則代表國民所構造之小國家也。……法蘭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變為暴民專制，再變為帝政專制，經八十餘年而猶未得如美國之自由。彼南美諸國，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來，未嘗有經四年無暴動者，始終為蠻酋專制政體。故美國之獲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法儒盧梭言：欲行民主之制，非眾小邦聯結不可。吾觀於美國，而知其信然矣。（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69-571）

作為世界共和政體的發軔國，美國共和政體的特色建立在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之間的合作與制衡關係。美國的民主自由，迥異於法國或南美諸國以革命求自由，卻變為暴民專制、帝政專制或蠻酋專制政體。梁氏認為：美國的獲得自由，根本原因不在革命之舉，而是發揮地方自治的功能並與中央政府建立良好關係。因此，民主和自由，實奠基於地方自治。

其次，美國政黨政治的流弊，尤在於選舉制度所引發的舞弊與浪費，「美國政治家之貪瀆，此地球萬國所共聞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78）。梁氏分析並比較美國政治家與歐洲有異。歐洲政黨所競爭者，大率在於政府諸大臣、國會諸議員而已，而美國大小官吏，率由民選，且任期甚短。「故選舉頻繁，終歲為此僕僕，毫無趣味。故上流人士多厭之。」、「高才之士，常不肯入政治界」。（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78）

大統領林肯嘗云：「區區白宮，遂將為請謁者所踏倒。」……蓋數十年間，美國之官吏，成一拍賣場耳。專制國之求官者，則諂其上；自由國之求官者，則諂其下。專制國則媚茲一人；自由國則媚茲庶人。……即吾前所謂碌碌之中下等人物是也。此輩於生計上學業上皆不能自樹立，而惟以政治為生涯；其盡瘁於黨事也，以是為衣食之源泉也。故此輩者，實政界之虱也。……此不得不謂為迷信共和之所誤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79-580）

「歐羅巴各國，每年平均所行選舉不過三、四次，最多至五次而極矣，而美國乃四、五倍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82）從美國選舉頻仍，勞民傷財，造成高才志士多不肯入政界；又因選舉費用浩繁，非黨派大力支持不可，造成大政黨獨霸政界的現象；選舉頻繁造成官職屢易，「官如傳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日常兆之心，事之

所以多凝滯也」，甚至廢弛政務，蹂躪公益，濫用職權等，造成市政腐敗，「此實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80）。

最後，再就影響國際及中國最為深遠的美國外交政策來看，梁啟超發現被美國視為「外交上神聖不可侵犯」的「門羅主義」，實有走上「帝國主義」發展的趨勢（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4-485）。梁氏追溯 1823 年美國發表門羅主義宣言的時代背景：「其時中美洲、南美洲諸國尚悉為歐羅巴人殖民地，顧皆不堪虐政，欲脫母國自立；而母國猶汲汲鎮壓，始終認屬地為其固有之權利」，「歐洲各專制君主國結集所謂神聖同盟者，思以挫民權自由之氣焰」。遂使中美、南美戰亂無已時，於商業上交通上皆生障害，美國利益首當其衝，受患最劇。美國大統領門羅氏乃宣言於各國，明定美國對於全美洲之權利及其義務，即所謂門羅主義。梁啟超進而剖析門羅主義的內容「有積極之方針三，有消極之方針三」，及其後居心可議、變本加厲的過程：

一、亞美利加大陸中，凡已宣告自由獨立之國土，則歐羅巴諸國不得以之為殖民地。二、若歐羅巴諸國欲壓制拉丁亞美利加諸國，或以他種方法阻其進步，是即與美國為敵也。三、歐羅巴同盟諸國，不得擴殖其政體於南北美兩大陸；苟爾，則是有意欲破壞美國之平和及其幸福。以上三條積極之宣言。一、歐羅巴諸國所有現在之殖民地及屬國，美國不干涉之。二、亞美利加大陸諸國，各從其所來擇之政體，美國不干涉之。三、歐羅巴諸國之內政及其外交和戰等事，美國決不干涉之，但有侵害美國權利之時，則為正當之防禦。以上三條消極之宣言。此門羅主義最初之本相也。

雖然，八十年來隨美國國勢之進步，而此主義亦日變其形：……一八四五年，博克為大統領時宣言曰：「合併美洲大陸之國土，此美國之義務也」云云。一八八一年，加弗為大統領時宣言曰：「拉丁亞美利加諸國所有紛擾事件，宜以美國為其裁判者」云云。一八九五年，國務大臣阿爾尼宣言曰：「美國者，亞美利加全洲之主權者也」云云。由是觀之，則門羅主義之本相，則所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及其變形，則所謂「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矣。而孰知變本加厲，……自今以往，駸駸乎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請觀盧斯福之門羅主義演說。……吾讀此演說，三復其「門羅主義所向無敵」一語，吾不瞿然以驚，……嗚呼，可以思矣！……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85-488）

梁任公針對美國外交政策 80 年來演變的剖陳和分析，可謂透澈而精闢，並強烈而敏銳意識到美國帝國主義化發展的勢不可扼。上述這番發表於 20 世紀初的論述，驗證於 20 世紀百年之間的美國和世界歷史更是若合符節。美國在一、二次大戰之際，儼然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晉身為「所向無敵」的世界最強國家，已然實踐「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國家發展願景，而且至今方興未艾。

2、宗教信仰

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面，隨著帝國主義的開路，天主教、基督教教士也接踵來到中國傳教，甚至興辦義學、書館以傳播西學。後者對於打開晚清知識分子的視野，功不可沒；前者，則礙於民風閉塞、民智未開而懼外仇外，例如散播對於洋教洋人的謠言，指稱洋人「剷目劓心，采生折割」、「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剷眼取胎，嬰孩同煮。」¹⁶⁰，導致中外衝突、交涉不斷，甚至釀成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的悲劇。因此，當中國使臣或外交訪問團遊歷西方國家時，難免會與西人就兩國宗教問題展開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與思辨。

同治 7、8 年（1868-1870 年）清朝大臣志剛隨前美國駐中國公使蒲安臣使團而訪問歐美時，即遇教士造館訪謁。志剛先延之上座，既而詰難：「既習其教，當遵其道以養光明。奈何孳孳為利，到處誘人。既愛上帝以愛人，又奈何終歲以堅船利炮到處爭戰殺人乎？」對曰：「彼不愛人者，非能愛上帝者也。」又詰之曰：「習教者，西人也。傳教者，神甫也。既有神甫以教人，何以不教以愛人之道，而聽其嗜殺爭利，所貴乎神甫者何在乎？」結果「教士未能暢其說而去」。及至法都，又有英人教士來謁。聞其人乃久在中國傳教、譯洋書之名士。教士引中國經典以問：「孔子言『某之禱久矣』，恐人藉此言而廢祈禱，則善心無由生。是祈禱上帝之禮，不可廢也。」志剛似乎有意假桑罵槐的回答：

祈禱求福之說，只可行於荒陬海澨、昏愚野性之人，……終歲弱肉強食，不知悔懼。若告以人生禍福有上帝為主，苟不及時求禱，則積禍日深，永無享福之日，使之稍知悔懼，而暫息其爭奪殺害之心，則祈禱之用行矣。今以爾我久服禮義之人，若必以七日禱求，是必有惡行也。若無惡行，禱免何事？此六日中之有無惡行，猶未能自信乎？（志剛《初使泰西記》：316-318）

教士彷彿也能意會志剛另有所指，故「彼即拱手告辭」，並表達：「吾儕小人，

¹⁶⁰ 王明倫選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山東：齊魯書社，1984 年，21 頁。

聞大人數萬里至此，不過前來問候，並無他意。」遂匆匆離去。其實，初至西國，志剛曾自道：「初入耶穌教國，意其必多與中國之人有礙。及相處漸久，亦未見其有所抵牾，而反覺其有和美之意，是其性不必與人殊也」。思及「中國之西教，入自前明，而閣老徐光啟頗揄揚其術，乃利馬竇、龐迪俄、艾儒略等竟稱「西儒」。夫泰西本無儒名，中國既尚儒，即借所尚者稱之，亦如中國之援墨入儒耳。至耶穌捨身救世，以兼愛為教，又實近乎墨氏。西教近於墨者，誠有磨頂放踵以利天下之勢。」至此，西教近於墨子兼愛之說，中西之教實有可以相容會通，未必牴牾不入。再推究西教自稱其教主為上帝之子，然中國人唯君主為「昊天之子」，「若人人自認其天父，不但無其父，並無其君矣，則墨而兼楊矣。」最後，志剛不免以「天朝上國」的心態而書云：「近今泰西頗購求儒書，俟其德慧日開，自有不期合而自和者，真天涯若比鄰矣。」（志剛《初使泰西記》：280-281）

康有為則針對「或有謂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為宗教。孔子不言神道，不為宗教」的說法，斥為「此等論說尤奇愚」，繼而以其「廣長之舌」展開設問與答辯。「信如斯說，佛、回、耶未入中國前，然則中國數千年為無教之國耶？豈徒自貶，亦自誣甚矣」。康有為指稱，教之為義，皆在使人去惡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教之為道多矣，有以神道為教者，有以人道為教者，有合人神為教者。「古者民愚，陰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為鬼神。聖者因其所明而愾之，則有所畏而不為惡，有所慕而易向善。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但春秋以前，民間信奉鬼神者太多，「孔子惡神權之太昌而大掃除之，故於當時一切神鬼罷棄，惟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數者，以臨鑒斯民。雖不專發一神教，而掃蕩舊俗如此，功力亦極大矣。」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聖者皆是醫王，並明權實而雙用之」，而「佛、耶、回乃因舊說，為天堂地獄以誘民」。隨後，康有為再連結上他所主張的孔子為托古改制之教主，立三統三世之法的學說。認為「包含神人，一切莫不復疇，至今莫能外之。其三世之法，與時變通，再過千年，未能出其範圍」。但孔子敷教在寬，不尚迷信，故聽人自由，壓制最少；此乃孔子至公處，而教之弱亦因之。「然治古民用神道，漸進則用人道，乃文明之進者。故孔子之為教主，以加進一層矣。」經過一番推演和論述，康有為將孔子推尊為「聖者」和「醫王」並置於佛、耶、回諸教之上。而自視為代聖立言，出國找尋醫國神方的康有為，至此也成了聖者和醫王的重要推手。（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27-128）

3、風俗教化

1876年（光緒2年），李圭隨清國總稅務司赫德所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赴美國參加紀念美國建國百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此行環球而遊，閱時八個月有餘，歷十餘國。李圭對西人觀感頗佳：「與英、法、美人接觸為多。……多敏爽靜潔，通達而不執滯見，有反是者輒輕之。」觀其議政，君臣士庶，萃集千百，是非可否，數言以定。雖或辯論，「亦甚安詳」。「平居曾無疾言遽色，叱咤叫號，僕隸亦弗及也」。比屋而居，終日不聞其家庭有聲響。「西人日必浴，衣一二日必浣，食飲必潔，不隨在涕洟咳唾。其居無纖塵，其身無點垢」。李圭認為，西人的「敏爽靜潔，通達而不執滯」，多得力於「歷練多、見聞廣，而尤在讀有用書」，故能「不迂拘、不放縱」。李圭此謂「讀有用書」，當指西人「不尚虛文，專務實效」（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99）的「實學」之書，以對比於中國士人專務於八股帖括，而歷練少、見聞淺，以致既迂拘又放縱，其批評之意，實寓於字裡行間。（李圭《環遊地球新錄》：307-308）

從1866（同治5年）至1906（光緒32年）年，凡40年間八度下西洋，出國閱歷豐富的張德彝，累積長期和西人交接的經驗，對於西人頗有好感。「咸以恥辱為重，終朝街市無有口角鬥毆以及詈罵情事。倘被人欺侮，控官請理。」又，「座客談天，不及穢物」，苟有敘及糞穢等物者，群相駭異，或有避席而行，不顧而去者，乃以此人何至不堪若是。總之，「師之於弟，不施夏楚；主之於僕，不加唾罵；男女擁擠，不喧嘩，不出惡言；朋友往還，更無毆辱詈詈之情事焉。」（張德彝：《隨使法國記》，480-481）

中西親子觀念大不同，親子關係自然也相異。天下萬國人民，相貌雖殊，而初生之性則同，後因習染乃變。中國自古講究孝道，子女之供養父母、子婦之侍奉翁姑，俱為天經地義的人情義理。張德彝觀察發現：西國亦多以孝為重，然「結褵後多分居者，親故後有不迫遠者」。詰之，則曰：「人死魂魄分離，祖、父歿後，魂去已久，何所飲食？何所見聞？」其實，追念先人亦人情所有，張德彝所指應是祭拜祖先一事，即「掃墓焚錢及獻花圈」等儀式性行為。張德彝並未反駁西人說法，但認為「此說亦似有理，惜無霜露感念之心」。（張德彝《隨使英俄記》：491-492）不僅子女孝順父母和祖先的方式不同，父母對待子女的方式也有異。「嘗聞西人不重後嗣。積產數千百萬，臨終盡捨以建義塾及養老濟貧等院」。張德彝詢其故，對曰：

以吾一人之財，生千萬人，養千萬人，誠為樂事。今吾雖有子，將來賢否不知。賢者即能守成，必致好逸偷安，毫無所學。不肖者既不能保全，因而傷身敗德，更無所學。莫若自幼使之貧乏，令其學成一藝，以贍其身，則美名

或可望獲也。其意與范文正公相似。由此觀之，西人雖不重後嗣，亦保全後嗣之一道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451）

范文正公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樂善好施。《宋史》本傳記載：「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西人的作法，確實與宋朝名臣范仲淹頗為相似，可謂人同此心，不限中外。而所謂「西人雖不重後嗣，亦保全後嗣之一道」，其實是西人不寵溺子女，而留意子女獨立自主能力的養成，且財富多不留予子女而是泛愛樂善致力於慈善捐輸。

但是，也有中西異俗，萬不能遷就者，如曾紀澤例。光緒 4-12 年（1878-1886 年）曾紀澤奉旨繼任郭嵩燾英法欽差使臣一職。在啟程前即致函法國駐華大使委派，負責同行照料曾紀澤赴任的法國人蘭亭，表達「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禮節，迥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盡可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端，尚須商酌。」因此，曾紀澤異常慎重的要求商議宴會禮節：

泰西之例，男女同宴席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此大禮通例也。而中國先聖之教，則男女授受不親。……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終身以為大恥。……鄙人此次挈攜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國儀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只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繫中國名教攸關，不必捨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若蒙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為畏途，實於彼此通好長久之局更有裨益。（曾紀澤《使歐日記》：34-35）

1903 年梁啟超在美停留十個月期間，深入觀察美國社會，考察美國政治，而反觀並比較於中國後，愛深責切的評議「吾中國人之缺點」有四：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四曰無高尚之目的。梁氏舉例闡述如下：「吾觀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於舊金山之華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即如中華會館者，每次議事，所謂會館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廢弛，莫之或問。至其議事，則更有可笑。其一二上流社會之有力者，言莫予違，眾人唯諾而已。所謂上流社會之人無一有力者，遇事不敢有所決斷，各無賴少年環立於其旁，一議出則群起而噪之而事終不得決。若是者，名之為

「暴民專制政體」。「夫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是多數政體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如是。故吾今若採多數政體，是無以異於自殺其國也」，「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此實吾中國人根本之缺點也。

此外，任公更列舉中國人性質不及西人者多端：其一，西人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復日（按：禮拜天）則休息。中國商店每日晨七點開門，十一二點始歇，終日危坐店中而不能富於西人也。何也？「中國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無休息實尸其咎。」其二，舊金山凡街之兩旁人行處，不許吐唾，不許拋棄腐紙雜物等，犯者罰銀五元。紐約電車不許吐唾，犯者罰銀五百元。「其貴潔如是，其厲行干涉不許自由也如是。而華人以如彼凌亂穢濁之國民，毋怪為彼等所厭。」其三，「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則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西人行路，腳步無不急者，一望而知為滿市皆有業之民也，若不勝其繁忙者然。中國人則雅步雍容，鳴琚佩玉，真乃可厭。」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西人坐談，甲語未畢，乙無攙言。「中國人則一堂之中，聲浪稀亂，京師名士或以搶講為方家，真可謂無秩序之極。」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55-562）

「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是梁任公以中國人與西人、自我與他者兩相比較後的沉痛感受。梁氏以最嚴厲標準來檢視中國人，敢於道人之不忍道，近乎不留餘地的全盤否定中國人言行舉止的可行性。美國之行，實讓任公痛澈領悟——「國民之體魄，即一國強弱所由基」。故以振聾發聵的金剛怒目式的「怒吼」，力圖驚醒蒙昧無知、昏睡不起的國人，實可呼應梁任公力倡「新民說」以保國保種的苦心孤詣

清國旅人出洋考察必訪列強諸國的國族政教空間，時常流露「遲到的現代性」的焦慮，及其背後揮之不去的亡國滅種的隱憂。因此，晚清出洋遊歷的中國旅人，無論官、民多肩負考察列強國情、疏通中外隔閡，甚至尋求救國處方等重責大任。而礙於華洋隔絕、文化迥異，又帶我族優越感偏見所想像的外國印象，在晚清一批批出洋遊歷的旅行者所親歷、再現的出使日記與個人遊記中，已逐漸獲得矯正和釐清。復能在旅行現場的空間展演中，深刻感知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及衝擊，進而透過旅行主體的表意實踐進行個人意識與國家權力不對等的協商、交涉與反思。而論者在後現代耙梳前現代的旅行文本，藉由歐美人文地理學與空間權力理論的運用和詮釋，冀能彰顯晚清出洋旅行的意義，使身體移動、空間展演和遊歷書寫，產生跨文

化、跨時代交流與對話的豐富意涵。

第四節 資本主義的消費天堂：城市生活與物質文化

法國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提出「三層經濟活動」的概念，藉以分析 15 至 18 世紀歐洲的經濟發展。他將經濟活動分成：底層的日常生活性、地方性的生產與交易活動，為各民族所有，如自給自足、物物交換和勞務交換等；第二層的區域性（鄰近省或國之間）商業體系，在 15 世紀左右的西歐才形成具體雛型，如批發、遠程貿易；第三層的跨國或洲際的世界性經濟活動，晚至 17、18 世紀才漸趨完整，如跨國貿易。上述三層經濟活動並非互相排斥而是並存共生，其時間斷限適用於 15 至 18 世紀的歐洲。至於其他各洲各國三層經濟活動出現的時間，受到本國及國際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連動影響而產生時間差異。¹⁶¹一般多將 18 世紀發軔於英國的工業革命視為一個分水嶺，把歷史切割成工業化後的現代社會，和工業化前的傳統社會。筆者認為這種斷然切割歷史的說法，實有簡化歷史發展之嫌，布勞岱爾的論述較趨近歷史現實，他主張：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等概念的理解和分析，歷來都有認知差距。為避免陷入理論糾纏的泥沼，透過日常生活中經濟活動的具體觀察和描述，展現其中的豐富性、複雜性和異質性，更能彰顯 15 至 18 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醞釀和發展的動態過程。

每個時代因為馴化自然程度不夠、勞動生產力不夠、人口過少或過多、資源開發不足、文化積習等等原因，導致人們無法突破「不可能」、達到「可能」的限度，因此出現進步遲緩和停滯。在 18 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前，消費革命已經在西方社會悄然發生。因為地理大發現與隨之而來的殖民掠奪，造成新商品源源不絕的流入西方社會，擴大了西方人的消費規模和習慣。新的消費文化逐漸形成：追求感官享樂的奢侈風氣瀰漫在城市生活裡。同時也促成消費觀念的轉變——「消費」一詞，從過去被定義為「浪費」、帶有負面意義的道德低落和經濟損失，在 18 世紀後期開始演變成中性術語。如同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所說的：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歸宿和目的。19 世紀工業革命愈演愈烈，促成西方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共同攜手，快速帶動交通運輸的進步，鐵路、航路和公路運輸變得頻繁、迅速和普及，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徹底改變人們

¹⁶¹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卷一》。

日常生活的樣貌，隔離可能和不可能的界限出現斷裂和更新，神奇地將人類引向一個劃時代的新天地，也正式宣告大規模的商品消費社會出現在 20 世紀。因此，消費文化是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和現代性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它直接參與近三百年來西方現代性的歷史建構，它與支持西方現代性的許多核心價值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¹⁶²

消費文化具體展現的場域，正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城市生活的空間裡。作為無孔不入、不斷重複又時有新變的日常生活及物質文化，是既往社會和經濟長期演變的結果與延伸。日常生活無非是些瑣事，經過多次反覆、取得一般性、甚至演變成結構後，在世代相傳的生存和行為方式上銘刻印記、鑲嵌記憶。布勞岱爾強調：

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便能顯露社會的面目。社會各層次的衣、食、住方式決不是無關緊要的。這些鏡頭同時顯示不同社會的差別和對立。而這些差別和對立並非無關宏旨。整理、重現這些場景是饒有興味的事情。（布勞岱爾卷 1：41）

翻開 19 世紀由需求和供給、消費和生產而循環共構成的人類物質發明史，洋洋灑灑的湧現了一系列產品名單。1825 年火車問世，1840 年後蒸汽機發明，鐵路開始向蛛網般向歐陸快速擴散，大幅促進了大眾運輸的質與量，也刺激旅遊休閒文化的興起。以火車和輪船為交通工具推出團體旅遊，大眾旅遊正式誕生。英國湯馬斯·庫克（Thmas Cook，1808-1892）於 1841 年創立全球第一家旅行社，極盛時期成為擁有全球 16 國 5 百多家旅行社兩萬多名員工的國際型旅遊集團。從維多利亞時代營運至 2019 年才為其 178 年的歷史畫下句點。1851 年，大英帝國在倫敦舉辦第一次世界博覽會，領先開創了世博會時代，不僅展現工業革命成果，更達到海外征服和宣揚國威的目的。世博會結束後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展場開放性、可透視的展示型態，轉移為日常生活中常設的消費空間，成為百貨公司、購物中心以玻璃櫥窗展示商品的藍本。1852 年法國商人布希可（Aristide Boucicaut，1810-1877）創立了第一家百貨公司（Le Bon Marche）。1885 年英國機械工程師史塔利（John Kemp Starley，1854-1901）發明了現代自行車 Rover Safety Bicycle。現代自行車對於女性身心自由的解放貢獻不少，歐洲女性得以擺脫男性保護人的伴隨和監督，開始由家

¹⁶² 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9-21。

裡走向戶外，展現旅遊、寫作、運動和服裝設計等才華。¹⁶³這一連串來自日常生活的革命性變化，也正式宣告 20 世紀初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確立。本節將藉助布勞岱爾的經濟史論述與消費文化理論的啟發，分析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之際，清國旅行者筆下再現的歐洲社會的日常生活、消費行為和物質文化，以及旅行者自我與他者碰撞下的種種感官刺激和深度省思。

一、高度工業化的代表：交通運輸與通訊設施

從外地進入一座城市、一個真實存在的空間，必須仰賴交通工具的運輸；人與人的溝通和傳達情意，除了面對面直接表達外，也必須倚賴通訊工具。19 世紀的西方世界，正是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飛躍成長的階段，人們拜科技之賜而克服了自然空間和時間的阻隔，突破不可能而達到可能的限度。火車、輪船、汽車和電報、報紙、郵政制度等，可說是縮大地、促交通之神具。

1、輪船

對於清國旅人來說，走向世界、進入西方國家之前，首先接觸的就是掛有國旗、登記國籍的交通運輸工具——輪船。它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移動空間，它提供旅客各種必須，甚至過剩的硬體和軟體設備，以確保旅客安全而滿意的抵達目的地。它同時也是一個介乎真實和想像之間的異質空間。船舶被傅柯視為異質空間（heterotopia，或譯異托邦）的範例之一，它被賦予既真實又完美的想像，同時又是補償性的幻想，船舶總是帶給使用者無邊無盡的想像。¹⁶⁴

登法國「拉布得內」輪船：房艙共四十間，每間住三、四人。……器具精潔，餚饌豐美，皆外洋風味。晚則燈燭輝煌。……燭光照耀，入其中者，目迷五色，不啻千門萬戶矣。……舟行晝夜不息，飲食充備，如入市肆，如居里巷，不覺其為行路也。（斌椿《乘槎筆記》：94-96）

計二十七國人，言語不同者十七國。而形狀服飾之詭異，亦人人殊。有頎而長者；有碩大無朋，稱重二百斤者；有鬚鬢交而髮蓬蓬者。衣裙多用各色花布，似菊部之扮武劇，又如黃教之打鬼。惟泰西各大國，則端正文秀者多，

¹⁶³ 辜振豐：《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臺北：城邦文化，2003 年，頁 97-100。

¹⁶⁴ 索雅（Edward W. Soja）著，王志弘等譯，〈與米歇·傅柯同在第三空間〉，收入《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1996），臺北：桂冠，頁 207-219。

婦人亦姿容美麗，所服輕綃細縠，尤極工麗。每起，則扶掖登船樓，偃臥長藤椅上。而夫日伺其側，頤指氣使，若婢媵然。……倦則橫兩椅並臥，耳語如梁燕之呢喃，如鴛鴦之戢翼，天真爛漫，了不忌人。（斌椿《乘槎筆記》：100-101）

船規：每飯必先搖鈴知會。後明等一聞鈴聲，便大吐不止。蓋英國飲饌，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嚥。甜辣苦酸，調合成饌。牛羊肉皆切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一嗅即吐。（張德彝：《航海述奇》，450）

上述引文再現了清國旅人搭乘輪船的奇異體驗和風景。在越洋跨洲的法國輪船上，器具精潔、餚饌豐美、燈燭輝煌，令人目迷五色，如入市肆、如居里巷，而不覺日夜舟行海上；它承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籍、各色人種的旅客，耳聞目睹的盡是不同語言和形狀服飾殊異的人們；它洋溢異國風情和浪漫想像，航向旅人們內心嚮往的地方。然而，同一趟旅程、同一艘輪船，斌椿眼中「餚饌豐美」的外洋風味，卻是張德彝「一嗅即吐」、「食難下嚥」、聞鈴色變的夢魘。各式各樣外型長相和穿著打扮迥然不同的各國旅客，看在斌椿眼裡彷彿正上演一齣齣新奇有趣的異國風俗劇：有的像梨園戲曲在演出武戲，又好像密宗黃教在跳金剛舞作打鬼法事；還有端正文秀、姿容妍麗的泰西夫婦，整天形影不離、如膠似漆的演出愛情文藝戲，「倦則橫兩椅並臥，耳語如梁燕之呢喃，如鴛鴦之戢翼，天真爛漫，了不忌人」。這般戲劇張力十足的畫面，集中在同一艘輪船的不同角落上演，予人汪洋般無邊際的想像和感官刺激。

2、火（輪）車

世界上第一條鐵路，於 1825 年在大英帝國開始投入營運。鐵路的出現，突破傳統馬車和帆船運輸的局限，為實現大宗貨物和人員的運輸打開新紀元。於是，鐵路運輸迅速在西方世界蓬勃發展。中國土地廣袤、交通閉塞，為了便捷地從通商口岸向內地拓展商機，從 19 世紀 60 年代起西方列強開始向清政府提出興築鐵路的要求。清廷對外堅持反對修築鐵路的原因有三：一為資敵，有利於洋人長驅直入、入侵中國；二為病民，佔用農地、拆遷民宅和墳墓，破壞風水；三為失業，鐵路修成後沿線舟車挑夫、行棧鋪房將無以維生。清廷開明洋務派人物如李鴻章等主張：一方面對洋人築路申請合力堅拒，一方面用洋法、雇洋人、自主興辦鐵路。最終，因為頑固守舊派官員的強力阻攔和朝野輿情沸揚的反對聲浪下，錯失了自主興辦鐵路的時

機。後來甚至發生「拆毀吳淞鐵路」事件（1876-1877 年）¹⁶⁵，成為貽笑國際的新聞。令 1878（光緒 4 年）奉派出使英法的曾紀澤無言以對：「西國有心人無不竊笑，乃至婦人孺子時時於茶會酒筵間推問其故，余赧然無以應之，托詞支吾而已。」（曾紀澤《使歐日記》：95）

清人出國遊歷而搭乘「火輪車」的體驗，以張德彝《航海述奇》的細節摹寫最為鉅細靡遺。車體外觀：「形如平臺」、「頂上鋪鉛，質極堅固」、「鐵輪鐵軸」。車廂分等：上等車內部四壁「糊以洋綾」，車窗有「藍綢小簾，自卷自舒，機關甚奇」，坐椅的「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絨洋呢者」，地板鋪花氈，壁上有面鏡、帽架，「晚燃玻璃燈於車頂」。二等車次之；三等車「無他陳設，只有木凳而已」；四等車則「載行李貨物、牛馬牲口」。車輛配置：「一行五十輛或六十輛不等，咸以鐵環連之，首尾相銜」。「第一車係蓄火機，通身鐵製，共六輪，四大兩小」，「初開時，筒內鏗鏘有聲，濃煙突出」，「第二車載煤，隨行添用」。第三車沿途刊印新聞紙，攜帶信文。後則一、二、三等客車，再則行李貨物」。車行狀況：「停時久暫，皆係一定。車之速者日行五千餘里，平時則日行二三百里而已」，「車行多直道，其平如砥。遇小山則設法開鑿之，大山則穿洞，遇水則疊鐵橋。」此外，鐵路沿途停靠車站：「均有待客廳，係客人待車之所，亦按一二三等分。外有男女客人淨房，有官人發賣車票者。票價之貴賤，以途之遠近、車之等第而分。內有稅局查驗行李。登車後，有關車官將車票減去一半，收票核對，所以防宵小也。」張德彝不僅詳實紀錄火車相關細節，最後還提到火車的經營和收益：「凡火輪車皆紳富捐資製造，每年獲利，一半入官，一半自分。此舉洵乃一勞永逸，不但無害於商農，且裨益於家國。西國之富強日盛，良有以也。」（張德彝《航海述奇》：484-487）可見，張德彝不僅抱持全面肯定的態度，甚至將西洋諸國所以富強，歸因於火車能夠裨益家國。

¹⁶⁵ 上海吳淞鐵路：為中國第一條營運鐵路，從上海閘北通到吳淞口的窄軌輕便鐵路，由英國人在光緒 2 年（1876）所建造，全長僅 14.5 公里，卻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而受到國際矚目。英國人在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下就在中國土地擅築鐵路，其實已是侵犯主權、蠻橫無理的不合法舉動。拆毀吳淞鐵路事件：事端發生在 1876 年 8 月 3 日吳淞鐵路正式營運滿月當天，火車軋死一個中國行人。英國副領事親自承審後，宣告軋死人的火車司機無罪釋放。判決激起清廷官員和當地百姓的怒火，英國公使被迫下令鐵路暫時停駛。清政府和英國人僵持不下，洋務運動主事者、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1823-1901）提出解決辦法：由中國照原價買回鐵路，再另招華商股份承辦。1876 年 10 月 24 日，中英雙方在上海達成了《收贖吳淞鐵路條款》，決定清政府用 28.5 萬兩銀子買斷鐵路及所有設備。1877 年 10 月 20 日，清政府付清了贖買鐵路的全額款項。孰料，身為洋務運動大臣之一、曾任臺灣海防欽差大臣、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楨（1820-1879），竟火速下令：拆毀鐵軌、鏟平路基、推倒車站。這項令人措手不及的舉動，讓李鴻章不禁埋怨：「以重價購鐵路，而意在收回拆毀，實不知其何心！」詳見：新華網引自北京日報（2012 年 2 月 1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2/01/c_122637884.htm，2012 年 5 月 28 日讀取。

宛然築室在中途，行止隨心妙轉樞。列子御風形有似，長房縮地事非誣。六輪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勞八駿驅？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車轍遍寰區。雲馳電掣疾於梭，十日郵程一剎那。回望遠峰如退鵝，近看村舍似流波。千重山嶺穿腰去，百里川原瞥眼過。共說使星天上至，乘槎真欲泛銀河。（斌椿《乘槎筆記》：163）

上則引文中，斌椿極力形容搭乘火輪車令人匪夷所思的迅捷與神奇體驗，故頻頻驅使想像力並徵引古籍神仙傳說：先秦道家人物列子（?-?）能御風飛行（《莊子·逍遙遊》）、東漢道士費長房（?-?）有縮地神術（晉葛洪《神仙傳·壺公》）等道家、道教神仙典故，以及西周周穆王（?-?）駕八駿馬肆意遠遊（《列子·周穆王》）、乘槎可上天河（晉張華《博物志·雜說下》）等。至於，1868年（同治7年）隨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率領的清廷第一個外交使團而出訪歐美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志剛。在親自體驗過火輪車後，雖然正面肯定「其車輕穩捷利」，「公私皆便，而利益無窮」（志剛《初使泰西記》：262），在面對西人詢問中國何以不急辦鐵路時，卻保守妥協於清國朝野輿論，「從善如流」的主張擱置緩議。所持理由不外乎是清廷對外堅持反對興建鐵路的官方說法之一，即「病民說」——興辦鐵路造成祖墳遷葬有違中國民情和孝道：

以公事言之，地方偶有變亂，雖數千百里，……朝發而夕至，可及時戡定而免蔓延之患。或水旱偏災，均平轉輸，可及時補救而免逃亡之虞。至於稅課無消滴之漏，商販無後時之悔，行旅忘馳驅之勞、免盜賊之劫，其利益未可一、二數也。曰：「何以中國不急辦也？」曰：「中國欲行火車，將何途之從耶？城池廬舍，皆可改易，惟墳墓乃各家擇地而葬，非若泰西聚處而叢葬也。其新者可遷，而數十百年之遠則不可遷，……若以朝廷之勢力，滅中華孝敬之天性，曰將以牟利，恐中國之人性未易概行滅絕也。」（志剛《初使泰西記》：311-312）

梁啟超則以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於1881至1885年力排眾議、興建完成的太平洋鐵路為例，說明：「加拿大聯邦之鞏固，實自此鐵路始。鐵路與國政群治之關係，偉矣夫！」（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34）充分表達支持清國自主興建鐵路的立場。

3、郵政、電報、報紙

李圭在參觀美國郵政局後，深刻體會到郵政的事關重大，不僅「一體傳遞，民大稱便」，而且「信資既廉，遞送又速而無錯誤，人皆樂從之也。」加上各國統合議定：「凡郵政一切辦法，舉地球各國，同為一制，互相馳遞。東瀛日本，亦在列焉。夫郵驛為政治大端。」（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60-262）誠為裕國便民之大計，故大力鼓吹採行於中國。此外，「一時可傳信千萬里」、「其速捷於影響」（張德彝《航海述奇》：488）的越洋電報系統，也同樣受到晚清旅人的推重。

總計 24,660 英里，其距離之遠如此，而以十二分至九分之短時刻，瞬息相接，嘻！偉觀矣哉！世界之進化，真不可思議。《紐約太陽報》曾論：「海電告成之日，即美國在東方勢力範圍始穩固之日也。……」我國民若能利用之，其助我文明進步之速率，又豈淺鮮？而惜乎錦繡江山，他人入室，吾又安忍言哉！（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11-515）

1903 年旅美十月期間，梁啟超見英國太平洋海電（1850 年）、美國太平洋海電（1902-1903 年）先後竣工，既稱讚物質文明之發達，不可思議、不亦異哉、不亦偉哉；又驚忱於新興霸權美國擴展東亞勢力後，恐怕也是錦繡江山他人入室之時，故有不忍再言的國族隱憂。

「倫敦泰晤士報館，在各國中推為巨擘。所列各國時事最確，議論亦極精當。自國君至黎庶，莫不以先睹為快。」這是李圭對於倫敦泰晤士報館在世界新聞媒體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說明和肯定。不僅泰晤士報館的規模宏闊，倫敦城內大小報館更不知凡幾。倫敦如此，他城亦然。英國若此，他國亦然，地球更不知日出幾許。有鑑於歐美人士教育普及，不分男女老少，無論販夫走卒，沒有不讀報紙者。因此，李圭充分肯定：「西人設新報館，欲盡知天下事也。人必知天下事，而後乃能處天下事。是報館之設，誠未可曰無益，而其益則尤非淺鮮。」（李圭《環遊地球新錄》：284-285）至於清末民初洋務界、輿論界引領時代風騷，創立「報章體」時文寫作的梁任公，更是催生報館與報刊的重要推手。

吾輩之為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為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轉巨石於危崖，……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為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道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偶有論述，不過演師友之口說，拾西哲之餘唾，寄他人之腦之舌於我筆端而已。……雖然，以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几許次，每數月前之文，

閱數月後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為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自序》，1902年）

上引除任公自謙外，也頗能彰顯報章體文章的即時性和綜論性特色。加上任公獨特的文章風格——立論新穎，感情充沛，極富驚心動魄的感染力，在報刊傳播力的推波助瀾下，使梁氏創辦於1896年的上海《時務報》，流亡海外14年於日本創立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報刊，成為發揮任公言論影響力的根據地，更成為鼓吹中國革新的搖籃。連留學英國、譯著嚴謹、曾創辦天津《國聞報》（1897年）的思想家嚴復（1854-1921），也都肯定「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與熊純如書〉）。任公自始即認定報館及報刊為鼓吹文明進化的利器，故「十八年來經辦之報凡七」，而立言宗旨在於「浚牖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梁啟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1912年10月22日演講）梁氏以身體力行促成報刊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雖身在海外仍然具有左右中國社會的能力，成為輿論界驕子、過渡時代的豪傑。

4、機器萬能？資本主義萬歲？

儘管早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迫使工人與生產工具分離而成為工資勞動者，但尚未徹底改變消費模式，工人家庭無需過度依賴商品，仍然可以自行種植農作物、飼養家禽、縫紉衣物，自給自足的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成立於1903年的美國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其工程師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設計出一套精簡工作程序、避免人力浪費的標準化流程。他精確計算工作中的必要動作和時間，讓工人按規定動作在標準時間內完成規定工作量。在追求最大利潤和效率的資本主義原則下，1913年福特汽車創辦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對泰勒制加以改良後發明了生產線管控，使工人失去任何自由支配的時間，人與機器合為一個有機體、達到人與機器的最高使用效力，完成資本主義特有的「理性化」和「物化」。此後，高度追求組織化、系統化以取代人格的泰勒理論，升級為福特模式——量化、標準化、高度分工和集權管理的方式，成為科學化的企業管理原則。永遠加快的工作節奏、無聊單調又具有強迫性的控制、不近人情的規格化機械化，逐漸從生產勞動過程擴展到日常生活領域，影響了每一個現代化國家，追求速度和效率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準則。資本家透過勞動制度的「改善」，充分獲取工人的勞動「價值」，工人不再有餘裕在下班後繼續從事家庭式生產，而必須仰賴出賣勞力賺取「金錢」來購取資本家「大量生產的商品」、滿足「無盡

的消費欲望」。因此，以福特模式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透過大規模生產造成大規模消費，與 20 世紀大眾消費社會的興起實有密切的關聯。¹⁶⁶

19 世紀是人類物質文明發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無數改善人們日常生活的發明，化不可能為可能，促成了物質文明的大幅度躍進。清國旅人出國遊歷西方列強諸國，親身驗證機器功效後，無不震驚並肯定機器為用之偉大。薛福成即大力推崇機器養民之法：

夫以一人而兼百人之工，則其所成之物必多矣……而謂商務有不隆盛，民生有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此中古以前閉關獨治之時勢，而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可研精機器以取西人之長，仍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得宜，因勢利導，如日本近年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不可為？何不可成？且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必可分其餘潤以養吾貧民；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思議者矣。（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927-928）

薛福成認為西洋各國工藝日良、創造日宏、銷流日廣，皆恃機器為用所致。藉機器為用，可以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對內可以利用厚生、富國裕民；對外可以促進工商繁榮、厚植國力。康有為也肯定「新世人民之生計享用，皆機器為之超擢」，感嘆「物質關於人世之重要也。蓋人體皆是物質，故養之亦用物質。」康氏更結合宋明理學分析，使古為今用：宋儒講求存心理欲，正是看出欲望無窮，人心難以飽饜，故要人「安分而不妄營」。然而，欲望過度壓抑，「物質之華無自生，國體陋，而民生亦苦焉」；反之，欲望過熾不節制，則「物質之學益明，百產益昌，機器益盛，此其效也。而奸詐盜偽之作，亦日甚矣。」（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36）因此，自負又自信的康南海也覺察人欲之難理，以及現代物質文明的兩面性，不禁慨歎：「是故聖者之導民，蓋難之也」。其實，老子《道德經》早已警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過度刺激欲望和感官，確實會妨礙身心健康。然而，偏偏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就是要刺激大眾消費欲望和能力，藉此提高資本家利潤並掖助國家利益。

梁啟超在美國這個新銳、蓬勃的工業化大國，參觀規模極大的製造工廠，而「令

¹⁶⁶ 羅鋼、王中忱主編：〈前言：探索消費的斯芬克斯之謎〉，《消費文化讀本》，頁 3-9。

人生無窮之感」，感嘆「近世之文明國，皆以人為機器，且以人為機器之奴隸者也」。顯然，梁任公已敏銳警覺到了美國工人在工廠裡、在生產線上工作的單調和辛苦，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等問題：

凡工人之在工廠者，可以數十年立定於尺許之地而寸步不移，……而工廠以外之他事業、他理想更無論矣！……非徒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嗚呼！何其與平等之理想太相遠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嗚呼！天下之大勢，竟滔滔日返於專制。吾觀紐約諸工廠，而感慨不能自禁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63-464）

號稱現代化的先進文明國家，卻罔顧廣大弱勢勞工的權利，將人視為機器，甚至是機器的奴隸，導致財富集中於少數寡頭資本家手中，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種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和標榜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國核心價值，豈不衝突、矛盾！

地球是圓的，人類文明的歷史也未必如生物進化論呈直線前進發展。或許是「風水輪流轉」，也或許是「物極必反」，無論是東方文明抑或還是西方文明，也都有「各領風騷」的循環演變和發展。曾紀澤說「觀今日之中華，亦可以知後世之泰西，必有廢巧務拙、廢精務樸之一日。蓋地產有數，不足以供宇宙萬國之繁費，則由精而入粗者，勢使然也。」（曾紀澤《使歐日記》：74）印證 21 世紀當前世界局勢，無論在政治、經濟或是社會、文化，由奢返儉、化繁為簡、返樸歸真，由機器化、規格化返回手工化、個性化，似乎逐漸變成新世紀人類的多元價值趨勢。

二、飲食起居與身體文化

1、飲食、服飾和居住環境

英國飲饌，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嚥。甜辣苦酸，調合成饌。牛羊肉皆切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一嗅即吐。（張德彝《航海述奇》：450）

法國人性嗜咖啡，如華人之嗜茶。咖啡者，一種烏豆，出自阿非利加阿拉比熱地，火炙存性，研碎以滾水煎之。其壺中橫漏勺，久煮則汁自下矣。飲則加以白糖、牛奶，其性烈，其味苦。法京開張咖啡館不下數千家，如內地之茶肆。（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45-746）

張德彝「年甫弱冠，則躬此盛遊」，參加赫德、斌椿率領的外交訪問團遊歷歐洲。初次體驗在越洋客輪上品嘗西洋飲食的他，對於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的食物，感到「食難下嚥」，甚至出現噁心、嘔吐等生理反應，顯現極端抗拒和不能適應的狀況。後則引文則出自兩年後他二度出國，隨蒲安臣、志剛所率使節團而出訪美、英、法三國。文中詳細介紹了西人嗜飲的咖啡，包括咖啡豆的原產地、烹調和飲用方式，以及味道的性烈味苦。文字敘述平淡客觀許多，已不復見無法抑止的嫌惡反應。

西洋男女的衣冠服飾方面，清國旅人常常不厭其煩的著墨於華洋殊異處。例如：西國男女，不論冬夏，出門皆戴帽。惟其戴帽，男女有別，亦有常規。男子雖入酒肆、茅房，亦必脫帽，乃禮也；婦女赴白晝茶會則不脫。男女帽制亦殊：「男帽造以氈絨，色惟黑紫與灰。女冠造以綢緞，色則五彩。婦女不簪鮮花，其綴於帽上者，皆布造，色極鮮美，與真畢肖。間有飾以假果者，如櫻桃、地槴、李子等，亦皆精巧，色相宛然。」（張德彝《隨使法國記》：432-433）此外，男子出門，多持短杖，長約二三尺不等，「有藤木、竹漆、魚骨、鹿角各種，作 T 字形，上嵌珊瑚、象牙、寶石、金銀，下作鐵頭。」若行人捨杖持傘，則目為英人而笑之。蓋英國近海多雨，故多以傘代杖。（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32）

西洋女子的衣冠，多愛追逐時款，至於鬢髮鞋襪，無不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聞十餘年前，女子皆服鋼圈如盤香者，裙邊蓬鬆，搖曳生風。前二年，改為馬尾圈，雖亦寬大，較之鋼圈者其勁少遜，今多去而不服矣。每屆禮拜，有大張新報，將衣冠之新式刊圖細解，亦有著色者，以便人之選擇而用。」（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12）在容貌和體態修飾方面，因「西俗女子皆喜高乳細腰，小足大臀」，為滿足種種美的追求，相關商品遂應運而生：

肆中出售一種腰圍，係以銅絲麻布所造，貼身服之，腰自細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種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護膝。又有一種假臀，係以馬尾細布所造，形似倭瓜，佩於臀後，立刻凸出，坐亦棉軟。雖係矯揉造作，亦可謂盡態極妍矣。（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66）

聞西洋女子修飾容止，意外翻新：有將腳小指旁之骨令醫生損去二三分，以求其瘦小者；有面孔潔白，故著黑點於口旁目下，以張其美者。一則矯揉造作，一則點污清白，殊乖培養脂粉之道。近又有以亂頭為俏，側帽稱佳者。至於眉目面龐，無不極力粉飾，以邀情人一盼，能不令人魂消耶。（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20）

從外國婦女皆重纖腰，自幼即約以箍圍而飲食不減，故於性命無傷。進而聯想《後漢書》內載：「楚王好細腰，官中多餓死者。」以及中華婦女多自幼纏足，以求纖小。張德彝先是以凝視異性的欣賞者角度津津樂道：「雖係矯揉造作，亦可謂盡態極妍矣」、「能不令人魂消耶」。之後，又狀似道貌岸然的評論：「以彝觀之，束腰裹足二事，未免近於矯揉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774)

由於清國開放國門時日尚短，華人安土重遷、中外重洋遠隔，因此國外華人多為迫於生計而以粗服短衣的傭工為多，博帶寬袍甚至翎頂盛服的士大夫極為罕見。在晚清遊歷日記裡，頗多再現清人出現在歐美公共場所時動輒引起騷動或誤會的情景。如張德彝寫西人：「遇華人之服白長衫者，必發狂笑，蓋以為誤著寢衣出戶也。又，見華人之露頂出行者，俱以僕役目之。」(張德彝《隨使法國記》：438-439) 能操英語的張德彝解釋：西人睡衣「長與身齊，縫以白布，有袖無襟，從首套下」和華人的白長衫形似，「西俗僕役非因主遣外出，或未經告假卻又自遠行，皆不得冠」。因此，才誤會所見華人為著睡衣出門或是露頂出行的華人為僕役身分。同樣的誤會，不僅發生在法國街頭，也出現在繁盛的大都會紐約。當「明等被紗羅大衫遊於市，而土人謂其服寢衣而游，共非笑之。蓋西俗夜著長衣，晝則短衣故耳。」(張德彝《歐美環遊記》：693)

此外，華人男子也常常因為服飾和髮型問題，被西人誤識為女子。在法國馬賽街頭，「奇裝異服」的張德彝一行人招搖過市，因少見多怪，故追隨恐後，左右圍觀，以致寸步難行。「黃童白叟，有諮詢者，有指畫者，有詫異者，有豔羨者，爭先賭之為快。」甚至有法國男女數人問說：「彼修髯而髮蒼者，諒是男子。其無鬚而風姿韶秀者，果巾幗也？」而獲悉「中國人，皆男子也」，「聞者咸鼓掌而笑」(張德彝《航海述奇》：479-482)。當王韜以博帶寬袍獨行於蘇格蘭街頭時，因西俗儒者皆短襦窄袖，北境童稚未睹華人，故指稱道：「此載尼禮地也。」原來英語稱中國為「載尼」(按：即 China)，婦人為「禮地」(按：即 lady)。此一童言無忌的稚語，讓王韜哭笑不得而興起身世之感並慨嘆：「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識者，競欲雌之矣！……迷離撲朔，擲身滄波，托足異國，不為雄飛，甘為雌伏。聽此童言，反非終身之讖語哉。」(王韜《漫遊隨錄》：131) 凡此尷尬窘境，實出於華人罕至，西人少見，並以西俗以揣度華俗，而華洋風俗迥不相侔所致。

然余謂亦有洋不如華者。中國宴席，山珍海味，無品不羅，乾濕酸鹽，無味不調。外洋惟偏於煎熬一法，又擯海菜而不知用。是飲食一端，洋不如華矣。

中國綢緞綾羅，男女各用以章身，均極華美；至於冬裘，百獸之皮，無所不用，尤覺異常燦爛。洋人不論貧富貴賤，皆以黑呢為衣，既短且緊，大不登樣。婦女置衣雖多奢費，然僅於茶會用之，且究不殆中國婦女服飾之百一。是衣服一端，洋不如華矣。中國房屋起於平地，輔以亭台樓閣，有玲瓏曲折之觀。每平屋一進，皆有天井，於是假山奇石，曲檻清池，名葩異樹，可以隨宜佈置。外洋專尚四五層之樓房，而別無他式。雖名為宮殿者，不過樓房高大而已。尤乏趣者，縱有絕堅致之樓房，而全宅中無一天井，不過四面皆臨街衢，以街衢為天井而已。是宮室一端，洋不如華矣。（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598）

清國開放國門、派員出洋遊歷才二十餘年，一批批歸國旅人所傳鈔編印的遊歷實錄，似乎引發不少比較文化效應，也逆轉了清人對外國及洋人的印象，由初始輕外、懼外甚至仇外，後因清廷屢次受挫於外國勢力後似有轉向崇洋抑華的趨勢。光緒 16-20 年（1890-1894 年）奉旨充任英、法、義、比四國大使的薛福成，在「近世人情，多震驚於西洋風氣之奢豪，器物之精緻，以其能順人意趣、適人嗜好。」的論說背景下，以其公務所需而長達四年觀察、體驗洋人生活的心得，列舉日常生活中飲食、服飾和宮室等三要項，逐一比較華、洋物質文化的高下，似有矯正以偏概全之弊的用心。故其歸結為：「夫飲食衣服宮室，人生日用之最大者，而外洋皆不如中國。然則智者慎毋震驚於西洋之風俗，以為事事勝於中國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598）

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海外的康有為，長期羈旅異國，自稱銜命考察政治、尋求醫國神方的信念，使他異常堅定的鞏固我族立場並且鼓其「廣長之舌」，雄辯激昂的透過文章與國人展開「越洋對話」。首先，指出中國服飾之美遠勝於歐美，萬不可「以歐人一日之強而見屈」。「吾國地兼三帶，衣服之制，又最適宜，寒暑皆備，披服簡便，過於歐美之服遠矣。歐服尚披禽獸之毛，羶腥未除，他日當令歐美人改而從我也。」，「吾國人辮髮可剪，而服必不可改。況真變法乎，為國強否，在政治如何，豈在服制也？」，「但於物質中之汽機艦砲加意，甚易易耳。何為無恥媚外，傾民之所有以自蔽乎？」（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56-257）其次，為了扭轉當時中國在國際地位上的劣勢，康有為轉而強調中國的得天獨厚，具備「地球主人翁之資」——吾國辟地廣大，殖種繁庶，教化深厚，生質聰敏。既然天最厚吾中國，「棄天賜者不祥，棄土產者自斃，服毳毼者退化，隨人改者無恥，願吾國識者深思之。歐美百年之橫於大地，如飄風暴雨之不能終朝耳，何足畏乎？」，甚至批評俄、日歐化革新而

變西服，乃「政蠻國小之不得已」。最後，再三強調：「鄙人八年於外，閱歷深思，期期見其不可矣。」（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55-257）綜觀康氏為文，立「得天獨厚」為主腦，力圖取代「優勝劣敗」說的甚囂塵上，為辯明「變服之萬不可行」而反覆強調華洋文野懸殊，其苦心孤詣可知，惟言過其實亦可見。從想像世界到走進世界，康有為出國前後的思想改變頗大。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在進呈光緒皇帝的〈請斷髮易服改元摺〉主張：清人的「辮髮長垂，行動搖舞」，而「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也」。西服「衣制嚴肅，領袖白潔」，有尚武之風；而國人「衰衣博帶，長裾雅步」、「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不利於與萬國競爭。所以應斷髮易服，以「一國民之趨向，振國民之精神」。¹⁶⁷當時的康有為，基於中國落後和萬國競爭的現實焦慮，不論政體改革還是物質層面，一律以「仿洋改制」為戊戌變法的最高指導原則。相較於戊戌政變後的實際遊歷、考察西國文化，當自我與他者相遇、碰撞後，康有為反而肯定自我文化，揚棄先前一切悉從西洋的看法而不變為「變服之萬不可行」。

同為亡命天涯的維新志士梁啟超，曾自述海外漂泊所見的不同：「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遊歷者所同知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59）以物質文明的進步程度而論，中國內地閉塞未開，現代化程度確實不如英國殖民地香港和九國租界地上海；而上海、香港的建設又比不上明治維新後，脫胎換骨、勇效西歐的日本；至於 20 世紀初的美國，更是扶搖直上的躋身列強之林，並且處心積慮的窺伺世界盟主寶座。尤其是美東第一大城紐約的經濟繁盛，幾乎已能取代世界首都倫敦的地位。物質文明的優劣，強烈而殘酷的形諸於外，絲毫不容矯飾。然而，相對於前述薛福成的欣賞「中國房屋起於平地，輔以亭台樓閣，有玲瓏曲折之觀。每平屋一進，皆有天井，於是假山奇石，曲檻清池，名葩異樹，可以隨宜佈置。」（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598）梁啟超卻是毫不保留的譏評：「野蠻人住地底，半開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頂。……北京之屋，亦往往有入門下數石級者，猶近於地底矣。紐約之屋，則十層至二十層者數見不鮮，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層，真所謂地頂矣。然美國大都會通常之家屋，皆有地窖一二層，則又以頂而兼底也。」（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59）

¹⁶⁷ 康有為：〈請斷髮易服改元摺〉，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68-369。

傳統中國城市建築並不追求高度，相較於歐美大都會動輒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確實「矮人一截」。然筆者以為：文明開化的程度和居室建築的高低，實不宜如此機械性的相提並論。高樓建築林立的空間，正面意義在於代表建築技術的進步和土地利用率較高。梁氏或許是出於愛深責切的借題發揮，而嘲諷中國現代化的瞠乎其後吧。然而，大都會的城市生活並不總是盡如人意，梁任公也是體會深刻的，他生動而形象化的捕捉了身陷紐約生活空間的壓迫感：

紐約觸目皆鴿籠，其房屋也。觸目皆蛛網，其電線也。觸目皆百足之蟲，其市街電車也。……紐約全市公園之面積，為全世界諸市公園地之最多者，次則倫敦。……論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無相當之公園，則於衛生上於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紐約而信。一日不到公園，則精神昏濁，理想污下。街上車、空中車、隧道車、馬車、自駕電車，自由車，終日殷殷於頂上，砰砰於足下，轉轉於左，彭彭於右，隆隆於前，了了於後，神氣為昏，魂膽為搖。人言久住紐約者，其眼必較尋常人為快。苟不爾者，則當過十字街時，可以呆立終日，一步不敢行。（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59-460）

就都市建設的現代化程度而言，紐約堪稱世界最壯麗、最先進、最便利，然而恐怕也是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環境。過度開發和人口稠密，加上川流不息的人車、嘈雜喧囂的噪音，讓人既緊張又焦慮，難怪任公會慨嘆「神氣為昏，魂膽為搖」、「於衛生上於道德上皆有大害」。高度物質文明和過度開發的結果，割裂了都市的天空和土地，驅逐了野生動植物。然而，自詡「征服」了大自然、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人類，在城市空間大爆滿，讓人無法喘息的時候，才又想要召喚大自然、把大自然圈養在都市裡而成為人造公園與綠地，如此亡羊補牢的作法，實值得深省。

2、性別、身體與醫療

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作為法國大革命象徵而被賜以「自由的奠基人」的榮譽，入祀巴黎先賢祠（*Pantheon*，又譯萬神殿）。他鼓吹自然主義，標榜「高貴的野蠻人」（*novle savage*），認為人類被社會和文明所侵蝕而變得沉淪和不幸，物質文明的發展會破壞真摯的友誼，使彼此猜疑和嫉妒；知識的積累則加強了政府的統治，壓制了個人的自由。因此主張回歸自然，人生而自由，應該擺脫法律和道德的枷鎖。然而，鼓吹個人自由、擺脫文明束縛的盧梭，卻難以擺脫男性中心思考。他在《愛彌兒》呈現的女性觀：「婦女不應該認為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她必須在恐懼心理的支配下發揮天生的狡猾；她必須變成一個

風騷的奴隸，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更迷人的情欲對象。」¹⁶⁸因此，女權運動先驅，英國女性作家瑪麗·烏斯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7-1797）批判盧梭的女性觀：「婦女受到傳統教育和社會文明的制約，使她們變成無足輕重的欲望對象。似乎只要懂得取悅男人，一切便可迎刃而解。」「男人的專制，造成女人的愚蠢。」¹⁶⁹對照上述兩造說法，印證了 18 世紀末歐洲女性的社會地位，似乎仍難擺脫男性中心的社會期待。

1868 年隨蒲安臣外交使團訪問法國時，張德彝說：「聞法國處女禁止獨自出門。每逢街游，必有親屬或乳媪相伴，不與外人交談。其年歲不許人問。髮鬢容止，間有粉飾，外人不得直言，只可誇其顏色嬌美，絕世無雙，越奉承而越歡喜。」（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38-739）從張德彝的記述來看，當時法國單身女性的外出行動，仍然一如往昔的受到「監護」。而「女為悅己者容」，因此好修飾、愛奉承，自然也被視為天經地義。相較於英、法女子來說，「合眾女子少閨閣之氣，不論已嫁未嫁，事事干預閫外，蕩檢逾閑，恐不免焉。甚至少年婦女聽其孤身寄外，並可隨相識男子遠遊萬里，為之父母者亦不少責。不為雌伏而效雄飛，是雌而雄者也。」（張德彝《歐美環遊記》：670）相對獨立自主和開放自由的美國女子，看在清國旅人張德彝的眼裡，簡直「少閨閣之氣」、「是雌而雄者」，不可以女子視之。足見張德彝也難接受美國式開放平等的兩性觀。

梁啟超也頗關心美國女性地位的問題。「西人有恆言曰：欲驗一國文野程度，當以其婦人之地位為尺量。然耶？否耶？凡遊美者，皆謂美國之風，女尊男卑，即美國人亦自謂然。」（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83）任公分別從美國社會兩性相處的表面現象，以及法律和權利落實面來詳加檢視。就社會現象觀察：如旅館、汽車有為婦女所設的特別室，其華表過於男室；道中男子相遇，點頭而已，惟遇婦人必脫帽為禮；在高層升降機室中，一婦人進則眾皆脫帽；街中電車坐位既滿，一婦人進諸男必起讓坐。從法律和權利落實來看：美國婦女「在專門高等之職業，日與男子相爭競，如女醫生、女律師」；「各官署、各公司之書記，各學校之教師，尤以女子占最大多數」；法律相關私權，皆與男子立於同地位，「無論既婚未婚之婦人，皆有全權自管理其財產；夫死之後，皆得為其子女財產之代理人。此實美國婦人權利優於他國者也。」梁氏援例評論至此，似乎肯定美國婦女地位較他國為高，然而最後結論卻逆轉為：「以余觀之，其實際斷非爾爾」。（梁啟超《新大陸遊記》：583-585）

¹⁶⁸ 辜振豐：《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臺北：果實出版社，2003 年，頁 68-70。

¹⁶⁹ 同前註。

歸納梁任公對美國女性地位優於他國抱持異議，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關於美國婦女選舉權之議，梁氏主張法案不宜通過。「婦人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婦人干涉政治，在今日之社會，實利少而弊多」。其次，梁氏認為「美國號稱最尊女權，然亦表面上一佳話」，因為這仍屬少數上層階級的「特權」。他以紐約婦女為例，「其尊嚴嬌貴者固十之一，其窮苦下賤者乃十之九。嬌貴者遠非中國千金閨秀之所得望，下賤者亦視中國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梁啟超《新大陸遊記》：464）。任公指出美國對女性徒有法律賦權之名卻無普遍適用之實，再度揭示美國社會存在貧富懸殊與階級不平等問題。光緒4年（1878），身為晚清名臣曾國藩之後，曾紀澤奉旨派充英國、法國欽差大臣，外交方面立功、建樹頗豐，在女性議題方面卻相對保守。他認為：「英國婦女，極其敬重，相習成俗，他國視之已為怪詫，而婦人猶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議院預聞國政為恨。甚矣，人心之難饜也。」（曾紀澤《使歐日記》：93）無獨有偶的，身為清國開明派名士，無論是長於交涉、能諳英文的曾紀澤，還是敏於吸納新思想，識見器度不凡的梁啟超，對於爭取女性選舉權和參政權，還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同聲反對。筆者以為：反對法律賦予婦女選舉權參政權，或許是緣於慈禧太后干預清政的慘痛經驗，殷鑑不遠所致；也或許是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性別文化積習甚久誠難轉變。

張德彝對於聞所未聞和駭人聽聞的奇聞軼事特別感興趣。對於西人「保險套」的發明津津樂道，兩度出現在遊歷文本中：「此物法國名曰『英國衣』，英國稱為『法國信』，彼此推諉，誰執其咎，趣甚！」（張德彝《航海述奇》：498）；「聞外國人有恐生子女為累者，乃賣一種皮套或綢套，貫於陽具之上，雖極倒鳳顛鸞而一雛不卵。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不容誅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44）張氏先是嘖嘖稱奇之情溢於言表，繼而話鋒一轉又變嚴辭教訓。有關法國人自由既甚，故婦女多不樂產子，以致少子化現象，也是晚清旅人感到震驚的嚴重現象。為此康有為簡直是口誅筆伐、大加聲討：「若仍此不變，法可自絕滅，不待人滅絕之也！」、「婦人不願有子，乃天下之大變；洪水猛獸，未有甚於此者也！」繼而追究、推測原因有二：

法、美以文明自由聞，乃先有之，且盛行焉，此其故何哉？一、薄於父子也。……今歐美人之於父子，二十後別為自立，娶妻自由；雖歲時省親，僅同作客。其父困絕而不必養，其母病而不之事。……我國人民甲大地者，蓋由重父母而崇孝養之故……。一、婦女自立也。夫天之生人，各予人權，使之獨立。

然婦女獨立，則人不願生子，而人類將絕，豈不大可畏哉！……然立法之難，得乎此則失乎彼。抑女則非平等之心，獨立則絕種之患，談何容易得其宜乎？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勢，但聞歐人之俗，輒欲捨棄一切而從之，謬以彼為文明而師之。……妄為變法，其流害何可言乎！（康有為《法蘭西遊記》：233-235）

康有為擅長發現文化差異，推究孰優孰劣，再引經據典援例為證，總是力斥時人的未加審度即盲從西俗，謬讚西洋文明而盡從之。上文康氏歸納、推斷造成法國少子化問題的原因有二：西人薄於父子，無孝養終老之俗；婦女追求獨立，故不欲生子，而兩者皆個人主義和自由過甚所致。故康氏力陳其害、避免「妄為變法」而釀民族絕種之大患。對於「多子多孫多福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傳統觀念奉行不渝的清人來說，「生育」一事，非僅事關個人福祉，更事關集體利益，實牽涉倫理道德與家族、民族存亡續絕，故無論販夫走卒或是名士權臣，萬無妄效西法的妥協餘地。

在身體衛生習慣方面：西人好潔喜淨，早晚飲食之際，入座必先更衣、漱口、洗臉。屋內滿鋪氈毯，戶外另至蒲團。入屋者先於蒲團拭除鞋垢，以避免沾污地毯。西人浴廁皆洗滌極淨，其浴盆造以錫鐵，有如馬槽形者，有如元寶形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712）至於沐浴之俗，康有為也是引經據典、援引實例的參酌比較：

蓋浴為潔體之大事，可以去病。浴為樂魂之妙事，可以暢懷。獨樂不如同樂，故多同浴，各國多同之。《史記》譏於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蓋人道之始必如是。故日本維新之前亦然。……及其後廉恥日進，則男女異浴。又進而惡其褻也，不肯裸以相見，則人人異室矣，此則富貴者先行。吾粵人則無論貧賤，亦無裸以相見者，則尤文明矣。……嗟夫！浴者人體之公理也，豈可少哉。野蠻不浴；據亂同浴；升平之世，廉恥與亂世異，則尚異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則復歸於同浴耶？……（康有為《意大利遊記》：83-84）

發揮考究學問的本領，康有為將日常衛生習慣之一的「沐浴」，異想天開、大張旗鼓的連結上他所標榜的公羊三世說的歷史進化觀。提出：野蠻不浴；據亂同浴；升平之世，尚廉恥則尚異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則復歸於同浴。於是，康氏歸結從沐浴之俗，儼然可以辨識文明開化的程度。

中國史書《後漢書·方術列傳》記載東漢三國名醫華佗（208-?）發明以酒服食

麻沸散的麻醉法，再施行刮骨療傷、剖肚清腸的外科手術。即「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癒），一月之間皆平復。」¹⁷⁰然因其術失傳，後世未能復見。清國外交使臣志剛（1868-1870）、薛福成（1890-1894），出使任務期間，趁遊歷之便參觀了西醫的外科手術和醫學博物館的大體保存及解剖室：

巴里（按：巴黎）醫院治多骨疽，則先迷藥薰其鼻二、三次，即昏不知人矣。疽在右腮側骨。以利刃從口角開至疽所，腮肉綻裂，血從管流。……觀者不寒而慄。原夫西醫之敢於操刀以割人者，由於病人死後，無論親疏貴賤，皆許醫者剝剔以搜尋所病而考其詳。剝屍久，而後游刃於肯綮經絡之間。而針砭所不及，藥石所不達之處，皆可執凶器以解危事。必其不惜死者，以為救生之術而後可。若使人皆孝子、慈孫，必不忍棄其祖、父未寒之屍，而聽人之剝剔。此中華所不能行，而西醫遂猶擅其長也。（志剛《初使泰西記》：319-320）

余往醫生博物院，縱觀兩旁羅列死人之枯骨全具，慮數百件，可以觀其骨節之相連接，及各竅會合之處。……又入一室，則見赫然新死之人陳屍案上，累累如新宰之豕，皆以破腹斷體，血肉狼籍。……又曰：學生學醫，不可一日無此屍，以其時時須閱驗也。余聞之嘆曰：拙哉西醫！中國之良醫，亦能知人之竅穴脈絡而百無一失，然不必親驗諸死人，亦未嘗為此殘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導者瞠目不能對。（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日記》：956-957）

中、西醫的學理和治療方法大不相同，大抵中醫重病根調理，西醫重症狀解除，中醫療效緩而西醫療效速。透過外科儀器或設備而進行破壞性、侵入性手術治療，以外力排除病變組織的手法，對於習慣傳統中醫溫和保守療法的中國人，實難以想像和接受。因此，對於西醫操持外科手術以治人者，多被鄉野華人視為邪魔歪道以幻術惑人。加上中國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傳統孝道觀和身體觀，實難以接受生者或死者的身體「聽人之剝剔」。更何況看到大體橫陳，血肉狼籍的慘不忍睹，也難怪志剛會不寒而慄、薛福成會瞠目不能對而大嘆拙哉西醫！忍哉西人也！

¹⁷⁰ 〔南朝宋〕范曄著：後漢書《方術列傳下》，摘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後漢書／列傳下第 22 則，<http://ctext.org/hou-han-shu/fang-shu-lie-zhuan-xia/zh#n77449>，2013 年 7 月 9 日讀取。

三、娛樂與休閒文化

西洋諸國好以舞會和茶會召開盛宴，作為行樂娛情和交際應酬的方法。張德彝視此為「奇風異俗」，文中考察和紀錄最為詳贍。文中記舞會、茶會風俗由來已久，「一人子女待其長成，雖無力亦必勉強支應，設法結交，以便子女得友，相與往來。則男可訪女，女可覓男，嫁娶咸賴於此。」(張德彝《隨使英俄記》：419) 因此，於公於私，皆視宴會為經常性備辦活動。舉辦時間、地點：多集中於每年三月至六月，每日亥初至子丑寅卯之間。無論私人會館或大小公署，莫不有大廳敞房以備盛會使用。宴會有用請帖者，有賣票者。其用請帖者，為富宦所設；賣票者，為善家公設。除了提供大廳奏樂跳舞外，也提供飲饌以饗賓客。小者備茶酒小食、冷飲咖啡等，大者備冷葷熱湯、果品酒菜，多由賓客隨時取用。賓客入者或千餘或數百，隱具規模，有條不紊。宴會禮節：凡請客發帖，須在三禮拜前。宴會結束後，客人必於六七日內投名刺來謝。除未婚、鰥夫無妻者外，皆由女主人具名邀宴。當天亦由女主人接客，立於梯尾大廳門首，相與問候，或握手，或鞠躬。凡各家設大茶會大舞會，皆專雇一「唱名使」。其人立於樓梯之中，客過則高唱其名，以便主聞。男女上樓入門，女先男後，不得攜手並行。舞會必由女主人與男客中最尊者開舞，一以為禮，一以為榮。貴客與男女主人握手，男主鞠躬，女主屈膝。男客應主動邀請女主或女客跳舞，以示禮貌；而女客不能自請男主或男客，因女子為尊故宜自重。有設座者，女坐而男立；無設座者則同立，而男侍女。宴會男女服飾：婦女赴舞會，衣色以白或粉紅為主，飾以鮮花珠寶；男子皆著黑氈禮服，若赴宮廷舞會則著朝服。(張德彝《隨使英俄記》：439-443) 至於舞會現場爭奇鬥艷之妙，以王韜摹寫最為生動扼要：

諸女子無不盛妝炫服而至，諸男子無不飾貌修容、衣冠楚楚，彼此爭妍媚，鬥勝誇奇。……其合也，抱纖腰，扶香肩，成對分行，布列四方。……其衣亦盡以香紗華絹，悉袒上肩。舞時霓裳羽衣，飄飄欲仙，幾疑散花妙女自天上而來人間也。其舞法，變幻不測，恍惚莫定。……此外更佐以琴瑟諸樂，音韻悠揚。(王韜《漫遊隨錄》：144-146)

聚百千人於一堂而觀賞表演，也是西人常見的休閒娛樂。王韜以個人實際觀賞表演經驗而分述如下。一曰「馬戲」：多以少年婦女便娟輕捷者為之。技最神者，能於馬上躍升高際，空中懸圈數十圈，又能馬上擲球。五色陸離，令觀者神眩。又能使禽鳥蟲魚傾刻出籠，以及吞刀吐火，緣繩走壁，藝術勇力皆臻絕技。一曰「影戲」(按：電影)：專用玻璃畫片取光於巨鏡，人物生動，意態逼肖，兼以日月星文，光

華掩映，恍疑置身在霄漢中，其巧幻如此。一曰「跳舞」：髻年麗姝，悉袒半身，翩躚而集，進退疾徐，具有法度。或以男女雙雙對舞，流目送盼，媚態橫生，亦殊可觀。除了演出者種種神乎其技外，最令清國旅人感覺「奇妙不可思議」的，即相較於中國戲劇表演不甚講求的舞臺設計和布幕變換，所謂「山水樓閣，雖屬圖繪，而頃刻間千變萬狀，幾於逼真」（王韜《漫遊隨錄》：67-69）。諸如此類，結合體技操練和科技設備的表演，充分滿足感官刺激並挑戰想像力，總是令清人大開眼界而驚艷不已。

西俗講究養生，視運動、休閒、度假為強健身心之道與日常生活必需。尤崇尚戶外運動，也藉此鍛鍊身心，養成堅忍奮鬥的精神和沈鬱凝重的性格。如：英俗，或早饌後，或晚饌前，必散步少許，「一為消食，一為清神」。「富室遨遊園囿，貧家步履街衢」。（張德彝《隨使英俄記》：399）西人有度假習俗，夏天為避暑，冬天為避寒。凡達官富商，於海口及鄉間名勝皆有別墅，一年居倫敦不過三四月。大抵海口及鄉間，天氣晴爽，空氣清新，迥與倫敦不同，適宜度假休憩，調養生息：

西洋醫家又謂海氣於人之養生有益，人能多吹海風，多浴海水，則精神爽健，身體堅實。故無論貧富貴賤，皆以避暑避寒為名，而命意則在多受海氣，兼以遊目騁懷；至於避煤煙，避昏霧，避人戶稠密之濁氣，尚其次也。習尚相沿，浸成風俗，而避暑尤亟於避寒。儘有無力避暑之人，杜門不出，客至，則謝以避暑下鄉者，是不在得其名，而先欲襲其名矣。然倫敦每至春杪夏初，即通衢亦稍覺寂靜，約計人民十少六七。（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日記》：608-609）

薛福成也效法英人度假之俗而安排避暑七日。只見「海邊習澆水者甚多，大半皆係婦女，蓋謂身體沾受海水，可以一年無病。其餘則有駕小艇者，有放小火輪者，溯迴游泳以為樂。」、「又到聖愛恩懷而觀一古井。愛恩，人名也；懷而，譯言泉源也。傳言飲此水者，一歲中筋骨強健。據言味稍苦亦微有鐵氣，余不敢飲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日記》：609-610）

法國人則尤好海濱度假「洗海澡」（今譯海水浴或游泳）。據聞「人當夏日，腠理疏漫。海水鹹，能固腠理，洗之久則腠理堅，而夏日風溼不為患矣，是蓋衛生之一道也。」至於洗法則是：「皆著澡衣，男僅裊褌，女加背心，攘臂擲足於平灘淺沙之上，微潮捲至，搏躍而樂。」志剛因為出使任務在身而無暇分身往觀，惋惜之餘又從而思之，以民族不同，樂亦不同來自我寬慰，即其所謂：「此樂惟西土之為宜也。」

蓋歐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髮赤而性多疑。雖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後快。得海潮而弄之，樂可知也。」除熱衷海邊戲水、游泳外，跳舞、溜冰滑雪、觀賞戲劇等，皆為男女老少喜好的休閒活動。（志剛《出使泰西記》：325）

拜科技昌明，交通發達，商業繁榮之賜，十九世紀的生產、物流和客運日益便捷和普及，旅遊和休閒文化也日漸受到重視。需求所在，供給亦在，生產和消費互為循環，即資本主義的潛規則。因此，在觀光旅遊的消費欲望刺激下，旅館飯店業自然也更發達。李圭極力推崇泰西各國的旅館飯店業，盛譽「通古今中外而論客寓，洵必以今之泰西各國為極則。」根據他的觀察：其屋宇之高廣，鋪陳之華贍，服御之精奇，飲食之甘美，誠不待言。此外，凡是電報、郵局等業務，旅館就可辦理，而不勞奔波；輪船、汽車、馬車可立雇，通事、役使等亦然，「其便捷乃復如此」。更重要的是，以客為尊，設想周到，效率奇高。「能合諸國之好尚，而各適其宜，使忘其在天涯海角為旅人，豈惟供乏困、盛供張而已耶？且規制井井，一寓居百千人，秩然無少紊，其能事又何如耶！……敦好諸國，治道實有攸賴焉，當不得僅以東道主視之。（李圭《漫遊地球新錄》：309）

倫敦水晶宮（Crystal Palace），原先是 1851 年大英帝國舉辦首次世界博覽會的展示館，位於倫敦海德公園內，佔地 18 英畝，以鋼鐵為骨架、玻璃為主要建材的革命性前衛建築。它既是 19 世紀的世界建築奇觀，也是工業革命成功、炫耀維多利亞時期大英帝國霸權的象徵。水晶宮建築的設計概念源自玻璃植物溫室，由英國園藝師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1803-1865）所設計。它擯棄古典主義的裝飾風格，展現壯麗通透而無限延展的空間概念，更成為後來百貨公司和拱廊購物商場的範本。1852 年水晶宮被遷移至倫敦南郊肯特郡的塞登哈姆，並重建為水晶宮公園（Crystal Palace Park）。王韜所見的玻璃巨室水晶宮，即遷建到肯特郡塞登哈姆的水晶宮公園。地勢高峻，望之巍然，只見廣廈層疊，逶迤聯屬，南北各峙一座玻璃高塔，「高矗霄漢，日光注射，一片精瑩」，「臺觀亭榭，園囿池沼，花卉草木，鳥獸禽蟲，無不畢備」。四周「鬻物麇集，酒樓茗寮，隨意所指」。有一樂院，其大可容數千人，百戲並作。有一觀劇所最大，所演多英國古時事。有一樓多設珍奇之物，又儲各國寶器，罩以玻璃。有一處悉造各國宮室、人物、禽獸，皆肖其國之象。園內遊人如織，但無喧囂雜沓，遊覽四日，尚未能遍。「地由富室所公建，特為居人晨夕往遊。以所居層樓疊閣，無空院，少呼吸通天氣處，恐致鬱而生疾，故闢此園，俾人散步舒懷，藉以宣暢其氣。」（王韜《漫遊隨錄》：83-84）根據王韜少見的長篇累牘、不煩累贅的詳述，可知水晶宮已改建成多功能綜合式的遊樂商場。水晶宮公

園已變成一座倫敦市民的消費天堂與遊樂園，可以充分滿足休閒、娛樂、觀光和購物樂趣的多重需求。1936年11月30日一場火災吞噬了水晶宮公園，也結束了海權時代日不落國、大英帝國主盟世界的光榮時代。¹⁷¹

結 語

現代國家創造了大城市，大城市也創造了現代國家。一個逐步推進的城市化過程，發端於18世紀末且持續飛躍進展、至今方興未艾。鄉村連同它代表的傳統生活方式和觀念正大幅度的退隱和解體，城市連同它代表的現代生活方式和觀念不斷擴散並取而代之。大城市，處於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亦即歐洲文明的中心地位。大城市有功也有過：大城市製造了不平衡的畸型發展，專事寄生、奢華浪費、貪得無厭；然而，大城市快速累積人口、財富和消費市場，對於推動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居功甚偉，大城市為新時代、現代化的降臨鳴鑼開道。因此，當19世紀法國旅行家有感於英國工業化造成城市擁擠不堪、基礎設施不善等醜惡面貌，而驚駭莫名的將其比喻為「地獄的底層」時，卻也預告了英國將在1837年登基的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領軍下取得現代化競賽的優先地位，堂皇進入大英帝國的黃金時期。同時，她也將同時代國與國之間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差距急劇拉大。

晚清的旅行者及大清帝國，既強烈感受到來自大英帝國女王的壓迫，也充分意識到「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的焦慮和憂鬱。現代性是包羅萬象又詭譎難測的龐然怪物。當晚清旅人以列強首都作為體驗現代性的開始，眼前所展演的現實的帝國，與腦海中想像的帝國，即刻交纏、拉鋸再重整出新的帝國印象。一個是以現代化優勢武力，強迫中國開放門戶的英國；一個是與英國沆瀣一氣，聯手揮軍中國的法國；一個是民主共和政體的創始國，雄心勃勃的美利堅合眾國；還有一個則是毗連中國、虎視眈眈的俄國。它們是列強中的列強，更是處心積慮染指中國的殖民帝國。藉由想像與現實的對話，清國旅人透過象徵帝國霸權和現代性里程碑的列強首都，感受帝國的心搏脈動，認識帝國的光榮與腐朽，以及種種現代性的可能與不可能。

接著深入走進帝國的政教空間，帝國的權力與國族的記憶，一一滲透並銘刻在

¹⁷¹ 海上霸權的水晶宮：Elanor Wang，2019.03.12，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http://google.com/amp/s/www.thenewslens.com/amparticle/114>，2019年7月12日讀取。

神聖和紀念的空間地景、理性和馴化的空間地景，並交響、共構出帝國的精神文明。隨著旅人腳步的空間移動，政治、宗教以及風俗教化等，在在湧現眼前、刺激神經。不斷逼使清國旅人從自我和他者之間，去辨識、調適和重新認同自己。歐美列強以帝國主義結合殖民主義，把魔掌伸進清國的領土，也撩亂旅人的心智。因此，對於所有跨越國家、民族和文化之間的有形與無形界限的旅人來說，考察政治永遠才是最要緊也是最沉重的任務。

最後，就讓旅人們放肆的縱身躍入資本主義的消費天堂，體驗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和高度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從交通運輸和通訊設施，感受高度工業化的神妙，也思考機器為用之偉大與可怕；透過飲食起居和身體文化，認識西人的日常生活，並從中體會異國的文化差異；嘗試西人的娛樂和休閒文化，體驗中西不同的消費和養生習慣，暫時釋放清人對於西方列強的愛恨交加而樂在其中。從表層而入裡，自外觀而內化，體驗過感受過列強的現代性展演之後，清國旅人們的歐美旅程也將畫下句點。

凡食祿之國，即其所效忠之國。其間奇勳偉績，不出於土著而出於羈旅者，多矣。至其民之為商為工為農為傭者，不必定居本國；凡可安居樂業者，即適之。一經入籍，即為土著。新籍舊籍，所獲權力並無歧異。……華民所以不能入彼籍者，蓋以飲食、衣服依然墨守華風，究不能與西人合而為一。華民之勝於他國人在此，而受侮於國人亦在此。蓋我既自異於彼族，即彼族亦不能不以異類視之也。（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929-931）

世界非常大，如果不「用心」接觸和理解的話，人與人的距離可以很遙遠；反之，人同此心，若能了解、尊重並包容差異，其實「四海一家，有分土無分民」、「凡食祿之國，即其所效忠之國」。誠如薛福成所言。

第四章 想像新中國：晚清的跨界旅行小說

前 言

晚清以降，列強鯨吞蠶食，造成社會結構性鬆動，國家門戶洞開。一批批的國人，從王公重臣、知識分子甚至販夫走卒，紛紛被迫離鄉背井，甚至遠渡重洋，走向世界。或銜命考察洋情，以效命朝廷；或冀望尋求新知，以返鄉報國；或報國無門，被迫流亡異域；或效力異國，謀求個人家庭的發展。無論是自主或被迫的旅行，「上路」成為不得不的狀態，「安土重遷」成為奢侈的夢想。然而，福禍總是相輔相成，建設和破壞總是一體兩面，一面是風塵僕僕，心神勞頓；一面則是匪夷所思，拓展了視野和想像。從晚清四大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中，皆可覓得旅行者的角色及行蹤。閱讀晚清小說，不難發現「旅行敘事」經常性地出現在情節結構中¹⁷²；不難覺察旅行者的旅行情懷總是憂心忡忡；旅行的動機、目的，總不外憂國、憂民與憂道。筆者以為：晚清這種「大旅行」的特質——旅行者多為懷抱經世濟民理想的知識分子、旅行移動時空跨度大、旅行動機目的崇高遠大，以及旅行人次頻繁等，實為考察晚清社會與文化所不容忽視的現象。關於晚清小說所呈現的「大旅行」現象，從政治、社會、經濟、地理、文化研究以及文學等方面，皆可提供豐富的解讀和借鑒。

根據研究統計，晚清最後十年（1901 至 1911）的新小說計有 529 部，其中有關新中國想像的烏托邦旅行敘事，不少於 50 部。¹⁷³可見對於現代民族國家（新中國）的烏托邦想像已成為晚清小說中特殊的文學現象。檢視中、西烏托邦敘事傳統的脈絡，以及烏托邦進入中國的跨語際旅行歷程，將有助於釐清晚清烏托邦旅行敘事的歷史文化背景與集體記憶。

¹⁷² 近年來學者專家關注此一議題者頗多，臺灣學者如呂文翠、高嘉謙、陳室如等，海外學者如王德威、陳平原等，立論著述，創見頗多。陳平原認為：「晚清小說中的遊歷敘事所呈現的這些遊歷，可以說是晚清讀書人非常普遍的經驗。很多作家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與小說旅行者的眼光，來發現新事物，獲得一種陌生感和新鮮感。因而晚清小說中也出現大量的旅行者形象。我想討論的是，小說中的旅行者形象，以及遊記筆法的滲透，如何導致了晚清小說敘事方式的改變。」詳見陳平原：《晚清文學教室》，臺北：麥田，2005 年，頁 72-96。

¹⁷³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1990 年，頁 14-27。轉引自周黎燕：《中國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書寫》，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07 年，頁 38。

從烏托邦「utopia」的詞源來看，出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英國人文主義者湯馬斯·摩爾（Thmas More，1478-1535）的經典名著《烏托邦》（*Utopia*，1516年），該書上承古希臘羅馬的人文傳統，下啟西方烏托邦文學傳統與政治社會實踐而影響深遠。

「Utopia」由摩爾所創，希臘原文的字根具有互相矛盾的雙重意涵：一為「樂土美地」（eu-topia），一為「烏有之邦」（ou-topia），摩爾意在藉此呈現烏托邦的辯證本質——這是一個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理想國度。該書以柏拉圖《理想國》（*The Republic*）為雛形，取其小國寡民、階級分工和公有財產的理念，再涵融亞里斯多德《政治學》（*Politics*）一書所頌揚的「公民道德」，構築出一個非基督教和實行共產集體制度的城邦國家。摩爾透過文學的虛構手法，將概念和理想納入「旅行敘事」的架構中，假托一名老水手拉斐爾·希適婁岱（Raphael Hythloday）的海外見聞，以描述烏托邦內的典章制度。烏托邦由封閉的空間和封閉的體制所構成，地理上是孤懸於海外的海島，拒絕與外界溝通，外人入境必須由烏托邦人領航方得進入，「自我」與「他者」的分野嚴明。希適婁岱讚揚它是舉世無雙的國家體制，理性、秩序、位階嚴謹、公有共享、自給自足、壓抑個體而推崇集體，為考量本國利益也主張殖民主義。摩爾創作《烏托邦》的主旨，不僅在藉理想國度表達對於未來的憧憬和嚮往，更在傳達對於現實的諷喻和批判。歸納西方經典烏托邦文學的文類特質主要有：一，關注大我的宏大敘事而非小我的心靈抒寫，多懷抱濃厚的人世情懷，思考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未來；二，多採用遊記形式開展敘事，以獨特的虛構筆法，透過旅行者同時也是發現者，描繪理想國度的種種美好處；三，旨在傳達對於未來的憧憬和嚮往，和對於現實的批判和諷喻；四，封閉的空間結構是烏托邦存在的前提，它往往存在於孤絕的、神秘的地理位置而不與「他者」往來；五，時間向度方面，有向前看（前瞻式）和向後看（回顧式）兩種形式。且為了要保持其完善狀態的永恆不變，烏托邦文學內部的時間往往是靜止不動的。¹⁷⁴

漢語中的「烏托邦」一詞，源於嚴復譯註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 *Evolution and Ethics*（《進化論與倫理學》，1894年）、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 *The Wealth of Nations*（《國富論》，1776年）。嚴復譯註：「烏托邦者，猶言無是國也，僅為設想所存而已。」（《天演論》，1897年）；「烏托邦，說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瑪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烏托邦，島國名，猶言無此國矣。故後人有言有甚高之

¹⁷⁴ 宋美瑋：〈中譯《烏托邦》：臥遊虛訪摩爾的理想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9卷1期（2007年），頁110-119。

論，而不可施行，難以企至者，皆曰此烏托邦制也。」（《原富》，1902年）嚴復譯註大抵在強調烏托邦作為「烏有之邦」的虛構性，卻失落了作為「樂土美地」的理想性。此外，嚴復譯注中還載記：「中國謂之華胥，而西人稱之曰烏托邦」（《原富》）。¹⁷⁵此一比附之說，則已召喚出平行於西方烏托邦傳統而專屬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烏托邦傳統。先秦《詩經·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誓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道盡人民不堪壓迫而將自尋樂土的願望。《列子·黃帝篇》記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反映作者對於無為而自然自化的理想國度的嚮往。此外，東晉陶潛（365-427）的〈桃花源詩并記〉更成為中國古代烏托邦文學的經典。〈桃花源記〉：「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並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詩〉更言「秋熟靡王稅」，「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在在指涉桃源實為世俗化的人間樂土，彷彿遠古夏商民歌〈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再現，洋溢著對於遠古盛世的緬懷追念，彷彿時間倒流並靜止在遠古農耕時代，自然天成，自給自足，民風淳厚質樸。然而，隨著朝代更迭，桃源主題與意識亦與時俱變地呼應著時人的集體需求：或沾染道教色彩而演化為仙鄉樂園；或與佛教結合而變成佛門智慧的桃源淨土；或與現實世界的名山勝地相連結而成為舒展身心、化解衝突的自然天地。

清代具有烏托邦色彩的小說有：李汝珍（1763?-1830）《鏡花緣》（1828年）中的「君子國」；梁啟超（1873-1929）《新中國未來記》（1902-1903年，未完）、陸士諤（1878-1944）《新中國》（1910年）的「新中國」；吳趸人（1866-1910）《新石頭記》（1905年）中的「文明境界」；海天獨嘯子（本名生平不詳）《女媧石》（1904-1905年，未完）的「女子國」；荒江釣叟（本名生平不詳）《月球殖民地小說》（1904-1905年，未完）中的「月球世界」；旅生（本名生平不詳）《癡人說夢記》（1904-1905年，未完）中的「鎮仙城」等。雖然「烏托邦」的內涵和

¹⁷⁵ 嚴復譯註「烏托邦」相關引文，《天演論》部分轉引自顏健富：〈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3期（2005年11月），頁107。《原富》部分，轉引自周黎燕：《中國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書寫》，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07年，頁4。

面貌會因歷史情境與時代特色而有所衍異，但作為人類永恆的心靈原鄉，烏托邦始終扮演著終極理想的精神指標。它可以有效補償人在現實存在中的挫折和困頓並提供精神慰藉；更可幫助人們克服自然惰性和對於現實困境的消極默認，從而為人類社會提供走向理想境界的可能性和創造性。「烏托邦」此一召喚人類終極關懷與集體需求的特質，實深刻貼近老大帝國日薄西山下晚清知識分子的心理需求；加上中國既有的桃源、樂園、蓬萊等文學傳統的記憶召喚；復以西方文化強勢刺激下新民族國家的想像方興未艾。遂相激相盪，形成晚清風行一時的烏托邦敘事的風潮。

本章論文將以晚清跨界旅行小說中的烏托邦想像為考察主題。為便於論述開展，將從晚清跨界旅行小說中擇取六種文本，根據主題內容和書寫特色進行分類闡釋和分析。就其共同點而言：六者皆屬「想像共同體」的大敘述，是晚清小說家們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烏托邦想像。就相異處而論，根據烏托邦內涵、面貌的不同可分別為三組：其一，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新中國》，二者皆透過「未來完成敘述」，寄理想於未來完成的新中國想像。其二，吳趸人《新石頭記》、海天獨嘯子《女媧石》，二者皆源於頑石補天神話，是寄理想於現代新桃源的想像。其三，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與旅生《癡人說夢記》，是寄理想於海外樂園、月球殖民地的想像。將透過脈絡式的文本細讀，探討、歸納並分析晚清跨界旅行小說所呈現的文類特質，與作品所投射的晚清文人的集體關懷與文化想像，彰顯晚清烏托邦文學的獨特樣貌。本論文指涉的「跨界」，除了旅行移動中跨越國界的「真實空間」之外，還包括跨越虛實之間的「虛構空間」，如烏托邦，以及「異質空間」，即傅柯所謂「差異空間」或「異托邦」(heterotopias)、霍米·巴巴、索雅所謂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例如殖民地、租界等。因此，本章也將藉助文化地理學與空間理論，以考察、詮釋並彰顯文學作品也是社會、文化文本的特質。

第一節 預見新中國：《新中國未來記》與《新中國》

結束曇花一現的維新運動（1898年）、被迫流亡日本期間，梁啟超戮力於創刊辦報、鼓吹革新，既能振聾發聵又能掌握輿情視聽，頗有引領風騷、左右社會之力。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報刊，挾輿論界驕子之姿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揭舉「小說界革命」的大旗後，晚清小說創作與譯著出現空前繁盛的景象。1906年，吳趸人在《月月小說》中就任公「新小說」影響概述：「吾感乎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

小說，幾乎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¹⁷⁶其實，中國人的嗜讀小說，本不待晚清才始，否則清初康熙皇帝也無須下達查禁小說的聖諭：「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證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讀小說淫辭，荒唐俚鄙，殊非正理。」¹⁷⁷惟梁任公登高一呼，不僅切中時弊，還召喚出中國士大夫的經世懷抱與「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順勢逆轉了小說「荒唐俚鄙，殊非正理」的汙名形象，賦予新小說「新民」與「改良群治」的時代任務。「小說為國民之魂」、「政治小說為功最高」（〈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年）、「二十世紀開幕，為吾國小說界發達之濫觴」、「二十世紀開幕，為吾國小說界騰達之燒點」、「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年）等抬舉小說的口號，不只是「大話」或「理想」，而成為風行草偃、蔚為奇觀的「現實」。

尤可注意的是，就晚清社會國家的劇變與新中國未來小說的蜂湧現象合而觀之，頗能印證美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的論述。安德森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除了有土地、人民和政府外，更需要透過集體想像形塑出一套「大敘述」（grand narrative），藉此作為國民對民族國家產生認同的依附。他視民族（nation）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想像」是形成群體認同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想像的共同體」不是「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事實」。使這種想像成為可能的，首先便是認識論上的先決條件——表現在宗教、王朝以及神諭式觀念的沒落，這三者構成的「神聖的、層級的、與時間相終始的同時性」的舊世界觀在人類心靈中喪失了霸權地位，人們才有可能開始想像「民族」這種「世俗的、水平的、橫斷時間的」共同體。其中，18世紀初興起的兩種想像形式——小說與報紙，為「重現」（representing）民族這種想像共同體提供了技術的手段。（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41-61）

證諸晚清社會種種翻天覆地的劇變：外患與內亂的頻仍和危殆感，嚴重衝擊、瓦解了王朝的神聖性。隋唐以降，延續千百年之久的科舉考試宣告壽終正寢（1905年），崩解了士為四民之首的階級優勢，泯除了雅俗之分。加上西學東漸，達爾文進化論、域外小說的譯介和風行，導致晚清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產生革命性變化，時間觀、空間觀、世界觀和國族觀等等，均迥異於傳統。政權的瀕臨解體，思想文化

¹⁷⁶ 吳趸人：《月月小說·序》（第1年第1號，1906），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1997年，頁187。

¹⁷⁷ 轉引自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2003年，頁16。

的解放，加上印刷、媒體的推波助瀾效應，在在為晚清提供了「想像共同體」的溫床。因此，在時代風會與應時之亟的相互激盪下，大大釋放了想像力，也膨脹了小說的承載力。新小說創作儼然成為一種救贖之道，既能徵諸現實、補史之闕，又能虛擬未來、寄托理想。對於個人、社會、國家皆能產生心理和精神上的療救效果，自然而然便造就出一番眾聲喧嘩、花團錦簇的文學奇觀。晚清小說家們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知識洗禮與域外小說的想像刺激之下，既無法解脫當下政局的混亂和苦痛，不如透過小說的樂觀想像以放眼未來、寄托理想，遂衍生出晚清小說中大量的未來想像。其中，以描寫「未來已完成」的「想像的共同體」為小說內容的主體，充分展現晚清小說家藉小說探索未來出路、描繪未來發展的想像。在小說結構上往往發展出雙時空結構，過去或現在總是和未來形成強烈對比。相對於傳統歷史小說「無可逆轉」的時間設計，可以透過想像而以「未來完成」的姿態，達成「拯救過去」、「預見未來」的效果，既可寓托晚清作家的改革理想，還可表達作家與時間競逐的渴望。本節將以晚清跨界旅行小說中的「未來敘事」為考察主體，文本採擇以提倡小說界革命、鼓吹「新小說」創作，有承先啟後之功的示範型人物——梁啟超的未竟之作《新中國未來記》為先，再繼之以陸士諤的續作《新中國》，藉以勾勒出晚清新小說家們想像共同體——新中國的藍圖願景及其敘事模式的特色。

一、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

《新中國未來記》¹⁷⁸署名飲冰室主人著，平等閣主人批，原載於《新小說》報刊，發表於清光緒 28 至 29 年（1902-1903 年），標為「政治小說」，為五回未完稿，後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僅前四回。1912 年民國元年，梁任公 40 歲，結束 14 年海外流亡生活而從日本返國。在同年 10 月 22 日發表題為「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演講中，梁氏自道寫作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心路歷程：

猶記曾作一小說，名曰《新中國未來記》，連登於該報（按：即《新小說》）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國號，曰「大中華民國」；其理想的開國紀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名曰「羅在田」，第二代大總統，名曰「黃克強」。當時固非別有所見，不過辦報在壬寅年（按：即 1902 年），逆計十年後大業始就，故托言「大中華民國」祝開國五十年紀念，當西歷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開國紀元，乃恰在今年也。羅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按：光緒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湉），言其遜位也；黃克強者，取

¹⁷⁸ 章培恆、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新中國未來記》，南昌：百花洲文藝，1996 年。

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此文在座諸君想尚多見之，今事實竟多相應，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按：即 1903-1904 年）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¹⁷⁹

任公演講中津津樂道地談及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對新中國開國紀年設為 1912 年、國號「大中華民國」，以及二代大總統「黃克強」與革命英雄黃興（1874-1916）姓字暗合等與現實匪夷所思的巧合，直呼「若符讖然，豈不異哉！」然而，理想與現實最大的差異是——建國方法、國體政體，與任公求溫和、不事激烈的理想大相逕庭。現實中新中國的建國方法為體制外的激進革命而非體制內的溫和改良，國體政體是民主共和而非君立立憲。因此，梁氏費詞不少地說明其理想主張的時代背景和原因。

（一）創作動機：寓托未來敘事，鋪陳理想政治

作者的著述意識往往主導其創作方向和敘事策略。梁啟超既志於發表政見，以裨益於中國前途，又稱其小說為「政治小說」、「理想小說」，內容自然呼應梁氏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想，因此，《新中國未來記》是一部鼓吹以君主立憲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小說、政治小說，更是一部想像未來新中國的烏托邦小說。梁氏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緒言》坦承不諱：「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明白揭示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為文動機與宗旨——專欲發表個人政見、商榷國計，以就正於愛國君子。因此，文中著墨甚多、篇幅最長的就是孔覺民的演說「中國近六十年史」，以及小說主人公黃克強與同為愛國青年的李去病，兩人各持君主立憲派、革命共和派立場的數十回往復論辯和問答。

¹⁷⁹ 梁啟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1912 年 10 月 22 日），引自龍騰世紀電子書庫梁啟超作品集，<https://millionbook.net/mj/liangqichao/000/086.htm>，2013 年 2 月 15 日讀取。

作者將小說當下的時空措置於未來時間——「西曆二千零六十二年¹⁸⁰，歲次壬寅，正月初一，正係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會議成，各國全權大臣在南京」。(《新中國未來記》，頁 7) 空間背景——正在上海舉行的萬國博覽會會場。透過全國教育會會長、京師大學文學博士「孔弘道字覺民」在博覽會論壇進行一場名為「中國近六十年史」的演說，述說自光緒 28 年(1902)以降，將近六十年的中國維新史。於是，藉由演說者的追溯，小說開始以倒敘法鋪敘建國前十年的維新史。小說主人公「憲政黨」創黨人黃克強，偕同門「李去病」為求新學而出國環遊三大洲，與兩人學成歸國途中論及時局而大開舌戰的歷程。隨著遊歷的步履所及，小說開啟兩人四十多回合的旁徵博引、冗長舌戰。黃君傾向溫和漸進改良國政，李君力陳激進革命建立共和國，最終李君被黃君說服。返鄉途中，兩人積極考察國情民氣並廣結民間志士，企圖尋找適合中國體質的救國良方、打造具有中國特質的理想國。惟具體建國的細節歷程卻付諸闕如，小說僅著墨於愛國青年黃克強與李去病對建國路線的往復論辯(即前建國史)，與新中國盛世下孔覺民在維新五十年大典的演說六十年維新史。

其實，梁啟超曾為自己擬定一系列「政治小說」的寫作計畫，《新中國未來記》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其餘尚有《舊中國未來記》，以及《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國》)兩部。梁氏自道：「政治小說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論皆以中國為主，事實全由於幻想。」其政治小說寫作計畫中的《舊中國未來記》旨在「敘述不變之中國，寫其將來之慘狀」；而《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國》)則「專為發明地方自治之制度，以補《新中國未來記》所未及。」故小說內容假設二百年前有一群中國人，因不堪虐政而相率航海，遁於一荒島，孳衍發達而成為彷彿歐美第一等的文明國。其人又不忘祖國，卒助內地志士完成維新偉業。¹⁸¹緣此，《新中國未來記》實為梁任公的「理想派政治小說」，亦即為寄托其政治理想、想像未來新中國的烏托邦小說。可惜，非但另兩部姊妹作未能問世，就連《新中國未來記》也無疾而終。王德威教授推論梁任公不僅首篇新小說力作旋告夭折，連計畫寫作也無以為繼的原因為：一，梁啟超顯然對中國獲得政治文化至高地位的路徑有些猶疑，

¹⁸⁰ 作者此處的西元紀年疑有錯誤。揆諸小說記載孔覺民的「中國近六十年史」演說講題，內容提及「從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講起，講到今年壬寅，……這六十年，算是中國存亡絕續的大關頭……」按西洋紀年換算可知，所謂中國近六十年維新史的起點光緒二十八年(按：1902年)，加上六十年應為西曆「1962年」，且維新建國元年既為1912年則「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年也應該是西曆「1962年」而非為文中所載的「2062年」。

¹⁸¹ 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4號，1902年)，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60-61。

因而成為未竟之作。二，1903年（按：《新中國未來記》連載發表的第2年），當梁啟超開始質疑革命存在的理由時，他對於小說的熱忱就消失了。（1915年梁任公〈告小說家〉：「近十年來社會風習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謂新小說者階之厲？」）¹⁸²

（二）旅行敘事：留學英法德，西遊取經後返國效力

和康、梁二人同樣出身廣東的小說主人翁黃克強（按：革命志士黃興實為湖南長沙人），其父為積學儒師，中日甲午戰役後，見中國前途將有巨變，遂遣送黃君連同得意門生李去病同往英國留學，亟思學成返國效力。從光緒乙未年（1895年）二月起程，黃、李二人同入「惡斯佛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今譯：牛津大學），黃君主修「政治法律生計等學科」，李君主修「格治哲學等學科」。兩人本屬寒士，皆賴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完成學業。

就在黃、李二人初步完成學業，準備返國前夕得知戊戌六君子流血殉國，自忖：「我們要替一國人做預備工夫，必須先把自己的預備工夫做到圓滿」，「今日回國運動，就是竭盡心力，也不能大成到怎般田地。」於是，兩人決議再赴德、法等國留學，「一則廣集寰宇的智識，二則實察世界的形勢」（《新中國未來記》，頁24-26），於是黃君入德國柏林大學，李君入法國巴黎大學。又逢庚子事變（即1900年義和團之亂）發生，德國公使在中國遇害，德國報章媒體「一味蠻狂」，滿紙「豚尾漢，黃猴精」等惡罵。黃君按捺不住愛國熱情，在第一時間爭取為中國發聲，在國際媒體以英、法、德文發表文章，詳論義和團事變起因於「民族競爭的勢力刺激」、「歐洲諸國侮我太甚」（《新中國未來記》，頁26-27）。黃、李兩人卒業後一起遊歷歐洲諸國，至光緒壬寅年（1902年）年底從俄羅斯聖彼德堡搭火車返抵中國。

小說大篇幅著墨於黃、李二人的論戰，透過兩位愛國青年反覆論辯救國之道及箇中利害。最終主張溫和漸進、立憲救國的黃克強以理服人，說服了代表激進革命立場的李去病，黃克強也從創黨立憲循序完成新中國的改革理想。

（三）新中國想像：建黨、立憲、富強三位一體

小說伊始即透過孔覺民在上海萬國博覽會論壇的演說，開宗明義地揭示：新中國的建國，來自建黨、立憲、富強三位一體的密切關係。從物質建設到精神建設，

¹⁸² 王德威：〈小說作為「革命」——重讀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中國現代文學》第26期（2014年12月），頁1-22。

從振衰起弊到中國崛起，無非不是「憲政黨」的功績。而「憲政黨」的特質——最溫和的，最公平的，最忍耐的，最廣大的，最平等的，故能「同聲一呼，天子動容，權奸褫魄」。(頁 12-15) 回顧「憲政黨」以庚子事件的刺激做為維新建國的「預備時代」，歷經各省自治的「分治時代」，到「憲政黨」主導的「統一時代」、「殖產時代」、「外競時代」，以迄於今的「雄飛時代」。在「憲政黨」的轉移風氣和擘畫帶領之下，中國一步步穩健地邁向維新成功後的「新中國盛世」。(《新中國未來記》，頁 10)

孔覺民演講中還提及新中國在教化百姓、改造國民的施政方面，特別強調民德、民智、民氣為立國之本。其中民智還容易開發，民氣還容易鼓勵，獨有民德最難養成。在黃克強創立「憲政黨」以前，「中國根本不算是有人道的世界」，孔覺民引述時人所作詩歌為證：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裡且睡覺。……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作工，他開洋行我細崽。……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赴湯火蹈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繼仆。……奴才好，奴才樂，奴才到處皆為家，何必保種與保國。(《新中國未來記》，頁 53)

孔覺民回憶當時正在日本東京留學，「讀到這處，不知不覺就淌下眼淚來。說到：中國是亡定了，不亡於外國之憑陵，不亡於政府之頑舊，只是這四萬萬沒心肝，沒腦筋，沒血性的人民，昏作一團，才是亡到盡頭。」(《新中國未來記》，頁 21-23) 所幸憲政黨創始人黃克強糾合民間志士，抱持捨身為國的態度：「非有人地獄的手段，不能救眾生。不過在地獄裡的生活，要步步留些神便了。」(《新中國未來記》，頁 84) 黃克強還主張：「政治進化是有個一定的階段，萬不能躡等而行。」，「我總是愛那平和的自由，愛那秩序的平等」，「說到平和方法，總不外教育、著書、作報、演說、興工商、養義勇這幾件大事業；或者遊說當道之人，拿至誠去感動他，拿利害去譬解他，要等一國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愛國的心腸，曉得救國的要害，這機會就算到了。」(《新中國未來記》，頁 42-45) 終於，「憲政黨」在黃克強領導下為新中國奠定了富強的基礎：「現在的中國國民銀行、東西輪船公司、南洋輪船公司、西藏金礦公司、九江製陶廠、湖州新綢緞大廠、天津製絨廠、製酒廠，豈不是現在第一等商務，為一國富源的嗎？那一件不是由憲政黨創辦起來！」(《新中國未來

記》，頁 20-21)

(四) 書寫特色：勇於推陳出新，引答問、史傳、遊記、烏托邦敘事入小說

梁啟超曾經多次為文大力鼓吹「小說界革命」，並發表他的小說觀。¹⁸³實繼承中國古代文以載道傳統，復吸納日本及歐洲先進國家的小說觀，加上作為輿論界驕子、有左右社會之能力，故能標舉「新小說」旗幟，促成晚清小說創作的異常蓬勃。故梁啟超小說觀的最大貢獻與影響即在於提高小說的地位、促成晚清小說的發展。惟任公志不在作小說家，而旨在為政治服務，故流亡海外為政論家，返國後旋即成為政治家。藉小說寄托政治理念和理想，可惜未能落實小說創作留下任何完整作品。

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編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饜讀者之望矣，……其不喜政談者乎，則以茲覆瓶焉可也。」(《新中國未來記》，頁 5-6)

前引《新中國未來記·緒言》實展現任公自覺陷入文體特殊——「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編累牘，毫無趣味」，有別尋常小說、無以滿足讀者期待的危機。就《新中國未來記》的傳統淵源與敘事結構而言，小說核心主旨聚焦所在的第三回「論時局兩名士舌戰」，籠罩在黃克強與李去病的問答詰難中，即所謂「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餘言」。回末的總評中平等閣主人將本回比附於西漢桓寬(生卒年不詳)的《鹽鐵論》一書，並譽之「文章能事，至是而極」：

彼書主客所據，都不是真正的學理，全屬意氣用事，以辯服人，此篇卻無一句陳言，無一字強詞，筆墨精嚴，筆墨酣舞。……彼書往往不跟著本題，動輒枝橫到別處，此篇卻是始終跟定一個主腦，絕無枝蔓之詞。……每讀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確，顛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覺得別有天地。……字字根於學理，據於時局，胸中萬千海嶽，磅礴鬱積，奔赴

¹⁸³ 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民國 91 年 6 月），頁 309-338。論文第二節「梁啟超的小說觀」（頁 312-330）析論詳瞻精當，文中按發表順序列示梁任公討論小說文章計有下列九篇：1.《變法通議》〈論幼學〉中論「說部書」的一段文字（1896）；2.〈蒙學報、演義報合敘〉（1897）；3.〈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4.《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1899）；5.〈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6.《新中國未來記》〈緒言〉（1902）；7.〈新小說第一號〉（刊於《新民叢報》）（1902）；8.〈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刊於《新民叢報》）（1902）；9.〈告小說家〉（1915）。

筆下故也。……此篇論題，雖僅在革命論、非革命論兩大端，但所徵引者，皆屬政治上、生計上、歷史上最新最確之學理，……又豈徒有益於政論而已。（《新中國未來記·總評》，頁 58-59）

不論上述比附評比是否公允，值得注意的是：評述中點出「引問答體入文」的文學史淵源，並提示思考「引問答體入小說」的意義。《鹽鐵論》是西漢宣帝時桓寬整理漢昭帝始元 6 年（公元前 81 年）召集御史大夫桑弘羊與朝臣們公開辯論鹽鐵政策的論戰實錄，共集成六十篇，紀錄雙方反覆辯駁詰難。這種遠自西漢的實錄性、問答體的古代散文，居然和晚清「新小說」相提並論。陳平原教授提醒：小說評論者要我們把小說當對話體論文讀，「新小說」的議論自有其迷人之處，不能等同於傳統小說後的「異史氏曰」或「有詩贊曰」，其迥異於傳統處在於：

「新小說」家自信別有心得，以竊火者的姿態傳播新知，真的以「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不像傳統小說的故事外加作者的評述，「新小說」家更習慣於化身為人物，借小說人物的言談表達作者的理想，拋棄沿用上千年的說書人腔調。……最重要的，作家不是為故事找教訓，而是為「議論」而編故事。¹⁸⁴

陳平原教授肯定「新小說」家轉化中國古代散文家「引問答體入文」傳統，而大膽「引問答體入小說」：能超越傳統小說說書人套式，化身小說人物達成新小說家輸入新學、宣達理念的目的。陳平原更認為歷來學者們「只肯定其政治熱情，而否認其藝術價值」，這「頗不公平」。他從有功於推動傳統小說敘事結構的轉變，來肯定「新小說」家們雖然不成功，但勇於嘗試的創新和努力：「不再以情節而是以議論為構思的中心」、「敢於向中國讀者審美趣味中最頑固的部分——以情節為結構中心——挑戰」、「『新小說』家引答問入小說，成就不大，且有不少流弊，但仍有所開拓，不失為一種悲壯的失敗」。¹⁸⁵

再者，陳平原還提出「新小說」家們引「史傳」入小說與引「遊記」入小說的現象，來補充並詮釋「新小說」的傳統淵源。¹⁸⁶他認為「史傳」之影響中國小說，可謂源遠流長，不限文言或白話，也不限文人或民間創作。宋人趙彥衛評唐人小說：

¹⁸⁴ 關於陳平原教授研究晚清新小說家對傳統文學的創造性轉化部分，主要集中在氏著下編的第五到第七章，詳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2003 年，頁 180。

¹⁸⁵ 同前注，頁 184-185。

¹⁸⁶ 同前注，頁 211-222。

「可見史才、詩筆、議論」，「這裡的『史才』並非指實錄或史識，而是敘事能力。」自司馬遷立《史記》紀傳體，發展歷史散文寫人敘事的藝術手法，確實為小說描寫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樣本。於是後代評點小說也常出現兩相比附的評語，例如金聖歎贊《水滸》勝似《史記》，毛宗崗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因此，以小說比附史書，有助於提高小說的地位，早就是古人慣用的作法。至於「史傳」之影響中國小說，大體上表現在「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實錄的春秋筆法，以及紀傳體的敘事技巧。」而「真正最能體現『新小說』家取法『史傳』傳統的，是其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以小人物寫大時代的結構技巧。而正是這一點，既促進也限制了中國小說敘事角度的轉變。」¹⁸⁷

以《新中國未來記》來說，作者確實有強調「實錄」精神，以至於在小說中加上「著者案」作補充說明，以取信讀者。在小說第四回中記載黃、李二君趁遊學歸國之便，到俄人租界地旅順口、大連灣遊歷一番，藉看俄國的經營方略。只見到處都是俄國哥薩克兵、俄國字和俄國貨幣，簡直到了俄國一般，並透過在地中國店主的說詞，揭露俄人苛刻暴虐的情形，與俄國擴充駐防艦隊、經營東方的野心。作者分別以三處「著者案」強調內容千真萬確，絕非杜撰：「以上所記各近事，皆從日本各報紙中搜來，無一字杜撰，讀者鑒之。」（《新中國未來記》，頁 69）、「此乃最近事實，據本月十四日路透電報所報。」（《新中國未來記》頁 73）、「此段據明治三六年一月十九日東京《日本》新聞所譯原本，並無一字增減。」（《新中國未來記》頁 75）

此外，在「新小說」引遊記入小說的部分。陳平原強調：小說經由人物的遊歷，以見證大時代的「旅人」為目擊者或旁觀者，引領出歷史事件和社會背景，小說便可突破傳統小說的全知觀點，改採第三人稱限制觀點來敘事，即促進了小說敘事角度的轉變。然而，「史傳」亦「阻礙」了這種轉變的完成，「新小說」作家們志在「補史之闕」而往往半途而廢地拋下視角人物，轉而大寫歷史事件，成了「準歷史小說」而重回全知敘事觀點。「遊記」除了記行程、錄見聞，還可以抒發感懷和議論，但山水人事總得隨著旅人的足跡和耳聞目睹方可以入文，倘若紀錄的不是真實的遊歷而是擬想的遊歷，那就是一篇「遊記體小說」。晚清的「新小說」群中，確實出現許多行色匆匆，不絕如縷的旅人形象和旅行敘事，即所謂的「遊記體小說」或「旅行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確實有藉小人物來演述「中國六十年維新史」的用心，透過

¹⁸⁷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14-215。

黃、李二君的遊學西方和歸國途中順便遊歷中國的旅途見聞，藉以鋪陳歷史事件和社會背景，但礙於才寫五回就輟筆，雖然採取第三人稱限制敘事，「道聽途說」地填充了不少「實錄」，可還未到拋下主人翁而另行開展全知敘事就無疾而終了。檢視《新中國未來記》的殘篇來看，作者引「遊記」入小說，只是敘事結構上鋪陳情節的方便，小說著力描寫的乃是人世變局而非自然山水，因此在人物和自然描寫方面乏善可陳，而只專注於「闡發議論」，這自然和作者「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的創作動機息息相關，或許這也是「史傳」傳統的影響大於遊記文體所致。

域外小說對於《新中國未來記》的影響部分。康、梁師徒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交情匪淺，任公在 1895-1896 年間曾任李提摩太秘書。夏志清教授推測《百年一覺》對於梁啟超撰寫《新中國未來記》應該有所啟發。李提摩太譯自愛德華·貝勒彌（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小說《百年一覺》（*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¹⁸⁸一書（1894 年上海廣學會出版），標誌著晚清時期西方科幻小說首次被引介到了中國。作者藉由未來主義的修辭模式所提倡的思想，例如民族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中央官僚制，以及工業大軍等，必定給晚清維新派人士留下深刻印象。¹⁸⁹

旅美學者王德威教授更強調此書對於梁啟超等晚清作家的影響，主要在於「示範了一種新的修辭語法——未來完成式敘述。」而「未來，作為一種敘述形式和小說主題，是晚清科幻故事中最引人的題目之一。」有別於中國傳統歷史小說的非常依賴歷史性的話語來達到合理性和逼真的效果，轉變關鍵在於晚清知識分子開始接

¹⁸⁸ 《百年一覺》（*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原文直譯應為《回顧，2000-1887》，該長篇小說於 1888 年在美國波士頓出版即成為暢銷書。曾於 1891 年 12 月至 1892 年 4 月以《回頭看紀略》為題，刊載在《萬國公報》上，譯者署名析津，為該書中譯本最早引介至中國。《百年一覺》為 1894 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為李提摩太節譯的譯作。小說內容敘述一位長期為失眠症所苦的青年朱利安·威斯特（Julian West），在 1887 年被醫生催眠治療後進入昏睡狀態，卻因房子失火而被埋入地底，直到 2000 年才被發現。沈睡 113 年的青年，被李德博士喚醒後發現已經置身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美麗新世界，進而在李德博士的引導之下，到處參觀並提出詢問與答覆。那是一個均富大同的新世界：私有財產制取消，一切按勞動分配。全國男女都由國家義務教養到 21 歲，每個人都按個人選擇和才能而分配職業。職業無貴賤，所得報酬都是一樣，每人在 45 歲就可以退休並安享餘年。科技進步帶來生活的全面電子化和自動化。社會無階級之分，男女平等，家庭仍是社會基礎。處處安全豐足，沒有犯罪，沒有軍隊。陳平原將《百年一覺》與福爾摩斯偵探案（1892-1897 上海《時務報》刊出）、《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 年福州刊行，林紓翻譯），並列為「開啟『新小說』三個重要的故事類型，而且代表了『新小說』家學習外國小說敘事時間的三種傾向和三個階段。」詳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2003，頁 39-40。

¹⁸⁹ 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民國 91 年 6 月），頁 317。

受「進化論」的說法，「相信事物可以直線的方式推衍，甚至朝著單一自明的結果前進。……直線的、前進式的時間觀，與傳統循環（或後退）的時間觀頗有不同。」¹⁹⁰任公在《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1896年）論及《百年一覺》：「亦小說家言，懸揣地球百年以後之情形，中頗有與《禮運》大同之義相合者，可謂奇文矣。」；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演說中提到：「《百年一覺》，美國作家所作，乃是烏托邦小說。」因此，筆者以為：《百年一覺》該書內容所虛擬揣想的理想新世界與《禮運》大同之義相合，才是吸引志在成為「政治家」的梁氏側目的所在。

筆者認為：以梁啟超的小說觀來檢視飲冰室主人的小說創作，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顯而易見。任公藉佛法為喻而提出小說四力說——薰、浸、刺、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入；後者自內而脫出，為佛法之最上乘也。又從心理學角度詮釋小說之為體，其易入人；小說之為用，其易感人，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嗜小說。以此推演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說始！」（〈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年）無庸置疑的，任公創作小說的動機和宗旨，的確是出於新民與改良群治的需要，在文以載道的創作指導下並不妨害小說的價值。而小說作為文體，似乎最易感動人心、最易發揮影響力。然而小說的影響力能否發揮，歸根結柢，還是得回到小說能否讓讀者接受。誠如任公自知的敘事結構失衡與挑戰讀者閱讀慣性：不煩費詞地著墨於黃李二人多達四十多回合的論戰，固然出於論辯救國之道及箇中利害的現實需要，卻也造成小說文體的四不像——似小說而非小說，似史傳而非史傳，似論著而非論著，讓作者擔心讀者難以接受的疑慮。畢竟，文學是感動的藝術而非說教的藝術。如果讀者無法接受、不忍卒讀，又遑論小說四大影響力的發揮？此即任公小說觀與創作實踐的根本矛盾，恐怕也是任公對新小說失去信心和興趣的主因；加上任公個人的政治猶疑和現實齟齬——激進革命共和？溫和君主立憲？難怪新小說創作半途而廢、無以為繼。然而，卸除小說的實用價值，陳平原教授提醒：「只肯定其政治熱情，而否認其藝術價值」，這「頗不公平」。他從有功於推動傳統小說敘事結構的轉變，來肯定《新中國未來記》等新小說，雖然不成功但勇於嘗試的創新和努力。總之，呼應個人「新小說觀」而嘗試寫作「政治小說」的梁啟超，藉《新中國未來記》的發表，提出洋溢樂觀與美好憧憬的、未來的、理想的新中國願景。可惜卻未能畢其功，只留下徒知「過去」的舊中國、「現在」的新中國，卻省略最重要的改造「過程」的描寫。但是，任公確實發揮了左右社會的能力，開啟了晚清最後十年風起雲湧的新中國未來想像，透過「新小說」成為凝聚「想

¹⁹⁰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2003年，頁383-389。

像共同體」的寄托，為建立新中國提供了多元版本的建國藍圖和方案。

二、陸士諤《新中國》

《新中國》¹⁹¹一名《立憲四十年後之中國》，題為「青浦陸士諤雲翔撰」。書共十二回，成書於 1910 年。作者陸士諤（1878-1944），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名守先，字雲翔，號士諤，亦號雲間龍、沁梅子等。先從朱家角名醫唐純齋習醫，父死後來滬謀生，行醫之始並以小說鬻文療饑，後以醫學和小說名於當時。《雲間珠溪陸氏譜牒》稱其精於醫，負文名，著有《醫學南針》、《加評溫病條辨》等醫書十餘種，並有《清史》、《劍俠》等說部百餘種。1944 年卒於上海，得年 66。陸與元配李友琴感情甚篤，因病卒於 1915 年，得年 35。《新中國》小說主人翁「陸雲翔」，「雲翔」正是作者本人的字，其中的好友「李友琴女士」即取名於原配妻子。李友琴尤嗜讀陸士諤小說，為陸氏的小說寫序云：「性嗜小說，尤嗜新小說，尤嗜雲翔所著之新小說。非有所私，雲翔之小說，實足動我目也。」¹⁹²

（一）創作動機與旅行宗旨：濁酒澆塊壘，夢遊新中國

陸士諤將小說時空設定於「宣統 2 年正月初一日」（按：即西元 1910 年），主人翁陸雲翔趁年節餘暇，以陳年花雕佐讀〈項羽本紀〉，酒後入夢，來到未來時空下——即 41 年後的「大清宣統 43 年正月十五日，西曆 1951 年 2 月 27 號，禮拜日。」正逢新中國立憲四十年大祝典之日¹⁹³，正由新中國主導，大會二十三國於北京，並議決成立「弭兵會」於天津、「萬國裁判衙門」於北京，推舉我大皇帝為弭兵會會長。驚覺眼前世界煥然改觀的陸雲翔，在好友李友琴女士的導覽之下，一則聽好友補敘成功改造「新中國」近四十年的歷程；一則跟隨好友腳步，循序參觀新中國的種種建設成果。不禁感嘆「這四十年來吾國的進步，真是從古未有的。」（《新中國》，頁 34）只可惜好夢易醒，小說主人公最後被門檻絆跌後驚醒，卻仍然深具信念地寄理想於未來：「休說是夢，到那時，真有這景象也未可知。」「我把這夢記載出來，以為異日之憑證。」（《新中國》，頁 98）

¹⁹¹ 見《新中國·出版前言》，收入陸士諤著：《新中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

¹⁹² 田若虹：〈青浦陸士諤家世生平考辨〉，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1NR5FsUFQbUJ:www.biw.n...>，2010 年 8 月 11 日讀取。

¹⁹³ 此處「今朝，是新中國立憲四十年大祝典」之說，疑作者算法有誤：按第一回作者所述「今年是宣統 43 年——大清宣統 43 年正月十五日西曆 1951 年 2 月 27 號……，宣統二年……發起籌還國債……，到了宣統 8 年（即 1916 年）召集國會，始為立憲國……。」故應至宣統 48 年 1956 年方為立憲四十年，而非文中所載的大清宣統 43 年西曆 1951 年。

(二) 情節內容：新中國想像

首先是宣統 2 年（1910 年）由愛國志士發起籌還國債，工商士庶群起響應，兩三年後全數償清國債，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緊接著集資成立大公司，從外國人手中收回鐵路礦務經營權，開辦國家銀行，使工商業發達起來，如今「全世界無論哪一國，所用各東西，幾乎沒有一樣不是中國貨」。關鍵首在「均富之道」，即勞資雙贏互惠，才是繁榮工商、均富民生的首務。鑑於歐美各國資本主義發達而造成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導致仇富心態、均貧富運動「像江湖流水般滋潤浸灌，沒一處不流到，弄得富室人人自危。」所以特思改良妙法。「賺了錢，除掉開銷，攤做四六兩分。廠主取六分，經理人取一分，其餘三分，辦事人與工人公拆。所以，吾國的工人，差不多個個都是小康了。」女士進一步說明：「歐洲人創業，純是利己主義。只要一個子享著利益，別人餓煞凍煞，都不干他事。……我國人創業，純是利群主義。福則同福，禍則同禍，差不多已行著社會主義了，怎麼還會有均貧富風潮？」（《新中國》，頁 34-36）

到了宣統 7 年（1915 年），專科學院的教育趨於完善，人才備出。新中國的青年才俊「蘇漢民」所發明的「催醒術」和「醫心藥」，徹底令沈睡的國人為之甦醒，使久陷沈疴痼疾的國家獲得療治，中國終於得以擺脫「病夫國」的譏諷。不僅國勢民風丕變，更令世界刮目相看，造成外國人紛紛來華留學，如今漢文漢語，幾乎成為「世界的公文公語」。而為求除務惡盡，並杜絕惡人復現，蘇漢民還另造「善惡表」可測出人心之善惡真偽；發明「除惡藥」，可將潛伏在內的惡根性排出體外，將來可望把刑律和裁判衙門一併廢除了。另外，還對於體育非常講究，在學校廣泛教授拳棒、游水和兵式體操，並不因為昔年的拳匪之亂，導致四百兆賠款，造成民窮財盡而因噎廢食了。女士說明：「因為那拳棒一學，是吾國的國粹，矯健便疾，遠非他國所能及。戰鬥起來，短兵相接，全靠著手腳便疾。不會拳棒，怎麼能夠制勝？洋槍、大炮，只能夠攻打遠敵呢！」（《新中國》，頁 26）

至於富強中國的關鍵，即是改良政體，成為立憲國。宣統 8 年（1916 年）皇帝下旨召集國會、成為立憲國，從此官民平等，一概納入憲法保護，並且陸續收回租界、廢除領事裁判權。如此一來，「外人僑寓在吾國的，氣焰頓時消滅了，與吾國人民一般地納稅，一般地遵守中國法律。……吾國閩、粵兩幫人，僑寓在南洋群島、新舊金山各處的，也與歐洲各國人一般的享著權利了。」（《新中國》，頁 14）同年還成立了南北洋海軍，海陸軍軍力全球第一，一舉提高國防實力，獲得國際認同並

取得主盟地位。而今朝（按：即宣統 43 年，1951 年 2 月 27 日）正逢新中國立憲四十年大祝典之日，正由新中國主導大會二十三國於北京，議決成立「弭兵會」於天津、「萬國裁判衙門」於北京，推舉我大皇帝為弭兵會會長。接著看到施放煙火的綺麗景觀：「只見空中有無數東西在那裡飛舞，有龍，有蛇，有鳳，有鶴，有蝶，有蜂，一對對的，盤旋飄蕩，五色縵爛，好玩的了不得。……又連放上十多個煙火，卻都是鐵甲兵輪樣式，龍旗飄蕩。那船上，還都標著字：『南洋海軍』、『北洋海軍』。」原來是在演述甲午中日之戰，藉煙火施放不僅可與民同樂，還可寓教於樂地提醒居安思危，莫忘國恥。「我們中國在四十年前，土地、人民不是占著全球第一位置麼，為甚弄得委靡不振呢？可知『怠、惰、驕、傲』四個字壞的了。」（《新中國》，頁 58-59）

此外，拜科學昌明之賜，民生相關的物質建設皆大幅改善。交通運輸方面，地底電車、跨江鐵橋、水行鞋、空中飛車與飛船等，四通八達，暢行無阻。在路政改良上，雨街之設，既利便行人並能美化市容，「雨街，就在店舖的背後，上覆著琉璃瓦，通光而不漏雨。旁立木柱支撐著，晴閉雨開，專有人管理的。」（《新中國》，頁 22）果見通明透亮，地上潔淨無塵，沒半點水漬。又見車中人已坐滿，乘客見女士沒有座位，忙著起身相讓。這般謙謙君子的禮讓行為，更讓陸雲翔驚嘆「吾國人竟這樣的文明，無怪要雄冠全球呢！」（《新中國》，頁 25）。又見一座很大的鐵橋，跨著黃浦江，直築到對岸的浦東，陸雲翔不覺大驚。李友琴說道：「宣統二十年（1928 年），開辦萬國博覽會，為了上海沒處可以建築會場，特在浦東闢地造屋。那時，上海人因往來不便，才提議建造這橋的。現在，浦東地方已興旺的與上海差不多了。」（《新中國》，頁 24-25）尤其不可思議的還在各行各號都看到女子就業管賬的身影，李女士的解釋是：「為因女子氣靜心細，弄賬沒有錯誤，比了男子，勝過多倍呢！……現在，新發明的事業多得很。那發黃騰達的各種事情，依舊都要男子去幹呢！女子心性雖然靈敏，軀幹究屬柔弱。強悍活潑，怎地比得上男子！」（《新中國》，頁 39）

總結陸士諤《新中國》中締造新中國盛世的富強之道為：先工商繁榮後，改善人民生計和國家財政；召開國會，成為立憲國，對內官民平等，對外爭取平等互惠，收回喪權辱國的外國租界和廢止領事裁判權；藉由教育和科學雙管齊下，改造國民體質和提高國民知能。循序以進，內外並濟，遂能富強國力，進化文明，開千古未有之盛治。其中作者特別警覺並關注了勞資對立的社會問題，並從經濟和心理角度提出「勞資雙贏」的解決之道；主張兩性平權和社會分工的性別意識，鼓勵女子走出家門，參與社會；更標榜保存國粹，莫忘國恥。凡此種種，不可不謂思維進步。

尤其新中國在上海開辦萬國博覽會一事，更被視為成功預見了百年後的 2010 年中國崛起、轟轟烈烈主辦上海世界博覽會。¹⁹⁴雖然比起小說的設想時間 1928 年，延遲了 82 年。此外，《新中國》中所呈現的上海都市風貌：集地下、地面和空中於一體的宏偉都市交通網，跨江大橋橫跨黃浦江兩岸，黃浦江底還鋪設了過江隧道，電車可以快捷地直行浦東，開發後的浦東完成了華麗轉型。陸士諤有關上海的城市預言，在百年後的「盛世中國」似乎均已成現實，凡此種種，皆成為眾口交譽、讚不絕口，而不得不佩服他那「超凡的預見力」。

(三) 書寫特色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1902 年)，藉小說預言立憲維新中國——繁榮富強，百業俱興，萬國來朝，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並且在上海主辦大博覽會，凡此種種，皆成為陸士諤《新中國》的藍本。相較於同是寄救國理想於未來敘事的《新中國未來記》，後出的《新中國》(1910 年)幾乎認同並承襲了梁氏的政治理念，而後出轉精地在理念之外，以更多的敘事細節補實梁文的空白。透過人物對話——新中國的引導者「李友琴女士」與來自舊中國的旅人「陸雲翔」之間的問答，以及隨著遊歷而移步換景時所見聞的人物和景物描寫，也填補了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的空缺，並進行兩個時空之間的過渡和銜接。二者雖然同樣是著眼於新中國的未來敘事，以未來完成式的敘述方式，倒敘由舊而新的演化過程。

雖然在小說情節主軸——政治理想多承襲梁氏理念，惟敘事結構表現方面卻頗有差異。《新中國未來記》以傳統小說第三人稱的敘事角度，開卷便落在新中國的時空，透過世博論壇上孔覺民的演說來倒敘新中國六十年的維新歷史，並演述黃、李二君遊學西方與返回中國後戛然而止的旅程。《新中國》則透過舊中國的陸雲翔因醉酒而進入新中國的夢境，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引遊記入小說，在另一女性人物

¹⁹⁴ 2010 年中國轟轟烈烈主辦世界博覽會，會場設在黃浦江兩岸的上海市區。活動宣傳大張旗鼓，熱鬧非常。2009 年 10 月 1 日《歐洲時報》刊文〈百年預言看新中國六十年〉，加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世博國際論壇開幕式發言：「1910 年一位叫陸士諤的青年創作了幻想小說《新中國》，虛構了一百年後在上海浦東舉辦萬國博覽會……」。經由中國世博當局及港臺媒體不斷轉述：陸士諤《新中國》精準預見中國將於百年後的 2010 年主辦世博會。於是，此一說法甚囂塵上。中國人終能剷除沈積近兩個世紀的國恥，藉由上海世博向世界宣達「中國崛起」的事實，至此現實世界的中國，和小說虛構的中國，彷彿形成巧妙而美麗的連結。然而，覆按陸士諤小說文本，小說雖問世於 1910 年，但第三回中清楚載示「宣統二十年（按：即 1928 年），開辦萬國博覽會」，得以證明：小說中陸士諤設定主辦萬國博覽會的年度是 1928 年，而非現實中國主辦上海世博的 2010 年。部分論者和媒體湊合：陸士諤《新中國》小說出版於 1910 年、小說中提到中國在上海舉辦博覽會、2010 年中國主辦上海世博等三項元素，不察小說內容，遂附會成「陸士諤《新中國》精準預見中國將於百年後的 2010 年主辦世博會」，其實此一錦上添花的巧合說，純屬美麗的「誤讀」。

的帶領、遊歷和對話之下，鋪陳未來新中國的發展經過，透過場景的描繪和人物的對話，讓讀者有與主人翁同遊夢境之感。最後再以唐傳奇小說沈既濟（750?-797?）〈枕中記〉「黃粱一夢」¹⁹⁵的敘事手法而離開夢境，重返當下舊中國的時空，並留下夢中所見的記錄。因此，就敘事結構而言，陸氏雖然受到梁任公小說、西方科幻小說譯作「未來敘事」的啟迪，卻自覺地沿用了傳統章回小說的回目，並嫁接了唐人傳奇的敘事手法，這從第一回「三杯濁酒塊壘難消，一枕黃粱乾坤新造」的回目命名，即可清楚了解作者的創作意識。亦即作者實以「舊小說」的酒瓶——白話章回小說的回目、文言傳奇小說的敘事手法，盛裝「新小說」的新酒——寄托理想政治、科幻奇想的新中國想像，再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

除了敘事內容明顯有詳略不同之外，陸士諤還增添更多《新中國未來記》所沒有的「科幻想像」，具體呈現在新中國的物質文明方面。陸士諤對於「醫學救國」的奇幻異想，一方面承襲晚清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之病」的集體思考，一方面也呼應了陸氏個人身為漢醫的專業本位。根據中國學者譚光輝研究顯示，自中英鴉片戰爭揭開中西衝突序幕以至五四運動為止，知識分子對於國勢危殆的集體焦慮，恰成正比地反映在現代小說的疾病隱喻上。「疾病主題的大量出現，並不是開始於五四小說，而是古已有之，而疾病作為社會文化隱喻大量在小說中出現，卻是開始於晚清，並在民初小說中達到高峰，在五四小說中成熟並走向多元化。」¹⁹⁶繁榮商務、革新政治制度、改善國民教育、昌盛科學技術，這是身兼漢醫和小說作者的陸士諤所提出的藥到病除的「醫國處方」。其中促進工商、革新政治、教育等主張與梁啟超前作頗相契合；至於科學發明、醫學奇藥的異想天開，和物質文明大躍進的科幻想像和書寫，早於《新中國》5年、發表於1905年的吳趸人《新石頭記》，更是發揮得地淋漓盡致。至於陸氏對於上海的城市想像，雖與作者個人豐富的想像力、淵博的科普知識有關，卻也不可忽略晚清新派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內涵與晚清新小說的書寫趨勢，陸士諤只是前有所承、就地取材地將對於物質文明的科幻想像，建築在其熟

¹⁹⁵ 唐沈既濟傳奇小說〈枕中記〉，係以第三稱敘事觀點，文言寫作而成，記唐開元7年有盧姓書生窮愁潦倒於邯鄲旅店中，遇得神仙術的道士呂翁而相談甚歡。其時旅店主人正炊煮黃粱飯，盧生睏疲之時，呂翁薦枕以助眠，並許諾盧生將得償宿願，盡享榮華富貴。果然，盧生在入夢之後，娶名門貴媛、舉進士、累官至宰相而至壽終正寢。夢醒後，發現仍然置身在旅店，店主所炊黃粱飯猶然未熟，盧生驚訝自道莫非適才所歷榮華富貴，俱是幻夢一場？呂翁對云：「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盧生撫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故事後來即濃縮為成語「黃粱一夢」。詳見陳萬益、王國良等編：《歷代短篇小說選》，臺北：長安出版社，1986年，頁121-123。

¹⁹⁶ 譚光輝：《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80。

悉的現實居住地上海。

建立在當時西方既有的科學成就及推理知識上，以科學與幻想結合而成的富於科幻奇想的情節內容，檢視晚清小說實不可勝數。魯迅（1881-1936）早在 1903 年即刊出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小說《月界旅行》（*De la Terre a la Lune*, 1865 年）的中文譯作，並在〈辨言〉中表示：「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於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¹⁹⁷晚清小說家徐念慈（1875-1908）也說：「月球之旅遊、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學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進化者也。」¹⁹⁸在晚清小說家、翻譯家們對科學小說一致推崇、讚譽有加的肯定之下，科學小說的譯介與創作推波助瀾、蔚為風氣，科學想像遂全面滲透在晚清小說之中。舉凡遊歷冒險所在的烏托邦、惡托邦、月球、太陽、星際、地心或海底，都出現在晚清小說的空間狂想裡；更遑論各式各樣的科技產品，如飛天氣球、潛水艇、電動飛車和可以凌波微步的水靴等等物質文明，更透過想像而落實在小說創作中，成為預言人類未來或國族願景的遐想。旅美學界王德威有言：科幻小說在晚清作者和讀者間的極度風行，遂使科幻狂想成為官場、狎邪之外，最受歡迎的寫作題材；並在其論著中逕以「科幻奇譚」（*science fantasy*）一詞取代「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而「旨在強調晚清小說這一文類的混雜特性」。¹⁹⁹王德威所謂的「科幻奇譚」，雖然有來自西方科幻小說的影響，但中國傳統神魔、志怪小說的特性依然發生作用。它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統合了兩種似不相容的話語：一是有關知識與真理的話語，一是夢想與傳奇的話語，而在遠離現實、無稽之談的表象之下，也必然包括它以迂迴筆法，投射了晚清的現實危機。

筆者以為，魯迅《月界旅行·辨言》（1865）特別強調西方的「科學小說」和中國傳統的「志怪小說」的大不相侔，其差別關鍵在於想像是否有科學根據，亦即「必洽學理」，「侈為詭辯者比」。而王德威所謂「科幻奇譚」的說法，一方面力求表達晚清小說中的「科學小說」，其實未必如魯迅一廂情願所預期的，可單純地從域外移

¹⁹⁷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日本：東京進化社，1903），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 67-68。

¹⁹⁸ 徐念慈（題「覺我」撰）：《小說林》緣起（《小說林》第 1 期，1907），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 72。

¹⁹⁹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29-335。

植現代的科學的進化的思維，而不沾染中國傳統落後的詭辯思維；另一方面則是發現晚清小說家所採取的是創造性轉化、相互協商妥協的方式，實結合了西方現代的科幻小說和中國傳統志怪神魔傳奇小說，而別有異樣啟示——在新、舊認識論交接之際，「科學」的概念還顯得陌生與不自然，科幻奇譚適足以凸顯其中的齟齬與妥協，也正因此，「現代性」的感覺油然而生。王德威此一觀察和闡釋，誠頗有見地。仔細尋繹、分析晚清新小說中的「奇幻元素」，除了在時人推動「科學與進化」的前提下，以西方科學作學理包裝外，其實骨子裡總還是暗渡陳倉地吸納了傳統神話傳說的話語內容。如陸士諤《新中國》的奇幻遐想誠然以西方的科學想像作包裝，其實明顯過渡了唐人傳奇的手法；吳趸人《新石頭記》則直陳來自《鏡花緣》、《莊子》的啟發；《女媧石》則沾染了女媧神話；《月球殖民地小說》則偷渡了月宮傳說；旅生《癡人說夢記》則嫁接並改造了秦始皇遣道士徐福海外尋仙的傳說。至於反映此敘事策略的創作心理，或許是藉傳統話語可以將陌生事物合理化，便於說服讀者接受；也或許是基於捍衛中國文化的潛意識作祟，遂不甘向獨占科學和文明之名而來自西方的「賽先生」俯首稱臣。

第二節 再造新桃源：《新石頭記》與《女媧石》

上節探討並分析了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與陸士諤《新中國》透過「未來完成敘述」，寄理想於未來完成式、預見式的新中國想像的烏托邦敘事。本節將繼續開展另一類型的新中國想像的烏托邦敘事，即《新石頭記》（吳趸人）與《女媧石》（海天獨嘯子），二者皆源於頑石補天神話，是寄理想於現代新桃源的烏托邦敘事。在進入個別文本的探討之前，將先扼要回顧並梳理中、西方烏托邦敘事傳統的兩次歷史性交會，再鋪陳中國烏托邦文學的經典之作——陶潛〈桃花源記并詩〉的敘事結構與內容特色，以便作為開展晚清烏托邦敘事中的新舊桃源想像比較的論述前景。

中、西方的烏托邦傳統，兩者乍視為平行發展的兩大系統，各有各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脈絡，卻緣於歷史的偶然和應然，彼此曾經兩度進行短暫的交會，豐富了各自的文化想像與理想追求。早在 16 至 18 世紀歐洲主導的西方世界，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1450-1600）、地理大發現（15-17 世紀）和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18 世紀初至 1789 法國大革命）之際，中國就曾經被動地進入了西方的烏托邦視野，作為文化「他者」而參與了西方價值的「自我」的形塑。這是中國被動參與西方烏托邦傳統的首度歷史性交會。而在 19、20 世紀由歐美主導

的帝國主義和現代化運動中，西方則以強勢而優越的姿態闖進了晚清中國的烏托邦視野，參與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此即西方強勢進入中國烏托邦傳統的再度歷史性交會。本節將先行陳述中、西方烏托邦敘事首度的歷史性交會²⁰⁰，以作為爾後論述晚清二度歷史性交會的參照對象。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將古典主義落實到世俗生活，將柏拉圖的《理想國》從歷史記憶中解放出來；地理大發現則滿足了人們對於異域烏托邦的嚮往，使「理想國」變成可能存在的現實。因此，結合旅行探險與發現烏托邦的地理大發現，為西方迎來了烏托邦想像繁盛的時代。著名作品如：摩爾的《烏托邦》（1516年）、《新大西洋島》、《基督城》及《太陽城》（1623年）等，都描述了一個旅行者所意外發現的人間樂園。其共同特徵有下：其一，在地理位置上，它們都位在遙遠、神秘的東方海上。其二，就領導階層和政治作風而言，所有的烏托邦都由一個絕對公正而智慧的哲人王及其領導的文化菁英集團所統治，大多具有開明專制的政治作風。其三，烏托邦社會呈現高度理性、集體化和秩序化的傾向，公共權益高於個人權益。其四，道德與知識教育被視為維護社會秩序、保證正義和公理的基礎。其五，烏托邦社會的經濟生活，反對私有財產與奢華浮靡，崇尚勤儉與勞動，傾向共產主義與清教徒生活。其六，烏托邦作為一個終極的理想，是一個完美無缺，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國，因此無需任何改變，必須維持封閉的、平靜的與超穩定的社會狀態。

1583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來到中國，1601年在大明首都北京城建立了第一個耶穌會的據點，他和他的繼承者的書信，成為歐洲最權威最全面的中華帝國的第一手資料。1615年比利時人尼古拉·金尼閣神父（N. Trigault，1577-1628）以拉丁文翻譯、出版了《利瑪竇中國札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書中詳細介紹了傳奇的中華帝國，它既出現在「烏托邦」可能的地理位置上，其政治和社會狀況也幾乎完足具備了烏托邦或理想國的一切特徵。因此，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傳教士、哲學家們不斷地將中華帝國想像為哲人王統治的道德政治理想國，即所謂「孔教烏托邦」，甚至被思考成西方社會進行文化批判和變革的參照對象。1661-1672年間，法國出版了代表哲學家孔夫子思想的經典作品《論語》、《大學》、《中庸》。啟蒙運動到來，學者們所標榜的理性至上與人文主義的理想，在中華帝國的想像中得到了現實的印證。當時歐洲最偉大的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建議將中國的康熙大帝視為

²⁰⁰ 本節前言有關中、西方烏托邦敘事首度歷史性交會的脈絡、內容與引文，詳周寧著：《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武漢：湖北教育，2000年。

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應該學習的典範，並大力讚揚康熙是「一位史無前例的偉大君主」²⁰¹。著名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Francois-Marie Arouet，又名 Voltaire, 1694-1778）則斷言：「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崇拜得五體投地，至少也得承認他們帝國的治理是世界上最前所未有的最優秀的……」、「歐洲王公及商人們發現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²⁰²作為乾隆皇的歐洲仰慕者，伏爾泰還用詩句來熱情歌頌未曾謀面過的中國哲人王：

偉大的國王，你的詩句與思想如此美好，請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遠別來吾邦，黃河岸邊有整整一個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國之中，你的詩句總是如此美妙，但要當心巴黎會使你的月桂枯黃……²⁰³

在西方啟蒙運動的感召下，哲人們深信如果歐洲君王都像中華大帝一樣，柏拉圖的理想國就不再只是烏托邦了。只是好景不常，隨著探險者的航道而來到中國，代表歐洲帝國的征服者們，讓中華帝國的理想國和烏托邦傳說，至此成為一則幻滅的神話。也開啟了大清盛世結束後的 19 世紀 40 年代迄 20 世紀初的晚清之際，中西方烏托邦敘事的二度歷史性交會。

作為中國烏托邦文學的經典〈桃花源記并詩〉，在歷來學者分別自不同的研究進路接力耕耘的積累之下，已經開展出紛繁而豐碩的研究成果。²⁰⁴其中有從歷史實證角度來考察「桃花源」空間地理的真實指涉，有從文學虛構的角度，亦有結合宗教、神話和心理學角度來闡發並詮釋作者的思想構成與內涵，以及作品的深層結構與意義內涵。在此將綜合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以考察中國經典桃源想像的特色，俾便爾後進行文本探討時可以相互對照，並突顯新舊桃源想像的特色與異同。論者認為〈桃花源記并詩〉實陶淵明心中樂園境界的寄托，陶氏以真摯的藝術靈魂，返回本真自然的天性，完成了生命終極關懷的回歸。陶氏樂園亦即桃花源，並非指向道教仙境，更非政治烏托邦，而是超越是非、名利、生死、主客，歸命於無名無為、任真自足而遙契道家的自然樂園。樂園不在非人間的彼岸或奇幻的遠方，它其實就在自然中的人間，是天人和諧的現世樂土。〈桃花源記〉中曾藉桃源人物自道身世：「先

²⁰¹ 周寧：《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頁 134。

²⁰² 同前註，頁 139-140。

²⁰³ 同前註，頁 138-139。

²⁰⁴ 本節關於中國烏托邦文學經典陶潛〈桃花源記并詩〉的論述內容，詳鄭文惠：〈新形式典範與共同體圖景〉，收入氏著《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頁 175-234。賴錫三：〈〈桃花源記并詩〉的神話、心理學詮釋——陶淵明的道家式「樂園」新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 32 期（2008 年 3 月），頁 1-40。

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在此作者交代了桃花源的由來。〈桃花源詩〉則歌詠了桃源中人的生活樣態：「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它根本反映出陶氏對於政治本質即具有暴力和剝削傾向的揭露和批判，正因為「來此絕境」、「與外人隔絕」，方可將政治隔離在外，並能「奇蹤隱五百」，恆久保持帝力染指不到的自然田園之樂。陶淵明承繼了《老子》小國寡民、雞犬相聞和老莊自然主義、準無政府主義的天民觀，甚至遙契上古時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無為而任真、自然而自在的樂園想像。此一理想精神實可由淵明其他詩文中得到呼應：「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詩〉第二十），「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璞含真。」（〈勸農〉），「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五柳先生傳〉）²⁰⁵

從作為人類永恆的理想追求、廣義的樂園範疇來看，陶淵明的桃花源似乎可以和柏拉圖的理想國、摩爾的烏托邦並置同觀，其相通之處都是透過想像虛構所形塑出來的理想境界。然而或基於個人政治、信仰和文化的殊異，其類型又可大別為²⁰⁶：一，神話宗教性樂園，如仙鄉、天堂、極樂世界等。二，歷史政治性樂園，如大同世界、理想國、烏托邦等。前者基本上有超歷史或前歷史傾向，其樂園多具遠古性、超越性、出世性，甚至奇幻性質，企圖超越政治和歷史，以進入超理性的神聖時空。後者則是要透過歷史的進步和理想的政治，以朝向理性的秩序時空，其樂園具有前瞻性、未來性、現世性和絕對理性等特質。至於陶淵明式的自然樂園，較接近神話範圍下的自然回歸，但是去除出世性和奇幻性，視政治為暴力，歷史為苦難，故有解放政治和歷史，回歸自然的傾向。

一、吳趼人《新石頭記》

《新石頭記》²⁰⁷先發表於《南方報》（1905年8-11月連載）題名「老少年」撰，標為「社會小說」，後由上海改良小說社於1908年出版單行本，署名「我佛山人」撰，標為「理想小說」，共計四十回。「老少年」、「我佛山人」皆吳趼人（1866-1910）

²⁰⁵ 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1999年，頁35、142、421。

²⁰⁶ 賴錫三：〈〈桃花源記并詩〉的神話、心理學詮釋——陶淵明的道家式「樂園」新探〉，頁26-29。

²⁰⁷ 吳趼人著，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新石頭記》，哈爾濱：北方文藝，1998年。

別號。本名吳沃堯，字趺人，廣東南海人，曾居佛山鎮，故號「我佛山人」。出身書香門第，曾祖父進士出身，歷任福建按察使、湖南巡撫、湖廣總督等職。父親任浙江候補巡檢，卒於官。13歲入讀佛山書院，17歲喪父，家境窘困，絕意仕途。1884年（18歲），隻身赴上海謀生，任江南製造局抄寫員達14年之久，閒暇時寫作投稿。1897年（32歲）起，先後轉任多家報刊雜誌主筆，結交小說家李伯元（1867-1906），此後致力小說創作，文名日盛並成為職業多產作家。1910年因氣喘病逝上海，得年45。小說題材廣闊，形式多樣。《新石頭記》屬新小說、長篇科幻小說、理想小說；長篇章回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903-1905年於《新小說》連載至45回，1906-1910年由上海廣智書局陸續出版單行本8冊108回）被譽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另有歷史小說、偵探小說、滑稽小說等。²⁰⁸

（一）創作動機與旅行宗旨：藉鳴不平，酬補天之願

小說起筆於當初女媧煉石補天，那三萬六千五百塊都用了，卻單單遺下一塊未用，日後修成了「通靈寶玉」。歷練過人世間兒女私情後的「賈寶玉」，雖回到大荒山青埂峰下重新修行，卻始終抱憾「未曾酬我這補天之願」。置身異於前世《紅樓夢》中的新時空，脫胎換骨後的賈寶玉不再只務「兒女私情」，而是肩負時代使命，興起經世濟民的念頭。賈寶玉二度入世，卻驚覺人事已非。巧遇舊僕焙茗後，兩人遍尋不到金陵寧國公、榮國公府第，原來時代已是「大清光緒26年西曆1901年」。主僕二人遂一起取道上海，望京城出發，遊漢口、武昌等內地大城，沿途經歷「野蠻之國」、「黑暗世界」，讓寶玉倒足胃口、險些遇害。興起前往薛蟠邀訪的「自由村」，卻意外先有山東之遊。不料，主僕因盜匪洗劫而分道揚鑣，寶玉在迷途摸索中進入「文明境界」，在「老少年」的導覽下，展開一場嘆為觀止的奇幻之旅。孰料，「文明境界」的創建人「東方文明」，竟是「甄寶玉」，於是「賈寶玉」的補天之願又成了虛願，遂決定搬到文明境界的自由村居住，而「通靈寶玉」也搬到文明境界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老少年見洞口豎著一塊峨嵋怪石，生得玲瓏剔透，正面鑿刻一篇「絕世奇文」，約有十二三萬言。老少年抄了下來，改成演義體裁，純用白話，以冀雅俗共賞，取名就叫《新石頭記》。奇文後面載錄了一首歌曰：「悲復悲兮世事，哀復哀兮後生。補天之術兮歲不我與，群鼠滿目兮恣其縱橫。……氣鬱鬱而不得抒兮吾寧暗以死，付稗史兮以鳴其不平。」（《新石頭記》，頁322）吳趺人還在小說中借賈寶玉之口，揭示個人的「旅行觀」，並評議晚清風行的、扭曲的遊歷觀：

²⁰⁸ 吳趺人評傳，2018年11月17日，百科故事網，<http://www.niaoleiba.com/reveal/rxnv.html>，2018年12月19日讀取。

我聽見他們動不動說到外國遊歷，不知遊歷了有什麼益處！最奇的是每一個人遊歷，便有一部遊歷的日記。……其中所記的，於人家的政治、風土、人情、物產都沒有，內中縱有一二，也是說的模稜得很，……又復一味的誇張外國如何繁華，如何美麗！……他有畫地球工夫，何以不畫了一國的山川險要來？……有遊歷的工夫，何以不考求了他那製造之法來？遊了這麼一遍，費了盤纏，費了時日，費了精神，到底有什麼益處！……試問那一班遊歷的，自己中國地方，他到過幾處，通了幾省的言語？所以我說遊歷中國比遊歷外國要緊。……遊歷之法，要遍歷各府、廳、州、縣、細細的考察各處風土人情、民間疾苦、地方利弊、農礦出產，一一都要寫了日記，並准他附記條陳辦法。……你看官民還有隔膜的麼？如此一來，地方還有不治的麼？（《新石頭記》，頁 166-167）

上述內容顯示，晚清的遊歷行為與中國傳統已出現大異其趣的現象：海外遊歷有凌駕國內遊歷的趨勢；地圖成為晚清海外旅行遊記中的重要配備；炫奇式地參觀現代化工廠與設施、誇張不實的炫耀異國風物，甚至充斥文化主體性喪失的焦慮。在在透露出晚清知識分子正經歷現代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共謀，在現代科學（即所謂新學）的文明洗禮下，習焉而不察的附帶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的權力滲透。這些崇洋媚外、自我矮化的扭曲現象，實彰顯了旅行、知識、權力三者共構，沆瀣一氣的事實。傅柯提醒：「地圖」作為權力、知識的工具，17、18 世紀的旅行家和 19 世紀的地理學家，事實上是帝國的情報收集者，他們收集和繪製那些殖民者、戰略家、貿易商可以直接利用的資訊。

（二）野蠻世界：老大帝國的醜陋景象

1、光怪陸離的上海租界

寶玉在上海遇見負氣離家、販貨行商的大舅子薛蟠，見識到薛蟠所說的：「上海與別處不同，除卻跑馬車、逛花園、聽戲、逛窯子，沒有第五件事。縱使有，也不過是附庸在這四件事上頭了。」（《新石頭記》，頁 38-39）目睹上海的洋人洋物當道，充斥一批仰洋人鼻息並沾沾自喜的洋奴，不禁義憤填膺，憂國民憂。他憎惡洋行買辦柏耀廉（諧音「不要臉」）的趨炎附勢、崇洋媚外，怒斥「簡直不是人類」、「不肖子孫」、「下流輕賤的東西」（《新石頭記》，頁 58-59）。甚至還口不擇言地直斥為「那吃糞媚外的奴隸、小人」，足見作者對失格媚外者的深切痛惡。（《新石頭記》，頁 324-325）

憂心街頭洋貨充斥的寶玉，卻對新學求知若渴。他遍遊製造局廠，甚至潛心學起英文來，廣求新學新書和洋文，冀能充實淑世救國的能力。有別於守舊派的一概視洋物為「奇技淫巧」，寶玉主張：「巧而有用的，便不叫淫巧；巧的無用、徒然取悅耳目的，才叫淫巧呢。……街上那些電燈、煤氣燈，照得同白晝一般，那個做法豈不是極巧？」（《新石頭記》，頁 73-74）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物質文明大舉入侵通商口岸，一方面帶來中國傳統社會開放、豐富的契機；一方面則破壞中國社會的穩定，造成巨大衝突和影響。寶玉對於西方物質文明充斥上海，以及部分上海華人的沈淪，充分顯露一代知識分子對於文化、道德與家國的深沈焦慮。而其對西方文明所採取的亦拒亦迎、不卑不亢的選擇性接受的態度，實展現對固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對外來先進文明的開放態度。

2、身處「野蠻之國」、「黑暗世界」的悲哀

停留北京城期間，寶玉遭遇義和團拳亂與八國聯軍的掠奪，拳匪色厲內荏，醜態畢呈。事變之後，寶玉離開「頑固蔽塞」的北京城。與伯惠同赴湖北、遊歷漢口，讓寶玉感嘆：「真是百聞不如一見，那個骯髒勁兒，我看倒可以算得天下第一！」（《新石頭記》，頁 145）續往武昌逛黃鶴樓、卓刀泉，到漢陽登晴川閣、遊伯牙台，吊禰衡、魯肅墓。碰巧旁聽了武昌城裡當權有勢的督撫司道的課堂演說，寶玉直言不諱的評論「他所演說的都是笑話！」並駁斥其中謬誤，不料半夜旋遭押解下獄，險些命喪黑牢，幸得伯惠相救脫厄。無端在北京遭遇拳亂，又在武昌領略了官場奇橫之禍後，寶玉深感身處「野蠻之國」、「黑暗世界」的悲哀。

（三）文明境界：寄托孔教烏托邦的理想

寶玉在迷途中「只見遠遠的祥光萬道，瑞氣千條，那祥光之中，隱隱現出一座牌坊」（《新石頭記》，頁 172），牌坊外題著「文明境界」四字，牌坊內卻是「孔道」二字，因「老少年」之邀而入內參觀，就此展開一場文明境界的奇幻之旅。心悅誠服、嘆為觀止的寶玉，最後拜訪了此境的創建人「東方文明」（複姓東方名強字文明），始恍然大悟原來此人竟是前世和他同名同貌的「甄寶玉」，如今已先他而成就了功名事業，酬得了「補天之願」，寶玉遂打算落腳此境。

1、物質文明：東方本位結合高超科學，堪為文明世界師

小說洋洋灑灑鋪陳了作者對於新中國物質文明的創造性想像，尤以科技和物質

文明的躍進，最令人目不暇給、嘆為觀止。惟吳趸人在小說中處處不忘提醒讀者：科技始終來自傳統與理想，「古人小說多半是載神鬼之類，每每談及善惡，謂善人頂上有紅光數尺，惡人頂上有黑氣圍繞。又說人有旺氣，有衰氣，……不過是個理想而已，既有此理想，便能見諸實行。」（《新石頭記》，頁 175-176）

訪客入境「文明境界」，首先接觸的就是能夠驗明訪客文明或野蠻的「測驗性質鏡」。人的性質善惡一測瞭然，可防患於未然，杜絕性質野蠻的訪客並扼阻野蠻行為的發生。此外，因應當時中國與西洋時間制度的不同，不應削足適履、盲從西人的鐘錶計時制度，故發明了符合中國民情習俗的「司時器」。此舉無疑是象徵了中國人從西方人手中取回「時間主導權」。此外，巧奪天工的「製造天氣機」，可藉科學方法以改善天候，適時「驅寒」、「釀雪」、「釀雨」，令境內不再有旱澇發生，使百姓免於天災的肆虐。（《新石頭記》，頁 178）

至於攸關民生問題的食衣住行等方面，更是力求透過科技改良和研發以便利於民。大醫家東方德發明了飲食改良之法，將食物萃取成營養精華液，透過中央廚房，經濟又衛生地經送食管輸送至百姓家，可避免料理飲食的費事費時，更可提高消化吸收功效。居住環境方面，主張屋舍應該因地制宜，不必一味地模仿西人而盲目追高。地小人稠，才有高樓的需求，「可笑一班鼠目寸光之輩，不問來由，唯視高樓為文明建築的指標，真是令人作嘔。其實我們地大足以容人，何必要樓房呢？」（《新石頭記》，頁 185）。至於能源的取用，「地火」（即今所謂「天然氣」或「瓦斯」）較煤炭乾淨，能減少空氣污染，而「文明境界」更是全面以地火取代煤炭，所以此地十分潔淨。「不比那野蠻國，無論通都大邑，家家都有開火爐的煙囪，還有那製造廠的大煙囪，鬧了個煙霧騰天的世界，他還自己誇說文明，還有人崇拜他的文明呢！」（《新石頭記》，頁 186）作者不忘譏刺盲從西人之弊，並已預警刻不容緩的環保問題。空中運輸方面，以取象於鳥的「電動飛車」為主，「《鏡花緣》說什麼周饒國能做飛車，以為不過是個理想，能說不能行的。誰知到了今日，果然實有其事。」「可笑那歐美的人，造了個氣球，又累贅又危險，還在那裡誇張的了不得，怎及得這個穩當如意呢？」（《新石頭記》，頁 198-201）。地底運輸方面，則以「電動隧車」為主，地下車站周邊還發展出地下商城。除了空中及地下交通的突飛猛進外，還有正在研發試驗中，能夠水面行走的「水靴」。

大醫家東方德幼年專攻中醫，學成之後復考究西醫，捨短取長，卓然成家。驗病所內的精密儀器：驗骨鏡、驗髓鏡、驗血鏡、驗筋鏡、驗臟腑鏡，「這些鏡子都是

東方德和華自立兩位竭瘁精力，創造出來的。此刻還在那裡研究兩種新器：一種是「驗氣鏡」，專察驗通身呼吸之氣；一種是量聰明尺與及灌入聰明的法子。將來這個新法出現了，就可望合境沒有笨人了。」（《新石頭記》，頁 192-194）作者托詞小說人物，申明能治病的不算是醫生，只能算是病人的僕役；是真醫生，務要醫得通國人都沒有病，才算是「醫國好手」。有賴於平常飲食就有卻病駐顏之功，加上醫學科技高明，「文明境界」內的老者，沒有一個不返老還童。導致寶玉竟誤判老少年及東方文明家族等人的年齡，將「生得方面大耳，神采飛揚，八字黑鬚，英姿爽颯」實際年齡已「一百四十歲」的老少年，看成「頂多不過四十內外罷！」作者還藉小說重申改良後的中醫較西醫更勝一籌，企圖扭轉捨本逐末、盲目崇洋的陋習，「可笑世人鼠目寸光，見了西醫便稱奇道怪，又復見異思遷。」（《新石頭記》，頁 315）

寶玉在陸軍督都西門子掌等人的引領下，與老少年一同觀賞陸軍大操演，又駕飛車至海面觀看水師演習，至非洲獵大鵬，坐潛艇入海裡戰電魚、探南極奇景。科技先進帶動武器研發的精良，「文明境界」的物質文明幾達出神入化、與天爭功之境地，舉凡槍砲彈藥、戰船潛艦無不俯視諸國。更發明了行軍神品——可以仁心仁術，生擒敵軍的「蒙汗藥水」，不像那殘忍之國，刻毒心思做成氯氣炮，造成慘重傷亡。然而，儒家本色的「東方文明」志不在以武力「霸天下」，而是以仁心仁術「王天下」。他生平的大願是：「組織成一個真文明國，專和那假文明國反對，等他們看了自愧，跟著我們學那真文明，那就可以不動刀兵，教成一個文明世界了。」（《新石頭記》，頁 304-305）

2、精神文明：千古盛治，情願「文明專制」

物質文明已達登峰造極、俯視諸國的「文明境界」，始終以科技改良生活，造福人群為唯一考量。如此，科學技術與物質文明方不致被過當的野心欲望所挾持，甚至淪為陷溺人性、麻木人心的幫兇。至於「文明境界」的精神文明更是令寶玉欽羨不已。近五十年來，因「民康物阜，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於是裁免了兩事：一件是取文明字典，把「盜賊」、「奸宄」、「竊偷」等字刪去；一件是從京中刑部衙門起，及各區的刑政官、員警官，一齊刪除了。

值得注意的是，寶玉大力推崇和讚譽為「千古盛治」的「文明境界」，採行的政體竟是「專制政體」！老少年解釋：世界上行的三個政體，是專制、立憲、共和，那專制是沒有人贊成的了。共和是取野蠻的辦法，分了無限的黨派，互相衝突。那政府是無主鬼一般，只看那黨派盛的，便附和著他的意思去辦事。有一天那黨派衰

了，政府的方針也跟著改了。就同蕩婦再醮一般，豈不可笑？就是立憲政體，也不免有黨派。雖然立了上、下議院，然而那選舉權的限制，隱隱的把一個貴族政體，改了富家政體。那百姓便鬧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老少年還說明了「文明境界」的政治體制由憲政而專制的轉折歷程，關鍵在於「敝境出了一位英雄，姓萬名慮，表字周詳」，在境內實行強迫教育，而教育之中卻又偏重了德育。他臨終說了：「德育普及，憲政可廢」，「於是各議員都把政權納還皇帝，仍舊是復了專制政體。」（《新石頭記》，頁 206-210）

談到「政黨」問題，寶玉提到：「常聽人說，沒有黨派，就沒有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貴境上下一心，自然沒有黨派了，何以進步又如此之速呢？」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時時存了不自足的心，何嘗沒有進步呢？若要競爭，便和外國人競爭，何嘗沒有競爭呢？廓清世俗之謬論後，進而指責政黨惡鬥的可恥可笑：近來許多人，開口閉口說同胞，卻在同胞當中分出多少黨派，互相攻擊，互相詬罵，還訐及人家隱事。這種真是「小人之尤，狗彘不若的東西」。靠了這種小人黨派，還有何進步可言呢？「文明境界」裡，大家剖心見腹的商量，從來沒有看見別人的宗旨和自家不對，便恣行攻擊的那種野蠻暴戾舉動。（《新石頭記》，頁 280-281）原來所謂「專制政體」本質上並無罪惡，關鍵在於執政者其人其行的野蠻或文明。所謂的「自由」也分文明、野蠻：「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飭；越是野蠻自由，越是破壞秩序。界乎文野之間的人，以為一經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國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會上的規則，能明法律上的界線，才可以說自由。那野蠻自由，動不動說家庭革命，首先把倫常捐棄個乾淨，更把先賢先哲的遺訓，叱為野蠻。」（《新石頭記》，頁 182-183）

談完政黨、政體等茲事體大的政治問題後，進而深入市井，體察民情。寶玉赫然發現：只見那路上一平如鏡，並無纖塵，熙來攘往的，都是彼此讓路而行的真正文明景象。始終未見原本充斥中國街頭的幾樣東西——即廟宇、教堂、乞丐與娼優。老少年答說：一切迷信都破除了，還有什麼廟宇？我們大開門戶，聽憑外人來傳教。任他把那《新約》、《舊約》說的天花亂墜，只是沒有人去聽他。傳教士和教徒都不存在，教堂自然也不存在了。至於廟宇，孔子遺像，倒是各學堂都有的。老少年解釋：「中國何嘗不文明？中國向來只有一個孔子，沒什麼教。孔子也不曾自命為教主。百姓在入學前先由父母施予的家庭教育中習得倫常日用的道理，入學後首學修身之道，當人民都明瞭大義，自然無需假借宗教來行教化。『文明境界』入口處那牌坊上的『孔道』兩字，那就是文明境界之內，都是孔子之道的意思。……至於近日那些

自詡為『文明之國』，卻行野蠻強橫之實的國家，不得不鬼混般說什麼天堂、地獄，到處勸人進教，……然而那強橫的人，倘使不是信了這個，可是要鬧的無法無天了。」（《新石頭記》，頁 225-227）。因此，「文明境界」中自然是廟宇和教堂絕跡了。老少年又道：「敝境的風俗，不識字，不明公理，不修私德，都是人生第一恥辱的事。」（《新石頭記》，頁 287）大約境內的人民，無論男女都能自食其力了，近十年間，連救濟院都改做了學堂，所以叫化子、娼優自然也消失不見。民智既開，復知修德、明理，自然成就文質彬彬，富而好禮的文明氣象。

（四）書寫特色

為求對比於現實當下「野蠻之國」、「黑暗世界」的種種社會弊端，吳趸人遂於筆下虛構出一個新桃花源，以寄託他改良中國的理想——由「東方文明」所肇建，以東方本位結合高超科學所成就的名實相符的「文明境界」。《新石頭記》透過一系列暗示東方再起、中國富強的肇建者、執政者的姓名字號，透露出吳趸人的新中國理想。創建者「東方強字文明」，明喻東方文明的強盛，其中「東方」實為「中國」之代稱；而其所生三子（東方英、東方德、東方法）一女（東方美）之命名，則分別指示以東方為「英明」、「盛德」、「效法」、「美好」，在在指涉「東方本位」與昌隆強盛可期。至於非直系血緣的姻親——親家大人「姓華名興字必振」稱號「再造天」、女婿「華自立」，皆為成就斐然的科學家。如此一來，吳趸人苦心經營的「文明境界」，簡言之，就是東方本位的「孔道」結合外燦的高超科學所衍生的結晶產品，一言以蔽之「孔教烏托邦」是也。吳趸人在小說中還處處不忘提醒讀者——科技始終來自傳統與理想，必須立足於傳統基礎，再去蕪存菁、朝著理想邁進，文明進步自然指日可待的。例如，「文明境界」中取象於鳥、與太陽競速的「電動飛車」，其構思源即起於清朝嘉慶、道光年間李汝珍（1763-1830）的小說《鏡花緣》的海外奇譚、超現實想像。

王德威認為：《新石頭記》在構想飛天入地的旅行時，很可能受到西方流行科幻小說中譯本的啟發，特別是儒勒·凡爾納的《海底旅行》、《月界旅行》、《八十日環遊記》，尤其是《海底旅行》一書的中譯本所連載的《月月小說》雜誌，正是由吳趸人與友人周桂笙共同經營的。此說誠然，域外小說的譯介和學習，實已為晚清新派文人知識結構的一部分。在論及續書問題時，王德威進一步詮釋：「《新石頭記》以頑石補天之志始，以補天乏術終，緊扣曹著脈絡，而能放大大觀園的憧憬，建立宏

觀的烏托邦藍圖，謂之為晚清科幻小說的傑作，誰曰不然？」²⁰⁹從吳趼人對小說的命名，其視曹著為續書對象或所謂對話對象已不言而喻。但筆者認為吳氏並不甘居曹著之下，他在小說人物和架構上雖有所承襲，但在人物精神和主題內容方面卻緊扣時代命題，寄托理想中國的想像，別出機杼而頗有奪胎換骨之姿。吳著的創作動機顯然是應時而作、寓托懷抱，遂導致賈寶玉「心志大變」，放下兒女私情，由出世而改為入世，走出大觀園而旅行中國，遊走在現實的「野蠻世界」和虛構的「文明境界」之間。誠如小說首回作者自道：

大凡一個人，無論創事業，撰文章，那出色當行的，必能獨樹一幟。倘若是傍人門戶，便落了近日的一句新名詞，叫做：「倚賴性質」，……何苦狗尾續貂，貽人笑話呢？此時，我又憑空撰出這部《新石頭記》，不又成了畫蛇添足麼？……下筆的時候，他本來不是一定要人家讚賞的，不過自己隨意所如，寫寫自家的懷抱罷了。至於後人的褒貶，本來與我無干。……且說續撰《紅樓夢》的人，每每托言林黛玉復生，寫不盡的兒女私情。我何如只言賈寶玉不死，幹了一番正經事業呢。（《新石頭記》，頁1）

至於篇末吳趼人以英文打油詩結束全文，王德威形容：「堪稱神來之筆……如果說曹雪芹的《石頭記》就是破解—翻譯一段頑石奇文，吳趼人更延續了這一詮釋／翻譯的過程。他彷彿暗示，到了晚清，沒有點西洋語言文化底子，讀者還真難完全參破《新石頭記》的全貌。但看懂了英詩的讀者，恐怕又會落入自嘲或自省的訕笑中吧？」筆者以為，要參透吳著的玄機，關鍵根本不在是否具備英文能力，而在是否具備中國文化本位並涵攝新學精萃的文化視野，此亦吳氏所謂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小說結尾明白說道：

原來那篇奇文是預備丈夫讀，不預備奴隸讀；預備君子讀，不預備小人讀。所以，那吃糞媚外的奴隸、小人，到了那裡，那石面上便幻出幾行蟹行斜上的字，寫的是：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dship.Th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 spend.And upon this thy family's living will depend;There'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譯文的意思是：凡是洋人你都崇拜，總是顯露真摯的神態。這是獲得麵包與金錢的妙法，你全家的生活從此便可悠哉。只是一件事沒有想到：你的同胞絕不會忍耐。（《新石頭記》，頁324-325）

²⁰⁹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348-367。

細讀吳趸人《新石頭記》可以得知作者立足中國傳統孔教，主張對外開放的文化觀，惟儒家道德和西方科學的主從本末鮮明，故視崇洋媚外為小人行徑。此外，吳趸人自道：「庶幾借小說之趣味之感情，為德育之一助云爾」²¹⁰，即闡明作者志在藉小說廓清橫議，以正視聽。世上充斥眾多似是而非、同名異實之物，造成是非混淆；世人多不明究理，只是盲目信從、迷惑心志。同名為「自由」，卻有「野蠻自由」與「文明自由」的分殊。作者明白揭示「自由」和「文明」的真諦，提醒國人辨察假冒留學生之名的偽知識分子的真面目，方不致習染野蠻氣息而不自知。因此，從著述意識來說，吳氏實有藉小說之長以寄託東方桃花源的烏托邦理想

小說敘事結構，另有一處別出心裁的情節對比的埋伏：除了「野蠻世界」（現實中國）和「文明境界」（理想中國）的顯性對比之外；小說中的文明境界和篇末寶玉重返上海所見——立憲行新政、萬國朝宗，正在浦東舉行萬國和平會和萬國博覽會的新中國氣象，乍看下彷彿是互為映襯，其實是形成一組隱性對比。因為，後者在寶玉自夢裡跌落後猛然驚醒，夢境瞬間化為烏有，其間隱含了對於現實中國的改造之路，深懷悲觀之想。既然悲願難了，賈寶玉注定只能作「遲到的旁觀者」，遂決定寄居「自由村」受甄寶玉庇蔭，補天之願至此也成為虛願。為免賭物傷情，賈寶玉遂將通靈寶玉贈與老少年，不料卻失手而將「寶玉」跌落到文明境界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相對於在文明境界中的樂觀昂揚，小說書寫的情調氣氛至此丕變為悵然若失。

另外，小說也相當新穎地出現了前後兩段近似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敘事手法。前段出現在小說第二回中，寫寶玉「入塵寰初進石頭城·懷往事悶看紅樓夢」，當寶玉初入南京城，不假思索地表明自己是「賈寶玉」的身分後，卻被人質疑是癡心讀者充當冒牌貨。待索取《石頭記》一讀後，方驚駭於主人翁的姓名、家世和故事居然和自己相同，作為「遲到的賈寶玉」只好委屈自己不再聲張：

他又說我看《紅樓夢》看瘋了，以自稱賈寶玉。我明明是賈寶玉，我何嘗知道什麼《紅樓夢》！想當年，我和甄寶玉同了名字，同了相貌，已是奇事，難道那《紅樓夢》上，竟有和我同姓、同名的麼？倒不可不看看他內中是個什麼情形。（《新石頭記》，頁 18-19）

必要熱心血誠，愛種愛國之君子，萃精會神，保全國粹之吏夫，方能走得到，

²¹⁰ 吳趸人（題吳沃堯撰）：《月月小說》序，《月月小說》第 1 年第 1 號（1906 年），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 186-188。

看得見。若是吃冀媚外的人，縱使讓他走到了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也全然看不見那篇奇文。……原來那篇奇文是預備丈夫讀，不預備奴隸讀；預備君子讀，不預備小人讀。所以，那吃冀媚外的奴隸、小人，到了那裡，那石面上便幻出幾行蟹行斜上的字……（《新石頭記》，頁 324）

前一段描寫，形成新、舊《石頭記》的文本互涉甚至自我指涉，使「賈寶玉」變成主客同體，既是新、舊《石頭記》的主體，又是新《石頭記》中的客體。後一段描寫，出現在小說末回鑿刻在石頭上的「一段奇文」，表達《石頭記》作者自行選擇讀者，任性的決定不同讀者能讀懂的內容。還說明作者要藉小說以鳴其不平，但卻不願將小說交付奴隸小人等俗眼而褻瀆之。因此形成自我指涉、自我暴露寧缺勿濫的冀望。透過以上對於吳趸人《新石頭記》的主題闡釋和技巧分析，證諸小說首回「那出色當行的，必能獨樹一幟」的作者自許，誠當之無愧。

（五）文化地理學：上海與山東曲阜

最後，本文想借重傅柯對於空間、知識和權力的洞見，以「國中之國」的上海做為晚清展演現代主義和帝國主義共謀的最佳都市文本。此外，經由巴舍拉「空間詩學」的觀念啟發，闡釋「文明境界」的所在處——山東曲阜，既是儒教的發源地，更是中國人集體的「永恆家屋」、「日夢場所」，在此成功孕育了吳趸人理想的新中國典範。

長期寄身上海租界口岸，藉筆耕以謀生餬口的吳趸人，《新石頭記》中對於上海租界，為錢為權傾倒、崇洋媚外的現象，頗有長期觀察、費心刻畫之處。自稱對「空間著魔」的後現代理論學者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提醒我們：空間乃權力、知識等論述，轉化成實際權力關係之處。晚清旅行小說中的「上海」，往往是小說家們不約而同、傾力描寫的指標性遊歷地點。無論是晚清沈淪的上海，抑或是新中國進步的上海，俱見「上海」之於晚清社會，實深具豐富的空間隱喻。作為「國中之國」的租界上海，列強諸國透過一紙不平等條約取得治外法權，在上海恣意的據地為王，伸張主權。於是，上海的城市地景成了列強宣示空間權力的展現——各國租界涇渭分明，洋人洋物良莠不齊、充斥街頭，既取得絕對優勢的中心位置且衍生了身居邊緣、仰人鼻息的洋行買辦通事西崽等低階華人。華洋雜處、光怪陸離的種種光景，還有酒池肉林、歌舞昇平的繁榮假象，使上海成為演繹空間與權力關係的最佳都市文本。

《新石頭記》中作者透過薛蟠之口形容：「上海與別處不同，除卻跑馬車、逛花園、聽戲、逛窯子，沒有第五件事。縱使有也不過是附庸在這四件事上頭了。」（《新石頭記》，頁 38-39）言簡意賅地揭示上海生活的重心——盡情消費、娛樂，揮霍這「租界」來的時間和空間，我歌我舞我陶然地及時行樂。號稱不夜城的上海，真是越夜越熱鬧精彩，「上海吃花酒，往往一夜四五台。到後來那兩台，哪那裡是吃，不過同上供一般，拿上來擺著，看看罷了。」（《新石頭記》，頁 50）」至於上海街市商圈的光景，則是「看見十家鋪子當中，倒有九家賣洋貨的。我們中國生意，竟是沒有了。」（《新石頭記》，頁 42）洋貨傾銷到萬國雲集的上海，中國的貨物反而在上海淪為零星點綴。根據消費市場原則「需求決定供給」，因此時人的消費好尚可想而知。這令寶玉憤懣不平、憂心忡忡地說：「我想外國人盡著拿東西來給中國人，一年一年的，不把中國的錢都換到外國去了麼？……通商互市，古來就有的，不是此刻才有。但是通商一層，是以我所有，易我所無，才叫做交易。」（《新石頭記》，頁 43）看來寶玉的「呆性又犯了」，他忘了在上海這「國中之國」，中國的利益根本不是考慮重點，連治理權都「委外經營」了，還妄談「公平交易」！在利益一面倒向洋人的世道光景下，向錢看齊的人也就甘於充當洋奴西崽買辦了。誠如薛蟠告訴寶玉的話：畢竟只聽說這班下等人發財的，卻從沒聽說像你們這些讀書人發財的。話雖如此，卑恭屈膝到情願忘本，還大言不慚地自稱「我雖是中國人，卻有點外國脾氣。」難怪寶玉怒不可遏地「一言不合，怒絕狂徒」，正言規勸薛蟠「這柏耀廉簡直的不是人類……不知生是什麼心肝！……這種混帳東西，我要是有了殺人的權，我就先殺了他。……總而言之，他懂了點外國的語言文字，便什麼都是外國的好，巴不得把外國人認做了老子娘。……這種人是下流輕賤的東西，以後總要遠著他些。」（《新石頭記》，頁 58-59）可悲的是，寶玉拒斥的「柏耀廉」（不要臉）這一流的人，「上海遍地都是。這個還好，還有許多仗外人的勢力，欺壓自己中國人的呢！」（《新石頭記》，頁 62）吳趸人《新石頭記》如實再現了上海作為列強租界的異質空間文化，帝國權力的宰制彷彿魅影般無所不在，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無一不是喧賓奪主地呈現壓倒性姿態。

敝境共是兩百萬區，每區一百方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統轄四十萬區，每區用一個字作符識。從一至十萬，編成號數。那作符號的字，中央是『禮、樂、文、章』四十字；東方是『仁、義、禮、智』四個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個字；西方是『剛、強、勇、毅』四個字；北方是『忠、孝、廉、節』四個字。（《新石頭記》，頁 179）

筆者認為：《新石頭記》中「東方強」創建的「文明境界」地處山東曲阜，作者特意做此空間地理安排實具深意，不只是賦予政治地理學的意義，更富於空間詩學的象徵意義。²¹¹現象學大師巴舍拉認為：「家屋」是童年認識世界的「第一個宇宙」，也是畢生魂牽夢縈的「日夢場所」。它是人類思維、記憶與夢想最偉大的整合力量之一，它讓生命在美好中展開，並銘刻進了我們身體，成為一組有機的習慣。在白日夢的世界裡，永恆的童年還繼續在我們內心產生詩意作用，日夢甚至擁有自我調整價值的殊榮，它從自身的存在獲得樂趣。我們會循生物本能而賦歸，完全沈浸在生命的第一個家屋所特有的安全感和親密感中，留住往昔的滿足與美好。援引巴舍拉「家屋」和「日夢」的觀念，山東曲阜之於中國人，是至聖先師孔子的故鄉，也是儒教發源的聖地，更是中國人集體精神意識的「詩意空間」和「永恆家屋」，自然也是吳趸人孕育「新中國夢」的最佳「日夢場所」。該境行政區域的符號用字，正好全都是孔子《論語》書中的常見德目，這也呼應了「文明境界」入口處所立牌坊上的「孔道」二字——文明境界無處不行孔子之道。至此，昭然揭曉了孔道為「東方強」的基石，也是「東方文明」的核心價值。

證諸吳趸人的小說創作主張：「善教育者，德育與智育本相輔，不善教育者，德育與智育轉相妨。此無他，譎與正之別而已。吾既欲持小說，以分教員之一席，則不敢不審慎以出之。……務使導之以入於道德範圍之內。」，「庶幾借小說之趣味之感情，為德育之一助云爾。」²¹²因此，《新石頭記》的「文明境界」亦即「孔教烏托邦」，其標舉「孔道」與孔門諸德目，實欲藉小說以助於輸入「德育」，使人於尋繹小說趣味之中，不自覺而輸入並軌於正道，冀能發揮小說有裨益於群治者。吳趸人《新石頭記》的「孔教烏托邦」與西方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時期所標榜的「孔教烏托邦」，不約而同的皆以孔子為烏托邦追求的精神導師。

²¹¹ 法國現象學學者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在論著《空間詩學》(*La poetique de l'espace*, 1957年)中，深入探討人類潛意識、夢想與空間的關係。在現代主義晚期建築文化瀕臨窒息的氛圍下，以現象學及象徵意義的研究，為建築注入活力和養分，使該書成為建築必讀的經典之一。他認為夢想往返於虛實之間，人的存在狀態也是內外之間的迂迴反覆，外在仰賴意義、理性的運作，內在仰仗詩意，詩意不僅是精神的，同時也是靈魂的。他鍾情於「幸福空間」(*espace heureux*)的主題以及與其相連結的一系列意象(image)，如家屋、窩巢、介殼體動物等，探究日夢藏身的幽深場所，藉以釐清空間的人文價值。他闡述家屋的豐富特質：做為「幸福空間」的「家屋」，庇護著日夢(*reveries*，或譯白日夢)，保護著作夢著，允許我們安詳入夢，標誌了人性深層的價值，家屋是人類思維、記憶與夢想的最偉大的整合力量之一；家屋為人抵禦天上的風暴和人生的風暴，它讓生命在美好中展開，家屋的這種母性特質，使存有者的原初需求得到滿足；我們誕生的家屋銘刻進了我們身體，成為一組有機的習慣。詳見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年，頁64-103。

²¹² 吳趸人(題吳沃堯撰)：《《月月小說》序》，《月月小說》第1年第1號(1906年)，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 1897-1916)》，頁186-188。

二、海天獨嘯子《女媧石》

《女媧石》²¹³，署「海天獨嘯子」撰，「臥虎浪士」批，發表於 1904-1905 年，東亞書局印行，共十六回，未完。標「閩秀救國小說」，書前附〈序文〉和〈凡例〉，作者本名、生平不詳。

(一) 創作動機與旅行敘事：考察革命會黨，打造女子理想國

作為女教育家和小說家的作者「海天獨嘯子」認為：「我國小說，汗牛充棟，而其尤者，莫如《水滸傳》、《紅樓夢》二書。《紅樓》善道兒女事，而婉轉悱惻，柔人肝腸。讀其書者，非入於厭世，即入於樂天，幾將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矣。是書也，余不取也。《水滸》以武俠勝，於我國民氣，大有關係，今社會中尚有餘賜焉。然於婦女界，尚有餘憾。」，「社會改革，以男子難，而以婦女易。婦女一變，而全國皆變矣。雖然，欲求婦女之改革，則不得不輸其武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識。此二者皆小說操其能事。」（《女媧石》，頁 441）

今世界各國婦女勢力方膨脹於政治界，各國革命變法皆有婦女一席，我國今日亦不可不有陰性之干預。我國今日之國民，方為幼稚時代，我國今日之國女，亦不得不為誕生時代。誕生之，阿保之，壯大而成立之，則又女教育家、小說家操其能事也。予將蒐遍婦女之人材，撮而成之，為意泡中之一女子國。」（《女媧石》，頁 441-442）

為了呼應「近來改革之初，我國志士，皆以小說為社會之藥石，……皆傳以偉大國民之思想」（《女媧石》，頁 443）作者強調：為了振興女權，以我國女學未興，家庭腐敗，皆起於男子之箝制與束縛。非掃蕩、廓清，不足以言我國前途之進化。再者，有感於世界婦女勢力之崛起於政治界，我國女子自不能置身事外，應積極進行政治參與，遂力主移水滸武俠之氣入女界，欲藉《女媧石》之作以寄托「理想女子國」或「女子烏托邦」。足見作者本於女子愛國之心，並值此風雲際會之時，誠欲藉小說以鼓動人心，發揮女子勢力，呼籲女人當自強、女人積極入世救國。誠如主人公金瑤瑟啟程將行，對眾姐妹說道：「我等今日不乘舊政府未滅之時，趕緊自立，將來落於各國之手，那獨立一事便是癡心妄想了。……鄙意欲往各處考察各黨情形，一面聯絡，為他日共和獨立之舉。」（《女媧石》，頁 532）此外，作者在篇末還托翠黛的「南柯一夢」，道出國難當頭，凡我女子捨我其誰的殷切期盼，甚至以明朝

²¹³ 《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女媧石》，南昌：百花洲文藝，1991 年。

遺民自居，標榜「種族革命」：

目今陰陽代謝，大運已交，四十八位豪傑，七十二位女博士，都在你們分內。娘子事前不做，後悔莫及。妾乃大明國女，只因外族進關，盜竊我國，我國人民不知振作，坐受殺辱，同歸灰燼。妾生前被奸，死後被裂，奇冤異辱，痛心徹骨。娘子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無心則死，有志竟成。（《女媧石》，頁 529-530）

小說主人公女留學生金瑤瑟，日本留學一年、美洲留學三年，通達時情又有著滿腔愛國熱血，因中國國勢日非，遂束裝返國「運動」。見朝廷諸公或形如傀儡，既頑又愚；或助紂為虐，殘殺志士。不得已而心生險計，學習歌舞，假扮歌妓，委身京城妓院，亟思以「姿色柔術」投其所好，「本想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國奴才。那知這些死奴隸，都是提拔不上的。」（《女媧石》，頁 453）故鋌而走險，效法「俄國虛無黨」²¹⁴，謀刺胡太后。可惜兩刺不中，形跡敗露後喬裝出逃，尋找安身之所。金瑤瑟自此開展亡命天涯的旅程，順便「藉看全國黨派情形，或能聯絡情誼，為他日獨立一助。」（《女媧石》，頁 490）於是，開始考察全國女子革命會所，謀求串聯革命救國行動。

（二）女子革命會黨：樹立「革命英雌」的典型

金瑤瑟在亡命／革命旅程中，廣為結織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女英雄和女志士們。「花血黨」黨魁秦愛濃，三十來歲的美婦人，開闢科學天香院，收買民間女子施以教化和訓練，專欲刺殺朝中權貴，欲藉恐怖主義癱瘓腐敗政府。該黨號稱有百萬黨人，二千支會。院內全採現代化規模：設有女學堂、博物館、圖書館、溫室，備有電車、電梯、氧氣瓦斯車、自動進食器等。該黨近日捷報頻傳：民賊被刺三百八

²¹⁴ 虛無黨人（Nihilist），亦譯作「虛無主義者」，始見於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Turgenev，1818-1883）的小說《父與子》（1862年）。小說描寫父子兩代的代溝與衝突，兒子巴扎洛夫代表奉行虛無主義的新時代青年，行貴率真、語甚戇直，最嫉虛偽；行動力強，重視科學實證，拒斥舊有的社會虛文。此小說被認為是俄國文學中首部現代小說，也是第一部引起西方重視的俄國小說，甚受福婁拜、莫泊桑的認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使虛無主義名聲鵲起。周作人認為：「論者用為自號，政府則以統指叛人。歐亞之士，習聞訛言，亦遂信俄國擾亂，悉虛無黨所為，致混虛無主義於恐怖手段（Terrorism），此大誤也。是無異以哲學問題混入政治，……恐怖手段之作，每與時勢相緣，……蓋純為政界一時之現象，非如虛無主義根於哲理，趨勢所及，遠被來紀也。……虛無主義本不足駭俄國革命。謂革命黨有虛無論者可，若合二者而一之，惑矣。……然吾國卒比而同之，是有數故，要由素無確聞，而一般小說有以誤之也。……且虛無主義純為求誠之學，根於唯物論宗，為哲學之一支，去偽振敝，其效至溥。」詳見周作人：〈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收錄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14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9年。

十四員，親王被刺二人，造成「全國震動，政府褫魄」。大小官員閉門不出，辭職者四千餘，出其妻妾者亦有二萬之多，而其黨人慘死者已有四十餘員。所立黨綱明白約束黨人要「滅四賊」：第一要絕夫婦之愛，割兒女之情，是滅內賊。第二要斬盡奴根，最忌媚外，是滅外賊。第三要與君父獨夫，不共戴天，是滅上賊。第四要絕情滅慾，不近雄物，是滅下賊。如此方能無復罣礙，唯我獨尊。該黨宗旨完全顛覆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棄絕人倫情愛之束縛，甚至標舉「生殖自由」，藉生殖科技繁衍後代，永斷情癡，以免誤事。

「春融黨」黨魁崔雪膊渾號「自在女尊」。設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欄，勾引得一般文人狂士、腐敗官人和睡狂學生，無不消魂攝魄，樂為之死。立黨宗旨：「不忌酒色，不畏地獄，專用柔媚化人」、「專要一般國女，喜捨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說文明因緣」。春融黨號稱當今勢力最大的女子會黨，勢力百倍於花血黨，兩者取徑亦相迥異。花血黨是全面禁絕私利、人慾以從公義，追求女子的絕對潔身自愛和性別獨立；春融黨則反其道而行，以女子肉身為利器，自由自在地驅馳肉慾，藉以駕馭男子，取得女子的性別優勢。兩者雖有手段方法上的不同，但可謂殊途同歸，目的皆為建立女子掌權的理想國。

「白十字社」社長湯翠仙設科學洗腦院、國醫場，願洗四萬萬國人的腦筋，務使撥亂反正，掃除積垢塵穢，換得「我國病癒」、國人「軟骨症」痊癒，「真個回春妙手，救國良醫！」。至於「洗腦之法」，作者發揮前衛醫學的科幻想像：

大凡人有想像，無不印於腦筋。譬如我國官場，采摩的是上司意旨，想望的是闕差好缺。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其色灰黑，如煙如霧，中間隱隱約約現出一個上司相片，周圍筋絡交錯，好似金錢現影。……譬如我國士子所念的是朱注，所哼的是八股，……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其臭如糞，其腐如泥，灰黑斑點，酷類蜂巢。……譬如我國學生，虛唱革命，假談自由，其實所想的是嬌妻美妾，紅頂花翎。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其虛如煙，其浮如水，中有印著筆的，印著嘴的，並有印著美人相片的。……俺用藥品，種類不一，實則盡從化學得來。譬如腦筋為利祿所薰壞者，俺用綠氣將他漂白，……若夫黑斑過多，蜂巢縱橫，隨手成粉，見風成泥，洗不可洗，刷不可刷。俺不得已，只好挖去原腦，補以牛腦，如法安置，萬無一失。（《女媧石》，頁497-498）

有別於上述受惠於西方現代的科學想像，另有一類則取法於中國傳統的敘事文

學，挪用並結合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水滸傳》和《紅樓夢》，組成一種激進而另類的女子理想國。此輩女子們，以殺戮為手段，不許世界有半個男子。以魏氏三姐妹為代表，幽居在桃源深處，對內和同道姊妹們大談聞樂而觀風俗、知國勢；對外卻激進主張「赤洗世界賤男子，掃盡奴才根」、「擒賊須擒王，殺人須殺男」，以男子為誓不兩立的寇讎。以「水滸英雌」的姿態，從山野、城市、到古渡野泊，撲天蓋地的全面截殺男子。當金瑤瑟聽聞官差捉拿革命黨人，頓時驚慌失措地死命逃難，倉皇來到渡口：

忽見夕陽斜岸，咿唔一聲，蘆葦之中，搖出一隻船來。船上一個婦人，赤著雙足，抹一臉白粉。身穿一件紅綢緊身，衣頭上亂插野花。手中搖櫓，口裡唱著：……咱老娘憎命又憎錢，生性正愛打不平。赤洗世界賤男子，掃盡奴才根！……擒賊須擒王，殺人須殺男，入刀須沒柄，抽刀須見腸。……咱老娘是個無情狗面皮，有名搗命鬼。要捐班時，好好將金銀拿來，咱老娘潑風也似一板刀，與你送終。若要科甲時，咱老娘與你一品狀元，三鼎魁甲，砍你一十八片板刀，與你一個十八學士。……咱姓魏，名水母，排行第三，渾號搗命母夜叉三娘子；大姊名山精，渾號花面閻羅；二姊名社狐，渾號豬愁姑子。咱們三個姊妹，立定主意，做些天理人情，專門搜殺野豬，不許世界有半個男子。……大姊專在山野，截殺路男；次姊專在城市，盜殺居男；只在咱最不肖，只在古渡野泊，誘殺舟男。（《女媧石》，頁 517-520）

瑤瑟因喬裝為男子上路而險遭魏水母撲殺而遇害，所幸及時表白身分後，逃過一劫，並應邀同往魏家姊妹住處。只見「月光下照得夾岸櫻桃萬本，果實累累，大可如碗。移時到一洞口，渡石橋，只見裡面朱樓高聳，紅牆縈回。……循廊而進。遠遠地聞洋琴聲、風琴聲、義大利橫笛聲。」（《女媧石》，頁 520）見一女子衣飾彷彿古代宮裝：「面如滿月，眉如遠翠，舉止沈重，神情溫文，姓梁名翠黛。……原來翠黛最沈重，多癡性，故眾姐妹皆呼以寶玉。」（《女媧石》，頁 522-524）二女為瑤瑟合奏一曲雄渾悲鬱的「孤島虎嘯曲」，既感慨拿破崙英雄失路，流竄孤島，並藉以憫傷國政日非，民不聊生。瑤瑟不禁感慨：「世界擾擾，何日太平，惟有此處尚是桃源。」（頁 526）至此，作者明白托出此一空間設計實脫化自陶潛〈桃花源記〉，而「翠黛」的形象則結合了寶玉與黛玉的命名和性情，於是將大觀園抽換為桃花源，將「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源中人置換為水滸英「雌」。

(三) 書寫特色

誠如上節引述作者創作動機與著述意識所示，作者力倡移武俠之氣入女界，並落實於小說《女媧石》。小說起始，效法並結合「水滸之起以祭，紅樓之起以石」的筆法，托諸鬼神，在「女媧石」的轟天巨響中，以霹靂雷霆之姿，揭開「得雌而霸」的序幕，可這「得雌而霸」四字，卻是非常諷刺地出現在把持國政的胡太后的祭壇匾額上。回末批語捻出「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語，似有預言並雙關指涉女媧煉石補天、胡太后當權誤國，而如今女子革命救國，國之成敗全繫於我輩女子之手。通觀全篇小說，挪用女媧傳說、〈桃花源記〉、《水滸傳》、《紅樓夢》等傳統敘事以營造小說人物和情節，並填補時人好奇求新的科學想像，藉以形塑各類女子革命救國的典型與事蹟。使小說充滿古為今用、西學中用的新舊並陳、眾聲喧嘩的現象。

就敘事手法而言，置諸晚清小說之林，實屬平常，然而令人側目的是作者立論聳動、直言不諱的性別觀和新中國想像，一言以蔽之即所謂「予將蒐遍婦女之人材，撮而成之，為意泡中之一女子國。」小說中的新女性們皆以「革命女子」自居，標榜的革命意識，來自所謂「俄國虛無黨」，故提倡刺殺行動。落實於晚清歷史文化語境後，其革命訴求的對象涉及性別革命以及種族革命，尤以性別革命最令人側目。小說大膽標榜「唯女獨尊」，揄揚有勇有謀、自尊自立的「新女性」，將古來所謂「紅顏禍水」逆轉為「男子敗國」。文中充斥「惡女形象」、「厭男傾向」和「暴力主張」，藉所謂十萬胭脂虎、娘子軍，向腐敗政府和天下男子宣戰，欲令野蠻政府為之寒心，令民賊獨夫喪膽，更令天下男子汗顏。誠然，小說諸多情節、對白不免予人有勇無謀、天真爛漫的幼稚之嫌，異想天開地以為小說能興風作浪、動搖國本。只要「向歐洲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分來一半權柄」以及科學技術；自中國歷史借來唐太真、趙飛燕、曹大家等才情、姿色、膽識兼備的曠世奇女子，將梁山泊中的水滸好漢幻化為女俠鳳葵與女刺客們，如此古今中外大融合，吹吹打打，熱熱鬧鬧，就能將國家主權「交於我全國太太奶奶小姐之手，那時一般官場也只好搖頭擺尾，乞憐於我女大人女官家之裙履。做書的也只好搖搖擺擺大呼於國門曰：天下事大定矣！」（《女媧石》，頁 489）小說創作、發表之際（1904-1905），距離大清帝國解體分崩不遠也不近，是黎明前的黑暗時期，身心最焦慮煎熬卻也是想像力最放肆的時候。在時代風會下，作者透過小說馳騁想像力，提出肆無忌憚、狂妄暴力的兩性觀，對理想女子的形象進行大膽解放和想像。志在顛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子三從四德，以夫為尊等根深柢固的傳統性別觀念；甚至標榜以人工科技生殖取代自然生殖，逆

轉男尊女卑的兩性關係。可謂是將西方現代女性主義、個人主義變本加厲，發揮得淋漓盡致，堪稱中國激進女性主義的先聲！

第三節 域外殖民樂園：《月球殖民地小說》與《癡人說夢記》

15 至 17 世紀末的西方「地理大發現」揭開了人類史上的大探索時代，以歐洲為主的各國船隊，爭先恐後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汪洋大海中，既是為了尋找新航線，以擴展貿易路線，也為滿足人類追求冒險和超越極限的英雄式夢想。無疑地，它更促成了貿易、文化交流的迅速躍進，人類知識板塊的大舉整合，現代性的全球意識開始進入人類視野。此外，大探索、大發現帶來空前的大成功，卻也為人類古老文明帶來空前的大災難。海上競逐成功的勝利者，挾政治、經濟和武力優勢而崛起的歐美諸國，接踵席捲全球，並展開征服海外殖民地的「盛舉」，帝國主義結合殖民主義，以經濟、政治和文化霸權之姿凌駕他國，假國家利益之名，以保護教士傳教或商人貿易等種種藉口，沆瀣一氣地透過戰爭征服和條約簽定，以合法化武力侵犯他國領土、對外延伸主權之實。近代最大規模、影響最大的「殖民運動」即從歐洲鳴槍起跑。隨著新航線的大探索和大發現之後，15、16 世紀西班牙、葡萄牙入侵南美洲，消滅了印加帝國和阿茲特克帝國，並繼續向非洲、印度和亞洲挺進。17 至 18 世紀中葉，英、法、荷等國後來居上。到了 19 世紀，跨越北美、澳洲和亞洲，將地球五分之一的土地囊括在佔領和統治之下而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將侵犯劫掠的行動向晚清的中國推進。道光年間（20-22，1840-1842）的中英鴉片戰爭開啟了大清帝國喪權辱國的首頁，也帶來了中華民族揮之不去的瓜分夢魘，中國被迫進入全球視野下作通盤適應與調整，國族命脈更陷入存亡續絕的威脅。

帝國主義加諸於晚清中國的影響可謂既全面又深刻。本文不打算在此進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清算，而僅以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對於「園中之園」的圓明園的先「劫掠」(loot) 後焚燬及其事後說法，揭示此一系列性、計畫性行動的象徵意義和影響。根據外國學者研究，「劫掠」這個與戰爭相關的新詞彙，在 18 世紀從北印度語或梵語流入英語，與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擴張密切相關，它喚起一種「機遇」的感覺，特別是戰爭的「榮耀」，與帝國領土擴張事業中的「勇敢和膽略」。在第一、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劫掠」這個詞彙被普遍地使用在印度和中國，而行動

的最大受益者當然是大英帝國。²¹⁵1860年10月18日和19日，由4400名軍官和士兵組成的大英帝國步兵師將總計857英畝的圓明園付之一炬。

馬卡吉牧師看到英國士兵點火燒毀一個又一個亭閣時，他猶豫了一小會兒，但一回想起被捕同伴的慘損屍體，所有的遺憾一掃而光。……斯文豪上校最生動地捕捉了這個時刻。當火舌卷成「奇異的弧形和圈形時」，它們互相纏繞著「最後環抱宮殿的正門」，濃濃的黑煙升上天空，紅色的火苗「嘶嘶啪啪作響，似乎要在他們散播的毀滅中奏響讚歌。」斯文豪懷著「悲喜之情」和一種「秘密的滿足」，看著火焰漸滅，正義得到了伸張。²¹⁶

有關圓明園的「探險」和「劫掠」行動，留下許多有待填補的細節和空間。該行動的說明並沒有出現在外交文件或其他公開記錄中，反而在報紙報導、目擊者的回憶錄和1860-1912年出版的信件和日記中可以發現。在這些材料中，對劫掠如何開始？是誰發動的？眾說紛紜。法國方面聲稱在法軍抵達圓明園後，「布下崗哨並且沒人踏進園林」；英軍到達後，立刻有組織地派遣軍官「為拿破侖皇帝和維多利亞女皇挑選『最珍貴的新奇玩意』」。英國方面的報導則強調法國軍官「允許（對圓明園）不加限制地劫掠」，並指出雖然法軍布下崗哨，但失控的「搶劫和肆意的毀壞」還是此起彼伏。其實，英國當局早在亨利五世統治時期（1399-1413年）就已完成一套議會和軍事法律，將戰爭搶劫所得轉變成征服的正義果實，透過作戰指揮官組織管理獎賞委員會匯集士兵搶獲的「戰利品」、戰後安排公開拍賣會，並在《倫敦公報》公布賞金的分配。然而，二次鴉片戰爭的英國部隊，神速地在作戰中就在北京皇城召開拍賣會，並分配了賞金。英國的一名軍官指出：羞辱「寰宇最驕傲君主」和其官僚是最直接的效果，作為一個有意的羞辱行為，它還給企圖藐視英國權勢的人一個物質教訓，而這還會「在印度產生絕妙效果」。沒有什麼比劫掠並焚燬圓明園更能形象地展示出英國的野蠻和偽善——藉由拍賣並流通「來自中國皇家圓明園」的「神聖的紀念品」，造成大清皇家和帝國「永恆的污點」和卑屈感。通過詆譏、蔑視並毀滅「皇帝最愛的居所」（圓明園），評論中國建築和園林設計「像是孩子的作品而不是成年人的設計」，「那裡沒有莊嚴偉大，不管有多少細心修葺的花園和漂亮景致的裝飾，都無濟於事。」進而將中國定義為一種「不成熟的文明」，缺乏任何優秀和永恆的品質。「軍隊將不是去那裡掠奪，而是通過懲罰的神聖之舉，標誌出一件

²¹⁵ 何偉亞（James L. Hevia）：〈北京1860：劫掠、獎金和果報的神聖行為〉，收入孟悅、羅鋼編譯：《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2008年，頁331-360。

²¹⁶ 同前註，頁352。

極大罪行所引起的我們的痛恨和憤怒。……他（大清皇帝）的驕傲和情感造成重擊，……才會給中國留下永恆的印象。」英法聯軍英國指揮官額爾金伯爵（The Earl of Elgin, 1811-1863）說。從劫掠並在皇城拍賣皇家珍寶古玩、焚燬皇家園林，到簽定《北京條約》的儀式場景，特別安排攝影師用號稱「地獄機器」（具有迫擊砲的外觀）的照相機「拍照紀念」。令恭親王「驚恐之極，臉如死灰」，並嘲諷清朝官員「看上去像一群女人，只是臉旁沒有長髮」。最後，額爾金還聲稱他以「最誠懇的尊敬和善意」告別恭親王，而且恭親王也「克服了憂鬱乖僻的陣發性情緒，呈現出愉快高興的面貌，顯示出是個可教之材，也顯現順從適應的傾向。」這其實是一場由英國精心策畫和導演的表演，就此了結從 1793 年英國首度出使中國，卻碰壁而回的外交爭端（磕頭事件），歐美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就此永遠地改變了。

隨著歐美帝國的紛來運至、鯨吞蠶食，以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條約的簽定，被征服、羞辱、外加動搖國本的鉅額賠款、割讓國土和開放通商口岸和租界地。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之下，再加上內亂動盪、吏治腐敗、民不聊生，於是凡有海水處皆有中國人。西方人英雄式浪漫的全球大探險，演變成中國人悲情的全球大流盪，是自我放逐也是失根飄泊的開端，成就了近、現代文學史上一頁頁血淚紛飛的離散敘事，揭示了主體飄零、肉身苦難、異域風土和文教播遷的種種體驗。²¹⁷諷刺的是，在晚清喪鐘響起的 20 世紀初的旅行敘事中，在樂觀積極想像新中國的小說裡，留下了飽受列強瓜分威脅、淪為半殖民地的晚清人的對外殖民想像。

一、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

《月球殖民地小說》，題為荒江釣叟所撰，原載於《繡像小說》第 21-24、26-40、42、59-62 號，出版於 1904-1905 年，共三十五回，未完，有插圖。小說作者題為「荒江釣叟」，本名和生平不詳，創作動機亦無從尋繹。²¹⁸

（一）旅行敘事：流亡南洋，乘氣球尋親之旅、遊學月球殖民地

小說主人公龍孟華，原籍湖南湘鄉。因在朝為官的岳父得罪權臣、被誣陷喪命，龍孟華挾怨刺殺權臣未果而遭緝捕，故不得不攜妻眷夜奔南方。途經廣東省城，巧遇「中國義士」李安武。李氏緣於當初進京會試後，因上〈治安萬言策〉遭內廷問

²¹⁷ 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²¹⁸ 《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說》，南昌：百花洲文藝，1991。

罪、視為逆黨，不得不逃往海外。龍孟華、李安武兩人物傷其類、志同道合，遂引以為知己。李安武以同為中國人便是自家骨肉，力邀龍氏夫婦同往投靠因國事犯罪而避居南洋的岳父濮心齋內翰。不料卻遇船難，龍、李二人落水獲救，而龍妻鳳氏自此失散。

濮心齋欲將經費撥充興辦學堂經費，遍地開設學堂，遂委由李安武管理照料、成立「海南大學堂」一切事務，並託龍孟華接辦美華公司事務。光陰飛逝，龍孟華寄住南洋已有八年。一夜月輪晶爍，天空降下一輪氣球，原來是玉太郎（日本愛國志士之子）和濮玉環乘著氣球翩然抵達，這球正是兩人費了五、六年合力研發完成的新式氣球。龍孟華意外從紐約報紙的尋人啟事中得知失蹤妻兒的消息。原來鳳氏遇難落水，蒙美國瑪蘇亞女士救起，現寄住紐約瑪蘇亞宅，生兒龍必大已八歲，龍必大卻於日前單身外出尋父，至今失聯未回。龍孟華遂藉玉太郎夫妻駕球新婚旅行之便，就此展開驚險萬分的環球尋親之旅。先至美國紐約尋妻未果，繼而轉赴英國倫敦，再輾轉於歐洲、非洲、亞洲，暨洋中諸島尋覓、探察一番。進行島嶼探察時，盡是一些風俗「彷彿中國的野蠻國度」。最後，戲劇性地夫妻三人相逢於海外荒島——石鏡崖東側蘭花澗山洞內的桃源勝境，明朝遺民「遁軒老人」的天然石室「飄飄廬」。爾後，其子龍必大二度受邀造訪、遊學如夢似幻、具備高度文明的「月球殖民地」，日後成為施教於南洋大學堂的龍必大博士。

（二）指桑罵槐：遍遊「彷彿中國」的野蠻國度

玉太郎連同龍孟華一行人登氣球，風馳電掣地進行越洋跨洲旅行。費時四小時即抵美國紐約，才尋見瑪蘇亞宅已遭火劫，瑪蘇亞及其義女鳳氏不知去向。再往英國倫敦尋人，龍孟華受刺激、毅然割下髮辮，放入盒中收存，上寫「龍孟華再生之大紀念」，並改著西服，「裝扮起來，竟與日本人一樣，臨鏡一看，心上舒暢的了不得，身體陡然健旺。……竟把中國的書酸樣子盡行脫化了」。（《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73）一路駕御氣球轉往非洲和印度孟買而去，苦尋不著妻兒的龍孟華不禁愁腸萬轉，氣急攻心而昏厥不醒。透過玉太郎訪得孟買名醫哈老醫士為龍孟華開胸診治，淘洗內臟。藉由印度老醫士之口，奚落了中國文人的八股病：

你這心想是自小用壞的。我聽見有人說起，中國有種什麼文章，叫做八股，做到八股完全之後，那心房便漸漸縮小，一種種的酸料、澀料都滲入心窩裡頭；那膽兒也比尋常的人小了幾倍。所以中國一班的官員都是八股出身，和我們辦起交涉來，起初發的是糊塗病，後來結果都是一種膽戰心驚的病。……

今日看見先生的心，才曉得這話不錯的。」（《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85）

以外科手術為主人公龍孟華清除中國傳統科舉八股的精神羈絆後，從裡而外，身心徹底淨化並獲得新生。龍孟華開胸淘心手術後沈睡未醒，玉太郎等駕御氣球開始進行島嶼探察，卻盡是一些風俗「彷彿中國」的「野蠻國度」。首先來到最著名的「柏兒萊斯華勒島」。只見這島防閒女人極嚴，一派「中國規矩」——大凡男子出門，一定把女子捆起，裡面服侍的人，個個先要用過宮刑，淨過身子，至於樂師們都是些青盲白瞎，就同中國古來的樂師一律。玉太郎夫婦想到中國的野蠻舊俗也不遑多讓，不禁感慨良久。（《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96-297）

接著來到「勒兒來復島」，相傳是元世祖撲滅趙宋時，中國義士領了室家兒女由台洲出海，遇著颶風，吹到這島裡來的。傳下一種習俗——除卻程、朱所傳書本外，其餘一概禁讀。看那宮室佈置、衣冠格式，都和中國古來一樣。那些人民語言，都是中國的官話。見玉太郎三人西式裝束不入眼，便指責道《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都不知道，將來用夷變夏，不知要弄到什麼田地了！又私下議論：我們這個國度，四面鐵桶似的，便是飛鳥也飛不過。這三人一定是妖怪。濮玉環聽他們這番議論，簡直酸腐不堪，不可理喻，天生一個不能開通的地方，於是拉了玉太郎回身便走。（《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309-311）

次日到達另一個島，共三四十個國度，其中有個「魚鱗國」，面積占得本洲的大半，人口又為三洲之半，卻有一種不好的風俗——生出女兒來，定要將雙手纏得「兩根臂膊像麻秸，十指兒像一對蘭花，便算是他國裡的絕色美人。」那蘭花手指頭的周圍，沒有珍珠、翡翠，也要用金銀打個圈兒套起來。所以通國的女子，無論是吃飯穿衣，沒有一件不靠著男子的。那些男子也貪戀著那一對蘭花的好處，情願供那女子驅遣，遂把通國的男子一個個都弄得面黃肌瘦。（《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313-314）另外還巡訪到「莽來賜島」，那島山川壯麗，田園肥美，卻有一件很壞的風俗——出了一批抱殘守闕的讀書人，鎮日裡牽文拘義。只因祖先傳下一句「普愛萬物」的話，便泯沒人獸分際，甚至把自己應吃的糧食捐給了鳥獸；或是自己走到山林，供作虎豹豺狼的食料；跳到海裡，做那長鯨、大鱷的餽饌。因此，都城裡不見人的蹤影。宮殿裡睡的盡是毒蛇猛獸；宗廟裡盤踞的是豬狗狐狸，甚是可怕。（《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319-320）

另有那「司常煞兒島」，開國始祖司常煞兒，那國度日興月盛，不料傳到第八代的「慕華德第二」，卻是一個暴主。有一件最暴虐的政令——除卻那些酋長本族之外，

凡是在地面上住有房屋者，每月須派出一人供酋長使用。以為酋長是天神的兒子，飲食衣服不應和那民人一樣。所以酋長吃的是民人血肉，著的是民人皮革。看見宮殿的門前綁了幾百個人，有的已剝過皮骨，有的才斫斷手腳，氣象淒慘得很。（《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327-328）

再到另一個島，這島內貿易場中，只有兩件大宗生意——一件是「做像姑」²¹⁹；另一宗生意是「聞香風」。上自世家大族，下至平民百姓，一到十二歲，定要做這件買賣的，否則親朋羞與結交往來，國家也要當做欽犯治罪。且該國是女王掌權，這女王就從像姑中遴選丈夫，以及朝廷裡的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這個島的西部出產一種極奇怪、臃腫的鳥，獨有那鳥糞燒起來異常的奇香，家家戶戶，沒有一人不聞的。屋內盡排列著無數香榻，一個個橫陳在榻上，嗅聞那香風的好處，還有些衣衫襤褸、鳩形鵠面的乞丐，捱著那香榻旁邊討錢，鼻涕盈尺，模樣惡劣異常。（《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329）

透過玉太郎夫婦的跨島探奇，作者再現了歷來中國人種種野蠻行徑和未開化等罪狀，把中國古人和清人徹底數落一番。宮中為嚴防女人而設有男子宮刑；獨尊程朱理學、禁讀他書而酸腐無理；抱殘守缺、牽文拘義而枉送性命；專「慕華德」，獨斷獨行而苛政害民；狎像姑、抽鴉片惡俗等等。作者還促狹惡搞一番，變本加厲地把男人狎像姑，寫成女王當權還從像姑遴選丈夫和朝廷官員；將清人吸食鴉片的狼狽醜狀，置換成聞鳥糞，美其名為「聞香風」。可謂極盡消遣、醜化之能事。

（三）符應奇夢：親子團圓，同遊月球世界

龍孟華因妻兒生死未卜而愁思難解，輾轉反側，幾度朦朧睡去後夢見月府。聞見其間洞簫宛轉，鶴聲嘹亮，無數的紅男綠女載歌載舞。見妻子鳳氏化身為月宮仙女說道：「我於今已到這月中來了。這月中的好處，是千言萬語都說不盡的。大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苦惱，此處都一點沒有。夫君，你若有情，何不也搬到月中，一同

²¹⁹ 明清之際，俗稱少年男伶旦角為「像姑」。詳漢語詞典：像姑，<https://mcidian.qianp.com/ci/像姑>，2015年8月12日。相傳狎像姑之風源於明代，清代沿襲而風氣更熾。緣於清代律法嚴禁官吏狎妓，一旦查獲屬實即予嚴厲懲罰，但狎優可以默許，朝野官吏士大夫遂以狎優伶、狎像姑取代狎妓。此風以京師為最，像姑堂子散佈在八大胡同。清代小說、筆記對此風亦頗有著墨：如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75回》：「這京城裡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甚麼王公、貝子、貝勒，都是明目張膽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極嚴，也極易鬧事，都老爺查的也最緊。……犯了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職。」曾樸《孽海花·第35回》描寫某些維新人物、名士喜歡蓄優童：「隨侍左右的都是些十五六歲的雛兒，打扮得花枝招展；……簡直主僕不分，打情罵俏的攪做一團。」「原來那時京師的風氣，還是盛行男妓，名為相公，士大夫懽於狎妓飲酒的官箴，帽影鞭絲，常出沒於韓家潭畔。」

享受？也免得在世間受那些沒來由的苦處。況且我如今已生一子。」（《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30）頃刻間，龍孟華卻飛到天空，低頭一望：只見那督撫衙門裡面，一個個都是三頭六臂，牛頭馬面，大吃一驚而直從天空墜落。嚇醒後方知是幻夢一場。不久，玉太郎將氣球續往印度洋外尋人，龍孟華休養酣臥，心神恍惚之間，又得一奇夢，夢見雲端中飛出一位天使，引領龍氏展翅遊玩「月球世界」：

登時到得一個所在，真正是黃金為壁，白玉為階，說不盡的堂皇富麗。……那各種的花草，各種的奇禽異獸，都是地球上所沒見過的。……飛到一個牌樓，天使翻譯告訴我道：「這是地球栖流公所，你的父親派在那邊管門。」……殿上坐著三個大人，天使指點道：「這中間一位是如來釋迦，東邊一位是孔氏仲尼，西邊一位是美國總統華盛頓。這三位算地球上有人物，經本世界選定，做公所的三首領。……你將來終是這裡的客民，不必留戀。」用力一推，推我在萬丈深坑之下。……這萬丈深坑也掛著一塊黑漆牌，……據天使說來就是「天囚」兩字的意思。中國的秦始皇算這裡的第一個大罪魁，做了罪魁，便永不超升的。天使和我講完，忽然電光一閃，將身體騰到空際，道：「十年後再會罷。你那兩翅無用，給還我罷。」（《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89-290）

作者巧妙的在夢中的「月球世界」裡，設立了所謂「地球栖流公所」，並置了印度佛教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和美國總統華盛頓，成為作者選定的公所領袖，至於萬丈深淵中的「天囚」裡的首惡便是秦始皇。由於龍孟華妻兒的行踪始終探查不到，恐怕凶多吉少，加上他的心病時好時壞，昏睡時總是夢囈不斷，清醒時又老是長嘯短嘆。眾人為讓龍孟華打消尋獲妻兒的癡念，於是循著龍孟華的奇夢因勢利導，編排一則海外奇譚。就說龍必大是月中童子投胎轉世並已回返月宮，瑪蘇亞母女則在金童玉女的接引下飛升月宮團聚。眾人瞞著昏迷中的龍孟華，通力合作留下「月府遊行圖」、「鳳飛崖」、「鳳氏草」、「瑪蘇亞書」等題字在鼠尾洲的石鏡崖上，藉以昭信於龍孟華。（《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317、325）孰料龍孟華一會兒笑逐顏開，一會兒傷心欲絕，最後堅持留守荒崖，要是遇著鳳氏便同到月府，遇不著鳳氏，來世再生也到月府團聚。

他日玉太郎駕球再來鼠尾洲石鏡崖探望，卻見一葉孤舟循著岸邊轉舵。船上有一頭戴棕笠，身著道袍，鬚長過腹，眉長過眼的老翁，坐在船頭，手捧古書；另有兩個老蒼頭，一人把舵，一人煮茶；艙裡掛著一幅八大山人畫的〈扶桑看日圖〉，四幅鄭成功畫的條幅，一副黃宗羲寫的對聯。老翁衣冠古昔，氣宇不凡，自稱是「遁

軒老人」，孑然一身，逃死海外，寄住在石鏡崖東側蘭花澗下的山洞內，原來正是海外飄泊的前朝遺民。「遁軒老人」遂邀玉太郎、龍孟華等人至其住處同遊。竟見妻子鳳氏正倚在梧桐樹下讀書，兩人恍如隔世，抱頭痛哭。談起鳳氏遇險經歷，原來鳳氏與瑪蘇亞母女因郵船遇險逃生、又遇盜劫，瑪蘇亞開槍自殺，鳳氏跳海飄流到崖底，被遁軒老人救起並留養在洞內。如今夫婦歷險團圓，兩人同登氣球，先回松蓋芙蓉寄住，玉太郎夫婦承諾天涯海角總會尋回其子龍必大。（《月球殖民地小說》，頁404-405）

方打算登球啟程之際，突遭十幾隻外來的氣球團團圍住，玉太郎看那氣球的文明程度遠比自己高強許多，甚覺匪夷所思。只見氣球裡放出一道電動飛橋，走出一個十來歲的孩童招手相邀進球參觀，一行人頓時目瞪口呆，自慚形穢。只見地球上貴重非常的金剛石被用來鋪地作屏，氣球內一切物件無不散發異彩，人人都只有十幾歲，個個都有天仙化人的氣味。雖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覺聲音輕圓幽靜，令人如癡如醉。忽見其中一個男孩和龍孟華夫妻講起中國話，居然正是其子龍必大。原來龍必大自從去年出門尋父後，上了輪船來到大海中的一個埠頭，枕在石頭上假寐，卻被一個女孩喚醒，帶到灑滿月光的氣球裡滯留了幾十日。原來女孩名叫鳳鬟，一家三十餘人，七代同堂，最年長的長輩都有兩百歲左右。人人學問高強，和藹可親，朝夕教龍必大讀書，龍必大天資英敏，甚得其家人喜歡，鳳鬟尤其格外親熱。她指著月輪說道：「從這裡到我的家鄉，須走得百十個鐘頭才到呢。我那家鄉不像這世界的齷齪；我的父母很想還到家鄉，怕我們弟兄姊妹沾染這世界的氣息，便於教育之道大有關礙。大約不久便須回輪。我母親想攜帶你一同回去，為的你性情骨格和我們家鄉的子弟尚屬相宜。」（《月球殖民地小說》，頁415）可巧這日駕球遊到這鳳飛崖，龍必大瞧見了鳳氏並告知鳳鬟，一家人方得以在此團聚。

（四）書寫特色

小說採取倒敘手法，敘述時空和人物始於寄居在南洋英國殖民地，巫來由松蓋芙蓉會城附近的天文博士龍必大，接著倒敘其個人與父母坎坷、傳奇的身世遭遇。作者透過龍氏夫婦、親子的失散和團聚，經由尋親之旅而帶出兩種旅行——海角天涯的駕氣球尋親之旅和月球殖民地之旅。作者透過寄實於虛、虛實相生的手法，藉由環球跨島遊歷，判批中國官員普遍存在的尸位素餐、冥頑不靈，甚至殘害忠良。也假桑榆槐地抨擊中國傳統的種種野蠻陋習；透過印度老醫士之口直陳中國文人的八股病；也經由日人玉太郎的反思、對比月球殖民地的高度文明，和地球帝國主義

結合殖民主義的假文明，對美國為首的地球人類文明提出嚴重警告和諷刺：

見得其中人才濟濟，便是地球上的中西大哲學家、大科學家無不到此遊學。我徘徊良久，心神俱盪，一時動念思鄉，頃刻間脫離那光明世界，落入混沌世界裡。只見長鯨大鱷直撲而來，漫山遍野又盡是毒禽猛獸，正當呼天無路，入地無門，想到美國乃地球最文明的國度，卻見花旗下面堆著無數白骨，聽得一片咆哮聲。猛覺針刺鼻尖，揉眼躍起，卻是大夢一場。（《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415-420）

當玉太郎同龍氏夫婦耳聞目睹月球世界的高度文明後，此番刺激把玉太郎從前「夜郎自大」的見識，一概都銷歸烏有而頓時呆若木偶、失神喪志，進而有了上述月球奇夢。自 15 世紀末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發現新大陸」以來，西方諸國開啟了航海探險熱潮，工業革命成功後又爭先恐後的進行海外市場的開拓和殖民地的競逐，造就了歐美列強成為所謂「文明先進國」。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更被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挪用，以科學作為現代文明的利器，火上添油地助長了優勝劣敗、肉弱強食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晚清之際，深受列強鯨吞蠶食之苦的中國人，感受最是深切。然而，號稱「地球最文明的美國」，「卻見花旗下面堆著無數白骨」；來自亞洲最「文明開化」的母國日本，玉太郎見識到來自月球世界的高等文明，也只能「自慚形穢、失神喪志」。作者立足於全人類的高度，破除國界種族的區別，無異於給了蠅營狗苟、紛紛逐利的地球人一記當頭棒喝。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貫串全文出現的月球描寫，既有沿襲中國神話傳說裡的廣寒月宮仙境想像，也有雜揉西方現代天文學知識衍生的月球想像，充分展現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態勢。先是龍孟華在逃往南洋的旅店裡，舉杯邀明月，不覺牢騷滿腹地長嘆：「月亮啊月亮！……可惜我身無兩翼，不能從這骯髒髒的世界飛到你清清白白的世界裡去。」作者意識到傳統月宮傳說的不合時宜，故藉口於李安武批評道：「我們歷代相傳那些嫦娥偷藥奔月宮，唐明皇和葉道士遊月府、偷出霓裳曲子的古話，都是民智未開的見識。」（《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24）繼而龍孟華遇客輪擦撞而落水獲救，妻子鳳氏卻生死未卜，滿團心事，輾轉難眠，才朦朧睡去卻恍惚看見：「一輪明月，向空中照耀，那四面的樓台亭閣，都像那水晶鑄就的一般。霎時間，忽聽洞簫宛轉，鶴聲嘹亮，萬道旌旗，從月宮裡飄颻出來，無數的紅男綠女在那裡歌歌舞舞。……斗然閃出一位仙女。定睛一看，原來非他人，就是自己妻子……。這月中的好處，是千言萬語都說不盡的。大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苦惱，此處都一點

沒有。……」(《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29-230) 而後玉太郎在氣球中得一奇夢，在「天使」的導引下「遊玩月球世界」：「登時到得一個所在，真正是黃金為壁，白玉為階，說不盡的堂皇富麗。……那各種的花草，各種的奇禽異獸，都是地球上所沒見過的。」(《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288) 並透過月中人的話語，指出相對於月球世界的地球是充斥「齷齪卑鄙的惡根性」的「骯髒世界」。裡面還設立了所謂「地球栖流公所」，並置了印度佛教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和美國總統華盛頓，成為作者選定的公所領袖。而萬丈深淵中的「天囚」裡的首惡便是永世不得超升的秦始皇，接著又看見黑坑裡盡是勒索銀錢的惡鬼。此一混合、雜匯的月球想像，既保留了中國傳統的月宮想像，復嫁接了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地獄想像。然後，玉太郎等人的氣球被十幾隻來自月球的氣球圍在核心，並受邀進入氣球內部參觀。走過機械飛橋進入氣球裡，只見此中以金剛鑽鋪地作屏，牆壁和桌椅檯凳等一切物件，放射出比電燈還要明亮的異彩；氣球中的人物個個都只有十幾歲模樣，卻是七代同堂的一家三十餘人，最長的七代祖竟有二百歲左右，另有一種「天仙化人」的趣味。球內的陳設和人物在在令玉太郎等人相形見绌，「覺得自己面目塵俗，衣裳醜陋，……不由心上十分慚愧。」(《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412-413) 小說中的月球／他者想像，植入了科技幻想，文明程度遠遠凌駕地球，令自詡擁有地球最高科技氣球技術的玉太郎驚駭不已。作者透過玉太郎思忖：「虧得我明治天皇振興百事，我通國的國民一個個都奮勇爭先，才弄到個南服台灣，北賓韓國，占了地球上強國的步位」(頁 415)，而原來這天下強國「算來也不住的」，想到這裡，把從前夜郎自大的見識，一概都銷歸烏有，垂頭喪氣的呆立一旁。(《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415-416) 小說混入了西方天文學中的外太空想像，展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想像接合，也傳達了作者的知識來源。

小說還出現了巧遇海外飄泊的前朝遺民「遁軒老人」的情節，黃宗羲、八大山人、鄭成功等明朝遺民故臣的政治符碼陸續出現，並應邀同遊「遁軒老人」的住處，位於石鏡崖東側蘭花澗山洞內的天然石室「飄飄廬」。只見小船緩緩滑進山底的石洞，一幅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桃花源」、「福地洞天」的地理風景，於是悠悠然地卷軸似地開展出來。石洞兩岸都是珊瑚玉樹，舟行十多里，重見天日。空氣清和爽暢，只見沿堤平列著數千株盛開的梅樹，紅的像朱砂，綠的像翡翠，白的像羊脂玉，清香撲鼻，兩旁果樹結實累累，水中則魚蝦鮮潔。來到一天然石室，題有「飄飄廬」三字，一旁有座自然天成的珊瑚亭，題著「紅塵不到處」，亭外則是一片漪綠竹林，林內彷彿有讀書聲。轉了幾個彎才渡進一座石門。走筆至此，中國傳統文學中桃源、樂園的文化符碼遂與明朝遺民故臣的政治符碼嫁接、共構起來，於是海外他鄉也可

以是吾鄉樂園。只是，作者不甘拘泥在「民智未開」的不合時宜中，因此情節急轉直下，透過大明殉帝的血脈遺孤「唐蕙良」的尋獲，樂園中人「遁軒老人」遂移交大明蟒袍、玉帶等寶器後毅然殉國、瞑目黃泉。小說再度接軌上新中國的未來想像，大明遺脈唐蕙良思索挽回國家氣運的計策，最終歸結為「只有廣開學校，造就國民，是救時無上法」（《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432）。小說召喚並繫聯上經典桃源敘事的結局：「有心」銳意求進的玉太郎，卻「無緣」隨龍必大等人至「月中遊學」，就像漁人再也回不去「桃花源」，而只能困守在石鏡崖下研究改造氣球的技術，甚至還因為採用新法試球而身受重傷，付出慘重代價。最後，再回到小說開端處的南洋空間，天文博士龍必大遊學月球、學成歸來，返回地球定居之處不再是父祖之國的中國，而是寄寓南洋英國殖民地巫來由松蓋芙蓉會城。小說人物安身立命的理想國度，已然脫離現實或想像的中國，轉而寄托在海外異國。

《月球殖民地小說》異於中國傳統烏托邦文學中的人間桃源或世外樂園的空間想像，而大舉將敘事空間拓展到外太空的月球，使非人類的他者所闢建的高度文明月球殖民地，成為地球秀異人士的遊學之地。小說作者對於月中世界高度文明的殖民地、明朝遺臣「遁軒老人」位於海上荒島山洞石室「飄飄廬」的桃源勝地；南洋英國殖民地巫來由松蓋芙蓉會城等想像與再現。實混同了中國古代海外仙鄉樂園傳說和現代西方科技烏托邦想像，頗能展現晚清士人知識結構的開放與駁雜。

二、旅生《癡人說夢記》

《癡人說夢記》，題為「旅生」撰，原載於《繡像小說》第 19-30、35-42、47-54 號，出版於 1904 年 2 月至 1905 年 7 月，共三十五回，未完，有插圖。作者本名、生平不詳。²²⁰

（一）旅行動機：亡命海外，另闢殖民樂園

小說主人公賈子章字希仙，本籍湖北武昌，長於興國州「愚村」。其父賈守拙世代務農，跟著一班田夫野老，不知不識不曾離開家鄉，倒也過了半世快活日子。一日午覺作了個奇夢，哈哈大笑醒轉過來，被妻子笑說他做了「癡夢」。又和老童生背景的親家稽老古把夢述了一遍，稽老古說此夢合了道士徐福領三千童男童女，奉秦始皇命令出海訪尋「仙人島」卻杳無音訊的傳說。兩老正閒聊間，誰知天降橫禍，闖進本村地保及「滿面煙氣」的官差。因為姪兒吃酒賭錢，抗欠官糧一走了之，拖

²²⁰ 《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癡人說夢記》，南昌：百花洲文藝，1991。

累賈守拙代為完糧。地保、差人騙吃騙喝又語出威脅，嚇得氣急敗壞的賈守拙昏厥過去。所幸親家一旁照料，並哀求差人指示生路，最後花錢消災，賈老以地契抵押借款，打發簽稿老爺、錢漕大爺，再補繳錢糧，才算完事。受了衙門氣的賈老，聽人說「現在的外國人就是仙人」，跟著外國人讀洋文的，就是仙人的徒弟，於是就將八歲的次子賈希仙送進教堂開辦的強西學堂。

過了幾年希仙已是 15 歲，洋文極熟，中文亦尚粗通，還結交了兩位知己同學。一個姓寧名有守字孫謀，原籍廣東南海，是漢口亨利洋行買辦之子；一個姓魏名偃群字淡然，原籍廣東新會，其父在江漢關上任職，兩人俱十七八歲的年紀。三人常恨身為中國人卻在教堂受外國人栽培，覺得恥辱已極，且只授以外國語言，不肯傳授一切關係實用的科學，分明是「養成我們奴隸性質，將來為他所用的」。於是決定先和主教托詞退學，再搭了輪船逕往上海求學。或是考個開通的學堂好長進學問，或是譯書攢錢自己開個學堂，成就幾個志士。盤算妥當後，三人遂上了怡和洋行的輪船，船在鎮江停泊卸貨，賈希仙卻陰錯陽差地和寧、魏二人走散，從此分道揚鑣走上迥然不同的道路。

寧、魏二人巧遇一位疏財仗義的豪商並一見如故，分別娶其兩位妹妹（名聶字慕隱、名紅字綴線），結為姻親。婚後寄住陳府，閉門課讀、著書，並一起赴廣州、京城應試。結果，寧孫謀鄉試第一，會試高中第五名會魁；魏淡然則鄉試第三，而會試未中。意氣風發的寧孫謀受張大軍機和工部余侍郎上折力薦，傳旨面聖陳言後，聖上大悅並諭令破格錄用，賞「四品京堂，預備內廷顧問」，從此開始雷厲風行地興辦新政。魏淡然也得聖諭，賞了「五品京銜，就做了譯書局的總辦」。不料一番大刀闊斧後，遭舊黨所忌，犯了叛逆大罪，犧牲了京裡一批熱血同志，寧、魏二人僥倖逃到日本橫濱。

賈希仙則輾轉來到舉目無親的上海，經歷城隍廟擺算命攤子餬口、廣東肇慶府新辦學堂就學。無奈該學堂風氣極腐敗，所學毫無實濟，教習吃花酒，學生賭錢，賈希仙因題詞抒懷而被視為新黨叛逆，旋遭押解進省查辦。幸好途中獲革命義士搭救，為首的姓東方名黑字仲亮，五人俱是讀書人，只因立了志向想為中國百姓出氣，打算「據廣東獨立」。如今已召集四五百人，力邀賈希仙為統領，已遭通緝的六人連夜整裝逃出中國，打算先到外洋作一番大事業。

（二）應驗癡夢，賈希仙殖民仙人島

賈希仙同東方仲亮一行六人，搭上輪船先赴「亞洲同種的強國日本」，卻在東京險遭中國使館緝拿毒害，幸賴日本外務大臣以政治犯禮遇援救。脫險後六人續搭船往美洲出發，卻因輪船機械故障意外飄流到「仙人島」。該島是科倫坡（今譯哥倫布）探險美洲所忽略，所以不曾與世界交通。島民是猶太種，語言文字和希臘拉近，通拉丁文和英語。篤信宗教信奉耶和華，以教主為民主，官民平等。島民性質純良，風俗甚佳，崇尚儉樸，不許有閒蕩的。島上蘊藏豐富，遍地珍寶。此外，神宮有藏書樓，典藏許多寶書。賈希仙等人向教主表明欲借取寶書，勉力用功，學成後可替本島效力，教主欣然應允。賈希仙取了重學、力學、汽學各種書，東方仲亮取了醫學書，盧大園取了電學書，鄭開智取了礦學書，歐孟核取了化學書，宮俠夫取了天文學書，各人在館用功。過了一年，六人學業已成。賈希仙本意「要整頓這島，和美洲一樣興旺」（《癡人說夢記》，頁 58），特著意於製造機器，務求造得輪船，便可出島貿易，本島出產極多，不難立時致富。又同鄭開智在島上察看礦苗，勸說教主開辦礦務。可惜礙於僧徒們毫無知識，大力阻撓，有說勞民傷財，有說攸關風水，有說賈希仙等外人居心叵測想哄騙教主，從中取利。賈希仙六人見勢不可為，只好罷手求去。

航海途中，六人先探毛人島，見島民「赤身裸體，身上長著一寸長的黑毛，雙睛帶碧，著實兇惡。」（《癡人說夢記》，頁 61）賈希仙和宮俠夫探得島上鑽石無數，任意揀取若干大塊，正待覓路下山，一不留神，已被巨鳥雙爪攫起，落在海灘上，幸好被美國船主救起，同往美國舊金山。東方仲亮等四人則在船上焦急苦候不到賈希仙二人，偏又遇風暴將船直送海中。只見一座高山聳立海面，上邊還冒出水柱，原來是一種鯨魚，頃刻又將船吸進鯨魚口裡去，登時天昏地黑，四人忙用篙亂戳，那鯨魚負痛張口，才把船吐出。劫後餘生，慶幸不已，取出望遠鏡一看，見前面卻是個島國光景，竟是日本的橫濱。從橫濱登岸後投宿旅店，聽得隣房琴韻歌聲悠揚，知道是中華人，東方仲亮遂叩門拜訪，交換名片，方知是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沒有做成卻被逼出洋的寧孫謀。寧孫謀追述北京所為，東方仲亮則交代與賈希仙等人的海外奇遇，雙方遂引以為同志。但東方仲亮本與賈希仙理念相同，打算開創海外殖民事業，基業鞏固則進可攻退可守，故不甚以寧、魏作法為然。遂直言不諱地指陳錯處：先生事事求其速成，不在根本上下工夫，亦即專注在朝廷，卻沒想到百姓。學堂未開，人民資格不及。工人沒有製造本領，商人沒有合群之力，農夫更一意守舊，官員做官猶如旅客一般。如此貿然行動，只是徒然枉送了許多性命。唯有百姓足以自立，自然中國不期強而自強。此番說法，把寧孫謀說得膽戰心驚，佩服

不已，答應此後一心辦報，指望將來轉移社會。寧孫謀後來因清廷隔海緝拿而逃往蘇格蘭著書濟世，賣文自給，又打聽家人已安全移居新加坡後遂趕往團聚。東方仲亮自從仙人島取得無數珍寶，變賣起來富可敵國，故一方面資助寧、魏二人開辦報館，果然議論痛快，學理明通，影響中國士人甚鉅；另一方面則到處結交豪傑，終於尋獲賈希仙。

賈希仙、東方仲亮，連同革命志士黎浪夫等共二三百人，總算在橫濱會合，最後決議進取仙人島做為殖民根據地。黎浪夫因堅持革命起義，理念不同，故憤而離去。賈希仙等數十人遂向仙人島進發，面告教主說明中國有一班人要做貴國百姓，見教主不答應，賈希仙等秉持「優勝劣敗之理」，便以手槍子彈擊穿樑柱，以強權威逼教主同意。取得島南空地後，安置眾人，開墾築城，命名為「鎮仙城」，並插上「龍旗」。一方面和島民交易貨物，一方面興辦學堂招羅島民讀書。希仙對入內參觀的島民代表解說：「我並不是要收你們教中的百姓。只是可憐你們百姓生在這荒島，一些學問沒有，徒然信了神佛的荒唐話，懵懂一世。而且衛身的飲食器具，一無所有。人生如此，不太苦了麼？我因發了這個宏願，要替你們教養百姓。毫沒歹意，休得疑心。」（《癡人說夢記》，頁 195）又見歸附的島民一改從前的面黃肌瘦，個個轉成身強體壯，不多時島民們便紛紛歸附，教主和眾僧徒皆阻阨不住。賈希仙進一步糾集島民，同心一意，在武力強勢威脅之下，教主和眾僧不得不交出領導權，被安置在島東寺廟內，按月供給糧食並養老終年。賈希仙把神宮摧毀，另立上下議院，被眾人推舉為島主。大刀闊斧開辦教育，改善民生，繁榮貿易，通商外國，家家富足，戶戶讀書。

不費一餉，不勞一兵，唾手得了仙人島。五百個人，成一團體，就如當年的田橫一般。如今全島的人，沒一個不進學堂，沒一個不愛國，真是人人有自由的權利。……將來還想練成海軍、陸軍，乘著機會，規取鄰島，步英吉利的後塵。（《癡人說夢記》，頁 201）

將仙人島改革有成、殖民成功後，派盧大園率人逕往中國帶回希仙眷屬。盧大園等逕赴湖北愚村，花錢請訟師保釋因「兒子犯罪，老子頂罪」而繫獄半年的賈守拙，說明來由後將希仙父母及其親家稽老古等人，一併接回仙人島團圓。賈守拙猛然想起，賈希仙此番際遇正應驗了前番「癡夢」。

（三）立憲新政，夢兆新中華

返回仙人島後，盧大園便向賈希仙等人面告中國新政暨寧、魏二人近況。聽聞朝廷已改定「立憲政體」，需才孔急，朝中重臣保舉寧、魏二人將功折罪，並大力號召海外志士返國效力。賈希仙等人則因海外拓殖有成，復以中國人滿為患，能殖民外洋是大利中國的事，故不打算回中國。寧、魏二人志在整頓中國，既然如今事尚可為，自然返回中國為是。況且，若有意外之變，猶可以仙人島為退步，故毅然連袂返國。

希仙對親家稽老古和父親賈守拙一一說明統治仙人島的島政和法度：島主原是代眾人辦事的，其名叫做公僕。憲法就是公守的法律，有立法、行法（今譯：「行政」）、司法三大權，各有權限，不相侵凌，大家公議了再由我們定其從違。不分島主和島民，不靠勢力，只講公理。高齡九千的老童生稽老古對賈希仙這番議論，不甚滿意。私下對賈守拙抱怨：只因道不行，而乘桴浮海，可惜無處施展。只見一班小兒混鬧一場，廢掉君臣一倫，「有福不會享，有威不會作」，實在看不入眼！如今雖然比起愚村享福甚多，然而不如那瓜田豆棚下隨意閑談，逍遙自在。兩老在鄉間散誕慣了，住不慣高廳大廈，遂相對唏噓不已。

當晚稽、賈二老同回宅裡，抵足而眠。稽老古睡到日高三丈方才醒來，並連聲驚叫「怪夢」不已。稽老古於是對賈守拙娓娓陳述夢境所遇：自己隻身搭乘安平輪船返回中國，卻見上海洋房洋字都換成中國字，街上紅頭巡捕不見了，都是中國巡警。最奇的是中國十八省統通把鐵路造成了，各處還設了專門學堂，造就無數人才，而且輪船鐵路都是中國人管理，從前巨額的國債也都還清了。如今愚村是無人不識字看報，天文地理說得頭頭是道，我如今是佩服新式學堂有效驗了。那京城也不再是傳說中的塵土飛揚，污穢泥濘。只見街道乾淨整齊，車馬喧闐，人聲嘈雜，最怪的還是兩層馬路呢！如今皇上出來可是輕車簡從，還聽說要到東京察訪政治去。家家子弟都送學堂學新學，通天下一十八省沒一個開門授徒了，只見好些秀才舉人窮到鶉衣百結，處境淒涼堪憂。我才轉念一想，就回到仙人島。見島主大會各國君王，召開「弭兵會」，上百兵船齊掛龍旗，大放禮砲，砲聲響起，就把我嚇醒了。賈守拙聽完，大笑說道：「這就是我們中國將來的結局！」（《癡人說夢記》，頁 214）

（四）書寫特色

《癡人說夢記》是以主張海外拓殖，先效強權奪取殖民地，再行民主共和的賈希仙為敘事主線，寧孫謀、魏淡然主張君主立憲、維新中國為副線，其中寧、魏二人的政治挫敗正是以清季曇花一現的維新運動主事者康有為、梁啟超為藍本並潤飾

而成。作者藉小說演繹了賈希仙海外殖民的成功，對比寧、魏的功敗垂成。並指出失敗關鍵在於事事但求速成，而不在根本上下工夫；只專注朝廷，卻沒想到百姓；學堂未開，人民資格不及。如此貿然行動，只是徒然枉送了許多性命。唯有百姓足以自立，中國不期強而自強。因此，被迫亡命海外的寧、魏二人只好一心辦報，指望教化百姓，將來轉移社會。作者在此為讀者鋪陳了兩套改造新中國的理想方案：一是導正現實中國已然發生，但旋起旋落的立憲維新運動；一是仿倣列強拓展海外殖民地。小說裡來自「愚村」、賈稽二老期待的君主立憲成功，只能在夢中實現，「我們中國將來的結局」，猶在未定之數。唯有航向海外的賈希仙，先以武力奪取仙人島，再成功改良為民主共和政體的殖民地。這不僅反映作者旨在透過小說演述政治理念、想像理想國家，更希冀接軌「全球趨勢」、步上英國後塵，加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隊伍。

比較《月球殖民地小說》與《癡人說夢記》的殖民想像：先就殖民空間而言，兩者雖然同屬於域外殖民，前者由不屬於地球人的高度文明所開闢於外太空的月球新世界，是超然、凌駕於地球現實、寄托理想的想像空間；後者則巧取豪奪自海外既存的島國，是介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異質空間。再就殖民模式來看，前者是無害於其他文明的和平拓殖與移民，將月球殖民演繹成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度。百姓安居樂業，長生不老，社會自由開放，擁有高度的物質和精神文明，超越地球諸國文明；後者則全然移植、模仿西方列強的強勢殖民，以武力壓迫弱勢文明。挾政治、經濟、武力和科技優勢，強調殖民母國的優越性，以進步／落後、文明／野蠻凸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差異性，並以救世主般的高姿態俯視被殖民者，企圖透過殖民成果壯大殖民宗主國，全然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共謀的產物。

為使小說人物的海外歷險產生既熟悉又陌生的閱讀效應，作者先將賈希仙的殖民仙人島，透過賈父的一場「癡人說夢」（亦即小說命名所由），連結上秦始皇遣道士徐福，率童男女海外覓尋仙人島的傳說，藉以喚起讀者的記憶，進而產生熟悉感。至於，穿插其間的赤裸毛人、巨鳥攫人、鯨魚吞船等荒唐奇遇，則在加強時人好奇遐想的陌生感。至於作者極力鋪陳的賈希仙成功治理仙人島的殖民事蹟，多因襲模仿西方強權奪取殖民地的手段：先以武力懾服、再施以懷柔安撫，恩威並施；再複製列強治國之道，藉科學昌明、商貿繁榮以教養百姓、富強國力，再開立議會，推崇民主；最後，插上殖民母國的龍旗，象徵征服者的勝利。此外，在賈氏父子關係與空間想像方面，學者顏健富認為：從賈守拙夢中的「仙人島」轉化為賈希仙拓殖成功的「鎮仙城」，實隱含多層次的微言大義。而其中的「父子」關係亦富有象徵意

涵：「倫理的表徵（賈父與賈子）、政治的象徵（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文化的對照（傳統與現代）」。現實中受難的賈父，「反映了父親／傳統／老大帝國的窘境」；賈子海外殖民的成功，則「建立起兒子／現代／少年中國的新秩序」。而小說結尾賈希仙將父輩人物接到「鎮仙城」，灌輸憲法、民主和科技等現代觀念，「敢怒不敢言的父輩成為失語的一代，也宣告了『老大帝國』的崩盤。」²²¹

結 語

有鑑於晚清以降，中西交流的大震盪、內憂外患頻仍，千年古國即將分崩離析的亡國焦慮，反襯於小說世界中的竟是詭奇艷麗、光怪陸離，既是思想、行動的大解放，也是想像力的大爆發。古為今用、西學中用，完全打破時代和空間的藩籬，雜揉並陳地交互出現在晚清的旅行小說中，豐富滋養了旅行小說的形式和內涵。探究原因，西學強勢東傳，時代風會所趨，正扮演了重要推手角色。晚清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傳播現代科學技術的一次高潮。傳播主體有西方傳教士、中國洋務派官員、留學生、海員、碼頭工人及一般民眾；受眾對象則是上自皇帝老臣，下及販夫走卒、平民百姓；傳播與影響的廣度、深度，對中國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傳播的模式，有譯書出版傳播、實物傳播、興辦新式學堂傳播、歸國留學生傳播、通商口岸傳播等五種。其中尤以譯書出版為最重要的傳播模式，以通商口岸為傳播的橋頭堡。²²²

考究晚清小說作者的背景，實與晚清新學的傳播關係緊密。以本論文所採樣的小說為例，作者生平據實可考者有二：其一，《新中國未來記》的作者梁啟超。任公身兼立憲派核心人物和流亡海外政治人物的特殊身分，積極主張引進西學，學習西方。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梁氏在京師，「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決心從「譯書」中尋找救國的道路。²²³戊戌政變後銜命逃亡海外，積極創設報刊，以報刊為發表改良政治、鼓吹新民的根據地。其二，《新石頭記》的作者吳趸人。吳氏

²²¹ 顏健富：〈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2005 年 11 月），頁 105-138。

²²² 韓建民：〈晚清科學傳播的幾種模式〉，《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11 卷 5 期（2003 年）。

²²³ 梁啟超曾著〈西學書目表〉，將二十餘年來中國所譯西書的書目，除去談基督教義的以外，匯為三卷，並開示後學：「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文正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譯西書為第一義。……故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詳見鍾叔河：〈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收錄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十)·新大陸遊記》，頁 370-380。

自 18 歲至病逝期間，皆以華洋雜處上海為灘頭堡。先入江南製造局擔任長達 14 年的抄寫員，耳聞目睹洋人洋物甚夥。隨後開啟報人與職業作家生涯，以小說聞名於世。梁、吳二人皆長於得風氣之先的廣東，受懷才不遇與世局動盪所賜，不得不輾轉飄零天地間。再加上長期濡染新學新知，或藉小說以新民和改良政治，或藉小說以謀生並寄托淑世之志，形諸筆下新中國的風雲際會，既能抒發個人理想懷抱，又頗能反映時代需求。由於新學新知濡染既多，形諸小說內容中的新名詞、新觀念相對亦多。其中科學和物質文明的想像和滲透實不勝枚舉，尤其是西方現代思潮中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民主、自由、革命和女性主義、現代主義等觀念的萌芽亦所在多有。

閱讀晚清小說，不難覺察旅行敘事的頻繁介入小說，造成引遊記進入小說的文類跨位現象。陳平原認為晚清小說在變革過程中，一方面受到西方小說的引導，一方面從傳統詩文中學習技巧。小說本來是一種邊緣性的文體，可是突然間被提升為「文學之最上乘」，在向中心移動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吸取了其他文體如詩文、遊記、筆記、日記等因素。加上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中本有「見聞錄」的敘事傳統，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進行親見親聞的遊歷敘事，而遊記又是中國歷代文人相當重視的文體。²²⁴是故，晚清小說中引遊記入小說的敘事效果，主要有二：一，補史之闕，紀錄時代。小說家可以透過旅行者的腳步，觀察民生疾苦，展現豐富的場景，可以補正史之縫隙，反映民間觀點。二，啟悟讀者，改造國民，達成經世濟民的目的。

除了上述從文學流變角度觀察，小說吸納、轉化傳統遊記文體可以提升小說地位外。筆者以為尚可從文學社會學角度來詮釋和補充：其一，就讀者閱讀期待和集體需求心理來看。緣於趨新好奇想開眼看世界，或渴慕遊歷世界等心理驅使。加上廣大市民階層崛起，大眾普遍喜聞樂讀的小說和遊記的結合，恰可滿足此一期待和需求。其二，就作者的著述意識來看。清末報刊雜誌盛行，提供職業或業餘作家發表作品或發揮影響力的場域。藉遊記和小說的結合可開拓作品的敘述和閱讀視野，提升小說信實度和說服力。有助於締造作者和讀者、政教功能與商業利益雙贏的效應。其三，晚清社會變動劇烈、旅行經驗頻仍，也是造成遊歷敘事大量介入小說的助力。由於時代動盪不安，導致許多主動或被動的旅行發生，如避難、遊學、出使、通商、勞力輸出等。因此，晚清小說中出現大量的旅行者形象，尤其是跨足域外的遊歷，大大拓展了時人對於異國文化和世界地理的想像。其四，具備「突破界限」

²²⁴ 陳平原：〈旅行者的敘事功能〉，收入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晚清文學教室》，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72-96。

的共性，有利促成旅行、小說、新中國想像的結合。旅行是移動的藝術，移動有助於突破界限、泯除隔閡、發現自我與他者；小說可以寄實於虛，模糊虛實的界線，是思想突圍的利器，亦即梁任公推舉小說為文學最上乘的主因；想像新中國，更是晚清有志之士殫精竭慮，亟思藉政治／創作尋求突破和改變的想望。因此，旅行小說中的主人公，既是旅行者，也是尋求救國方案的發現者。

最後，筆者透過閱讀、考察晚清旅行小說的文本脈絡和現象，歸納晚清跨界旅行小說的特質如下：

一，旅行者多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旅行的動機遠大，旅行的移動頻繁，旅行的意義非比尋常。小說的主人公既是旅行者，也都是懷抱經世濟民、憂國憂民的行動派新知識分子。大都是為了尋找救國淑世之道、安身立命之地，不得不頻繁於旅途奔波。如《新中國未來記》的主人公黃克強，傳統儒學出身並留學英、德，遊歷歐洲，志在「廣集寰宇知識，實察世界形勢」，「要替一國人做預備工夫」。《新石頭記》的主人公賈寶玉，脫胎換骨、二度入世是「為酬補天之願」，不再掛念兒女私情，而興起經世濟民的使命。《女媧石》的金瑤瑟是日本留學一年、美洲留學三年，通達時情又有滿腔愛國熱血的女留學生。見國事日非而束裝返國，藉考察女子革命會黨，計畫建立女子理想國。《月球殖民地》的龍孟華、龍必大父子，龍父因謀刺權臣未果而逃亡南洋、協辦大學堂，龍子則是因緣際會赴月球殖民地遊學，成為天文學博士後返回地球同家人定居南洋，執教南海大學堂。《癡人說夢記》的賈希仙出身新式學堂，因題詞抒懷被視為新黨叛逆、遭緝捕查辦。獲救後搭船往美洲出發，因輪船故障飄流到「仙人島」。取神宮藏書自學有成後「本意要整頓這島，和美洲一樣興旺」。惟掌權教主和僧侶反對，遂以武力強取政權後改名「鎮仙城」並插上龍旗，成為殖民根據地。

二，旅行時間綿長、旅行空間跨度大。《新中國未來記》的主人公黃克強，從光緒乙未年（1895年）至光緒壬寅年（1902年）年底，為止，耗費七年、足跡遍及三大洲，²²⁵及中國旅順、大連、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新石頭記》的賈寶玉從清光緒26年（1901年）二度入世來到金陵，歷北京義和團拳亂庚子事變（1899-1901年），迷途中被導入山東曲阜的「文明境界」，再於夢境中見兩宮回鑾後次第舉行新政、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頒布立憲詔令（1906年）、上海舉行萬國和平會和博覽

²²⁵ 從《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回目「求新學三大洲環遊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可得知作者預期的旅行空間跨度，唯小說五回未竟而留下殘篇，黃克強與李去病遊歷所及只寫到歐洲與亞洲。

會等新中國盛世光景，最後因跌落、夢醒而悵然若失。足跡遍及金陵、上海、北京、湖北、山東等真實空間和虛構空間孔教烏托邦「文明境界」。《女媧石》的金瑤瑟先是日本留學一年、美洲留學三年，返回中國後又又遍察國內女子革命會黨。更遑論《癡人說夢記》的賈希仙，從中國到外洋的海陸大冒險。《月球殖民地》的龍孟華父子費時八年歷南洋、三大洲、跳島，甚至抵達月球世界的海陸空三度空間的旅行。縮合一二項特點，堪稱為晚清大旅行的再現。

三，在小說的旅行敘事中嫁接奇夢，成為想像未來的常見狀態。在小說敘事中嵌入夢境情節，本是中國傳統敘事文學的慣用手法，從唐傳奇的〈枕中記〉的黃粱夢、〈南柯太守傳〉的南柯一夢，到明傳奇戲曲中的《玉茗堂四夢》等屢見不鮮。惟有別於傳統文學中的作夢，或為頓悟人生真諦，或為追求理想人生，多事關個人人生境界的提升；晚清旅行小說中的作夢，往往是為了寄托新中國的理想或想像，是屬於集體的、國家的永續或新生之夢。例如前述小說中的《新中國》、《新石頭記》、《癡人說夢記》、《月球殖民地小說》皆是。

四，晚清旅行小說常在中國桃源樂土、蓬萊仙鄉傳統中添加西方烏托邦的現代元素，呈現由舊入新的過渡現象。《新中國未來記》、《新中國》移植了西方的政體，預見了維新、立憲、富強三位一體，科學昌盛，繁榮富強，萬國朝宗的新中國。《新石頭記》中轉化了女媧神話和《紅樓夢》，而賦予「賈寶玉」淑世濟民的補天之願，讓他走出「大觀園」而進入「文明境界」，走訪東方本位加上科學改造的「孔教烏托邦」。《女媧石》則是雜揉中國傳統的女媧神話、〈桃花源記〉、《水滸傳》、《紅樓夢》，而以武俠挹注女界，一手打造性別和種族革命的「女子烏托邦」。至於域外殖民樂園想像部分，《癡人說夢記》中賈希仙為中國傳統海外蓬萊傳說的「仙人島」加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色彩，先以武力強取豪奪，再改造成標榜科學和民主的「鎮仙島」。《月球殖民地小說》中的「月球世界」既有別於「彷彿中國的野蠻世界」；也大異於傳統中國的月宮想像；更與西方列強夜郎自大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迥然不同。而是集尖端科技和先進文明，至外太空開闢月球殖民地的新烏托邦。

寫於滿清皇朝最後十年，也是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跨界旅行小說，往往跨越並模糊了理想與現實、虛構與真實，也不約而同地透過「大旅行」來尋找療救國病的處方，再現了時人追求理想「新中國」的集體夢想。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新中國，畢竟猶屬虛設的假想，於是也只能留下斷簡殘篇，以待來者。

第五章 結論

旅行經歷往往逸出常軌，透過陌生感與新鮮感的刺激，因此敏銳化個人的感官與思維。當旅行過程的空間移動而產生跨文化碰撞，藉此得以鮮明地辨認「自我」與「他者」的異同、體會想像與現實的差距，進而產生影響與改變。旅行的意義緣此而生，旅行的滋味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15 世紀地理大探險以降，西方人藉由旅行而審視、他者化（Othering）東方，從而重新建構起自我，自視為「人類的主人」，以「傳播文明的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合理化征服殖民的行為。²²⁶也將西方和東方的關係，重新建構成野蠻與文明、進步與停帶、優勢與劣勢，迫使他者化的東方淪為被凝視、被命名、被詮釋、被貶抑的客體。西方的自我與集體認同，便在這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被建構完成。

因此，對於晚清旅人來說，出洋遊歷茲事體大。晚清旅行者在周遊明治維新、文明開化的日本帝國；朝聖長驅直入、所向無敵的歐美列強殖民帝國後，總是憚精竭慮的反芻旅程中的種種體驗。將政治教化、工商物產、風土人情一一再現為旅行文本，務求泯除華洋隔膜，有益興利除弊、新民報國。這般的旅行動機和目的，出洋遊歷的腳步怎能不沉重？無論是親歷的寫實遊記，或是虛構的旅行小說，披閱這些旅行文本得以發現：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時期，他們是以何種心情、用盡多大力氣，去探索、想像和再現所謂的「現代文明」；又是如何想像、建構自我認同和他者形象。本章論文將就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考察及研究結果，從作者與作品進行歸納與整理。

第一節 創作主體的考察：著述背景與創作意識

身分背景、知識結構、氣質個性，以及時代環境如政治、社會、經濟等，綜合形塑了創作主體的著述背景，而創作意識，則包括作者的創作動機與創作主張。綜合本論文考察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作者群亦即創作主體的特色，分就遊記與小說歸

²²⁶ 柯能（Victor Kiernan）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49-57。

納如下。

一、遊記部分

遊記文本的作者，按其身分背景大別有：官派使臣如斌椿、志剛、郭嵩燾、何如璋、張斯桂、曾紀澤、薛福成等；出使隨員、參贊後來也是使臣的張德彝、黃遵憲等；洋務機構官員李圭；民間士人羅森、王韜、黃慶澄等；海外流亡名士康有為與梁啟超等。由於清廷正式開放出洋遊歷始於英人挾條約所迫，故遊歷者以派遣考察或出使的官員為主，民間士人相對較為少見。

除了共同經驗的晚清時代環境外，上述遊記作者群的知識結構，大部分都是涵泳傳統經籍而出身科舉、歷練宦途的士人，較為特殊的有三。其一是王韜：曾以第一名入縣學，後來卻考運連蹇，最終放棄功名而抱定決心「讀書十年，然後出為世用」。在因緣際會之下，受邀進入上海墨海書館參與編校西書和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的中國經典英譯計畫。後來理雅各返國，邀王韜同行，而有「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前路之導，捷足先登」的特殊歷練，在 1867 年冬至 1870 年赴歐洲佐理譯事。返回香港後發憤著書，傭書之餘還編寫了《普法戰記》、《漫遊隨錄》二書，並組印刷局、辦報紙，鼓吹「盡用泰西之所長」以宣傳變法圖強。一時聲名大噪而躍身為知名報人與政論家。另外兩位特殊個案則是海外流亡名士康有為與梁啟超。康、梁師徒二人同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海外十餘年，一方面設立保皇會鼓吹君主立憲，一方面創辦報刊宣揚政論與改革理念、發揮社會影響力，尤以梁啟超最是動見觀瞻。梁氏以日本橫濱為根據地，大量吸納日譯西學致思想新變、與日本維新派文士往來密切，創報章體、鼓吹新民說及文學革命（含文界、詩界、小說界），「言論具有左右社會之能力」（嚴復語），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創作意識方面，自費出國的晚清旅人，創作自主性較高，也較能言人所不敢言，個人風格十分強烈。尤以因戊戌政變而流亡海外的康、梁二人最值得注意。康有為被迫以逋臣之姿亡命天涯，也開始了他的歐洲十一國旅行。1904-1905 年，康有為遊歷意大利、法蘭西，在自序中豪氣干雲的放言自誓：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於我生百年內外。俾康有為肆期雄心，縱其足跡，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餮而吸飲。於是慨然以神農遍嘗百草自誓，將遊歷、流亡海外以考察政治，視為上天所賦予的代尋神藥妙方，以療救中國沉疴的天責大任。康有為自稱：「考政治，乃吾之專業也」。《意大利遊記》（1905 年）、《法蘭西遊記》（1907 年）這兩編遊記，即康有為的政治考察記。文字風格慷慨激昂，議論雄放恣肆，極具個人色彩。

《新大陸遊記》是梁啟超 1903 年（光緒 29 年）到北美進行政治旅行的遊記，故北美之行乃奉光緒皇帝為變法領袖，銜命向旅美僑眾宣傳，同時也考察美國政治及社會制度，作為中國變法革新參考。梁啟超以十月間旅美考察而「有所感觸，不能不筆之者」，寫成《新大陸遊記》，並逐篇發表於海內外華文報刊，藉以發揮「以其所知者貢於祖國，亦國民義務之一端也。於吾幼稚之社會，或亦不無小補」的功效。在此創作意識主導下，遊記的題材內容自與傳統迥異，即其〈凡例〉所言：「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緣此，梁任公的遊記內容，多集中在政治、社會和國計民生等嚴肅議題，不避長篇大論，論事議理暢達條貫，文字極富感染力。

二、旅行小說部分

本論文考察的六種跨界旅行小說的作者，分別為：《新中國未來記》的梁啟超、《新中國》的陸士諤、《新石頭記》的吳趸人，與《女媧石》的海天獨嘯子、《月球殖民地小說》的荒江釣叟、《癡人說夢記》的旅生。其中海天獨嘯子和荒江釣叟的本名和生平不詳。陸士諤則是行醫之餘，以小說鬻文療饑。其中，作者生平據實可考者主要有二。其一，《新中國未來記》作者梁啟超（詳前），其二，《新石頭記》作者吳趸人。與康、梁同為出身廣東書香門第，早年即棄科舉、絕意仕途。寄身上海租界口岸，14 年的江南製造局抄寫員生涯之餘，開始寫作投稿，先後主持多家報刊雜誌，兼治報人與作家生涯，創作量大，以小說聞名於世。梁、吳二人皆長於得風氣之先的廣東，拜其懷才不遇與世局動盪所賜，不得不輾轉飄零天地間，頻繁遷移旅行。加上長期濡染新學新知，形諸小說內容中的新名詞、新觀念亦多，西方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想像和滲透不勝枚舉。

第二節 主題意蘊的闡發：異國文化與現代性

在一批批出洋考察遊歷的晚清士人從想像世界而走進世界，親自接觸國際現實社會後，發現濫觴於春秋戰國的夷夏之辨與天下秩序觀，不僅不合時宜更有陷國族於萬劫不復的危險。本節將聚焦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共同主題——異國文化與現代性，茲就親歷、再現日本和歐美之旅的文本考察結果分述如下。

一、日本部分

爬梳晚清中國人的旅日書寫，揭示了清人對於明治時代的觀察和印象，包括：日人風俗民情與生活習慣；日本政府銳意學西、脫亞入歐的新政氣象；清國旅人對於日本新政的評議與反思國族問題。種種在日本民間司空見慣、行之有年的日常習慣，輕易觸動了晚清旅人「文化自我」與「文化他者」的差異和衝突，其中「華夷之辨」的思維不免流露在字裡行間。同時，在崇尚西法的明治新政下，在重新想像、建構共同體的過程中，實再現了從傳統舊日本轉型成現代新日本之間，官與民、新與舊的拉鋸和角力。政治考量的結果是「深恐貽笑遠人」，故必須「嚴申禁令」，唯有如此方能將舊日本馴化、進化為新日本。只是風俗民情本是歷史發展、積累的結果，自非一朝一夕可悉數改正、斷然斬絕，因此在民間留下了「依舊如昔」的過渡現象。至於官方雷厲風行下的新政成果，如培育本國人才、振興工商事業、講求機器文明等方面，明治政府的確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對於著意考察日本維新變法，以思考個人和國族命運的晚清旅人來說，對於新政成績多抱持肯定，但是對於易服色、改正朔、變日俗、廢漢學等諸多與中華文物淵源頗深的相關政令，則多所遲疑甚至頗有訾議。

二、歐美列強部分

(一) 體驗現代性

現代性是包羅萬象又詭譎難測的龐然怪物。原來兩面性甚至複雜性才是現代性的真貌，不僅存在於列強的海外殖民地、租界，也存在於先進國家內部及首都的發展過程中。集帝國光環於一身的首都，其城市現代化同樣也存在著弔詭的兩重性。改造計畫大幅改善了巴黎的都市景觀和生活品質，使巴黎脫胎換骨、傲視群倫，成為時尚、藝術之都和現代性都會的典範。然而，奧斯曼（George-Eugene Haussmann）與舊巴黎全面決裂的改造神話，不免遭受許多來自文化圈著名知識分子的責難。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稱重建後的巴黎是「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哈維（David Harvey）直指新巴黎再現的核心經驗就是「斷裂」（break）。重建後的巴黎，不再是「遊牧者」擁擠群聚，閃耀中世紀古老光輝，滄桑迷人的老巴黎，而搖身一變為充斥寬闊康莊大道，高貴風雅店面林立，悠閒遊逛顧客的消費天堂。消失的無數歷史建築和古老街道，使懷舊的巴黎人形同喪家之犬，迷失在自家街道。

李圭認為巴黎的市政建設與倫敦的進步程度無異，唯市容的異常講求美觀和整

齊，則為英、美所不及。巴黎人喜好遊宴，衣著華麗而講求流行，使巴黎成為各國遊客樂不思蜀的玩賞聖地。然而，肩負清國駐歐使臣重任的曾紀澤卻認為：「好虛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盡能專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康有為親履名聞遐邇的巴黎卻是大失所望，認為巴黎甲於天下而可觀者僅鐵塔、博物館以及關乎國體的路政。鐵塔高壯宏大，博物館宏偉繁夥，此外「無可驚美」、「無可羨無可愛」，甚至「厭極而去。乃嘆夙昔所聞之大謬，而相思之太殷」。

李圭筆下的倫敦市容壯觀繁富，誠不負泰西與世界第一大城的盛名。人煙稠密，樓宇整齊，街道潔淨，可貴的是摩肩擦踵的行人居然安靜無嘩，巡守街衢的衛兵更是衣著新鮮，精神抖擻。充分展現高度現代化的秩序、紀律和技術，以及帝國政府卓越高超的行政和管理效能。然而，現代化的體驗並非一面倒的令人艷羨，噪音干擾和空氣污染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而著實令人無福消受。李圭就英、法等大都會普遍存在的噪音問題，提出反思和詰問，並且初步探觸到西人和現代化的雙面性。

（二）考察政治得失

英國是西方議會制度的發源地，英國國會遂有「國會之母」的稱號。因此，大英帝國，尤其是英國議會，既是象徵英國最高立法權力的神聖地景，自然也是晚清旅人必遊的朝聖地景。在跨國界、跨文化移動中，在不對等權力的國際政治現實下，康有為最常透過遊記文本進行個人、民族的自我協商與表意實踐。他在《意大利遊記》裡指出，世界大地必行議院政體，而議院政體始於西方乃拜地形所賜。於是，議論雄放，恢宏恣肆，感情激昂的康有為，藉此發明出自己的空間政治學論述。不僅言之鑿鑿的安撫了中國旅人們「遲到的焦慮」，更信誓旦旦地拋出光明樂觀的新中國未來。

有別於走馬看花、旋風式考察的清國官派旅人，1903年梁啟超在美停留十個月期間，深入觀察、考究民主共和國的誕生地——美國的社會、政治而頗有前瞻性見解。梁氏認為，美國能成功獨立並獲得自由，根本原因不在革命之舉，而是確實發揮地方自治的功能，並與中央政府建立良好關係。因此，民主和自由，實奠基於地方自治。然而，美國政黨政治的流弊：選舉頻仍、勞民傷財，造成高才志士多不肯入政界；又因選舉費用浩繁，非黨派大力支持不可，造成大黨獨霸政界的現象；選舉頻繁造成官職屢易，甚至廢弛政務，蹂躪公益，濫用職權等，造成政治腐敗，此實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此外，梁任公針對美國外交政策 80 年來的演變和剖析，可謂精闢中肯、頗具前瞻性。從所謂「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變本加厲將

而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這番發表於 20 世紀初的論斷，驗證於 20 世紀百年間美國和世界歷史的發展更是若合符節。美國已然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實踐「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國家願景且至今方興未艾。

(三) 省思機器文明

19 世紀是人類物質文明發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無數改善人們日常生活的發明，化不可能為可能，促成了物質文明的大幅度躍進。清國旅人出國遊歷西方列強，親身驗證機器功效後，無不震驚並肯定機器為用之偉大，所謂「西洋各國工藝日良，創造日宏，銷流日廣，皆恃得機器為之用也」、「西洋以善用機器為養民之法」等。

梁啟超在美國這個新興崛起而銳不可擋的工業大國，觀察規模極大的製造工廠，而令人生無窮之感。鑑於「近世之文明國，皆以人為機器，且以人為機器之奴隸者也」，「凡工人之在工廠者，可以數十年立定於尺許之地而寸步不移，而工廠以外之他事業、他理想更無論矣，非徒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梁氏不禁發人深省地感慨：「何其與平等之理想太相遠！嗚呼！天下之大勢，竟滔滔日返於專制。」號稱现代化的文明國家，卻罔顧弱勢勞工的權利，將人物化為機器，甚至淪是機器的奴隸。這種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和標榜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豈不衝突、矛盾？

(四) 反思自我與民族

深度考察美國並反思中國社會後，梁啟超對自我民族與文化提出近乎苛責的評議：「吾中國人之缺點」有四：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四曰無高尚之目的。而「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此外，更列舉「中國人性質不及西人者多端」：其一，中國人工時長於西人，效率卻遠不及西人，「亦無休息實尸其咎」。其二，西人貴潔，違者厲行干涉不許自由。華人凌亂穢濁，毋怪為西人所厭。其三，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真乃可厭。「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是梁任公以中國人的自我和西人的他者，兩相比較後的深切感受。梁氏以最嚴厲標準來檢視中國人，透過「自我否定」機制，不留餘地的全盤否定中國人言行舉止的可行性，敢於道人之不忍道。實鑑於「國民之體魄，即一國強弱所由基」，故以振聾發聵的「怒吼」，力圖驚醒昏病不起的國人。

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十餘年，出國前後的思想改變可謂劇烈，師徒二人也漸行漸遠。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進呈光緒皇帝〈請斷髮易服改元摺〉主張：清人「辮髮長垂，行動搖舞」，而「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也」。西服「衣制嚴肅，領袖白潔」，有尚武之風；而國人「衰衣博帶，長裾雅步」、「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不利於與萬國競爭，所以力主斷髮易服。當時的康有為一律以「仿洋改制」為變法的最高指導原則。相較於實地考察西人政治與服制後，康有為重新認識並認同自我，轉而肯定自我文化，揚棄先前一切悉從西洋的看法，而不變為「變服之萬不可行」。梁啟超更自覺旅居日本甚受新學刺激，思想觀念屢屢變遷，時有以今日之我詰難昨日之我的感慨。尤其在國體政體的抉擇適用方面，原本主張溫和改良、君主立憲的梁啟超，竟主動去函孫文（主張激進革命、民主共和）邀約聯手共謀國事，遭強烈保皇派的康有為震怒與阻撓。隨後又在赴美作新大陸考察後，在遊記中寫下「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的大膽論斷，形同宣布放棄民主共和的選擇。

李圭認為，西人的「敏爽靜潔，通達而不執滯」，多得力於「歷練多、見聞廣，而尤在讀有用書」。所謂「讀有用書」，是指西人「不尚虛文，專務實效」的「實學」之書，對比於中國士人專務八股帖括而歷練少、見聞淺以致既迂拘又放縱，自我批判之意溢於言表。出國閱歷豐富的張德彝，累積長期和西人交接的經驗，對於西人也頗有好感。「咸以恥辱為重，終朝街市無有口角鬥毆以及詈罵情事。倘被人欺侮，控官請理。」又，「座客談天，不及穢物」，苟有敘及糞穢等物者，群相駭異，或有避席而行，不顧而去者，乃以此人何至不堪若是。總之，「師之於弟，不施夏楚；主之於僕，不加唾罵；男女擁擠，不喧嘩，不出惡言；朋友往還，更無毆辱詈詬之情事焉。」

第三節 表現形式的突破：晚清跨界旅行文學的特色

一、遊記部分

舉凡官派使臣、出使隨員、參贊、洋務機構官員等奉旨出洋，皆需配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示：「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為之」。因此，派遣出洋官員返國述職後，倘無意外（如郭嵩燾「奉旨毀板事件」），皆會由總理衙門或個人名義刻印出使日記，再流通於社會。其體例，自然受限於公牘兼日

記體形式，內容方面較難展現具有「個人特色」的獨特見解和文字風格。否則大發議論、直言不諱的結果，將淪落至郭嵩燾「奉旨毀板事件」的慘痛下場。因出使日記內容而招致「謗訕滿天下」，引發朝野士大夫公憤，被斥責「記道里所見，極意誇飾」、「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結果清廷首位駐外使臣郭嵩燾，落得人與出使日記「一切蠲棄，不復編錄」，不僅仕途畫下句點且死後不准追封謚號。

被迫流亡海外十四載，志在考察各國政治以利中國革新的梁啟超，頗有自覺的想突破傳統寫法，大刀闊斧地進行遊記文體革新。因此，《新大陸遊記》的題材內容與傳統遊記迥異，即其〈凡例〉所言：「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

二、旅行小說部分

前輩學者陳平原揭示旅行敘事的頻繁介入小說，造成引遊記進入小說的文類跨位現象。晚清小說在變革過程中一方面受到西方小說的引導，一方面從傳統詩文中學習技巧。小說本來是一種邊緣性的文體，突然被提升為「文學之最上乘」，在向中心移動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吸取了其他文體如詩文、遊記、筆記、日記等因素。陳平原以為晚清小說引遊記入小說的敘事效果有二：即補史之闕，以紀錄時代、反映民間觀點；啟悟讀者，改造國民，達成經世濟民目的。除了上述從傳統文體的轉化以提升小說地位之外，筆者以為尚可從文學社會學角度來作詮釋與補充：一，就讀者閱讀期待和集體需求心理來看。緣於趨新好奇想開眼看世界，或渴慕遊歷世界等心理驅使，加上廣大市民階層崛起，大眾普遍喜聞樂讀的小說和遊記的結合，恰可滿足此一期待和需求。二，就作者的著述動機和目的來看。清末報刊雜誌盛行，提供職業或業餘作家發表作品或發揮影響力的場域。藉遊記和小說的結合可開拓作品的敘述視野與說服力，有助於締造政教功能與商業利益雙贏的效應。三，晚清社會變動劇烈，許多主動或被動的旅行發生，如出使、遊學、通商、避難、勞力輸出等，也是促成遊歷敘事大量介入小說的助力。四，具備「突破界限」的共性，有利促成旅行、小說、新中國想像的結合。旅行是移動的藝術，有助於突破界限、泯除隔閡、發現自我與他者；小說可以寄實於虛，模糊虛實的界線，是思想突圍的利器。因此，旅行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既是旅行者也是尋求救國方案的發現者。最後，考察晚清旅行小說的文本脈絡和現象，歸納晚清跨界旅行小說特色：一，旅行者多懷抱理

想的知識分子，旅行的動機遠大，旅行的移動頻繁，旅行的意義非比尋常。二，旅行時間綿長、旅行空間跨度大。綜合一二項特點，堪稱為晚清「大旅行」的再現。三，晚清跨界旅行小說常在中國桃源樂土、蓬萊仙鄉傳統中，添加西方烏托邦的現代科幻元素，呈現由舊入新的過渡現象。

寫於滿清皇朝最後十年，也是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跨界旅行小說，往往跨越並模糊了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虛構與真實，不約而同地透過「大旅行」來尋找療救國病的處方，再現時人追求理想「新中國」的集體夢想。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新中國，畢竟猶屬虛設的假想，於是也只能留下斷簡殘篇，以待來者。晚清以降，中西衝突震盪、內憂外患頻仍，遭此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化，反襯於小說世界中的卻是思想觀念的大解放與想像力的大爆發。古為今用、西學中用，完全打破時代和空間的藩籬，雜揉並陳於晚清小說中，豐富、滋養了旅行文學的形式和內涵。

最後，作為本論文結論的尾聲，也來到了自我檢討此趟學術考察之旅的時候。總結此次學術之旅的收穫實不盡理想：首先是論文內容篇幅的失衡，遊記與小說的取樣數量和議題開展呈現比例懸殊的現象。其次是可再深入挖掘的議題猶多，卻只能點到為止殊為可惜。一言以蔽之，就是貪多務得，能力未逮。甘苦備嘗也好，身心俱疲也罷，旅途中的千迴百轉都是自我挑戰的可貴體驗。每當行到山窮水盡處，或者誤入歧途時，總會有意外的風景和可愛的人們出現，因此又可以重新上路。感謝旅途中一直有師長與同事們的提攜和協助，尤其是默默支持、耐心糾正我的指導教授雙英老師。因為有你們的督促和和勉勵，我才有勇氣和毅力走完全程。還有，在最後一里路上指點迷津的論文口試委員們，因為有你們的鼓勵肯定與撥亂反正，我才不致迷失方向。學海無涯，感恩這一切美好的相遇。



參考文獻

一、專著

【西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編撰：《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

【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十帙》，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三補編》，瀋陽：遼海，2005年。

【清】王韜著：《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2004年。

【清】李鳳苞著：《使德日記》，臺北：黎明文化，1988年。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

【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文明小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清】吳趸人，張友鶴校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北京：人民文學，1959年。

—，海風主編：《吳趸人全集》，哈爾濱市：北方文藝，1998年。

【清】林鍼、斌椿等著，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 28 種》，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年。

—，《走向世界叢書 38 種》，湖南：岳麓書社，1985-1986年。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清】阿英著：《晚清小說史》，南京：江蘇文藝，2009年。

【清】旅生：《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癡人說夢記》，南昌：百花洲文藝，1996年。

【清】海天獨嘯子：《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女媧石》，南昌：百花洲文藝，1996年。

【清】徐繼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清】梁啟超著：《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新中國未來記》，南昌：百花洲文藝，1996年。

【清】曾紀澤著：《使歐日記》，臺北：黎明文化，1988年。

- 【清】曾樸著：《孽海花》，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 【清】陸士諤著：《新中國》，北京：九州，2010年。
- 【清】荒江釣叟著：《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說》，南昌：百花洲文藝，1996年。
- 【清】劉鶚著：《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 【清】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注：《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888-1889年。
-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 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列強認識資料彙編（5輯10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1990年。
- 王立群著：《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王德威著：《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2003年。
- 何金蘭著：《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1989年。
- 李瑞騰著：《晚清文學思想論》，臺北：漢光文化，1992年。
- 李歐梵著：《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臺北：麥田，1996年。
- 李楠著：《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北京：人民文學，2005年。
- 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醫療》，臺北：聯經，2008年。
- 周寧著：《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武漢：湖北教育，2000年。
- 林明德著：《晚清小說研究》，臺北：聯經，1986年。
- ：《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 夏曉虹著：《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2000年。
- ：《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1991年。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
- 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1年。
- 著：《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2003年。
- 袁進著：《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
- ：《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
- 陳平原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1989年。
- 陳平原、夏曉虹合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1997年。

- 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2005年。
- 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2006年。
- 陳存仁著：《被誤讀的遠行——鄭和下西洋與馬哥孛羅來華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年。
- 陳俊宏著：《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臺北：南天書局，2002年。
- 康來新著：《晚清小說理論研究》，臺北：大安，1986年。
- 陳室如著：《近代域外遊記研究：一八四〇～一九四五》，臺北：文津，2007年。
- 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 黃錦珠著：《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2005年。
- 梅新林、俞樟華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2004年。
- 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2006年。
- 郭少棠著：《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 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 辜振豐著：《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臺北：城邦文化，2003年。
- 彭兆榮著：《旅遊人類學》，北京：民族，2004年。
- 傅軍龍等編著：《晚清文化地圖——1840~1911年的中國文化人》，北京：團結，2006年。
- 楊義著：《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1993年。
- 楊聯芬著：《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2003年。
- ：《流動的瞬間——晚清與五四文學關係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年。
- 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鄭文惠著：《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與樂園論述》，臺北：里仁，2005年。
-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北京：當代中國，2007年。
- 賴芳伶著：《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變遷（1895-1911）》，臺北：大安，1994年。
- 劉紀蕙編：《他者之域》，臺北：麥田，2001年。
- 劉永麗著：《被書寫的現代：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上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
- 劉禾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

三聯書店，2008年。

謝彥君著：《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天津：南開大學，2005年。

羅鋼、王中忱編：《消費文化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羅鋼、孟悅主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譚光輝著：《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樂梅健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臺北：業強，1992年。

【日】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日】佐藤慎一著，劉岳兵譯：《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2006年。

【日】芥川龍之介著，張明杰主編，秦剛譯：《中國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日】德富蘇峰著，劉紅譯：《中國漫遊記七十八日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美】Anderson, Benedict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

【法】Bachelard, Gaston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2003年。

【法】Braudel, Fernand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等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卷一》，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形形色色的交換·卷二》，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時間·卷三》，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

【美】Cohen, Paul A. 柯文著，雷頤等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2003年。

【美】Crang, Mike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6年。

【英】Crang, Phillip 等編，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臺北：巨流圖書，2006年。

【英】Cresswell, Tim 著，王志弘、徐苔玲合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年。

【義】Calvino, Italo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2007年。

【英】Dawson, Raymond 雷蒙·道森著，常紹民等譯：《中國變色龍——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英】Dent, Tim 著，龔永慧譯：《物質文化》，臺北：書林，2009年。

【美】Fairbank, John K. 費正清等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英】Giddens, Antony 安東尼·紀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左岸文化，2002年。

【美】Henderson, Karla A. 等著，劉耳等譯：《女性休閒——女性主義的視角》，昆明：雲南人民，2000年。

【加】Hodgson, Barbara 著，洪世民譯：《女人旅行三百年紀事》，臺北：山岳文化，2005年。

【英】Kiernan, Victor G. 柯能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台北：麥田，2002年。

【德】Kaelble, Hartmut 哈爾特穆特·凱爾伯樂著，柯燕珠譯：《歐洲人談歐洲——十九與二十世紀歐洲自我認識的形成》，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

【法】Levi-Strauss, Claude 李維·史特勞斯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臺北：聯經，1989年。

【美】Miller, J. Hillis 米樂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1995年。

【美】Mann, Susan 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

【美】Mann, Susan 著，定宜莊等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2005年。

【美】Mason, Mary Gertrude 著，楊德山譯：《西方的中國及中國人觀念（1840-1876）》，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英】McDowell, Linda 琳達·麥道威爾著，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臺北：群學，2006年。

【美】Plaks, Andrew H. 浦安迪講演，張文定編：《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1995年。

【美】Peet, Richard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現代地理思想》，臺北：群學，2005年。

【英】Parker, Simon 著，國立編譯館譯：《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臺北：群學出版，2007年。

【美】Rozman, Gilbert 吉爾亨特·羅曼茲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譯：《中國的現代化》，南京：江蘇人民，2005年。

【美】 Said, Edward W. 愛德華·薩依德著，王志弘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1999年。

【英】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遷著，阮叔梅譯：《大汗之國》，臺北：台灣商務，2000年。

【英】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2001年。

【美】 Soja, Edward W. 索雅著，王志弘等譯：《第三空間》，臺北：桂冠，2004年。

二、期刊論文

王曉秋：〈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年海外遊歷使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頁78-86。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第34卷第9期（2006年02月），頁5-47。

—：〈巴黎魅影的海上顯相：晚清域外小說與地方想像〉，《東華人文學報》第10輯（2007年01月），頁233-260。

—：〈「觀」「看」新視界：視覺現代性與晚清上海城市〉，《中央人文學報》第36期（2008年10月），頁97-138。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2006年6月），頁145-216。

陳室如：〈想像與紀實的建構——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域外遊記〉，《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26期（2007年3月），頁471-502。

—：〈日治時期臺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臺南大學學報》41卷1期（2007年4月），頁33-50。

—：〈對鏡隱喻——日治時期臺灣遊記的重層觀照〉，《臺灣文獻》58卷4期（2007年12月），頁237-268。

—：〈誰的風景——《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旅行書寫研究〉，《國文學報》（高雄師大國文系）第10期（2009年6月），頁25-48。

賴錫三：〈桃花源記并詩的神話、心理學詮釋——陶淵明的道家式「樂園」新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32期（2008年3月），頁1-40。

顏健富：〈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頁325-358。

—：〈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論旅生《痴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3期（2005年11月），頁105-138。

三、學位論文

尤靜嫻：《帝國之眼：晚清旅美遊記研究（1840-1911）》，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李嵐：《行旅體驗與文化想像——論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游記視角》，中國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2007年。

周黎燕：《中國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書寫》，中國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07年。

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楊波：《晚清旅西記述研究（1840-1911）》，中國河南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